李宗吾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

吾苦研终身圣贤豪杰成功立世的通达捷径

为人之道

厚心奇學

李宗吾 • 原典
东野君 / 译著

VISIT…

李宗吾与厚黑学

我历经宦海迷途，世间困厄，苦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以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穷索冥搜，忘寝废食，直到晚年终悟："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既成为"忍辱负重"，黑字既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一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将此秘诀，传之于人。"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

奇学　一：隐忍待发
奇学　二：自污释疑
奇学　三：防激制怒
奇学　四：舍小取大
奇学　五：扮猪吃虎
奇学　六：功成身退
奇学　七：装神弄鬼
奇学　八：千金买义
奇学　九：笑里藏刀
奇学　十：虚情假意
奇学十一：沽名钓誉
奇学十二：蒙蔽迎合
奇学十三：能屈能伸
奇学十四：随机应变
奇学十五：靠住大树
奇学十六：舍义取利
奇学十七：断尾再生
奇学十八：羔羊替罪
奇学十九：锯箭疗伤
奇学二十：欲补先破
奇学二一：弯弓盘马
奇学二二：撒泼使赖
奇学二三：假手于人
奇学二四：抽身局外
奇学二五：拐弯抹角
奇学二六：扶知而问
奇学二七：掩蔽锋芒
奇学二八：投其所好
奇学二九：把握节奏
奇学三十：以柔克刚
奇学三一：杀人立威
奇学三二：断其下翎
奇学三三：卸磨杀驴
奇学三四：心狠手快
奇学三五：以毒攻毒
奇学三六：以狠达善

ISBN 7-207-05905-1
9 787207 059055 >

ISBN 7-207-05905-1/C·188
定价：28.00元

李宗吾

为人之道

吾苦研终身圣贤豪杰成功立世的通达捷径

厚心奇學

李宗吾◉原典

东野君 / 译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宗吾为人之道厚心奇学

LIZONGWU WEIRENZHIDAO HOUXINQIXUE

作　　者　东野君
责任编辑　吕观仁
封面设计　武晓强
版权代理　刘　侠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905-1/C·188
定　　价　28.00元

龙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为人之道

李宗吾先生结论曰，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反复研究，才将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发现出来。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秘，小用小效，大用大效。

——著名学者柏杨

厚心奇学

李宗吾

厚黑教主

通观李宗吾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从老子的《道德经》里，缴取了忍的精髓；从韩非的“法与术”中，借鉴了狠的手段。“忍”是基础，“狠”是目的。“忍”与“狠”是厚心为人学的两端，中间以“柔”相贯穿，以“装”为表，以“狡”为里，以“变”为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涵盖世间为人之精华。

李宗吾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

我历经宦海迷途，世间困厄，苦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以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穷索冥搜，忘寝废食，直到晚年终悟："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既成为："忍辱负重"，黑字既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将此秘诀，传之于人。"

吾苦研终身圣贤豪杰成功立世的通达捷径

引言　厚黑同源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存在着两套相互截然不同却又分不出孰是孰非的行为规范。比如，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又有“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又有“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江山不移”，又有“随遇而安”；有“兼济天下”，又有“独善其身”等等。

不仅在思想和认识层面上是这样，就是在历史事实中，也存在着一种令人看不透的现象：好人命不长久，坏人一生平安；忠臣常遭杀戮，佞臣飞黄腾达；耿直者事事不顺，投机者一路绿灯。还有“好人办坏事”、“善行达恶果”、“越要面子越丢脸”等等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古今伟人，既是伟大慈祥的，也是渺小冷酷的。秦始皇，既有“一统华夏”、“万里长城”等丰功伟绩，也有“焚书坑儒”、大肆杀伐等残酷行径；汉武帝，既有北击匈奴、安民生息的壮举，也有宠信奸佞、杀妻灭子的昏庸。翻开二十四史，处处可见这样截然矛盾的行为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倍感困惑，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确定我们的行为规范，怎样看待伟人的所作所为。

儒家经典正宗学说似乎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伦理道德规范也似乎专为“小民”而立，伟人则似乎永远不会“照章办事”。有人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各类事件，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

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官吏集团，编者注）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中国西南偏僻的省份出现了一个“奇才”李宗吾，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即“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一反“仁政爱民”的儒家经典。接着作者举三国英雄例为证：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到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惟妙惟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李宗吾晚年说了这样一段话：“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

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

李宗吾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有一个误区，英雄豪杰必然“厚黑”，然“厚黑”者不一定尽属英雄豪杰。

对于李宗吾的“厚黑学”，当时即有人批判：

“如说只要厚脸黑心，即可成为英雄豪杰；则世间上不齿人类的厚脸人，莫过于地痞窃贼和汉奸；伤天害理的黑心人，莫过于强盗土匪和暴徒；自古以来的地痞窃贼汉奸强盗土匪暴徒，个个都应该做了英雄豪杰，坐过王侯将相的宝座的了。为何地痞窃贼还是地痞窃贼，汉奸且被万世唾骂；盗匪暴徒，则更难逃法网，或死于罪刑，或死于桎梏呢？

“明末流寇张献忠，杀人之多，可称空前，屠杀川民，尤为惨烈，这个心子的黑，虽曹操不能望其项背，为何还是失败被杀，不能成为英雄豪杰，历史上只落得一个流贼的头衔呢？

“所以唯厚黑论，是一种错觉，根本不成立的。要知道成一个英雄豪杰，是何等的艰难。除了必须具备多少必要和过人的条件以外，并须千磨百折，愈挫愈奋，方能成就。岂是厚脸黑心，专想害人，即能成功？虽历史上亦有厚脸黑心的人成为英雄的，但是他必有他的特长，他的成功，正是由他的特长而来；至于他的脸厚心黑，那是他的短处，怎么可以指他的短处，即作为他成为英雄的惟一因素呢？”

李宗吾有李宗吾的道理，反驳者有反驳者的道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处世为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呢？

其实，中国古代对此问题早有结论。韩非子就提出过法和术的概念。法，就是天地自然之法，就是道德正宗，大家都要遵守，是公之于众的东西；术，是办事的技巧，个人行事的方

式和过程中的变通。就是提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目标，而后以一切手段和技巧来达成。

后来又有西方的马基雅维里，明确了目标与手段的分离，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承认了目的与手段在道德层面上的背离。

马克思的辩证法，对此更做出了逻辑上的解释。翻开毛泽东的《矛盾论》，我们更加感到上述的一切疑问迎刃而解。

事物的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着的各方面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

“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无所谓顺利。”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上述两种行为规范，本身就是对立统一、互为存在前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一个人的进步，一个社会的发展。无论谁想抛开一个，信奉另一个，都会碰得头破血流，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

明确告诉我们，两种行为规范，无所谓绝对的对错，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到另一方。如善可以转化为恶，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卑鄙可以转化为伟大，英雄可以转化为小人，等等。

儒家经典理论所告诉我们的行为规范，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的另一方面，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告诉我们的“趋利避害”。对于人性的各方面的把握，派生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行为规范。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认为“人

之初，性本恶”，因此他们派生出两套截然不同的为人处世规范。

李宗吾把自己的厚黑学与老子的道德经相对。认为自己的厚黑学与老子的道德经是一回事，一个意思。他讲：

厚与黑，是一物体之二面，厚者可以变而为黑，黑者亦可变而为厚。朱子曰：“老氏之学最忍。”他以一个忍字，总括厚黑二者。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忍于己，故闭时虚无卑弱；忍于人，故发出来教你支格不住。张子房替老人取履，阶而纳之，此忍于己也；峣关鸿沟，败盟弃约，置人于死，此忍于人也。观此则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为变。

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在人如此，在水亦然。徐徐而流，避物而行，此忍于己之说也；怒而奔流，人物阻挡之，立被摧灭，此忍于人之说也。避物而行和摧灭人物，现象虽殊，理实一贯，人事与物理相通，心理与力学相通，明乎此，而后可以读李老子的道德经，而后可以读李疯子的厚黑学。

老子学说，纯是取法于水。道德经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于水，故其学说，以力学公例绳之，无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

我发明的厚黑学，是一种独立的科学，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绝不相类，但是会通来看，又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与厚黑学相通，我所讲一切道理，无一不经别人说过，我也莫有新发明。

依朱子的说法，《老子》一书，确是一部厚黑学，而老子的说法，又是古人遗传下来的，可见我发明的厚黑学，真是贯通古今，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据学者的考证，周秦诸子的学说，无一人不渊源于老子，因此周秦诸子，无一不带点厚黑气味。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老子之前，如伊尹，如太公，如管子诸人，《汉书·艺文志》都把他列入道家，所以前乎老子和后乎老子者，都脱不了老子的范围。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子。与非同时，虽有《吕览》一书，但此书是吕不韦的食客纂集的，是一部类书，寻不出主名，故当以韩非为最末一人。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解释，呼老子为圣人。他的学问，是直接承述老子的，所以说："刑名原于道德。"由此知周秦诸子，彻始彻终，都是在研究厚黑这种学理，不过莫有发明厚黑这个名词罢了。

韩非之书，对于各家学说俱有批评，足知他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然后才独创一派学说。商鞅言法，申子言术，韩非则合法、术而一之，是周秦时代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据我看来，他实是周秦时代厚黑学之集大成者。不过其时莫得厚黑这个名词，一般批评者，只好说他惨刻少恩罢了。

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仑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处发出；韩非则如东海，为众河流之总汇处。老子言厚黑之体，韩非言厚黑之用，其他诸子，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支河流，于厚黑哲理，都有发明。

通观李宗吾的厚心为人学，未逃出老子和韩非的理论。从老子的《道德经》里，撷取了忍的精髓；从韩非的"法与术"中，借鉴了狠的手段。"忍"是基础，"狠"是目的。"忍"与"狠"是厚心为人学的两端，中间以"柔"相贯穿，以"装"为表，以"狡"为里，以"变"为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正如孙子所言："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为人处世不外忍狠，忍狠之变，不可胜穷也。

李宗吾的厚黑学，决非教人厚脸黑心，都作小人，而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在里面，即把握人性，灵活变通。

本书从研究李宗吾的“厚黑”理论入手，撷取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事典加以说明，无非是告诉读者诸君，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人性，塑造自己理想的人生。

目　录

第一篇　厚心忍学篇：忍之越深，发之越远 ……（1）

厚与黑，是一物体之二面，厚者可以变而为黑，黑者亦可变而为厚。朱子曰："老氏之学最忍。"他以一个忍字，总括厚黑二者。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忍于己，故闭时虚无卑弱；忍于人，故发出来教你支格不住。张子房替老人取履，阶而纳之，此忍于己也；蜕关鸿沟，败盟弃约，置人于死，此忍于人也。观此则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为变。

——李宗吾厚心忍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一：隐忍待发……（1）

——为人君，面对权臣环伺的朝堂，要善于隐忍，等待时机。"忍"是为了"发"。忍而不发，是窝囊。忍而早发，是轻率。

◇ 隐忍而不露痕迹

◇ 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

◇ 主动被动皆需退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自污释疑……（16）

——为臣不可名高盖主，除非你是有野心、有实力取君王而代之。自污声誉、气节，是躲避灾祸的有效手段。作为皇帝，他不仅怕大臣的权力超过他，也

怕大臣的名声超过他。作为臣子，你贪一点儿、“色”一点儿都不要紧，千万不要有贤名，不要有实力。
◇ 王翦自损其名灭楚国
◇ 萧何强买民田保平安
◇ 郭子仪不重“脸面”四朝为臣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防激制怒 …… (24)
——做大事不能动辄生气，成就大业就得心里能摄事，就得能制怒，忍一时之气换来全盘胜利，这正是成大业者的气魄。有时失败就是因为中了别人的“激将”之计，全盘皆输。
◇ 刘邦制怒成大业
◇ “忍”陆逊战胜“怒”刘备
◇ 唐太宗忍怒纳谏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四：舍小取大 …… (37)
——大处着眼，成就大事。凡事要抓大放小，不要斤斤计较，要有大度量，大手笔。
◇ 舍妻求将笼“死士”
◇ 抛妻舍子取敌国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五：扮猪吃虎 …… (47)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扮猪吃虎”，以此计施于强劲的敌手，在其面前，尽量把自己的锋芒敛蔽，“若愚”到像猪一样，表面上百依百顺，装出一副为奴为婢的卑恭，使对方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即一举如闪电般地把对手结束了。这就是韬晦的心术，人们常常借此自我保

全，麻痹攻击对手。
◇ 司马懿深藏不露诛曹爽
◇ 朱棣装疯篡位
◇ 孙膑装疯脱险地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六：功成身退 …… (60)
——常言道，功成身退天之道。忍却功名，急流勇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很多聪明人在成功时激流勇退，在辉煌时退向平淡，表示自己不想再露锋芒，免得从高处摔下来，而那些不知进退的家伙，当然就难有好下场。
◇ 功高权重，速死之道
◇ “种善图始，蠢能虑终”
◇ 抛却侥幸，退身得生

第二篇　厚心装学篇：装得越像，名望越高 …… (71)
我告诉读者一个秘诀，大凡行使厚黑学，外面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显露出来。王莽之失败，就是由于后来把它显露出来的缘故。如果终身不露，恐怕至今孔庙中，还有王莽一席之地。韩非子说：“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这个法子，诸君不可不知。
——李宗吾厚心装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七：装神弄鬼 …… (72)
——作为统治者的一种诡谋、愚民奸术，必须紧紧抓住天命这根救命稻草，千方百计进行舆论动员，开动一切国家机器，寻找种种奇花异草、寻常看不到的物件，证明现在真正是太平盛世、“王道乐土”、天

堂之国，制造幸福、安详、团结的气氛，敷衍民怨，混淆视听，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帝王“用神术”的写真：“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散布流言，假借“天书”

◇ 精确预测，巧借天意

◇ 编造神异血统、异象帝身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八：千金买义 …… (85)

——得人才者得天下。笼人心、纳人才，是帝王第一要务。古往今来，围绕着笼络人才，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出装模作样的活剧，演技高明的，甚至让你看不出那是表演。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的“纳贤”之举，例如周公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曹操闻贤士谋臣来奔，“跣出迎之”，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等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出自求贤若渴的诚意，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故作礼贤下士的姿态，其实是很难说得清的。

◇ 千金买骨、筑台拜将

◇ 蜘蛛结网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九：笑里藏刀 …… (93)

——笑里藏刀，是一种表面友善而暗藏杀机的谋略。无论是情场还是战场上，军事还是政治上，运用此计者不乏其人。

◇ 郑袖温柔声里翦情敌

◇ 孙休阳宠暗谋杀孙琳
◇ 朱元璋明救暗杀小明王
◇ 石晉明出主意暗设陷阱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虚情假意 …… (104)

——做大事需要演技高明。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帝王将相，心最狠，但却经常把仁爱之心表现出来；心最细，但却经常把豁达大度表现出来；他们善于“作秀”。做大事的人，大事上当然要较真儿，但在小事上，一般都是糊里糊涂的。普通文人为什么难有大作为，就是因为无论大事小事，事事认真。帝王的大度容人，最是需要表现出来的。

◇ 受罚被杀感恩戴德，替人卖命心甘情愿
◇ 以“仁心”装点“杀心”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一：沽名钓誉 …… (114)

——帝王将相常常采用各种方式沽名钓誉，欺骗愚弄普通民众。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两套标准，道德准则只有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才推崇，一旦没有用，他们会把它作为“臭狗屎”践踏在地。

◇ “顺德者昌，逆德者亡”
◇ “宽厚以待人”
◇ “亲民”、“爱民”
◇ “罪己术”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二：蒙蔽迎合 …… (125)

——蒙蔽迎合，是位居人臣者觊觎王座的前期准备。古往今来，欲夺位者，无权时莫不谦恭卑下，蒙蔽迎合大权在握的君主。一旦把住了大权，就不再谦

恭迎合了。
◇ 赵穿阳奉阴违杀晋灵公
◇ 王莽厚而成名
◇ 以诡诈手段取得皇位

第三篇　厚心变学篇：通权达变，机智灵活 …… (142)

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齿？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

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

——李宗吾厚心变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三：能屈能伸** …… (143)

——通权达变、委曲求全是官场通例，也是政治家的处事原则。恪守信念、宁死不屈是书生品格，也是仁人志士的处世信条。这是两条格格不入的观念。前者不无道理，后者尤为"真理"，只是要想把这两种观念统一起来却是很难。道理很简单，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人。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 殷景仁知退知进
◇ 述律太后审时度势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四：随机应变 …… (154)
——机智灵活，变中取胜。只有敏捷多变，才能遇险不惊，取得胜利。
◇ 刘秀、虞诩造假胜敌
◇ 陈平、李世民矫诏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五：靠住大树 …… (166)
——封建社会，作臣子的，很难作真实的自己，都要带上一个假面具，首先立身，其后做事。要影响领导，首先要讨好领导。谁让他是领导呢？你不讨好他，他就不会在乎你。顺着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上级，他就是一棵大树，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事实上，你和上级之间，谁是冤大头还很难说呢。
◇ 谀臣变成谏臣
◇ 叔孙通几个朝廷都走红
◇ 官场“不倒瓮”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六：舍义取利 …… (179)
——“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答应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否则就是失信于人，就是不“义”。义和利，对个人来讲，似乎应该舍利取义，但在官场上，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国与国之间，也只有利益是第一位的。经常看到的是，明处讲义，暗处取利；面子上讲义，骨子里求利。

◇ 利合则义存，利分则义亡
◇ 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 友情作钓饵，商鞅骗擒公子印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七：断尾再生 …… (192)
——在实力强大的敌手面前暂时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甚至送给对方一些利益，借以保存主力，伺机反扑，是智者惯用的招数。对子--个人来讲，有时要舍弃一些小“义”，而求得大“义”；舍弃一些小“名”，而求得大“名”。
◇ 失小忠得大忠
◇ 给出“位子”留住实力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八：羔羊替罪 …… (200)
——交易，政治上的交易常常为人所不齿，然而，古往今来，交易无处不在，根本没有公理可言。在我国封建官场上，寻找替罪羊是人与人相争的重要谋略。
◇ 忠心事君者是替罪羊最佳人选
◇ 做替罪羔羊的忠臣冤错

第四篇　厚心狡学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 (214)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

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大凡办事的人，怕人说他因循，就用补锅法，无中生有，寻些事办。及到事情棘手，就用锯箭法，脱卸过去。后来箭头溃烂了，反大骂内科坏事。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公例，合得这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公例的就失败。

——李宗吾厚心狡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九：锯箭疗伤 …… (215)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

◇ 张束之匡扶李唐反遭陷

◇ 病除之日，医亡之时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欲补先砸 …… (222)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 郑庄公纵容太叔段
◇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 张仪补锅法连六国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一：弯弓盘马 …… (233)

——一个人要懂得蓄积自己的能量。物体的能量有动能和势能之分，动能和势能可以相互转化。人的能量也有势能和动能，要尽量蓄积势能，不要轻易发出来，保持对对手的威慑力。譬如弓箭，拉满弓对准敌人，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旦射出去了，威慑力就没有了，如果射不中，反会被敌人击倒。所以，当你没有十分的把握时，尽量不要把箭射出去。

◇ “只拉弓、不放箭”
◇ 阮籍不论人是非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二：撒泼使赖 …… (243)

——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他虽是在汉代写的《史记》，但对汉代的开山鼻祖却不隐其恶，不虚其美，而是用一种隐讳的笔法勾画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相。仔细考察历史上的事例，无赖成名比比皆是。

◇ 反悔抵赖成大业
◇ 张仪耍赖欺楚王
◇ 赵匡胤撒酒疯释兵权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三：假手于人 …… (257)

——“己所难措，假手于人，不必亲行，坐享其利。”难以做到的事情，可以利用他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不动干戈，坐享其成。

◇ 用间：从内部攻破堡垒
◇ 献色：董卓贪女色被杀身亡
◇ “失误”：朱元璋借刀杀人翦灭郭天叙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四：以人制人 …… (272)

——两强相争、第三者获胜。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一种结局。当争权夺利的两方由于势均力敌而相持不下的时候，往往会有“黑马”作为折衷妥协的产物出人意料地杀出。以人制人首先需要设局造局，有意在政敌与权势者或他方力量之间挑起事端，引发利害冲突，使他们相互残杀，挑拨离间者则“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

◇ 张居正以友制友
◇ 司马昭以将制将
◇ 贾南风以敌制敌

第五篇　厚心柔学篇：深谋远虑，方曲归一 …… (284)

老子学说，纯是取法于水。道德经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于水，故其学说，以力学公例绳之，无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

——李宗吾厚心柔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五：拐弯抹角 …… (284)

——为人处世要懂得迂回之术，直来直去的人很难成功。拐弯越多，别人越看不出来你的真实意图，

也就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你反应过来时，目的已经达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雄杰一世，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练就了一套玩权弄术的高超“本领”。就在其临终之际，还为即将继位的太子李治上了一堂实际的“权术课”。

◇ 温峤得罪对手绝谗毁

◇ 刘仁轨退身惩治李敬玄

◇ 明升暗降棋早一招

◇ 正话反说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六：挟知而问 …… (295)

——君主不可轻易信赖臣属，应当想方设法对他们进行各种检查监察。君主可以通过明知故问或者故意说错话和办错事的办法，检查臣属是否真正忠诚。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故意说错话、做错事，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以猜忌为基础，以杀戮为手段，以诡秘捍卫威权，防止群臣为非作歹、贪污枉法、欺蒙君主。

◇ 引蛇出洞

◇ 明知故问

◇ 隐秘行事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七：掩蔽锋芒 …… (307)

——掩蔽锋芒，韬光养晦，几乎是一切政治家、官场人物必用的谋略，它是指以种种隐秘的方法、手段，收敛锋芒，隐藏行迹，暂时隐匿野心、壮志，解除政治对手的警惕，待机而动，待时而发，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对手以致命的还击与打击，以实现政治目的。

◇ 为人臣者不可才高盖主
◇ 骄气放浪不及谨慎阴柔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八：投其所好 …… (319)
——贪权的给位子，贪财的给金钱，贪色的给美女，不怕你不听话，就怕你什么都不喜欢。言下之意，君主不可过于吝啬，君主在于驭人，要抛开其它的执著，一心一意掌握群臣。
◇ 皇太后下嫁大臣以色谋权
◇ 致春申君于死地的“美人计”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九：把握节奏 …… (331)
——人生在世，可能会遇到很多上级，不能在每一个上级面前都出尽自己的力、用尽自己的智。不可时时刻刻绷得很紧，也不可急急忙忙把才气显露出来。要善于把握关键时刻，善于抓住关键靠山，善于把握进取的节奏。遇到明主，遇到大事，能够脱颖而出，把好钢用到刀刃上，而不是浪费在无用的人、无用的事情上。
◇ 王猛择贤而发力
◇ 陈平因刘邦成名谋
◇ 姚广孝一步登天激流勇退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以柔克刚 …… (342)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

行。”
◇ 上善若水，柔能克刚
◇ 刘秀借“柔道”而有天下

第六篇　厚心狠学篇：刚毅果断，寡情少恩 …… (356)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不黑，做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不得韩信。

——李宗吾厚心狠学智语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一：杀人立威** …… (357)

——佛家劝人向善，不可杀生，儒家教化要施行仁政，爱民如子。然而，真实的世态人情是：不杀无以立威，建功必要杀人。杀人要有明确的目的，做到杀之有道，但不一定杀之有理。
◇ 述律皇后快刀斩乱麻
◇ 金海陵嗜杀稳政局
◇ 汉武帝杀绝子孙
◇ 杀戮与恩宠相济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二：断其下翎** …… (371)

——“夫驯鸟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

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 喜怒无常

◇ 拴羊吃草

◇ 善抓把柄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三：卸磨杀驴 …… (382)

——鸟尽弓藏天经地义，人心好利避害，打天下时，功臣和君主利益一致，有共同的敌人，得天下后，皇帝的利益和臣子的利益日益分化，外患不存，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君臣变成对手，功臣成为隐患。

◇ 刘邦鸟尽弓藏诛韩信

◇ 朱元璋“削棘”连杀四宰相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四：心狠手快 …… (392)

——当断不断，必为其患。人主不同于常人，就在于不仅心黑手辣，而且决断迅速，行动力惊人。行事干脆利落，不留后遗症。

◇ 当断则断，李世民先发制人

◇ 以硬对硬，一步到位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五：以毒攻毒 …… (402)

——以毒攻毒原指用毒药治疗毒疮。后被引申到政治谋略领域，表示用不良事物本身的矛盾反对不良事物，或用恶毒手段来对付恶毒手段。《东周列国志》曾记述了晋文公以此谋免其祸害的故事。

◇ 以酷制酷

◇ 以霸制霸
◇ 以皇帝“男宰”救太后“情夫”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六：以狠达善 …… (411)

——严厉的父亲手下没有不听话、凶悍的不孝之子，慈爱的母亲却总是教导出败家之子，因而，严厉才是真正的慈爱，杀人才是功德，君主赫赫凶威才能够禁止反叛与邪恶，仁慈是不足以禁绝祸乱滋生的。

◇ 大略雄才需要阴险狠毒
◇ 刑九赏一，乱世重典

第一篇　厚心忍学篇：忍之越深，发之越远

厚与黑，是一物体之二面，厚者可以变而为黑，黑者亦可变而为厚。朱子曰："老氏之学最忍。"他以一个忍字，总括厚黑二者。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忍于己，故闭时虚无卑弱；忍于人，故发出来教你支格不住。张子房替老人取履，阶而纳之，此忍于己也；峣关鸿沟，败盟弃约，置人于死，此忍于人也。观此则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为变。

——李宗吾厚心忍学智语

厚心者，行事如弹簧，压发之间的距离越长，汇聚的能量越大。雄才大略者，忍与发、进与退之间的距离越大，本领也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厚"。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王，增大怒求去，归来至彭城，疽后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增不去，项羽不亡"。他若能隐忍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便都可以攻进去。他忿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不忍，坏了大事。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一：隐忍待发

——为人君，面对权臣环伺的朝堂，要善于隐

忍，等待时机。“忍”是为了“发”。忍而不发，是窝囊。忍而早发，是轻率。

◇ 隐忍而不露痕迹

隐忍二字，非常人所能做到，隐忍而不露痕迹，尤不容易。宋文帝初即君位之时，强臣环逼，处置不当，立有生死之虞，故隐忍以待将来，后其羽翼渐丰，始布置行动，速报杀兄之仇。

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临死托孤给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并告诫太子刘义符，在这些人中，最难驾驭的谢晦，应对他加以小心。

刘裕是有作为有识见的开国皇帝。但不幸的是，一没选好继承人，二没有完全正确估计这几位顾命大臣。

刘裕死后，其长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史称营阳王。

刘裕的次子名义真，官南豫州刺史，封庐陵王。

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名义隆，封宜都王。即后来的南朝宋文帝。

刘义符做上皇帝后，不遵礼法，行为荒诞得令人啼笑皆非。

徐羡之在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准备废掉刘义符另立皇帝。按刘义符的行为，废掉他是理所应当的。但徐羡之等人因为怀有私心，贪权恋位，谋权保位，竟把事情做绝，伏下了杀身之祸。

要废掉刘义符，就得有别人来接替皇帝的班。顺序该是刘义真，但刘义真和谢灵运等人交好，谢灵运则是徐羡之的政敌。为了不让刘义真当上皇帝，徐羡之等人挖空心思，先借刘义符的手，将刘义真废为庶人。接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王弘五人合力，发动武装政变，废掉了刘义符，以皇太后的名义封刘义符为营阳王。

更糟糕的是，还没等新皇帝即位，徐羡之和谢晦竟主谋分别将刘义符、义真先后杀死。

他们拥立的新皇帝是刘义隆。刘义隆面临的是控制朝廷大权的、杀死自己两个哥哥的几个主凶。

新皇帝当时正在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徐羡之派傅亮等人前往迎驾。徐羡之这时又藏了个心眼，恐怕新皇帝即位后将镇守荆州重镇的官位给他人，赶紧以朝廷名义任命谢晦做荆州刺史、行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想用谢晦做自己的外援，将精兵旧将全都分配给了谢晦。

刘义隆面临着是否回京城做皇帝的选择。听到营阳王、庐陵王被杀的消息，刘义隆的部下不少人劝他不要回到吉凶莫测的京城。只有他的司马王华精辟中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徐羡之、谢晦等人不会马上造反，只不过怕庐陵王为人精明严苛，将来算旧账才将他杀死。现在他们以礼来相迎，正是为了讨您欢心。况且徐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谁也不肯让谁，就是有谁心怀不轨，也因其他人掣肘而不敢付诸行动。殿下只管放心前往做皇帝吧！

于是刘义隆带着自己的属官和卫兵出发前往建康，果然顺利做上了皇帝，但朝廷实权仍在徐羡之等人手中。

刘义隆先升徐羡之等人的官，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即享受和徐羡之、王弘相同的待遇；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同时认可徐羡之任命的谢晦做荆州刺史。谢晦还害怕刘义隆不让他离京赴任。但刘义隆若无其事地放他出京赴荆州。谢晦离开建康时，以为从此算是没有危险了，回望石头城说：“今得脱矣！”

刘义隆当然也不动声色地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官位虽不高，但侍中、将军、领将军等重要职都由他的亲信充任，从而稳定自己皇帝的地位。

第二年，即宋文帝元亮二年（公元 425 年）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即将朝政大事交由宋文帝刘义隆处理。徐羡之本人走了一下请求离上官回府养老的形式，但几位朝臣认为，这样不妥，徐羡之又留下了。后人评论认为这几位主张挽留徐羡之继续做官的人，实际上加速了徐羡之的死亡。

当初发动政变的五个人中，王弘一直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做司空，推让了一年时间，刘义隆才准许他不做司空，只做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直到这一年年底，宋文帝刘义隆才准备铲锄徐羡之等人。因惧怕在荆州拥兵的谢晦造反，先声言准备北伐魏国，调兵遣将。在朝中的傅亮察觉出事情不对头，写信给谢晦通风报信。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 426 年）正月，刘义隆在动手之前，先通报情况给王弘，又召回檀道济，认为这两个人当初虽附和过徐羡之，但没有参与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事，应区别对待，并要利用檀道济带兵去征讨准备在荆州叛乱的谢晦。

正月丙寅（公元 426 年 2 月 8 日），刘义隆在准备就绪后，发布诏书，治徐羡之、傅亮擅杀两位皇兄之罪。同时宣布对付可能叛乱的谢晦的军事措施。

就在这一天，徐羡之逃到建康城外二十里的叫新林的地方，在一陶窑中自缢而死。傅亮也被捉住杀死。

谢晦举兵造反，先小胜而后大败，逃亡路上被活捉，后被杀死。

至此，宋文帝刘义隆由藩王而进京做上皇帝，由有名位无实权到做上名副其实的皇帝，最后顺利锄掉杀“二王”的一伙权臣，他的做法是有步骤、有招数的。

◇ 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

待时而动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的道理，但不丧失一切可能的机会、把握火候则是衡量人的能力大小高低的标志。高洋在未

发迹前，“藏龙卧虎”，韬晦自贬，体现了野心家的“风采”。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对历史上的一些志存高远、心怀叵测的野心家、阴谋家的韬晦奸术，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在没有发迹以前，就以“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寻求自保、韬晦自贬、待时而动而得以成功的。

高洋是在他长兄高澄被杀、形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显露出才华的。北周政权的基业是由高欢开创的。高欢本是东魏大臣。在镇压尔朱荣残余势力中掌握了东魏的实权，专朝政长达16年之久。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立。高澄心毒手狠，猜忌刻薄，上无礼君之意，下无爱弟之情。高洋当时已18岁，已通晓政事，走上了政治舞台，已经对高澄的地位构成威胁。如果他精明强干、才华外露的话，必然受到乃兄的猜忌防范，也会引起属下僚佐的注意。

高洋字子进，史书上说他颇有心计，遇事明断而有见识。小时候，高欢为试验几个儿子的才器智能，让小哥儿几个拆理乱线，“帝（指高洋）独抽刀断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仅此一事就深得高欢的喜欢和重视。后封为太原公。

高欢死，高澄袭爵为渤海文襄王，因高洋年长，阴有戒心。高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印象，高澄有些瞧不起他，常对人说：“这样的人也能得到富贵，相书还怎么能解释呢？”

高洋妻子李氏貌美，高洋为妻子购买首饰服玩，稍有好一点的，高澄就派人去要，李氏很生气，不愿意给，高洋却说：“这些东西并不难求，兄长需要怎能不给呢？”高澄听到这些话，也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不去索取了。有时，高澄还给高洋家送些东西来，高洋也照收不误，决不虚情掩饰，因此兄弟之间相处还相安无事。

每次退朝还宅，高洋就关上宅院之门，深居独坐，对妻子

亦很少言谈，竟能终日不发一言。高兴时，竟光着脚奔跑跳跃，李氏看到不觉诧异地问他在干什么，高洋则笑着说："没啥事儿，逗你玩的！"其实他终日不言谈，是怕言多有失。如此跑跳更有深意，一则可以彻底使敌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个经常在家逗媳妇玩的人能有什么大志呢？二则借经常光脚跑跳之机，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一种举动而收几种效果。正因如此，高澄及文武公卿等都把高洋看成一个痴人，丝毫没有放在眼中。

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渤海文襄公高澄在与几人密谋篡位自立的时候，被膳奴即负责做饭进餐的兰京所杀，重要谋士陈元康以身掩护高澄，身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当时事起仓促，高府内外十分震惊，高洋正在城东双堂，听说变起，高澄已被杀死，颜色不变，毫不惊慌，忙调集家中可指挥的武装力量前去讨贼，他部署得当，有条不紊。兰京等几人本是乌合之众，出于气愤才杀死高澄，并没有任何预谋的政治目的，故不堪一击，片刻之间全部被斩首。

高洋下令，脔剖其尸以泄杀兄之忿。接着，就在其兄府中办公，召集内外知情人训话，说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伤，但伤势不重，对外不准走漏任何消息。众人听了，都大惊失色。想不到这位痴人在危急时刻来这么一手，夜里，陈元康断气而亡。高洋命人在后院僻静处挖个坑埋掉，诈言他奉命出使，并虚授一个中书令的官衔给他。高澄手握大权，高欢的许多宿将都铁心保高氏，但当时尚属意高澄而未注意到高洋。所以，高洋的这些应急措施果然奏效。外人都不知高澄已死，更不知高澄的重要谋士陈元康也被埋在土里，所以马上就稳住了局面。

高洋直接控制了高澄的府第和在邺都的武装力量后，当夜又召大将军都护太原唐邑，命他分派部署军队，迅速控制各要害部门和镇守四方。高澄的宿将故吏都倾心佩服高洋的处事果断和用人得当，人心大悦，真心拥护并辅佐高洋。

高澄已死的消息渐渐被东魏主知道了，暗自高兴，私下里和左右幸臣说："大将军（指高澄）已死，好像是天意，威权应当复归帝室了。"高洋左右的人认为重兵都在晋阳，劝高洋早日去晋阳全部接管高欢及高澄的武装力量方可真正无忧。高洋以为有理，遂安排好心腹控制住邺都的整个局面。甲午日高洋进朝面君，带领8000名全副武装的甲士进入昭阳殿，随同登阶的就有200多人，都手持利刃，如临大敌。东魏孝静帝元善一看这种情形，心中恐惧，高洋只叩两个头，对魏主说："臣有家事，须诣晋阳。"然后下殿转身就走，随从保卫也跟着扬长而去。魏主目送之，说："这又是个不相容的人，我不知会死在什么时候了。"

晋阳的老将宿臣，从来轻视高洋，当时尚不知高澄死信。高洋到晋阳后，立刻召集全体文武官员开会。会上，高洋英姿勃发，侃侃而谈，分析事理，处理事情全都恰如其分，且才思敏捷，口齿流利，与往常判若两人。文武百官皆大惊失色，刮目相看而倾心拥戴。一切就绪后，高洋才返回邺都为高澄发丧。

高洋早有代魏称帝的想法。一直在窥测风向蠢蠢欲动，但他不是明目张胆死打硬拼，或拉帮结派打击异己。这样自然民愤大、目标大而且容易为人所制，而是善于韬晦，知进知退。平日里自贬自谦，与兄长融洽相处。但其居安思危，养尊处优时不忘锻炼自己，且能注意时局之变化，注意人才，确是有心计之人。高澄之死，他临事不慌，秘不发丧，很快控制了局面。观其隐秘陈元康之死而虚授中书令之职的做法，可见他有识人之明。高澄死后不到三天便果断前往晋阳先声夺人，真正控制高澄的全部武装力量，可见其善谋而能断。半年后，高洋于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五月代东魏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

◇ 主动被动皆需退

在春秋五霸中，晋文公是最为独特的一个，他即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明察世事，洞烛幽微，在六十多岁时即位，于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晋国强盛起来，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成功的最大特点是以退为进。第一次以退为进是为避祸在外逃了 19 年，后来终于回国当了国君；第二次以退为进是在与楚进行城濮之战时退避三舍，终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他的诸侯霸主地位。这种靠以退为进而成就千秋霸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但这种在被动或主动的情势中都自觉使用的策略却成为中国政治运营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

在春秋时期的首霸东方霸主齐国逐渐衰落，宋襄公称霸美梦彻底破灭之际，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不久即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霸主，但自晋国兴起至终成霸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在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之前，晋国就经历了近七十年的战乱，晋文公的爷爷——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终于统一了晋国，取代大宗为列侯。晋献公也是一位比较有为的国君，他在参予父亲的平乱过程中看到了各支族公子对君位的威胁，因而在即位后立即着手清除旁系支庶宗族的诸公子，巩固了君位，专力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 672 年，晋献公灭掉了骊戎，公元前 661 年，又建立上下两军，自己统治上军，太子申生统治下军，将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一倍。接着，晋国又灭掉了虢国和虞国。这时，晋国的领土西到黄河与秦国相接，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晋豫交界之地，东达太行山麓，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北方的大国。

如果晋国能够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晋国成为霸主的趋势恐怕是无可阻挡的。但晋献公的晚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惟夫人之言是听。"这虽是一般国君爱犯的通病，但对晋国来说带来的灾难尤其深重，不仅使晋国遭受了二十年的动乱之苦，还差点弄得晋国土崩瓦解。最后总算重耳成为国君，继承了父王的未竟事业。

晋献公有五个儿子，齐姜生了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后来在灭戎人时又收了戎人的二女为妾，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又得到了两个女子，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因为晚年的晋献公十分宠爱骊姬，就立骊姬为后。骊姬与献公的宠臣梁五、东关嬖五等人互相勾结，企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

骊姬先是借守卫边防重地为名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重耳派到蒲，把夷吾派到屈，一个个地排斥出了国都。这样，诸公子的力量就分散而不能救援，形不成气候，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奚齐、卓子留在献公的身边。那么，骊姬的第二步措施就是逐个除掉诸公子了。当然，首先遭她毒手的是太子申生。

骊姬一直在寻找机会，正巧，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就叫申生前去祭祀，祭祀完毕后，按照习惯应把祭物送给父亲先吃。送肉时晋献公出外打猎未归，就由骊姬收下了。过了六天，献公回来，正要吃肉，骊姬却阻拦说："外边送来的肉不应马上就吃，应先试一试。"骊姬把肉给狗吃了，狗被毒死，后又强逼一个丫环吃，丫环也毒发而死。骊姬对献公哭道："太子要谋害您啊！"其实这个骗局十分拙劣，一眼就可看穿，但太子申生却是个忠诚而又十分懦弱的人，他明知骊姬想害他，但他认为父亲年纪已长，离不开骊姬的服侍陪伴，也就不必去辩白乃至反抗了，他干脆逃回曲沃守地自杀了。

据说在诬陷申生下毒以前，骊姬就曾使用毒计加害太子，

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敢贸然下手。一次，骊姬对献公哭诉说申生调戏她，献公不相信，虽说儿子调戏父亲的姨太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申生十分忠厚老实，不会做这种事的。骊姬见献公不信，就让他第二天在花园门口偷偷观察。第二天骊姬邀请申生一起去游花园，申生老实，没有多想，也就答应了。骊姬在自己的头上预先涂上了一些蜂蜜，又故意把申生往有蜜蜂的地方引，不一会，许多蜜蜂就飞到她的头上。骊姬求申生用长袖替她扑打，自己又躲躲闪闪，还不时地惊叫。晋献公老眼昏花，从远处看去，果真像是调戏。献公当时就要处死申生，亏骊姬讲情，才未施行。但无论如何，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了。所以，后来骊姬诬陷申生，献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骊姬害死了申生，重耳和夷吾看到骊姬如此阴险狠毒，就赶紧逃离国都。骊姬则诬陷他们也参予了此事。献公立即派人追杀。追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十分卖力，提前赶上了重耳，砍下了他的一条袖子，但还是被重耳挣脱逃走了。一直逃到了他的外祖母家狄国。公子夷吾则逃到了梁国。

不久，晋献公病死，奚齐由太子而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十一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到了此时，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国家。秦穆公的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计，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縶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孝。公子縶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你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那能丢先

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把河外的五座城当作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好处。恰巧齐桓公也愿立夷吾为君，他们两国就共同出兵送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夷吾果然十分狡诈残忍，他先杀了大臣里克，又杀了邳郑等十多人。在安定了内部后，他认为重耳在外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去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晋国一伙较为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大都在狄国娶妻生子，看样子要长期往下去，一天，狐毛、狐偃接到了在晋国做大臣的父亲狐突的信，说是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大力士勃鞮在三天内要来刺杀重耳，重耳听后急令从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二十五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走吧。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你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你。”重耳正要启程，忽报勃鞮提前一天赶来。重耳十分惊慌，转身就逃，等他的臣下跟上来后，却发现掌管行李的人携物逃走，害得重耳一行人狼狈不堪，不得不到处求乞。

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胸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

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块土送给狐偃。魏犨是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却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却是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一个本家的姑娘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霸主的地位从此失去，连齐国自己也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看看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膝，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就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商量，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了。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惟有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

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接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就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你们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来的，不过是你们的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你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楚成王如此对待重耳，是因为他当时想往北方扩展，希望在这位落难公子身上先种下交情，将来好捞得便宜。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了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地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给重耳，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的最大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过期三月，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已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

岂，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格瞪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还是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记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他过黄河后攻下几座城池，因为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了重耳，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又加上重耳有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虽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消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这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的行李逃跑的管家头须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头须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

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了季隗，从齐国接回了齐姜，从秦国接回了文嬴，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性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原来，在文公上台的那年冬天，周王室发生了内乱，王子带因和周襄王的妻子隗后通奸而被发觉，王子带逃到狄国，勾结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洛邑，自己做了天王。重耳就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因此，重耳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然后选定策略，要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雌雄。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十分恼火，楚、晋之间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晋军能否战胜，实在是未可预见的事情。晋文公忧心忡忡，十分谨慎。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

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的“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

楚军却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上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军，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了。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的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的十九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由各方面的因素积累的结果。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自污释疑

——为臣不可名高盖主，除非你是有野心、有实力取君王而代之。自污声誉、气节，是躲避灾祸的有效手段。作为皇帝，他不仅怕大臣的权力超过他，也怕大臣的名声超过他。作为臣子，你贪一点儿、“色”一点儿都不要紧，千万不要有贤名，不要有实力。

宋朝的韩世忠与岳飞、张浚都是高宗赵构时代著名的抗金将领，号称“三杰”。精忠报国的岳飞为赵构、秦桧所陷害。韩世忠知道岳飞的赤胆忠心和无辜，就从前线赶回来，想为囚禁在狱的岳飞鸣冤叫屈，质问秦桧，岳飞所犯何罪？秦桧竟然

以“莫须有”三字相对，使得韩世忠惊惧不已，知道昏君、权奸当道，忠良必遭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是他就准备给自己寻找后路。

当时抗金名将均将自己统领的军队冠以岳家军、张家军，使宋帝非常疑忌，韩世忠就严禁部将打出韩氏旗号，并到处宣扬自己想买新淦县的官田作为子孙的产业。宋朝是一个相当重视封建道德的朝代，将领在前方打仗总是将自家私事挂在嘴上，实在是非公非忠，但宋高宗听后，却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将新淦县官田赏赐给他，并说：“爱卿遇敌必克，每有威名。现在听说爱卿想为了子孙买些田产，朕就将它赏赐给你，以表彰你的忠心。就将这块田庄定名为‘旌忠’吧。”

韩世忠以自污其身，避免功高震主的“大忍”，得以善终，这种韬晦谋略在昏君、奸臣横行的时代，可以不算“奸术”吧。

◇ 王翦自损其名灭楚国

战国末年秦王政准备吞并楚国，继续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召集大臣和将领们商议此事。

作战英勇的青年将领李信，在攻打燕国的时候，曾率数千秦军击溃了数万燕军，逼得燕王姬喜走投无路，只好杀了专与秦王政作对的太子姬丹，向秦王谢罪求和。秦王政想让李信做灭楚的秦军统帅，就问李信，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军队，气宇轩昂的李信不假思索地说：“有大王的英明决策，挟秦军胜利之师的雄威，灭楚20万军队足矣。”

秦王政听了，暗暗称赞李信果然是个少年英雄，有万丈豪气。因此事关系重大，想再听听他人的意见。他目光掠过群臣，最后停在鬓眉皆白、身形已有些佝偻的老将王翦脸上，徐徐问道：“王将军，你的意见呢?”

王翦久经沙场，身经百战，追随秦王多年，十分了解他的

心性和为人，见秦王政听了李信的话后面露喜色，就知道他有轻敌之心。但这等大事是不能阿谀讨好的，于是王翦神色凝重地对秦王政说："大王，楚国原是个幅员数千里、军队数百万的大国，这些年来，楚国虽屡遭挫折，但一来其实力仍十分可观，二来楚人十分仇视秦国，楚军与秦军作战时，士卒凶悍不畏死。所以，仅20万人去攻打楚国是远远不够的。依臣之见，恐怕要……"王翦原想说20万人出兵必败无疑，但想到这不吉利的预言会触怒日渐骄狂的秦王政，所以改口说："灭楚非60万大军不可。"

秦王政听了，毫不掩饰自己对王翦见解的失望，冷冷地说："看来，王将军果真老矣，胆子怎么这样小？还是李将军有魄力，20万军队一定能够踏平楚境！"于是，秦王政派李信率20万军队去攻打楚国。

王翦料定李信必败，秦王政现在虽听不进他的意见，将来一定会采用。不过秦王政现在既已认为自己老朽无能了，如果继续赖着不走，恐怕会被秦王政随意找个罪名，加以罢斥，弄不好还会丢失性命。他马上告病辞官，回老家休养去了。面对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能被采纳，老将王翦不是气愤不已，而是忍对他人的误解嘲笑，韬光养晦，不去计较。

果然不出王翦所料，李信带领20万秦军攻打楚国，被楚军连破二阵，李信率残部狼狈逃回秦国。

秦王政盛怒之下，把李信革职查办。秦王政毕竟是一代枭雄，他后悔当初自己轻率，随即下令备车驾，亲自去王翦的家乡，请王翦复出，带兵攻楚。

秦王政见到王翦，恭恭敬敬地向王翦赔罪，说："上次是寡人错了，没听王将军的话，轻信李信，误了国家大事，为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务必请王将军抱病出马，出任灭楚大军的统帅。"

王翦并没有因秦王政的赔罪而忘乎所以，他冷静地说：

“我身受大王的大恩，理应誓死相报，大王若要我带兵灭楚，那我仍然需要60万军队，楚国地广人众，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组织起100万军队，秦军必须要有60万才能勉强应付。少于此数，我们的胜算就很小了。”

秦王政连忙赔笑说：“寡人现在是惟将军之计是从。”随后征集60万军队交给王翦指挥，出兵之日，秦王政亲率文武百官到灞上为王翦摆酒送行。

饮了饯行酒后，王翦向秦王政辞行。秦王政见王翦唇齿翕动，似有话要说，赶忙问道：“王将军心中有何事？不妨对寡人讲一讲”。王翦装出一副惶恐的样子说：“请大王恩赐些良田、美宅与园林给臣下。”

秦王政听了，有些好笑，说：“王将军是寡人的肱股之臣，目下国家对将军依赖甚重，寡人富有四海，将军还担心贫穷吗？”

王翦却又分辩了几句：“大王废除三代的裂土分封制度，臣等身为大王的将领，功劳再大，也不能封侯，所指望的只有大王的赏赐了。臣下已年老，不得不为子孙着想，所以希望大王能恩赐一些，作为子孙日后衣食的保障。”秦王政哈哈大笑，满口答应：“好说，好说，这是件很容易的事，王将军就为此出征吧。”

自大军出发至抵秦国东部边境为止，王翦先后派回五批使者，向秦王政要求：多多赏赐些良田给他的儿孙后辈。

王翦的部将们都认为他老昏头了，胸无大志，整天只想着替儿孙置办产业。面对众人不理解，王翦说：“你说得不对，我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大王生性多疑，为了灭楚，他不得不把秦国全部的精锐部队都交给我，但他并没有对我深信不疑。一旦他产生了疑念，轻者，剥夺我的兵权，这将破坏了我们灭楚的大计；重者，不仅灭楚大计成为泡影，恐怕我和诸位的性命也将难保。所以，我不断向他要求赏赐，让他

觉得，我绝无政治野心。因为一个贪求财物，一心想为子孙积聚良田美宅的人，足不会想到要去谋反叛乱的。”秦王政果然因此而相信王翦没有异心，放心让他指挥 60 万大军，发动灭楚战争。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王翦就攻下了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熊负刍，兼并了秦国最大的对手楚国。

王翦为打消秦王政的疑心，不惜自损其名，伸手向秦王要求赏赐，使部将以为他老昏了头，但却使秦王更加深信他不会造反，从而全力支持他对楚作战，从而使王翦无后顾之忧，一举灭楚。

◇ 萧何强买民田保平安

刘邦作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萧何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格外尊重和信服。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就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

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很善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很充足及时。

汉三年（公元前 204 年），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备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草，前

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才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状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说道：“丞相为国忘家，真是忠诚可嘉！”对萧何的疑虑，因此而解。

后来刘邦还曾多次对萧何有所疑虑，都被性格谨慎的萧何一一化解了。

召平是个非常有见解的人，秦时为乐陵侯，秦灭后沦为布衣，生活贫困，靠在长安东种瓜为生，因所种瓜甜，时人称为乐陵瓜。萧何入关后，闻召平有贤名，才将其招致幕下。汉十年（前197年）九月，刘邦率军北征。韩信乘机欲谋为乱。吕后闻知后，在萧何的帮助下，设计擒杀了韩信。刘邦得知后，便遣人返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为五千户，并赐给了他五百人的卫队。众臣闻讯，纷纷前来祝贺，独召平前来相吊。

召平来到相府，对萧何说：“公将自此惹祸了！”萧何一惊，忙问：“祸从何来？”召平道：“主上连年出征，亲冒矢石，只有您安守都城，不冒风险。今韩信刚欲反长安，主上又生疑心。给公加封，派卫队卫公，名为宠公，实则疑君，这不是大祸将临了吗？”萧何听后，恍然大悟，急问：“君言甚是，但如何才能避祸？”召平说：“公不如让封勿受，并将私财取出，移作军需，方可免祸。”萧何点头称是，于是，他只受相国职衔，让还封邑，并以家财佐军。刘邦听后，疑心稍解。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又移兵南征英布。其间，多次派使回长安，问相国近来做何事。使臣报说：“因陛下忙于军务，相国在都抚恤百姓、筹办军粮等。”一门客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萧何说：“您离灭族不远了。”

萧何顿时大惊失色。门客又接着说："公位宅相国，功居第一，无法再加了。主上屡问公所为，恐公久居关中，深得民心，若乘虚而动，皇上岂不是驾出难归了？今公不察上意，还勤恳为民，则更加重了主上的疑心，试问如此下去，大祸岂不快要临头了吗？现再为您着想，您不如多购田宅，强民贱卖，自毁贤名，使民间说您的坏话。如此，主上闻知后，您才可自保，家族亦可无恙。"萧何照计施行。

刘邦平定英布后返回长安，途中有不少百姓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强买民田。萧何入宫见驾，刘邦将状书一一展示给萧何看，笑道："相国就是这样办利民的事的吗？愿你自向百姓谢罪。"萧何见刘邦无深怪之意，退下后，将强买的田宅，或补足价格，或退还原主，百姓怨言渐渐平息，刘邦也因此获得了好名声。

◇ 郭子仪不重"脸面"四朝为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这三句评语，古往今来多少文臣武将欲求其而不得，郭子仪却囊括了。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教人间见白头"。郭子仪59岁当了天下兵马副元帅，很快就平定了"安史之乱"，保住了李唐江山，居功至伟。后来的吐蕃入侵、藩镇作乱，都全仗郭元帅东征西讨，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都靠他撑门面。官大得没法再大了，威望高得无以复加，这是人臣之大忌，郭子仪居然安安稳稳活到85岁，这在中国历史上少有。

有人告郭子仪谋反，皇帝心里也最怕这事儿，就下诏要他从前线回中央汇报工作。不管他在哪里，一接到通知立马就动身，"朝闻命、夕引道"，不带兵卒不洗澡不刮胡子地跑到皇帝跟前，皇上一看，这哪像谋反的样子啊？以后别人谁告郭子仪

谋反他也不信了。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

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两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不免要把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谈论着。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样，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大丢王爷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收敛了笑容，叫儿子们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儿子们一个个都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没有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 1000

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忍受幸运和荣宠，所以才能四朝为臣。

郭子仪都七八十岁了，不但求田问舍府库珍货山积，身边还姬妾成群倚红偎翠，这是为了向皇上和外人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平常谁来都可以见到他身边的娇姬美妾。有一次有个官来拜访，他立即叫姑娘们躲起来。家人不解，他说，这家伙长得很丑陋又心地险恶，你们见了忍不住会笑，这样他会怀恨在心，将来他得势了，你们就全完了。真是居安思危心细如发，想害他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郭子仪位极人臣，富甲天下，子孙满堂；八子七婿，皆为朝廷高官，一重外孙为帝（穆宗）。享年 85 岁高寿，福禄寿齐全。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防激制怒

——做大事不能动辄生气，成就大业就得心里能搁事，就得能制怒，忍一时之气换来全盘胜利，这正是成大业者的气魄。有时失败就是因为中了别人的“激将”之计，全盘皆输。

◇ 刘邦制怒成大业

要成就大业，就得分清轻重缓急，大小远近，该舍的就得忍痛割爱，该忍的就得从长计议，从而实现理想宏愿，成就大事，创建大业。历史上刘邦和项羽在称雄争霸，建功立业时，

其实就是在“忍小取大，舍近求远”上见出高下决出雌雄。这是一种“忍”功的较量。谁能够“忍小取大、舍近求远”谁就得天下，称雄于世；谁若刚愎自用，小肚鸡肠，谁就失去天下，一败涂地。

宋代著名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论楚汉之争时就曾说：汉高祖刘邦所以能胜，楚霸王项羽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能忍不能忍。项羽不能忍，白白浪费自己百战百胜的勇猛；刘邦能忍，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直攻项羽弊端，最后夺取胜利。刘项之争，从多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刘邦所以成大业是他懂得忍下人之言，忍个人享乐，忍一时失败，忍个人义气；而项羽气大，什么都难忍难容，不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大业未成身先亡，可悲可叹！

下面几件事足以说明刘邦与项羽的不同，楚汉战争之前，高阳人郦食其拜见刘邦，献计献策，一进门看见刘邦坐在床边洗脚，便不高兴地说：“假如您要消灭无道暴君，就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刘邦听了斥责后，不但没有勃然大怒，而是赶忙起身，整装致歉，请郦食其坐上座，虚心求教，并按郦食其的意见去攻打陈留，将秦积聚的粮食弄到手。刘邦围困宛城时，被困在城里的陈恢溜出来见刘邦，告诉他围城与攻城都不如对城内的官吏劝降封官，这样化敌为友，就可以放心西进，先入咸阳为王。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使宛城不攻自破。

与刘邦容忍的态度相反，项羽则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个有识之士建议项羽在关中建都以成霸业，项羽不听。那人出来发牢骚：“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然！”结果项羽知道了，大怒，立即将那人杀掉。楚军进攻咸阳时到了新安，只因投降的秦军有些议论，项羽就起杀心，一夜之间把二十多万秦兵全部活埋，从此残暴名闻天下。他怨恨田荣，因此不封他，致使田荣反叛。他甚至连身边最忠实的范增也怀疑不用，结果错过了鸿门宴杀刘邦的机会，最后气走范增，成了孤家寡

人。

刘邦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据《史记》记载，刘邦在沛县乡里做亭长时，好酒好色。当刘邦军进了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抢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往自己的腰包里揣金银财宝时，刘邦自己也曾被阿房宫的富丽堂皇和美貌如天仙的宫女弄得眼花缭乱，有些迈不动步了。但在部下樊哙“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富翁”的提醒下，立时醒悟，忍住了贪图享乐的念头，吩咐将士封了仓库和宫殿，带着将士仍旧回到灞上的军营里。并约法三章，对百姓秋毫无犯，这就使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项羽一进咸阳，就杀了秦王子婴，烧了阿房宫，收取了秦宫的金银财宝，虏取宫娥美女，据为己有，并带回关东，相比之下，他怎能不失人心呢？

楚汉战争中，刘邦的实力远不如项羽，当项羽听说刘邦已先入关，怒火冲天，决心要将刘邦的兵力消灭。当时项羽四十万兵马驻扎在鸿门，刘邦十万兵马驻扎在灞上，双方只相隔四十里，兵力悬殊，刘邦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能做到“得时则行，失时则蟠”。先是请张良陪同去见项羽的叔叔项伯，再三表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的意思，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请项伯在项羽面前说句好话。然后，第二天一清早，又带着张良、樊哙和一百多个随从，拿着礼物到鸿门去拜见项羽，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化解了项羽的怒气，缓和了与项羽的关系。表面上看，刘邦忍气吞声，项羽挣足了面子，实际上刘邦以小忍换来自己和军队的安全，赢得了发展和壮大力量的时间。甚至是当自己胸部受了重伤时，刘邦也能忍着伤痛，在楚军阵前故意弓着腰，摸着脚，骂道“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以麻痹敌人，回到自己大营后又忍着伤痛巡视军营，来稳定军心。他对不利条件的隐忍，对暂时失败的坚忍，反映了他对敌斗争的谋略，也体现了他巨大的心理承受力，这是成就大业者必备的一种心理素质。

相比之下，项羽则能伸不能屈、赢得起而输不起，所以连连中计，听到“四面楚歌，”就怀疑楚被汉灭，一败涂地，自己先大放悲歌；被刘邦追到乌江时，一亭长要用船送他过河，他却认为“天要亡我，我渡过去有什么用？”自动放弃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惟一机会，拔剑自刎而死。这个勇武过人、不可一世的楚霸王，最终被自己打败。可怜的是，他至死也没明白，他首先是输在自己手里。

刘邦能忍一时之气，而项羽不能。有时政治上的得失，军事上的胜负，就在于一念之间，能不能忍住。刘邦被楚军围困在荥阳时，韩信的使者到了。刘邦以为一定是韩信发兵救援的消息，没想到打开信一看，是韩信要求刘邦给封一个假齐王的封号，这下刘邦可气坏了，大骂“我被困在这里，日夜盼你发兵援救，你不来救，竟要自立为王……”骂到这里，站在旁边的张良、陈平赶紧踩了他一脚，接着对他耳语：“如今你正处在困境中，怎能禁止韩信称王呢？既然禁止不住，何不就势封他为齐王，好好待他，让他好好地守住齐地，不生二心，不这样，恐怕韩信就要反叛。”刘邦听了，立即将怒气忍了回去，改口说：“大丈夫兴兵平定诸侯各国，要做就做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呢？”于是派张良持诏书前往，立韩信为齐王，并调韩信的兵来打楚军，结果扭转了形势，使自己由处于不利地位变为有利地位。终于借韩信兵力夺得了天下，如果刘邦不忍这一时之气，恐怕这段历史就要重写了。有人说刘邦是一忍得天下，并不是没有道理。

◇“忍”陆逊战胜“怒”刘备

两军对垒，能忍的必定战胜急躁的。

赤壁战后，孙刘两家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联盟蜜月，很快就开始发生冲突。在公元219年，东吴乘关羽进攻樊城，与曹操交兵之际，派吕蒙袭取了荆州，杀死了回援的关羽。

荆州一失，刘备失却一员兄弟般的爱将，痛入心脾，旋即亲统大军征吴，命张飞自阆中率万人与他会合。对于刘备此举，很多人不以为然，诸葛亮曾动员多人劝谏，赵云也上表劝阻刘备出兵，他说：

“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灭掉曹魏，孙权自然会降服。现曹操虽死，曹丕继位，我们应该利用百姓对曹魏的不满，早日出兵关中，逐鹿中原，讨伐奸逆。因此，不应放过曹魏，先与东吴作战，一旦战争打起来，短时间不能解决战斗，就难以善后了。”

但是，为兄弟之情及东吴背信之恨所笼罩着的刘备，根本听不进劝谏。加上出发前张飞又因悲伤过度苛责将士而遭部下暗杀，杀人者执其首级投奔了东吴，就使他更加怒火中烧，迁怒于东吴。甚至当孙权派来求和使者以及诸葛亮之兄诸葛瑾来信劝他以大局为重（这封信一定有东吴官方的背景）时，他不屑一顾地给打发了。

公元221年六月，刘备留下诸葛亮在成都辅佐太子刘禅守国，留赵云在江州作后军都督，亲率黄权、张南、冯习、吴班、陈式、关兴诸将，统兵五六万人东征。

在刘备率军东下后，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五万人马西上拒蜀。

单从兵力上看，双方军队数量相差不多，但吴军的小部分要用于南部长沙、武陵方面的防御，还要分出一部分防守荆州，因而用于直接战斗的兵员就处于劣势。身为吴军统帅的陆逊当然明白此理。长期以来，陆逊向以白面书生的面目出现，骤当大任，诸将并不服气，因此指挥也就不太灵，他知道，不吃点亏，吴军诸将是不能学乖的。公元221年七月，蜀军顺流而下，先头部队连败吴军，占领巫县、巴山、秭归。陆逊收拢部队，实行战略撤退，一口气退到夷道、虎亭一线，方才停驻，依山筑垒坚守。

陆逊一路退，刘备就一路追，部将黄权劝阻说："东吴人不可小窥，我们顺水而下，进易退难，还是让我当先锋，陛下在后接应比较稳妥。"

刘备见一路战胜，并无阻碍，遂不以黄权的话为意，火烧火燎地急于报仇，遂让黄权一部分兵驻江北，防守侧翼，自己带大军一直追于虎亭，前部兵锋达到夷道，将孙权的侄儿孙桓包围，引诱陆逊来救，可是陆逊不为所动，只管坚守不出。

吴军的一些将领，特别是孙策时代的一些老将，对陆逊本来就看不上眼，见他自掌兵以来，只退不进，都认为是书生胆怯，这次见孙桓被困，陆逊居然坐视不救，遂借机闹了起来，要求救援夷道。陆逊捺住性子，向他们解释说：

"孙桓一向受到将士爱戴，夷道城坚粮足，不足为忧。等我计谋施展了，夷道之围自然就解了。"

诸将听到这种解释，连本来不反对陆逊的人也不以为然起来，遂众起哗哄，不听号令。陆逊见状，按剑而起，嗔目大喝一声：

"住嘴！"

然后声色俱厉地对诸将说：

"刘备是世之枭雄，连曹操都让他三分。现在统大兵入我境内，是一个劲敌。诸位将军也受国家恩泽，理应相互和睦，共同灭敌，以报效国家。现在竟不听号令，是何道理？我虽一介书生，却是受命于主公。国家之所以委屈诸位让我指挥，是因为我毕竟还有尺寸之长，尚可称职，能忍辱负重。希望各位谨守职责，不要说三道四，否则，军规在上，我定不轻饶！"

诸将见他动真格的了，只好默然不语，遵行他的军令，坚守不战。但私下里仍议论纷纷，对时局深感忧虑。甚至有人感慨说，东吴要亡了，怎么会让这么一个懦弱的书生当统帅！

陆逊只是坚守不战，刘备开始还不以为意，后来也有点沉不住气，派兵进攻，山险垒高，根本攻不上去。每天派人在阵

前叫骂，把东吴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陆逊置若罔闻，理也不理，笑骂由你笑骂，都督我自为之。刘备见骂不出陆逊，心生一计，令吴班率几千老弱病卒在吴军阵前排好阵式叫战，从早晨骂到中午，蜀军士卒脱掉衣服，乱七八糟地散坐着，口中犹骂个不停。吴军将士气得发疯，因为蜀军简直轻贱他们太甚，恨不得跳出营垒，前去杀个痛快，纷纷急切地要求出击。陆逊笑笑说："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眼前的这些兵都是诱饵，山谷里一定埋伏着重兵，不信你们就看着，过不了几天那伏兵就会自己走出来。"

果然，几天后，只见一队队伏兵沮丧地从山谷里撤了出来。这时，吴军将士才恍然大悟，从此对陆逊另眼相看了，觉得这书呆子还有点门道。

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半年有余，从冬天熬到夏天。天气一日热胜一日，蜀军战士披挂带甲，一个个热得叫苦不迭，当初的锐气渐渐消磨殆尽，大部分人开始思乡想家，借抱怨天气发泄不满。

刘备见状，为不影响士气，遂下令扎营山谷密林之中，傍涧依溪扎营。也好让将士们解署。从彝陵到虎亭，绵延七百里，结营四十余座。准备暂时休整部队，等到秋凉之后再大举进攻。

可是，刘备这样做虽说暂时缓解了将士们溽热难当之苦，但却无意中把他们推到了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境地——这样扎营，一旦敌火烧，将无从防御。这个错误与当年赤壁之战时曹操犯的联舟错误近似，都是致命的。

果然，一直默默地等待时机的陆逊发现了这个大失误，决定利用它做一篇大文章。说来奇怪，三国时期凡大战就离不开火，官渡之战有火，赤壁之战有火，而现下的彝陵之战，陆逊仍要放火。

陆逊召集将士，宣布将要反攻，有人不解，说要攻待蜀军

一入境就攻，现在蜀军已深入，重要关隘都被人占了，这时再攻，没什么好结果。

陆逊解释说："刘备老于用兵，经验丰富，在他刚入境时，兵气正锐，各方面考虑都比较周详，无隙可乘，现在他们师老兵疲，斗志消沉，主帅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正好是我们用兵的时候。"

在总攻之前，陆逊先派了一小支部队去作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果不出所料，这支部队刚靠近蜀营，就被杀得大败。这下，蜀军觉得吴军已经黔驴技穷了，遂不以吴军为意，警惕性大大松懈。

当天夜里，蜀营进入梦乡，而吴军将士却全线出动，陆逊令他们每个带上茅柴一束，浸上油脂，并带上火种。人衔枚，马摘铃，乘着夜幕沉降，悄悄接近沉睡中的蜀营。几万将士，按图索骥，各自找到应该攻击的目标，绵延七百里，一齐行动。

三更时分。只听一声号炮，刹时间蜀营都烧了起来。转眼间燃成森林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直烧得蜀军将士晕头转向。自相践踏，在火中狂奔乱窜，吴军在混乱中乘势乱砍狂斩，直杀得蜀军尸横遍野。侥幸逃出火海奔至江边的，又被预先埋伏好的吴军一阵乱杀，大半喂了江中之鱼。

睡得稀里糊涂的刘备，衣袍不全地被几员战将扶上战马，溃逃而出。回首望去，眼见七百里火阵，蜀军四十余营寨，烟消云散，满山遍野尽是烧死和被杀死的蜀军尸首，刘备不禁失声痛哭，举步艰难。

在部将的劝慰下，刘备总算止住了哭声，打点精神收拢败兵，集中了不足万人，还尽是被烧得焦头烂额，身上带伤之辈。残兵逃至彝陵马鞍山上据险而守。可是陆逊的动作很快，还未待刘备喘上一口气，吴军已经围上来，焦头烂额、来不及筑垒的蜀军抵不住吴军的攻势，双方在山上山下打成混战之

势，从早上杀到晚上，由于冯习等人拼命冲击引开敌人，刘备才得以率少数残兵逃出重围，西奔白帝城。一路上，吴军仍旧穷追不舍，刘备只好命令沿途驿站将辎重、盔甲堵在山口要道，放火烧着，这才稍稍挡住了追兵，使他得以逃到白帝城。

一场火与血的大战，入吴蜀军几乎全数被歼，驻守江北的黄权见归路已断，只得投降。蜀军全部的战船、马匹、辎重、甲仗、都为吴军所获。刘备孤卧于白帝城中，听着东逝的江流声，心中感慨无限，长叹一声："不意今日为这黄口孺子的陆逊，欺负到这般地步！"

遂羞愧成疾，一病不起，一代枭雄，"遗恨失吞吴"，扎在阴沟里翻了船。

大获全胜之后。陆逊没有再纵兵追击刘备，而是见好就收，收兵回防长江。果然，曹丕以为陆逊会追入西蜀，乘机发兵进攻东吴。陆逊得胜之兵正好用来抵挡曹丕，让他碰了鼻子灰。

彝陵之战后，魏、吴、蜀三家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东吴的危机安然渡过，可是西蜀却元气大伤，从此失掉了再图中原的本钱。

◇ 唐太宗忍怒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治国安民方面的建议和评论朝政得失方面的话。他说："人要知道自己的形体，必靠明镜；君主要知自己的过失，必靠忠臣。"因此，他常对那些直言敢谏的大臣，优礼相待。元律师犯法，太宗要杀他，大臣孙伏伽认为，按照律法不该处死。太宗赞扬孙伏伽敢于直言，便将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有人说："赏赐太厚了吧！"太宗说："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进谏者，所以才这样重赏。"

谏议大夫魏征，性情亢直，敢于犯颜极谏，有时搞得太宗

下不了台。但由于他的意见或建议都十分正确，而态度又坚决，敢于抗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所以最后都能使李世民不得不接受。

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就纳谏而言，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颂歌听得心中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至，则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闲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次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就封呗！”于是任命大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详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等。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祭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之颠，封几尺土，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非常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魏征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夷不服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年岁不丰吗？"魏征说："丰实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祥瑞不来吗？"魏征说："来了呀！"李世民一连问了六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说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有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当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太宗憋了一肚子气，脸上也感到非常为难，宣布退朝。群臣们也认为魏征这个人不知道进退。魏征心想，太宗一走，事情就不好办了，于是，立即站起来拽住太宗的衣襟说："陛下请留步，让我把话说完。"魏征考虑，这样的进谏，效果不会好，要下决心，阻止这件事，必须另换一个角度来说。于是，魏征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问道："良臣与忠臣怎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身获美誉，君有令名，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如稷、契等人；忠臣身受诛杀，君陷恶名，家国遭难，如比干、天龙逢等人。"李世民说："那我让你做良臣！"魏征说："事实上，现在陛下盛怒，臣冒死进谏，这是让我做忠臣啊！"太宗的气色缓和了一些。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六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人民没有益处，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事情来说吧，他三次坐着长达200尺、高4层的龙舟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僧尼、道

士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00多里，随从10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人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数10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个比方说：“比如有个人患了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便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是个良医，人民的病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项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他费用开支了。”

他喘喘气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连举步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消费上，还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其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魏征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封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词一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大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强忍心中的不快，最后还是下令停止封山。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词，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

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四：舍小取大

——大处着眼，成就大事。凡事要抓大放小，不要斤斤计较，要有大度量，大手笔。

曾国藩练兵时，每天午饭后总是邀幕僚们下围棋。一天，忽然有一个人向他告密，说某统领将要叛变了。告密人就是这个统领的部下。曾国藩大怒说："你敢诬告你的上级叛变，应该处死罪。"说罢，立即命令手下将告密者杀了示众。

曾国藩毫不动容，继续下他的围棋，一会儿，被告密要叛变的统领前来给曾国藩谢恩。曾国藩叫他进来，统领长跪叩头道："幸亏大人您了解我，否则我的性命就难保了。"曾国藩脸色一变，阴沉脸，命令左右马上将统领斩首。

幕僚们都不知为什么，他们说："您认为统领确实是谋反的话，那么您不应该杀死告密的，既然您知道告密者诬陷上级而把他杀了，为什么还要杀这个统领呢?"

曾国藩笑着说："这就不是他们所能明白的了。"说罢，命令把统领斩首了。他又对幕僚们说："告密者说的是真实的，我如果不杀他，这位统领知道自己被告发，势必立刻叛变，由于我杀了告密的人，就把统领骗来了。"

曾国藩对忠心耿耿的告密者，不但不给予奖励，反而用权术将他杀害，难道不是极黑心肠吗？无论是"厚"，还是"黑"，曾国藩都是一流水平，他把厚黑学玩成了艺术，故而很多人不能识破他的真面目，以致于对他十分推崇。

◇ 舍妻求将笼“死士”

春秋时，楚庄王励精图治，国富民强，手下战将众多，个个都肯为他卖命。楚庄王也极力笼络这批战将，经常宴请他们。

一天，楚庄王又大宴众将。君臣喝得极其痛快，天色渐晚，庄王命点上蜡烛继续喝酒，又让自己的宠姬出来向众将劝酒。突然间，一阵狂风吹过，把厅堂里的灯烛全部吹灭，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庄王听得劝酒的爱姬尖叫一声，庄王忙问何事。宠姬在黑暗中摸过来，附在庄王耳边哭诉：灯一灭，有位战将不逊，将手向妾身下处伸来抓摸，已被我偷偷拔取了他的盔缨，请大王查找无盔缨之人，重重治罪，为妾出气。

庄王闻听，心中勃然大怒，自己对众将这般宠爱，竟有不逊之人，胆敢戏弄我的爱姬，真乃无礼之极！定要查出此人，杀一儆百！他刚要下令点灯查找，但又一转念：这帮战将都是曾为我流过血、卖过命的人，我若为了这点女人小事杀一位战将，其他战将定会寒心，以后谁还会真心诚意地为我卖命呢？失去这批战将，我将凭什么称霸中原呢？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隐忍一下，放过这等小事，收买人心要紧。主意已定，他低声劝宠姬道：“卿且去后堂休息，我定查出此人为你出气。”

等那宠姬离开厅堂，庄王便下令说：“今日玩得甚是痛快，大家都把盔缨拔下来，喝个痛快。”大家在黑暗中都不知原委，不明白大王为何让大家拔下盔缨。但既然大王有令，就只好照办了。那位肇事的将军在酒醉之中闯下大祸，听到庄王宠姬尖叫，才吓醒了酒，心想这次必死无疑。等庄王命令大家拔盔缨时，他伸手一摸，盔缨早已没有了，才明白庄王的用心。等大家都拔去盔缨，庄王才下令点上灯烛，继续畅饮。肇事的战将暗中望着庄王，下定了效死的决心。

自此以后，每逢战斗，都有一位楚将冲锋陷阵，拼命地出击作战。楚庄王细细查问，才知道他就是那位被宠姬拔掉盔缨的肇事者。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田文，门下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爱妃私通，早已为外人发觉。有人劝孟尝君杀了那个门客，孟尝君听后笑着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异性相见，互相悦其貌，这是人之常情呀！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过了近一年，一天，孟尝君特意将那个与自己妃子私通的门客召来，对他说：“你与我相交已非一日，但没有能封到大官，而给你小官你又不要。我与卫国国君的关系甚笃，现在，我给你足够的车、马、布帛、珍玩，希望你从此以后，能跟随卫国国君认真办事。”

那个门客本来就做贼心虚，听孟尝君召唤他，以为这下大祸临头了，现在想不到孟尝君给他这样一份美差，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怀着无限敬意地为孟尝君行了个大礼。

那个门客到了卫国后，卫国国君见是老朋友孟尝君举荐过来的人物，也就对他十分器重。

没过多久，齐国和卫国关系开始恶化，卫国国君想联合天下诸侯军队共同攻打齐国。那个门客听到这一消息后，忙对卫国国君说：“孟尝君宽仁大德，不计臣过。我也曾听说过齐卫两国先君曾经刑马杀羊，歃血为盟，相约齐卫后世永无攻伐。现在，国君你要联合天下之兵以攻齐，是有悖先王之约而欺孟尝君啊！希望国王您能放弃攻打齐国的主张。如果国王不听我的劝告，认为我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那我立时撞死在国君你的面前。”一句话刚说完，那个门客就准备自戕，被卫国国君立即上前制止了，并答应不再联合诸侯军队打齐国了。就这样，齐国避免了一场灾难。

消息传到齐国后，人人都夸孟尝君可谓善为人事。当初不杀门客，如今门客为国家建下了奇功。

汉文帝时，袁盎曾作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的一个从使与他的一个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泄露出去，也没有责怪那个从使。有人却说了一些话吓唬那个从使，说袁盎要治那个人的死罪等等，结果把那个从使果真吓跑了。袁盎知道后，又亲自去把那个从使追回来，对他说："男子汉做事要顶天立地，既然你这么喜欢她，我可以成全你们。"竟将那个侍妾赐给了那个从使，待他也仍像从前一样。

到了汉景帝时，袁盎到朝廷中担任太常要职，后又奉汉景帝之命出使吴国。当时，吴王刘濞正在谋划反叛朝廷，决定先将朝廷命官袁盎给杀害。就暗中派了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本人却毫无觉察，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五百来人的包围队伍中，恰好有一位就是当年袁盎门下的从使，此人现已任校尉司马一职。他知道袁盎情势十分危险，随时都会有性命危险，心想，这正是报答袁盎的好机会。兵临城下，如何营救恩人？那个从使灵机一动，就派人去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并说道："大伙好好喝够痛快，那袁盎老头现在已是瓮中之鳖，跑不了！"士兵们一听，一个个酒瘾急剧发作，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成了五百个醉罗汉。

当天夜晚，那个从使悄悄来到袁盎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走吧，大人，天一亮吴王就要将你斩首了。"

袁盎揉了揉昏花的老眼，忙问他："壮士，你为什么要救我？"原来当年的从使现在已穿上了校尉司马服，加之又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在昏暗的灯光下，袁盎仓促之间，根本认不出当年的那个从使了。

只见校尉司马对袁盎笑笑说："大人，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使呀！"

袁盎大悟，在那位校尉司马的掩护下，连夜逃离了吴国，摆脱了困境。

五代时，梁朝的葛周曾与他所宠爱的美姬一道饮酒作乐，有个在葛周身边担任侍卫的小兵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美姬，乃至于葛周问他话时，他都忘记了回答，可见他入神到了何等程度。这个小侍卫也觉得自己在主人面前失态了，十分惶恐，害怕葛周惩罚他。葛周见了，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善地向他笑了笑，并还让自己宠爱的美姬亲斟一杯酒赐给了那个小侍卫，意思是让他压压惊。

后来，葛周与后唐的军队交战，战事屡屡失利。葛周就大声呼喊那个小侍兵，命他前去迎敌。小兵见这正是报效主子的机会，就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并还生擒了一名敌人的小头目。战斗结束后，葛周就将那个自己宠爱的美姬赐给了那个小兵作妻子。

北宋初年，苏慕恩的部落是整个胡人中最强大的一支。当时，镇守边关的是种世衡将军。

一天晚上，种世衡与苏慕恩在种世衡的营帐中共同饮酒，并唤出一个很美丽的侍妾为他俩斟酒。席间，种世衡起身进屋有点事，苏慕恩就趁机偷偷地调戏那个侍妾。正在他得意忘形之际，种世衡突然从里面出来，出其不意地捉住了苏慕恩的不轨行为。苏慕恩十分窘迫、惭愧，忙向种世衡请罪。那位侍妾也给吓得哭了起来。种世衡见状，对苏慕恩说："你喜欢她吗？如果你想要她，我成全你们。"当即同意将那侍女送给了苏慕恩。苏慕恩对种世衡的宽宏大量感谢不尽，连连行了三个大礼。

从那以后，凡是其他部落中有怀二心的逆臣，种世衡就派苏慕恩前去讨伐，每次都大胜而归。胡人部落再也不敢随便寻衅滋事了。

孝庄文皇后，是蒙古一个较大部落的首领寨桑的女儿。皇

太极本已娶寨桑的妹妹为妻，由于其几年不育，而受冷落。后来皇太极看到寨桑的女儿长得出众，就下了聘礼，这样14岁的少女就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

皇太极与大明帝国连年交战，1642年俘获了明朝的著名将领洪承畴。洪承畴以善战和忠诚闻名于天下，皇太极考虑到夺取中原必须重用汉人，就派人劝降，但洪承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绝食，拒不投降。

皇太极为了招待洪承畴费尽心机，但毫无结果。于是用重金收买与洪承畴一同被俘的仆人金升，金升深知洪承畴的弱点，献计以女色打动洪承畴。

一个又一个绝色美女前去侍候，但洪承畴竟毫不动心。庄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心为皇太极立一功，亲自去劝洪承畴。以皇后这样的身份去侍候一个降将，有失身份。男人天生的忌妒心使皇太极很不愿意，但庄后一番表白，使皇太极豁然开朗：女人事小，江山事大，何况也不一定非戴绿帽子不可，皇太极就同意了庄后的要求。

正在绝食的洪承畴身体虚弱，他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突然，他只觉得眼前一亮，一个汉家女子走进室内，又一劝降的美人计，洪承畴心想。但这个女子一到眼前，一股幽香沁人心脾，天生丽质，皓腕凝雪，美目含情，气质高雅，不同凡人。一声“洪将军……温存委婉，让人百听不厌。如此端庄秀丽，婀娜多姿，特别是她的气质，令人敬佩；与前几天那些娇声娇气，庸俗不堪，恬不知耻，故做多情的女人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洪将军为国尽忠，令人敬仰，难道您不先喝一点水再慷慨捐躯吗？”庄后双手递上参汤。

面对如此美丽的女子，话又说得如此得体，怎么能拒绝？即便出于礼仪，也不能拒绝。洪承畴接过参汤，喝了起来，这一喝，要想死可不容易了。坚强的堤坎，打开了一个缺口，洪

承畴的感情就奔流而下。

以后几天，庄后为洪承畴端酒送饭，悉心侍候，二人已无所不谈，如胶似膝。洪承畴视庄后为自己的红颜知己，感慨自己命运多难，将赴刑场，否则，拥此美人，实天下之乐。

庄后看火候已到，就按预定计划，先赞扬洪承畴智能双全，人才难得，对待明朝忠心耿耿，令人敬佩。待洪承畴哀声叹息之时，话锋一转，分析天下大势，指点迷津。提出："大明气数已尽，清皇必主中原。皇太极求贤若渴，不如顺从大势，为清王朝建功立业，留名后世。"

庄后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洪承畴，洪承畴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决定降清。

皇太极在皇宫大殿招集文武百官，以极其隆重的礼遇接见洪承畴，当时宣布委以重任。当他谢恩后抬头向皇帝、皇后看去时，心中大惊，那端庄秀丽，亲切温和的皇后正是侍候自己几天的汉家女子。

洪承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皇后竟屈身侍候自己，这是何等的宠幸。自此，洪承畴死心塌地的为清王朝效力，充当了清军入关的先锋。

◇ 抛妻舍子取敌国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为了争夺无尽的权力，帝王们却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儿女。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武公是一个足智多谋、穷兵黩武的诸侯，他要扩张地盘，便动邻邦胡国（即后来的匈奴）的念头。但当时胡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王又勇猛善战，经常骚扰边疆，用武力固然不容易，想政治渗透也根本不可能，因为对胡国的内情实在是一无所知。在这样无所施其技的时候，惟有作逐步的渗透战略，不能不忍耐一下，派遣一个亲信到胡国去，打入其最高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郑武公派了一位使者到胡国去，说要攀个亲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王。国王听说自然万分欢喜，立即答应了。郑武公就做了胡国国王的岳父，把女儿嫁到胡国。

这位新夫人到了胡国，把国王迷惑得昏头昏脑，花天酒地，日日夜夜，连朝也懒得上了，对国家大事简直置之不理。消息传来郑武公心里暗自高兴。过了相当时期，他突然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出席的全是高级的文武官员，商议着要怎样开拓疆土，扩大地盘，向哪一方面进攻。

大夫关其思说："以目前形势看，要扩张势力，相当困难，各诸侯国都是守望相助。有攻守同盟的，一旦有事，必会增强他们的团结，一致与咱们为敌。惟有一条路可以试一下，那就是向'不与同中国'的胡国进攻，既可以得实利，名义上又可替朝廷征讨外族，巩固周邦。"

这个提议可以说是与郑武公不谋而合，也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本应该大力支持，可此时，郑武公一听，立刻把脸一沉，问他："你难道不知道胡国国君是我的女婿吗？你怎么敢挑拨离间？"

关其思继续大发议论，口沫横飞地说出一大套非进攻胡国不可的理由，特别强调国家大事，不可牵涉儿女私情，国君更应为国牺牲个人利益之类的话。

"狗屁！"郑武公发火了，厉声斥责他："这话亏你说得出口，你要陷我于不仁不义吗？你想我女儿守寡吗？好吧，你既然有兴趣叫人做寡妇，就先让你老婆尝尝这滋味吧！左右！绑这家伙去斩了。"

郑武公心里早已不顾女儿的前途和幸福，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慈父心肠，而且为此不惜要了一位大臣的命。口是而心非，这是顽器之徒、顽器之术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而这样做也极具有欺骗性，使对方完全放松了警惕性。

果不其然，关其思被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胡国，国王更加

感激这位岳父大人。他知道郑国再也不对本国闹事，就放心了，更加纵情声色之乐，渐渐地连边关都松弛下来，而且郑国的情报人员也可自由出入。

郑武公已掌握了胡国的内情，认为时机成熟了，突然下令，挥军进攻胡国。各大臣都莫名其妙地连忙问："大王！关大夫过去是因为建议进兵胡国而遭斩首的，为什么隔不多久，又要伐胡呢？岂不是出尔反尔？"

也难怪各位大臣不明底里，还为关大夫鸣冤叫屈，岂不知这是郑武公所用的顽嚣之计，所以郑武公呵呵大笑起来，抹下胡子，向群臣解释："你们根本不知兵不厌诈的妙用，这是我的欲擒先纵的计谋呀！我对胡国早就打定了主意，肯牺牲女儿嫁给他，是为要刺探其国防秘密，斩关其思也不外想坚定他的信心，使松懈其防备，一到时机成熟，就出其不意，一下子就可以把胡国拿到手。"

"可是，大王！"其中一人说："这样，你的女儿不是守寡了吗？"

"哈哈哈！还是关大夫说的对，国家大事，怎可以牵涉儿女私情呢！"

果然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几个回合，整个胡国已入了郑国版图。运用顽嚣之术，郑武公牺牲了女儿的幸福。

西汉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首领是冒顿单于。他为人很有心机，深藏不露，这个首领位置就是杀了自己父亲头曼单于才夺得的。

当时，匈奴东边的邻国东胡国力强大，听说冒顿弑父自立，觉得有利可图，派使者来探虚实。使者对冒顿说："东胡想得到头曼养的千里马。"

冒顿召开群臣大会，集体讨论这件事情。群臣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凭什么给东胡？不能给。"

冒顿不同意："为了匈奴和东胡的友谊，何必吝惜一匹马

呢?”于是送去了千里马。

东胡以为冒顿怕了他们，再一次派来使者。这次他们得寸进尺，使者厚颜无耻地当面对冒顿说：“东胡希望得到单于的妃子”。

这回冒顿还召开群臣大会，把东胡的要求告诉了大家。群臣一听勃然大怒，个个气得暴跳如雷，说：“东胡欺人太甚！上次给了千里马还不够，竟然想占有单于的爱妻！我们忍无可忍了，请发兵讨伐东胡吧！”

冒顿环视一圈臣下，缓缓说：“为了匈奴和东胡的友谊，何必吝惜一个女人呢?”于是又送去了一个漂亮的妃子。

东胡国王这下可真正得意了，他想冒顿果然是个孬头，千里马给了也就罢了，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肯给，真是前所未见。又过了几年，他野心膨胀了起来，想向西侵占匈奴的土地。

东胡和匈奴中间有一千里左右的土地没人居住，作为双方的中立地带，东胡王想把这片地吞为己有。他哪里知道，冒顿单于经过几年养精蓄锐，早已羽毛丰满，暗地里作着报复的准备。

东胡第三次派出使者，告诉冒顿说：“匈奴和东胡中间的一千里弃地，匈奴人反正不住，东胡人想占领它。”

冒顿再次召开群臣大会问计．臣于们对他前两次都有求必应，心早凉了，对东胡生出了畏惧心理，有人发言了：“既然这块地空着，那就给了东胡吧。”冒顿一反常态，怒火冲天地训斥道：“你们这帮蠢人！土地是自家的根本，怎么能轻易给别人!”凡是说给地的人，他不由分说都命令砍头以示儆尤。

冒顿命令全国动员，立即进攻东胡，不积极行动者以军法处置。他亲自披挂上阵，东进突袭东胡。东胡人一直轻视冒顿，哪里把匈奴人放在眼里．一点儿也没有防备，待到冒顿大军压境，才慌了手脚。匈奴一举占了东胡，掠去大量人畜财

产，国力大振。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五：扮猪吃虎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扮猪吃虎”，以此计施于强劲的敌手，在其面前，尽量把自己的锋芒敛蔽，“若愚”到像猪一样，表面上百依百顺，装出一副为奴为婢的卑恭，使对方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即一举如闪电般地把对手结束了。这就是韬晦的心术，人们常常借此自我保全，麻痹攻击对手。

◇ 司马懿深藏不露诛曹爽

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深藏爪牙，含而不露，让曹操为之发怵，且最终把持了曹家天下。

公元 201 年，司马懿二十刚出头，血气方刚，初生的牛犊，朝气蓬勃。而这时曹操已击败了北方最强大的敌手袁绍，统一了中国北部，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对司马懿早有所闻，决定聘请为官。但司马懿见汉朝衰微，曹氏专权，不愿屈节事之，推辞说身患瘫疾，不能起身，加以拒绝。曹操生来机警多疑，马上意识到这个青年必是借故推托，而不应聘正是对他的大不敬，自然十分恼怒。于是马上派人扮作刺客，穿墙越屋来到司马懿的寝室，手挥寒光闪闪的利剑，刺向司马懿。警觉的司马懿觉知刺客到来，立即悟到这是曹操之意，于是将计就计，装着瘫痪在床的样子，毅然放弃了一切逃生、反抗和自卫的努力，安卧不动，任刺客所为。刺客见状认定真是瘫疾无疑，收起利剑，扬长而去。

尽管曹氏诡诈无比，但还是没有狡诈过司马懿，被这位青

年蒙混过去。这一着使他不仅逃避了聘征，而且逃避了不受聘将受到的迫害。这一着，需要有在仓卒间对刺客来意的准确判断和当机立断的决策，又需要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的果敢，真是惊险无比，常人难为。

司马懿躲过这场试探后，非常谨慎而有节制地行事，但最终还是被奸诈而多疑的曹操察觉了，又请他为文学官，还厉声交待使者说："司马懿若仍迟疑不从，就抓起来。"善于审时度势的司马懿判定，若再拒绝，定遭杀身之祸，只能就职。况且此时曹氏专权已成定局，逐鹿中原已稳操胜券。

但曹操对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他听说司马懿有"狼顾相"，为了验证，便不露声色地与其前行，又出其不意地命他向后看，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被验证果然有"狼顾相"。据说狼惧怕被袭击，走动时不时回头，人若反顾有异相，若狼的举动，谓之为"狼顾"。司马懿的"狼顾相"就是他为人机警而富于智谋、雄豪豁达、野心很强的表现。

加之曹操又梦到"三马共食一槽"，槽与曹同音，预示着司马氏将篡夺曹氏权柄。于是令曹操非常忌妒，非常发怵，因而他忧心忡忡地对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一个甘为臣下的人，将来必定要坏你的事。"意欲除掉他，免得子孙对付不了。但曹丕与司马懿私交甚好，早已经离不开他了，不仅不听父亲劝告，还多方面加以袒护，使司马懿免于一死。

司马懿敏锐地感觉到曹操对他的猜忌，于是马上采取对策。即表现对权势地位无所用心，麻木不仁。而"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当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一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孜孜于琐碎事务和眼前利益的样子。曹操这才安下心来，取消了对他的怀疑和警惕。以至于被这位年轻人放的烟幕所迷惑，再一次上当。司马懿此计甚为巧妙。

司马懿生于弱肉强食的时代，立身于相互倾轧的朝廷，因

而使他的警觉和疑忌发展到如狼之顾的奇特程度。在曹操死后，他的显赫地位巩固之后，仍无丝毫松懈。当他征辽东灭公孙渊凯旋回来时，有兵不胜寒冷，乞求襦衣，他不答应，对人说："襦衣是国家的，我作臣子的，不能赏与别人，换取感激。"他十分注意避嫌，以至于宁愿士兵受冻也不自作主张发冬衣。他在晚年，功望日盛恭谦愈甚。他经常告诫子弟："道家忌盛满，四时有推移。我家有如此权势，只有损之也许可以免祸。"这种谦卑的言行，正是他"狼顾"般警觉的又一体现。

曹操死后，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公元237年，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发兵叛魏，并自称燕王。238年正月，司马懿受诏率师伐辽。魏军很快就拿下襄平，斩了公孙渊。接着司马懿班师回朝。正在途中，三日内，连接五封诏书。等司马懿赶回京城，魏明帝已气息奄奄了，魏明帝拉着司马懿的手，将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于他。司马懿痛哭流涕，受遗命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即日明帝故去。

曹爽是曹魏宗室，外露骄横，内含怯懦，而且华而不实，这就给司马懿造成了机会。

两位辅政大臣，司马懿德高望重，曹爽则年轻浮躁。辅政过程中，二人不断发生矛盾，使曹爽对司马懿非常忌恨。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曹爽多次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京城重要官职，而这些人大多是京城名流，外表风度翩翩，但不具实际政治才能。向来政治家引纳名流，主要是提高自己的声誉，而不是让他们真正参政。曹爽却不懂此道，结果只是加快了自己的灭亡。

这些人意识到司马懿的才干和资历远非他们可比，便想尽方法排挤他，于是由曹爽奏告小皇帝，说司马懿德高望重，官位却在自己之下，甚感不安，应将他升为大司马。朝臣聚议，以为前几位大司马都死在任上，不太吉利，最后定为太傅。然

后借口太傅位高，命尚书省凡事须先奏告自己，大权遂为其专。

在正始初的几年中，曹爽急于安插亲信掌握京城兵权，司马懿则率兵同东吴打了几仗，名声大噪。

曹爽一天天骄横自大，像一只急速膨胀的气球，司马懿却深自抑制，始终保持谦恭。他平时经常教导自己的儿子，凡事都要谦虚退让，就像容器一样，只有永远保持虚空的状态，才能不断接受。从表面上看，曹爽的势力是在扩张，其实内中却潜伏着很深的危机。

到了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曹爽已经基本控制了朝政，京城的禁军，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中。于是朝中的大事，曹爽就很少再同司马懿商量，偶尔司马懿发表些意见，他也根本不听。对此，司马懿似乎并不计较，依然是谦恭的态度。此后不久，他的风瘫病复发了，便回家静养，不再管事。这一病差不多就是一年。

当时，司马懿已经近七十岁，在旁人看来，早已是风中之烛。所以曹爽他们对他的卧病并没有多少疑心，反而觉得这个原以为厉害的对手，到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曹爽总算细心，当正始九年春他的心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时，他还特地让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观察一下司马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李胜来到司马懿府上，被引入内室。司马懿见他进来，叫两个婢女在两旁扶着，才站得起身来，表示礼貌，一边接过一个婢女拿来的外衣，不料手抖抖颤颤，衣服又掉在地上。随后坐下，用手指了指嘴，表示要喝水，婢女就端来一杯稀粥。他接过粥送到嘴边，慢慢地喝，只见滴滴嗒嗒的汤水往下落，弄得胸口斑斑点点。李胜看得心里难过，不觉流下眼泪。司马懿话都说不清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年老了，精神恍惚，听不清你的话。你回州为刺史，正是建立功勋的机会，今天与你相别，日后再无相见之日，我那两个儿子，还请你日后多加照

看……”

李胜回到曹爽那里，将司马懿的情形一一禀告，最后说：“司马公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不足为虑。”这一来，曹爽算是彻底放心了，从此再也不加防备。

嘉平元年（公元 249 年）正月，皇帝曹芳出城祭高平陵（明帝陵墓），曹爽兄弟也跟随前往，只带了少量的卫兵。他们出城不久，在曹爽府中留守的部将严世忽听得街上有大队人马急速奔走的声音，心中惊疑，立即登楼观望，只见司马懿坐在马上，带着一支军队向皇宫奔去，虽是白发飘飘，却是精神矍铄，哪有半点病态！严世知道事情不妙，拿起弓箭对准了司马懿就要射出。边上一人拉住他的手，劝阻道：“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切莫胡来。”这样反复三次，司马懿已经远去。

军队开到皇宫前，列成阵势，司马懿匆匆入宫，遇见皇太后郭氏，奏告曹爽有不臣之心，将危害国家，请太后下诏废掉曹氏兄弟。郭太后对国家大事素无所知，又处在司马懿的威逼下，只好按他的意思，叫人写了一道诏书。在此同时，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带领军队和平时暗中蓄养的敢死之士，已经占领了京城中各处要害，关起了城门。城中的禁卫军，虽说一向归曹爽兄弟指挥，数量也大得多，但群龙无首，再加上司马懿的地位和声望，谁敢动一动？司马懿包围皇宫，取得诏书之后，又马上分派两名大臣持节（代表皇家权威的信物）赶往原属曹爽、曹羲指挥的禁卫军中，夺过了兵权。曹爽多年经营的结果，不过片刻工夫，便化为乌有。

司马懿的兵变，看起来似乎只是抓住一个并没有多大成功把握的偶然机会，其实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致命一击。他在曹芳即位后的好几年中，不跟曹爽争权，却多次率军出征，保持了自己在朝廷的威望，一旦事变发生，就足以威慑群臣众将，使之不敢轻易倒向曹爽。另一方面，他的长期的谦恭退让，则助长了曹爽的骄傲自大，使之放松戒备。至于司马懿的装病，不

但造成了可乘之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存了司马懿所统领的一支军队。有如上几个条件，那种看起来纯属偶然的机会，实际是必定要到来的。

曹爽兄弟及其同党一律处死，他们的家族，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连坐被杀。忍耐、谦让，一旦得手，决不迟疑，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这才是真正的司马懿。当时被杀的，有许多著名文人，所以世人有“天下名士减半”之叹。

对司马懿来说，除去曹爽，不过是第一步。他一开杀戒，便流血成河，令天地为之震撼。从此，司马家牢牢掌握了政权。司马懿在四年后死去，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同父亲一样，谦虚恭谨，心狠手辣，先后废掉并杀死曹家三个皇帝，杀了一批又一批反对派。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晋武帝）手里，就完成了朝代的更换。

◇ 朱棣装疯篡位

明成祖朱棣，本为燕王，靠装疯这一招赢得了时间，最终发动了叛乱，打败了建文帝，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许多儿子，其中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像朱元璋，在太子朱标病死以后，朱元璋曾想立朱棣为太子，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为：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也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无奈，只得立朱标的次子（长子已病死）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立，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原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后来就分封各地，成为藩王。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

重兵，如宁王拥有八万精兵，燕王朱棣的军队更为强悍了。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励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

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惟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为了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流如潮。但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剪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使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在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

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和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觉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手，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惟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

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一匹徐辉祖的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的朝旨到来，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张昺、谢贵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张昺、谢贵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以。张、谢二人见状，相互对视了一下，就告辞了。

张昺和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王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装疯，要小心在意，张、谢二人还不大相信。

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张、谢二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个人所能逮捕得了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呵呵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

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及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王珙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坠，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

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昺、谢贵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改用洪武三十二年的年号，部署官吏，建制法令，公然造反了。经过三年的反复苦战，朱棣终于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并迁都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

◇ 孙膑装疯脱险地

古语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

战国时期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也是一位大军事家，他著的《孙膑兵法》，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军事经典，他不能说不富于智谋了吧，他为情势所迫，也不得不装疯避祸，而且其艰难程度，后人无一能赶得上。

在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三家中数魏国的势力最强大，魏惠王野心勃勃，也想学秦国收拢人才，找个卫鞅一类的人物来替他治理国家，于是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花了许多钱来招致贤士，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果然来了一位名叫庞涓的人，声称是当世高人鬼谷子的学生，与苏秦、张仪、孙膑是同学，他在魏王面前大吹大擂，说只要自己能当大将，其他国家决不足畏，魏王就信任了他，庞涓当了大将，他的儿子庞英、侄子庞葱、庞茅全都当了将军，“庞家军”倒也确实卖力，训练好兵马就向卫、宋、鲁等国进攻，连打胜仗，弄得三国齐来拜服。东方的大国齐国派兵来攻，也被庞涓打了回去。从此魏王就更信任他了。

庞涓的同学孙膑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他德才兼备，是个少见的人才。尤其是从老师鬼谷子那里得知了祖先孙子的十三篇兵法，更是智谋非凡。一次，墨子的门生禽滑厘来拜访鬼谷子，见到了孙膑，为他的才德所感动，就想让他下山，帮助各国国君守卫城池，减少战争。孙膑说：“我的同学庞涓已下山去了，他当初说一旦有了出路，就来告诉我的。”禽滑厘说：“听说庞涓已在魏国做了大官，不知为什么没写信给你，等我到了魏国，替你打听一下。”

墨子在当时是个极为著名的人物，他不仅坚决反对战争，还有很多弟子，都是技能超人而又坚决反战的人。因此，墨子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曾凭着自己的一张嘴吓得强大的楚国不敢去进攻宋国。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国君都会把他待为上宾。等禽滑厘到了魏国，他就对魏王说了孙膑和庞涓的事。魏王一听，立即找来庞涓，问他何以不邀孙膑同来。庞涓说：

“孙膑是齐国人，我们如今正与齐国为敌，他若来了，也要先为齐国打算，所以没有写信让他来。”魏王说：“如此说来，外国人就不能用了吗？”庞涓无奈，只得写信让孙膑前来。

孙膑来到魏国，一谈之下，魏王就知道孙膑才能极大，想拜他做副军师，协助军师庞涓行事。庞涓听了忙说：“孙膑是我的兄长，才能又比我强，岂可在我的手下。不如先让他做个客卿，等他立了功，我再让位于他。”在当时，客卿没有实权，却比臣下的地位高，孙膑还以为庞涓一片真心，对他十分感激。

庞涓原以为孙膑一家人都在齐国，孙膑不会在魏国久留，就试探着问他：“你怎么不把家里人接来同住呢？”孙膑说：“家里的人都被齐君害死了，剩下的几个也已被冲散，不知何处寻找，哪里还能接来呢？”庞涓一听傻了眼，如果孙膑真在魏国呆下去，自己的位置可真要让给他了。

半年以后，一个齐国人捎来了孙膑的家书，大意是哥哥让他回去，齐国也想重振国威，希望孙家的人能在齐国团聚。孙膑对来人说：“我已在魏国做了客卿，不能随便就走。”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交给哥哥。

孙膑的回信竟被魏国人搜出来交给了魏王，魏王便找来庞涓说：“孙膑想念齐国，怎么办呢？”庞涓见机会来了，就对魏王说：“孙膑是大有才能之人，如果回到了齐国，对魏国十分不利。我先去劝劝他，如果他愿意留在魏国，那就罢了，如果不愿意，他是我荐举来的人，那就交给我来处理罢。”魏王答应了。

庞涓当然没有劝孙膑。他对孙膑说：“听说你收到了一封家信，怎么不回去看看呢？”孙膑说：“是哥哥让我回去看看的，我觉得不妥，没有回去。”庞涓说：“你离家多年了，一直和家人没有联系，如今哥哥找到了你，你应当回去看看，见见亲人，再给先人上上坟，然后再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孙膑怕魏王不同意，庞涓一力承揽，孙膑十分感激。

第二天，孙膑就向魏王请两个月的假，魏王一听他要回去，就说他私通齐国，立刻把他押到庞涓那里审问，庞涓故作惊讶，先放了孙膑，再跑去向魏王求情，过了许久，才又神色慌张地跑回来说："大王发怒，一定要杀了你，经我再三恳求，大王总算给了点面子，保住了你的性命，但必须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使之留下永久标记）和膑刑（剔掉膝盖骨使之不能走路逃跑）。"孙膑听了，虽非常愤怒，但觉得庞涓为自己出力，还是十分感激他。

孙膑被在脸上刺了字又被剔去了膝盖骨，从此只能爬着走路，成了终身残废。

庞涓倒是对孙膑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孙膑觉得靠庞涓生活，就想报答他，有一天，孙膑就主动提出要替庞涓做点什么，庞涓说："你那祖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写下来，咱们共同琢磨，也好流传后世。"孙膑想了想，只好答应了。孙膑只能躺在那里用刀往竹简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他虽背得滚瓜烂熟，但若想写下来，却不容易，再加上孙膑对受刑极为愤慨，所以每天只能刻十几个字。这样一来，庞涓沉不住气了，就让手下一个叫诚儿的小厮催孙膑快写。诚儿见孙膑可怜，便不解地问服侍孙膑的人说："庞军师为什么死命地催孙先生快写兵法呢？"那人说："这还不明白。庞军师留下孙先生的一条命，就是为了让他写兵法，等写完兵法，孙先生也就没命了。"

孙膑听到了这话，大吃一惊，前后一想，恍然大悟，霎时间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等别人把他弄醒时，他已经疯了。只见孙膑捶胸拔发，两眼呆滞，一忽儿把东西推倒，一忽儿又把写好的兵法扔到火里，还把地下的脏东西往嘴里塞。从人连忙奔告庞涓说："孙先生疯了！"

庞涓急忙来看，只见孙膑一会伏地大笑，一会又仰面大哭，庞涓叫他，他就冲庞涓一个劲地叩头，连叫："鬼谷老师

救命！鬼谷老师救命！”庞涓见他神智不清，但怀疑他是装疯，就把他关在猪圈里，孙膑依然哭笑无常、累了就爬在猪圈中呼呼大睡。过了许久，还是如此，庞涓仍不放心，就派人前去探测。一天，送饭人端来了酒菜，低声对他说：“我知道你蒙受了奇耻大辱，我现瞒着军师，送些酒菜来，有机会我设法救你。”说完还流下了泪水，孙膑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怪样子说：“谁吃你的烂东西，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一边说，一边把酒菜倒在地下，抓起一把猪粪，塞进嘴里。

那人回报了庞涓，庞涓心想，孙膑受刑之后气恼不过，可能是真的疯了。从此，他只是派人监视孙膑，不再过问。

孙疯子白天躺在街上，晚上就又爬回猪圈，有时街上的人给他点吃的，他就哈哈而笑，而又嘟嘟囔囔，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这样久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内外都知道有个孙疯子，没有人怀疑他了。庞涓每天都听人汇报，觉得孙膑再也无法同自己竞争了，就没再动杀他的念头。孙膑活了下来。

有一天夜里，有个衣着破烂的人坐在他的身边，过了一会，那人揪揪他的衣服，轻声对他说：“我是禽滑厘，先生还认得我吗？”孙膑大吃一惊，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是禽滑厘，便泪如雨下，激动地说：“我自以为早晚要死在这里了，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你。你可得小心，庞涓天天派人看着我。”禽滑厘说：“我已经把你的冤屈告诉了齐王，齐主让淳于髡来魏国聘问，我们全都安排好了，你藏在淳于髡的车里离开齐国，我让人先装成你的样子在这里呆两天，等你们出了魏国，我再逃走。”

禽滑厘把孙膑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手下的一个像貌与孙膑相近的人穿上，躺在那里装作孙膑，禽滑厘就把孙膑藏到了车上。

第二天，魏王叫庞涓护送齐国的使者淳于髡出境，过了两天，躺在街上的孙疯子忽然不见了，庞涓来查找，井里河里找

遍了，也未见踪影，庞涓又怕魏王追问，就撒个谎说孙膑淹死了。

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一见之下，如获至宝，当即想拜他为军师，孙膑说："庞涓如知道我在齐国，定会嫉妒，不如等有用得着我的时候再出面不迟。"齐王同意了。后来，孙膑陆续打听到自己的几位堂哥都已无音讯，才知道原来送信的人也是庞涓派人装的。前前后后，这一场冤屈全由庞涓一人导演而成。

后来，庞涓带兵连败宋、鲁、卫、赵等国，齐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使庞涓连连败北，最后，孙膑用"减灶法"引诱庞涓来追，暗设伏兵，将庞涓射死在马陵道上。魏国从此衰败，并向齐国进贡朝贺。在杀死庞涓后，孙膑便辞官归隐，专门研究起兵法来。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六：功成身退

——常言道，功成身退天之道。忍却功名，急流勇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很多聪明人在成功时激流勇退，在辉煌时退向平淡，表示自己不想再露锋芒，免得从高处摔下来，而那些不知进退的家伙，当然就难有好下场。

◇ 功高权重，速死之道

人往往可以同患难，而不能共享荣华富贵。所以打江山时，各路英雄汇聚一个麾下，锋芒毕露，一个比一个有能耐。主子当然需要借这些人的才能实现自己图霸天下的野心。但天下已定，这些虎将功臣的才华不会随之消失，这时他们的才能成了皇帝的心病，让他感到威胁，所以屡屡有开国初期斩杀功臣之事，所谓"杀驴"是也。韩信被杀，明太祖火烧庆功楼，

无不如此。相比之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算比较仁义的了。

如果功劳太大，以至皇帝无法报答于你，无论赏赐你什么都不过分，无论封你什么官爵都不嫌太高，那么，你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了。因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皇帝总不会跟你换个位置，让你做主人，他做奴仆，把他的家产交付于你。这时候，就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皇帝一定要找个借口置你于死地才能舒服，即使你不居功自傲，即使你忠心耿耿，也是一样。因为皇帝总觉得你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头上，总是要时时处处考虑你的功劳，还要担心你招揽人心，蓄谋造反，所以，皇上会寝食不安，只有除之而后快。

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功劳可谓大了，智谋可谓高了，行为可谓谨慎了，但最后还是被刘邦的老婆杀了。在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做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王，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定律条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决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看来，就是韩信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算是著名军事家的杰出人物，也逃脱不了功高震主而无好下场的所谓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有一句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听起来让人生气，道理却很简单，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功臣怎么处理呢？留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造反，或是出别的麻烦，尤其是开国皇帝死了，幼子继位，就更管不了那些久经沙场、素有威望又极有势力的老将了，还是杀了干净利索。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就是功不太高，也不太震主，那也很不安全！

如果权大欺主，那就更加危险，这个道理不讲自明。权有两种：一是政权；一是军权。政权过大，就会使得别人只知道有你某某人，而不知皇帝老子，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地积累私家势力，威胁皇权，况且，政权在一定情况下很容易转换成军权。至于军权，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国家，因此，皇帝一般说来是不会让你掌握过大的军权的。如果你的军权越来越大，那就要十分小心了，要么主动还权于君王，要么迅速攫取军权，使之足以抵抗皇帝的命令。如果老是停留在说大还不足以与皇帝抗衡，说小又对皇帝构成威胁的程度上，那是速死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因军权过大遭逐被杀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的入侵之仇，就筑了一座求贤台，里面贴满了黄金，作为招纳贤士之用，人称为黄金台。天下贤士见燕昭王求才心切，就纷纷前去投奔，魏国的乐毅也来到了燕国。燕昭王很器重乐毅，乐毅也把燕昭王引为知己，于是，燕昭王就派乐毅带兵进攻齐国。乐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兵攻齐，结果势如破竹，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连齐国的国都临淄都攻了下来。齐王跑到了莒城。乐毅奋力攻打莒城和即墨，由于两城防守坚固，三年没有打下来。这时，燕昭王死，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由于跟乐毅素有嫌隙，又怕乐毅势力太大，担心他做了齐王，再回兵攻打燕

国，就在阵前撤换了乐毅，让骑劫代替了乐毅的职务。乐毅知道临阵换将，必无善意，就没敢回燕国，跑到赵国去了，总算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张良所以能成为千古良辅，被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制时代保存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在秦汉之际的谋臣中，他比陈平思虑深沉，比酈彻积极务实，比范增气度宽宏。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屏居修炼道家养身之术。汉元年（公元前 201 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画策，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难处”，欲从“虚诡”逃脱残酷的社会现实，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的确如此，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世准则。在汉初翦灭异姓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赞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型。

◇“种善图始，蠡能虑终”

相传越王勾践自从会稽解围之后，打算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亲自去吴国屈事夫差。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我；至于镇抚国家、亲附百姓，我又不如文种。臣愿随大王同赴吴国。”勾践依议，委托文种暂理国政，自己携带妻子和

大臣范蠡前往吴国。约在勾践四年（公元前493年），越王君臣数人见到吴王夫差，当即进献美女宝物，并低声下气地极力奉承，勉强取得夫差的谅解。夫差派人在阖闾侧筑一石室，把勾践夫妇、君臣驱入室中，脱去原先衣冠，换上罪衣罪裙，使其蓬头垢面地从事养马等贱役。每当夫差乘车出游，勾践手执鞭仗，徒步跟随在车左车右，任凭吴人恶语讥诮，只把羞恨深藏在心中。

勾践在石室一住两月，范蠡朝夕相伴，随时开导，并为之出谋划策。一天，夫差召见勾践，范蠡随侍身后。夫差对范蠡说："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名士不化灭绝之国'。如今勾践无道，国家将亡，君臣并为奴仆，羁于一室，先生不觉可鄙吗？先生如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赦免先生之罪，委以重任。"勾践惟恐范蠡变节，伏在地上暗自坠泪。却听范蠡委婉推辞说："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不能辅佐勾践行善政，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不死，使备奔走扫除，臣已满足，岂敢贪求富贵？"

吴王夫差并不相强，仍使勾践、范蠡回到石室，并遣人暗地探察君臣、夫妇所作所为。但见他们竭力养马、洒扫，昼无怨恨之语，夜无嗟叹之声。夫差满以为他们诚心降服，无心复国还乡，便大意起来。又一天，吴王夫差登姑苏台游嬉，远见勾践夫妇端坐在马粪堆边歇息，范蠡恭敬地守候在一旁。夫差说："勾践不过小国之君，范蠡无非一介之士，身处危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也觉可敬可怜。"从此，夫差便有意释放勾践回国。

一次，夫差染病。范蠡知是寻常疾病，不久即愈，便与勾践商定一策，让他去尝粪，取悦于夫差。勾践求见吴王探病。他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之疾，近期既可痊愈。"夫差叩问缘故，勾践依照范蠡所嘱，回答说："臣曾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粪便，可知

生死存天。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由此知道大王之病无忧。”夫差明其言，见其行，心里十分高兴。事后，吴王果然很快复元，遂决定释放勾践君臣回国。

越王勾践与范蠡等人在吴国拘役三年，约于勾践七年（公元前491年）回国。勾践问复兴越国之道，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其要义在于：尽人事、修政教、收地利。在这条方针指引下，越国渐渐富强起来，以后又开始了同吴国的争夺，越来越占居上风。

至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公孙雄袒身跪行至越国军前，乞求罢兵言和。勾践欲许和议，范蠡在一旁说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朝晚罢，全是为了一个吴国。难道忘记昔日的困辱了吗？谋划二十年，一旦捐弃前功，伐柯者就在眼前，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勾践露出不忍之色，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公孙雄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着，他击鼓传令，大张声势。公孙雄无可奈何，涕泣而出。不久，越军灭吴。勾践玩弄假仁假义的小法术，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洲）一隅之地，使其君临百家，为衣食之费。夫差难受此辱，惭恨交加。于是以布蒙面，伏剑自杀。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

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人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刭。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殊途，其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经久不败之地。

范蠡早年曾师事计然，研习理财之道。他到齐国之后，便

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改业务农。他想：越国用计然之策既能称霸强国，我用此术也必能齐家致富。于是，他举家同心协力，躬耕于海畔。不久，家产累计数十万。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长叹说："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为不祥。"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展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十九年间，三致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

◇ 抛却侥幸，退身得生

功臣最忌讳留恋权位，抱着侥幸的心理，企图求得在皇上手里取得一份权力，不彻底坚决地及时抽身，等到灾难降临时，一切就晚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杀了大量的功臣，但有一个汤和却存了下来，原因就是汤和在朱元璋拿他开刀之前，及时彻底地退了下来，保住了荣华富贵。

朱元璋很喜欢看书，一有空就要摸出一本书来读。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得出计谋策略。

这一天，朱元璋又起空拿起一本书来看，这书里讲的是西汉故事，正是他最喜爱看的。他一直不忘学习刘邦，模仿沛公，西汉的故事正合他的意。他翻开书本，一页一页地往下看，看了数页，忽然停下了，目不转睛地盯住书上的一段话沉思起来。那段话写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韩信发刘邦牢骚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但朱元璋却很欣赏。他说：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天下的飞鸟已经打尽了，还要那良弓干啥呢？山上的野兔已经死了，还要那好猎狗何用？敌国已被，还要那些谋臣勇将干什么？他猛地合上书，站了起来，口里不禁喃喃念道："这个韩信，还发牢骚

哩，沛公做的事别人看不出，我可明白呀！他做得是很对的。”

正在这时，忽然一个人在外跪报：“万岁我主，臣下恭贺龙体康健。”他一听，是汤和的声音，使连忙令上书，说道：“是汤爱卿么？快点进来。”汤和即刻走了进去，连忙磕头，口呼万岁。

汤和早在朱元璋之先就投奔了郭子兴，参加了红巾军。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正是汤和串连的结果。后来，汤和跟着朱元璋打滁州，取和州，攻集庆；和徐达一道攻打镇江，很快被升为统军元帅。以后又与张士诚多次交战，屡建奇功，身兼要职。朱元璋做了皇帝，他仍然带兵南征北讨。因他的功劳很大，封中山侯，岁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享受。以后，又拜征西将军、征虏将军等职，一直是兵权在握，成为朝中赫赫有名的宿将功臣。

却说汤和见了朱元璋，连忙磕头，口呼万岁。朱元璋见了，笑呵呵地说道：“行了行了，想当年你我同一乡里，都是共过患难的，就快坐下说话吧！”汤和感激不尽，又磕了头，嘴里连连称谢，方才坐下。“爱卿此来，是有什么话要说么？”朱元璋表面亲热，心里却很不高兴，心中暗想：像徐达等那样的老将都已死了，就你怎么还不死呢？汤和见朱元璋先问了话，连忙答道：“臣下有一件心思，想要禀报皇上，不知该说不该说？”“你有话就说。”朱元璋耐着性子道，“问什么该说不该说！你有啥心思，快说与我听听。”“那就恕臣下直言了。”汤和随即不紧不慢地说道，“臣下自从戎以来，跟随皇上多年，每受皇上恩德，永生难忘。如今，臣下犬马齿长，常觉体力不济，实在不能再负驱策之任了，特来求祈皇上恩允，许臣下告老还乡。”原来汤和是告老来了。

若问汤和这年到底有多大年纪呢？他原比朱元璋大三岁，其实也刚刚六十出头。他为啥要主动告老呢？原来他已看出了朱元璋的心思：不想要他们这些老臣了。特别是徐达的死，使

他看得最明白。徐达一向对朱元璋尊崇备至，忠心耿耿，从没有一处失过君臣之礼。

徐达死后，汤和就一直在想：以徐将军那样的忠诚与谨慎，尚且不免被杀，何况是我汤和呢？他知道自己与徐达相比，那是差得太多了。论功劳，不如徐达高，论与朱元璋的关系，也不如徐达亲。自己又因喝醉酒，发过一次牢骚，被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很不高兴，后来，又因作战失利，挨过朱元璋的惩戒。这一切，都使他越想心里越不安，最后只好决定：自己放漂亮些，功成身退，以免日后遭到不幸。

汤和讲完自己的想法，静等朱元璋的回话。因怕朱元璋由此多心他存心不忠，又连忙跪下，把头低着，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止。

“呵，就是这个心思啊！”朱元璋听了汤和的话，不由得呵呵一笑，心想：好得很，我早就想要你歇住了，正愁着不好开口呢。忙将汤和叫了起来，顺水推舟地说道：“你想的也是。你打了许多年的仗，如今天下太平，也该去享享福了。你原想在凤阳要一块地方，凭你往日的功劳，我明日就叫人拨给你，你就到那里颐养天年吧。”但又假心假意地说，“不过，你与我乃是同乡手足，又跟随我多年，立了许多功，我不能忘你，要是一下子走了，真叫我有些舍不得呢。”汤和明知他这是假意，也不好多说，只答谢道：“皇上的恩德，臣下也是忘不了的。好在凤阳离京城不远，往后，我常来看望皇上就是了。”“也好。”朱元璋就势进一步说，“你要是一定想回去，我也不强留。我再准些银两给你，去好好盖些房子，也不枉你跟我辛苦了这些年……”“谢主龙恩。”就这样，两下言定，算是一个主动告老，一个当场批准。最后，汤和再次磕头，称谢而去。

汤和走后，朱元璋又拿起先头看过的那本书，翻到原来的地方，盯住“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那段话，心中暗暗发笑。

不久，朱元璋便传令有司，在凤阳赐给汤和一大片土地，并准了许多银子，给他建了房台院落，后人称为“汤府”。

第二篇　厚心装学篇：装得越像，名望越高

我告诉读者一个秘诀，大凡行使厚黑学，外面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显露出来。王莽之失败，就是由于后来把它显露出来的缘故。如果终身不露，恐怕至今孔庙中，还有王莽一席之地。韩非子说："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这个法子，诸君不可不知。

——李宗吾厚心装学智语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厚心者，表里不一，表里之间的差距越大，唬的人越多。内心与脸面之间的距离越大，本事越大。为官者，不可不装，而且要会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什么人，使什么招。

有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炉火纯青、妙到峰巅，这种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的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愈做大事者不能不学虚伪之术。

所以，李宗吾说，"厚黑上面，要糊一层仁义道德"，这是

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假如遇着讲性学的朋友，你向他讲仁义道德，岂非自讨没趣？此时应当糊上“恋爱神圣”四字。若遇着讲马克思的朋友，就糊上“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八字，难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吗？总之，厚黑二字是万变不离其宗，至于表面上应该糊以什么，则在学者因时因地，神而明之。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七：装神弄鬼

——作为统治者的一种诡谋、愚民奸术，必须紧紧抓住天命这根救命稻草，千方百计进行舆论动员，开动一切国家机器，寻找种种奇花异草、寻常看不到的物件，证明现在真正是太平盛世、“王道乐土”、天堂之国，制造幸福、安详、团结的气氛，敷衍民怨，混淆视听，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帝王“用神术”的写真：“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散布流言，假借“天书”

谶纬很容易成为阴谋政治的手段，当然也可以为反正统的政治活动家所利用。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很少有政治领袖不利用谶纬的。

谶，是假托神意的政治预言；纬，则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谶纬，是谶语与纬书的合称。作为秦汉对代兴起的政治神学的标志，谶纬迷信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突出特征。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早年斩蛇起义的神话传说就是利用人们

的迷信思想为自己称霸服务的典范。刘邦本来是沛县的一个小亭长，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官职位不大，事情不少，乱七八糟的杂务都派在他头上，必须尽力实行。刘邦本人也很苦恼。

有一次上面又派下任务，押送一批民工赶赴骊山，为秦始皇修造宫殿。这时百姓本来就难熬日子，被苛捐杂税和残暴的刑律压得透不过气来，如今更是民怨载道。骊宫极尽奢华，征发民工无数，给天下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刘邦押送的这批民工就是其中一批。

谁愿意白白受如此苦难？没走到半路，民工纷纷逃跑。任务是绝对完不成了。刘邦思忖自己这差事吃力不讨好，这些被迫服役的百姓肯定人人有逃走的打算，自己身单力薄无法制止，这样下去，赶到骊山一个人都没有了，耽误了工程可是杀头大罪。与其勉为其难押着他们赶路，最后倒落个杀头的结局，还不如现在当机立断打发了他们，自己逃条小命这也不枉是一桩顺水人情。

这天晚上，刘邦召集全体民工，说请大家喝酒。大家很惊奇，不知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刘邦举举杯，说："诸位！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愿意去服苦役，这是人之常情，我看，不如大伙儿现在都逃走吧。你们走你们的，我自己也得逃，这个亭长的小官咱是不当了。"民工一听，这话太合脾气了，登时就欢声大作。紧接着，各人各作各的打算：一部分如鸟兽四散逃去；另一部分围住刘邦，表示：铁了心跟随他，当他的部下打天下去。

逃亡数天后的某夜，刘邦等人借着酒意及月光在山中的沼泽区里赶路。由于道路不熟，刘邦派一名较机警的劳役在前面探寻，以免人数太多，容易被发现。

不久，这名先行者，慌慌张张地赶回来报告：

"不好了，前面有一条巨蛇，盘据小路中，看情形，我们

很难过得去，还是回头找其他出路吧！”

刘邦微醉中，胆量更大，他大声表示：

“壮士出行，还怕什么东西！”

接着又猛喝了几口酒，便拔出佩剑，奋勇向前。大蛇遭到奇袭，立刻反抗。刘邦力大，又劈又砍，大蛇不敌，终被劈为数段。

这时刘邦酒意上升，迷迷糊糊中，独自穿越小径而去，走了几里路后，终因醉酒又疲劳过度而卧倒路旁，睡得不醒人事。

跟随在后头的人，见没有动静，便向前追寻。

说也奇怪，就在刘邦斩蛇的位置，有位老妪在黑暗中哭泣。大家感到奇怪，便趋前问道：

“老婆婆，你为什么在此哭泣呢？”

“我的儿子被人杀了，所以我在此为他痛哭！”

“你的孩子是怎么被人杀的呢？”

“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今天他化为蛇的原形，横在此路上，想不到却被赤帝之子给杀了，所以我才在这里痛哭呀！”

问话的人认为老太婆胡说八道，正想羞辱她，老太婆却突然不见了。

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乃立刻寻找刘邦，并且叫醒他，告诉他这件奇遇，刘邦听到了非常高兴，便认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了。

有人认为这是逃亡期间刘邦徒众故意创造出的神话，用以显示刘邦是天生的领袖。

这种斩白蛇起义的传说，应是刘邦成功以后，为突显他是真命天子所制造出来的神话。由于刘邦出身的确太低，为稳定汉王朝政权，负责的官员不得不大下苦心来为他“形象包装”一番。

刘宋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则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

邦平灭秦朝，故有此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的传奇。

这段意外的逃亡，在刘邦的生涯中，应属最落魄的时段，没什么可称述的，对天命所归的“刘皇帝”，也成了最空白的一段。为补足此缺陷，汉朝官员乃强化刘邦的“天生伟大”，才会创造出这个“官制神话”吧！

《史记》中还有一段传说记载：

> 秦始皇在位时，便有不少懂得看天象的方士跟他建言：“东南方有天子气。”始皇甚担心，便常到东方巡幸欲镇服之。
>
> 刘邦对此传说，深为自疑，便藏匿于芒县和砀县间的深山沼泽和岩石间，怕因为自己有“天子气”而被发现。
>
> 但妻子吕雉和地方父老有事到山区寻找刘邦时，却仍很快就找到他，刘邦感到非常奇怪，便问道：
>
> “你怎么每次一来便找到我呢？”
>
> 吕雉答道：“你所在的地方，上空常有云气，只要顺着云气找，便可以很快找到你了。”
>
> 沛县子弟，听到这种传言，更相信刘邦之贵相，也纷纷往山中投奔之，俨然成为一股力量。最终成为刘邦起事的资本。

在汉武帝之前，谶纬之学还基本处于“无书”的初级阶段。然而自此之后，形成谶纬盛炽一时的文化奇观。谶纬成为文化正统，甚至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也满身方士气息，被称作“神人大巫”。

光武帝刘秀的称帝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谶纬之术。

王莽新朝末年，谶纬极为盛行，一个颇为精通此道的方士蔡少公在社会上传言：“刘秀当为天子。”当时天下之人，名字

叫刘秀的不少，人们未以为奇。

这期间，王莽时代的宠臣、御用文人刘歆，听到这则传言，又看到当时社会秘密流传的“禁书”《河图赤伏符》也有如此记载，心中妄想不已，决心改名为“刘秀”，因为这本奇书中有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意思是，国家将有大乱，英雄豪杰风起云涌，其中必有一个叫刘秀的，在28年之后，重新恢复汉王朝，成为新的真龙天子。

刘歆这个无耻文人并没有实现帝运，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在于他发挥了古文经的作用，在王莽政权的支持下将古文经列入学官，与今文经相提并论，成为王莽篡汉、欺骗天下的御用学术，甚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刘歆“反逆”遭到告发，被王莽处死。

刘秀是南阳（湖北枣阳）望族，长得仪表堂堂，眉清目秀，很有威仪，而且为人谨慎宽厚，胸怀广阔，又爱交结朋友，很有人望。在长安（西安）太学求学期间，遇到刘歆的学生李通。

李通也是个好言星历谶纬的方术之士，他根据当时流传的一句地下黑谶“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极力煽动刘秀起兵反叛。两人暗地结为亲密伙伴。

天凤四年（公元17年），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在荜州发动饥民起义，因群集山林劫富济贫，故人称绿林军；次年，山东胶南人樊崇等发动起义，因农民军都涂抹眉毛为记号，人称赤眉军。一时间天下大乱。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在李通的一再鼓动下，将仓谷马上变卖，用来买武器，招兵买马，起事响应各地反对王莽的义军。李通则在社会上煞有介事地广泛传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政治流言，作为刀光剑影之外的精神支柱和宣传口导。

刘秀也穿起将军衣服，身着红袍，头戴武冠，带领着自己的家乡子弟兵“春陵兵”开始打天下。

刘秀在太学的同舍好友强华带来《河图赤伏符》，将谶纬遍示众将，众人一看，心知肚明，立刻争相上奏，希望刘秀响应天命，登基称帝。

刘秀见这是天神意志，众臣共同心愿，众望所归，当然在半推半就之中，设立神坛，祭告天地，即皇帝位。

刘秀安定天下后，对谶纬深信不疑，几乎定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纲领，当然对李通这个“布衣唱义，助成大业”的开国功臣也是“特见亲重”，拜为大司空。

李通受重用、敬重，世代罕见。李通一直患有重病，担任大司空（宰相）职后，已不能上朝视事，所以连年上书光武帝刘秀，乞请退休，但是刘秀却不准，仍然对他十分优宠、倚重。

直到两年之后，刘秀才收回李通的大司空印绶，拜李通子为召陵候。每次临幸南阳老家，必令使者祭拜李通父亲之墓。李通病死后，刘秀与皇后亲临吊唁、送葬，并谥为恭候。

这样历代少有的恩宠，说明了刘秀对李通这个政治吹鼓手利用谶纬开创帝王基业的肯定与感激。

谶纬的最初意义，在于证明政治权力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宣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在得到最高权力的肯定与崇信之后，这种政治迷信影响政治生活的程度更愈益强化。凡私作图谶及私改谶记者，都受到严厉惩处。汉明帝永平年间，楚王刘英“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以“招聚奸猾，造作图谶”，议为“大逆不道”之罪，终于自杀。淮阳王刘延也因“招奸猾，作图谶，相祭祝诅”犯“大逆”之罪。

魏晋开国，都曾附会符命。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等帝王即位，也都曾假托谶纬。然而他们似乎仅仅是利用谶纬迷

信，并非信而不疑，在巩固政权之后，往往立即严禁图谶，以防他人重演，成为现政权的威胁。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三年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按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 精确预测，巧借天意

公元1367年，朱元璋历经了十五个年头的戎马生涯，队伍由小到大，地盘由狭变广，到了这一年九月，他已占领了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汉水下游和长江下游等大片疆土。到了十月间，他又乘胜作战，南征北伐同时并举。没到两个月，北伐大军已经平定了山东，南征大军先后打下了福州、建宁。此时，朱元璋的部队，真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了。在这种形势下，朱元璋决定登基做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该怎么做呢？朱元璋心计乖巧，很懂得点诀窍。他想：要想把皇帝做得稳，光凭着眼前的权势地位还不行，还要借助于民心、天意这两条。就是说，要表明这个皇帝并不是他自己要做的，而是百姓之心、上天之意，非他做不可，于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登基表演开始了。

这一天，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双手捧着劝进表，领着吴王府的文武百官，缓缓来到朱元璋办公的地方，一齐跪在朱元璋面前，劝请朱元璋登基称帝。朱元璋正在阅览公文，抬头看看下面随着的文武大臣，心头不觉充满了喜悦。但他表面却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忙放下朱笔，说道：“众位这是做啥？快起身！”“大王容禀。”李善长连忙说道：“大王从戎起兵，南征北战，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如今陈汉既灭，东吴已平，元朝军队也正在土崩瓦解，大王统一天下的大业已成定局。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王业既然已定，建国即为当然，再用

吴王之号，已不合时宜。一国之王应称皇帝，就请大王顺应天意，择日登基，立号即位吧！”说罢，双手把那劝进表高高举过了头顶送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坐在椅子里听李善长说完，立即站了起来，但并没有去接那份劝进表，却笑着说道：“众位不必这样，快起来。统一大业，建号称帝倒也要得。可是众位兄弟跟我同生死，共患难，驰骋疆场，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皇帝到底由谁来做，还要商量商量嘛。”说着便去拉李善长等人起来。他这样推辞，当然是故作表演。众大臣中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但无论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当为真，便依然跪着说道：“这事不需再商量了，大王乃是众兵之首，众将之帅，天下之王，功高德厚，如今这皇上龙位，他人何能窃据？就请大王快答应了吧！”李善长举着劝进表，更是坚决地说道：“大王若不接下表，今天我们便都跪在这儿不走了。”这时，只听朱元璋哈哈地大笑起来，说：“那我怎忍心让众位就这么跪着呢？好吧，既蒙众位推举，人心所依，我就依从了吧。”说着，接过那份劝进表。众大臣见朱元璋终于应允了，才都站起身来，含笑而去。

大约十天以后，经过一番准备，朱元璋从头到脚打扮得焕然一新，开始告天。这一天，一座新建的宫殿内香烟缭绕，红烛照人，正面设着天地神的牌位，文武百官垂手站在两旁。朱元璋走进殿内，撩起衣襟，跪在地毯上，向天地神拜了三拜，然后，颂读起祭告文来。只听他朗朗地念道：“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年有余，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祉。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祉，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民主，告祭之日，

帝祉来监，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朱元璋这段条告文的中心意思是说，前朝的建立和颠覆是天命，现在自己要做皇帝也是承受天命的。所以特地祈告天神，明年正月初四举行登基仪式，如天命准他当皇帝，那天就赐个好天气，如不准，就叫天气变坏，好使他知道上天的意思。

朱元璋祭告完了，大臣们都很吃惊，心想：怎么把话说得这样死呢？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到明年正月初四那天，天气不好怎么办？难道他这个皇帝就不做了么？他不做，又有谁能做呢？有的人就暗暗埋怨，说祭告文不该提出这个条件。这时，只有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心里是踏实的。原来这也是事先经过谋划了的。朱元璋不是要借助天意么？可是这个天意怎么能表示出来呢？他和刘伯温商量的结果，就是利用天气。刘伯温根据自己预测天气的知识和经验，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地算了一算，断定明年正月初四这一天是个好天气。这样，在祭告文里如先说了，到时候一应验，不就表明是天意了么！对这个预测，他两人又怎么这样坚信不疑呢？一来刘伯温预测天气很有经验，朱元璋也很信任他，曾经夸奖他说：“伯温的天文，别人看不看，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倒强似那些专门家的。”二来当时已是腊尽，离正月初四不过几天，天气的变化已比较容易见着了。所以两人便都放大了胆子，在祭告文里只管将那些赌注般的话说了。别的大臣们哪里想到这些呢！因此便不免“杞人忧天。”

朱元璋祭告天地之后，眼见已经到了大年（春节）。俗话说：“年日易过”，一晃儿又过了年初三，便是正月初四了。这一天，果然如刘伯温所预测：天朗气清，万里无云。这一下，真是应了天意了。

◇ 编造神异血统、异象帝身

早在奴隶制时代，统治者就利用人们对于“神”的崇拜与畏惧，将君权同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商周时代的君主称为“天子”，君主自称“余一人”。这种称呼表明：君主是上天之子，具有人神结合的性质，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人上人”。神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君权就是由神授予的。君主作为神的子孙、神的代表、神在人间的化身，与神同享尊荣，共执权柄。君主的统治，也就是神的统治。

整个封建时代，“君权神授”论继续得到统治者的广泛宣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号为天子者”之类的论调，仍然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舆论中大肆鼓吹。封建时代的君主，同样处在半人半神的地位。这种地位，由于各种更加精细和具体的神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在中国古代的史藏中，几乎每一个君主都有一段关于自己血统来源的神异记载。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交龙于上，已而有娠”。前赵君主刘聪之母“梦日入怀”乃生刘聪。北齐后主高伟之母“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萧衍，“母尝梦抱日，已而有娠”。

既然君主不是“凡胎”，其出生之际免不了会有各种神奇的异兆。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则是“赤光绕室”。后周太祖郭威呱呱坠地之际，更有一番热闹：“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元朝末年，又有一个“神异”的婴儿出生。当他从母体中挣扎而出时，带来“红光满室”，其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规奔救，至则无有”。这个婴儿便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从上文所例举的各种神话中，我们能够看出些什么呢？无非有两点共同之处。首先，各种异兆集中发生在历代开国君主

身上。这种状况，绝不是偶然的。在君位世袭的制度下，对于那些依靠血缘关系承继大宝的君主来说，编造异兆的需要并不强烈，因为他们继承君位的同时，已经从乃祖乃父那里继承了已得到社会认可的现成的“龙精龙血”。对于开国君主来说，情况大有不同。他们不仅需要开创一个新的王朝，而且需要创造出一个能够被社会认可的帝系血统。他们没有现成的君主父祖可资利用，只好否认身为凡夫俗子的亲生父亲，宣扬自己是母亲与神交合的结果，从而产生出了一个新的高贵的来源于神的君主血统。

其次，新君主对于血统来源对象的选择标准，是十分固定和明确的。中国远古关于人与非人交配而妊娠产子的神话传说相当普遍，例如姜嫄“践巨人迹”，生周人祖先弃，舜母见彩虹而生舜，女嬉得意苡而生高密等等。这些传说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婚姻状况的遗迹。当古人的男性祖先世系无法追溯时，玄鸟、彩虹、“巨人迹”等图腾崇拜的对象，也就成了他们男性祖先的象征。后世关于君主人种神异化的传说，与上述情况根本不同。新君主在编造自己血统的来源时，并不是随意选择诸如玄鸟、彩虹、“巨人迹”之类的图腾，而是集中选自神和君权的特定象征物——“龙”和“日”。这当然是抬高新君主血统地位的必然需要。

人种的神异化，使君主处在某种介于人神之间的特殊位置。然而，无论血统来源有着什么样的“神异”，都无法改变君主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这样一个事实。于是，又耍出了新的花招，采用各种手段，为君主人身笼罩了种种神秘的色彩。

君主即便是人，其人身体貌也有异于常人之处。唐高祖李渊“体有三乳”；明太祖朱元璋“奇骨贯顶”；前赵刘聪“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甚光洋”；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发委地，手过膝”；更可笑的是隋文帝杨坚，据说曾“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这些经过大肆宣扬的生理上的奇异之处，并不说明君

主都是些“畸形人”，或者是出现了“人类返祖”现象，而只是为了论证君主早已具有上天赋予的“非人臣之相”，使其人身显得奇特神秘。

神秘感往往来源于无知，无知又须借助于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维持君主在臣民心目中的神秘形象，君主与臣民之间隔离着深不可越的鸿沟——深宫如海，成为君主隔绝臣民的屏障。严格的宫禁制度，使寻常百姓无法一睹“天颜”。这种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状况，不仅是为了保护君主的人身安全，更重要的则是为了掩饰君主凡身肉胎的真实面貌，人为地制造和增添神秘的气氛。古人有云：“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一句话便暴露了君主深居简出的真正目的。

此外，在维护君主尊严与神秘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有着许多繁琐细密的规定，称之为“礼”。例如君主的命令称为“制”和“诏”，君主的住所称为“宫”，君主的坟墓称为“陵”，君主的印章称为“玺”，君主自称“朕”，君主死亡称为“薨”，文字中不能提及君主的名字，君主有专用的称呼、专用的器物、专用的服饰，专用的颜色……这一切规定，严格划清了君主与普通臣民之间的界限，君主的一切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君主人身的神秘色彩越是浓厚，也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尊崇。

神化君主，还需要极力美化君主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君主对人民的精神感召力量。“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统治者总是力图使人民相信：君主的人格是完美的，君主即代表着伟大、睿智、圣明、仁德、英武。

事实上，古代君主不仅不可能具备上述美德，而且也不需要在实际上去追求这些美德。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一番虚伪的表演，只要在臣民心目中造成君主人格神圣完美的假象，就算达到了目的。对于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全部

的美德，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要显得慈悲为怀、恪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尽管君主在政治实践中“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但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露出一言半语不是上述美德的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恪守信义、讲究人道的人。

西汉末年，每逢遇到水旱自然灾害，都为野心家王莽提供了表现“美德”的机会。“每有水旱，（王）莽辄素食”，皇太后大为感动，特下诏褒扬慰劝：“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王莽是否真的为“忧民”而不食荤腥，时人不得而知，但这番沽名钓誉的表演，却是收到了效果，大大增加了王莽的政治资本。南齐君主萧鸾凶狠残忍，为独揽大权，先后将先皇子孙们一个个斩尽杀绝。每一场屠杀之前，萧鸾总要当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借以表明自己的“仁慈怜悯”之心。

为了维护君主在臣民心目中圣明伟大的光辉形象，任何缺点与过错都不可能与君主有缘。每逢天灾人祸降临以后，为缓和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中国古代的君主们有时也会颁布“罪已之诏”，做一番轻描淡写的自我检讨。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罪已以收人心”。不过，真正实质性的罪责，绝不能由君主来承担，往往是由臣属来替代君主承受的。于是，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便出现了“替罪羊”的角色。“吾皇永远圣明，罪责全在臣躬”，这就是古代政治的必然逻辑。

关于君权的神话，使一般臣民养成了对专制君主诚惶诚恐、敬畏卑顺的习惯心理。既然是神，自不必去考虑君主是否尚有不可信之处，更不敢有半点的怀疑与不恭。于是，在神异、神秘、神圣的君主面前，人民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君主便可以安然无忧地稳坐在宝座上继续作威作福了。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八：千金买义

——得人才者得天下。笼人心、纳人才，是帝王第一要务。古往今来，围绕着笼络人才，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出装模作样的活剧，演技高明的，甚至让你看不出那是表演。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的“纳贤”之举，例如周公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曹操闻贤士谋臣来奔，“跣出迎之”，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等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出自求贤若渴的诚意，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故作礼贤下士的姿态，其实是很难说得清的。

◇ 千金买骨、筑台拜将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古代“士”阶层的传统心态。统治者的施惠姿态，很容易激发“士”的知遇感，使他们肝脑涂地而心甘情愿。

战国末年，燕国太子丹企图行刺秦王嬴政。为了笼络刺客荆轲，太子丹“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荆轲以瓦块投水击龟玩耍，太子丹便“捧金丸进之”；荆轲随口说“千里马肝美”，太子丹“即杀马进肝”；荆轲称赞鼓琴美女的手好，太子丹便将美女之手“断以玉盘盛之”赐给荆轲。荆轲为“太子遇轲甚厚”所感，终于以死相报，走上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道路。类似太子丹的养士施惠姿态，势必会造就一批荆轲之类的所谓“死士”。

战国时期，燕国出了个昏聩的国王名叫哙，把国政交给了大臣子之，这子之也不是正经人，他把燕国搞得一塌糊涂，发生了内乱。齐国乘机大举进攻，攻陷了燕都，燕王哙被杀死。燕昭王在国难之际登上了王位，痛心于父王的昏庸乱国，立志

要重振国势，报仇雪耻。他的第一步棋是要招揽人才，他把郭隗叫来请他推荐天下贤士，郭隗对他说："您若是想招致天下贤士，应该首先重用国内的贤士，重用他们，给他们以礼遇优待。天下人民都知道您好贤，真正的贤人自然会不远千里投奔燕国。"燕昭王答道："你说的道理我明白，请你说一说怎样做起吧。"郭隗说："有这样一则故事，古时有位国王特别喜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去寻找千里马，只要找到，就以千金重价买下。但是，三年过去了，他连一匹千里马没有买到，这时有个人自告奋勇带了千金外出买马，三个月之后，他花五百金买来一具马骨，向国王交差。国王很生气，冲着买马人发了脾气。买马人却不慌不忙地说了一番道理：'我花五百金买来马骨，为的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您真心爱马。连死马都肯付出重金，何况活马呢！以后不用派人到处去找寻千里马，不久会有人主动地把千里马送上来。'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国王得到了几匹真正的千里马。现在大王您若真心求贤，不妨也采取千金买马骨的办法。可以先从我郭隗开始，把我当成个贤人来对待。天下的真正贤人见到我这样不入流的人物还受厚遇，他们还肯不来投奔您吗？"

燕昭王很赞成郭隗的主张，他就尊郭隗为师，给他修建了豪华住宅，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又在易山旁边建了一座高台，里面堆满了黄金，以作招待客人的礼物和费用，这台就叫"黄金台"。这样一来，燕昭王求贤若渴的美名传遍各国，各国贤士也纷纷来投。赵国来了剧辛，洛阳来了苏代，齐国来了邹衍，卫国来了屈庸。都是很杰出的人物。过了二十多年，燕国变得十分强盛，人民富裕，兵精粮足。于是燕昭王派乐毅为将军，出兵攻齐，连战连胜。攻破齐国都城临淄之后，齐王狼狈逃窜，隐身于民间。燕兵把齐国的宝物重器都搬运到燕国，烧掉了齐王的宫殿、宗庙。最后，燕兵攻占了大部分齐国土地，齐人只守住即墨、莒两座小城。

刘邦更是一个善于团结将领吸纳人才的君主。在汉朝开国不久，刘邦和韩信等群臣曾经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那能否统率十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问道："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带得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那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臣。"

韩信虽然出身寒微，久不得志，但时刻注意天下大势，胸有韬略。韩信先投奔项羽，断定刚愎自用的项羽不能终成大事，便毅然离项投刘，但刘邦并未把他当作"奇才"，而只安排他做接待宾客的职司，不久因同事犯律受到连累，被定为死罪，当斩到他头上时，他高喊："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为何要斩壮士!"监斩官夏侯婴"奇其言，壮其貌"，韩信方免为刀下之鬼，并经夏侯婴推荐，升为治粟都尉。后偶与萧何结识，共论天下形势，深为萧何赞佩。萧何许诺向刘邦推荐，韩信久不见动静，就私下逃走了。

当时军士逃走很多，均是想东返家乡。萧何也两日不见，刘邦十分惊讶，怀疑连萧何也逃走了。等见了萧何，才知是为了追赶韩信。刘邦诧异道："军中将领走掉了几十个，为什么单追韩信呢?"萧何回答说："那些将军想得到并不难，至于韩信，则是国士无双。大王如只欲做汉中之王，大可不用此人；若是想夺天下，恐怕此外再也找不到与您共论大事的人了!"

刘邦听从了萧何的推荐，又是根据萧何的建议，刘邦改变了"拜大将如呼小儿"的轻率做法，"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姿态性表演，筑拜将台，拜韩信为大将，终于笼络收服了韩信，也使得"一军皆惊"。

韩信果然不出萧何所料，屡建奇功。他还定三秦，奇袭破

魏，巧计灭赵，迫服燕国，平定齐地，直至垓下灭楚。只因有了韩信这个前敌大将，刘邦才得以打败了项羽。

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义不久，率军来到河北，这时他的势力很弱，而河北正处于群雄并立、相互争夺的态势。其中占据邯郸的王郎兵力强盛，声势大大超过刘秀。他以十万中候的价格来悬赏捉拿刘秀，在与刘军的正面锋中，多次打败刘军。但刘秀有勇有谋，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反败为胜，消灭了王郎。

攻占邯郸后，汉兵从王郎府邸中搜出大批档案，其中包括大量信件，有几千封，其中有刘秀的部下当初暗地里与王郎来往的物证。士兵带着这些信件送到刘秀处，请他定夺。刘秀一眼也不看，下令当场焚毁，说："不要让这些信使我们内部发生隔阂。我宽恕他们，谁的心都是肉做的，怀过二心的人就会一心一意地跟随我了。"

这同样的事情在东汉末又重演一次。这次主角是曹操。曹操与袁绍在河北交战，一次战役后，曹兵缴获袁绍大批文件，其中发现不少是曹操部下与袁绍暗中来往的信件。这下把柄在握，有人请求曹操说："我们应该乘此追出内奸，否则事情会很不利。"

曹操却下令把这些重要的信件全部烧掉。他对众人说："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当时袁绍兵多将广，声势浩大，看起来很是一支劲旅。而我军势力微弱，地盘不稳，的确不能给人必胜的信心。这种敌强我弱、胜负未分的时候，连我本人都搞不清自己能否得以保全性命，何况各位将领呢？这是难免的。人有求生的本能，有些胆小的人给自己寻条后路，暗中跟袁绍通声气，算不得什么大事，不必追究了。"信件终于全数被烧掉，很多人对曹操敬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像这样，能够抛却一时的恩仇而宽以待人，表现了政治家的恢宏气度以及统驭部下的才略，也从而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 蜘蛛结网

一木难成林，孤掌难自鸣。成就大事业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个英雄可独自担当。聪明的人应该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无论他的才能有多大，总要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尽善尽美的发挥出来，才能比较容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个人的成功是靠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他自身的素质，要确定宏大的目标，锻炼多样的才能，培养深厚的修养，以此打下内在必要的基础。而机遇、环境等是外部的客观条件。从主观出发，自觉主动地广泛团结群众，尤其结交一些对自身发展很有作用的人，引得他们的好感并取得支持，这是成功者们的公开的秘诀。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在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一时间四处豪杰并起，纷纷割据，其中就包括大军阀董卓。董卓是陇西临洮人，他为人粗中有细，勇猛强悍但又善于用计谋，能用各种方法收买人心。他年轻时候闯荡天下，在羌中地方不遗余力地结交当地的羌族人首领，送的礼物都很贵重，态度也很恭谨，赢得当地人的欢心。后来董卓以退为进，在乡下积聚势力，号称归耕田亩，但是他的名声早已在外了。有一次一个羌族小头目特地从远道赶来拜访他，董卓显出蓬荜生辉的高兴样子，十分热情地招呼他入堂就座，嘘寒问暖，让羌族人大受感动，董卓越告诉他说，隐居乡下没什么好吃的，只好让手下人宰头耕牛招待吃饭了，董卓和小头目对面就座，叫人献上歌舞来饮酒取乐，小头目被董卓的真诚待人感动得逢人便夸赞他，而且回去后四方搜罗了猪、羊、牛等一千多头特畜送给董卓作礼物。这件事被纷纷扬扬地传开了，董卓一时名闻四野，羌人中没有一个不信服他的。后来董卓逐渐成为一方军阀，他的部队与其他人的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有不少羌族人，羌汉士兵相处十分融洽，战斗力大大增

强。

且说董卓在乡里打下基础后，就出去投奔大军阀张角，在他手下当了名小军官。他本人很有智谋，又能吃苦，很得部下的敬重，一旦打起仗来，董卓决不退缩不前，每每第一个冲上阵去英勇杀敌，他带的士兵深受感动，于是董卓部屡立战功，前后受到了大量的赏赐。

董卓是个心怀天下的人物，到张角部队来只是为了经受锻炼，磨炼才干和意志，哪里会把这点财物放在眼里。上司颁下奖赏，他就召集部下，这个一堆、那个一把地全部分掉，自己一点也不留。

士兵感激地说："您立了战功，赏赐是应得的，自己留一份吧！"

董卓大度地挥手道："我不要紧，家里还过得去。你们家境不宽裕，拿着贴补贴补吧！"

这么一说，部下们没有不对他心悦诚服的，打起仗来也就十分乐意与他出生入死。

三国时吴国大将鲁肃，在吴国后期军事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个有名的历史人物。

鲁肃生性慷慨豪爽，对金钱看得很轻，他年轻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家财富厚，粮帛众多。但是鲁肃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要么奢侈享乐，花钱如流水，要么贪得无厌，将财宝看得比命还重要。

这时天下大乱，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受的压迫又重，简直活不下去。鲁肃看在眼里，十分不忍，就广施财物，让贫困百姓有条活路。他这一善举赢得了群众的赞赏，人们都说出了一个鲁善人。

地方上一些有名的人物，如文人墨客或者勇武善斗的人，也时常受到鲁肃的接济，鲁肃认为这些人迟早一日会出人头地，目前处于窘境只是暂时的，他此时雪中送炭，对于日后共

图大事必有好处。

周瑜是另一个有名的三国人物。他指挥了赤壁一战，“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成为著名的风流儒将。

当初周瑜并不得意。他曾在军阀袁术部下为官，被袁术任命当过一回小小的居巢长，一个小县的县令罢了。

这时候地方上发生了饥荒，年成既坏，兵乱间又损失不少，粮食问题日渐严峻起来。居巢的百姓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草根，活活饿死了不少人，军队也饿得失去战斗力。周瑜作为父母官，看到这悲惨情形急得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有人献计，报告说附近有个乐善好施的财主鲁肃，他家素来富裕，想必囤积了不少粮食，不如去向他借。

周瑜带上人马登门拜访鲁肃，刚刚寒暄完，周瑜就直接说：“不瞒老兄，小弟此次造访，是想借点粮食。”

鲁肃一看周瑜丰神俊朗，显而易见是个才子，日后必成大器，他根本不在乎周瑜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居巢长，鲁肃哈哈大笑说：“此乃区区小事，我答应就是。”

鲁肃亲自带周瑜去查看粮仓，这时鲁家存有两仓粮食，各三千斛，鲁肃痛快地说：“也别提什么借不借的，我把其中一仓送给你好了。”周瑜及其手下一听他如此慷慨大方，都愣住了，要知道，在饥馑之年，粮食就是财富，就是生命啊！周瑜被鲁肃的言行深深感动了，两人当下就交上了朋友。

后来周瑜发达了，当上了将军，他牢记鲁肃的恩德，将他引荐给孙权，鲁肃终于得到了干事业的机会。

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各路豪杰并起，纷纷谋夺天下。王世充是隋朝的地方官吏。他在此动荡时代，没有马上跳出来树起义旗，而是暗暗地做一些基础工作，为以后成大事作图谋。

江淮间的人素来彪悍轻狂，动不动就滋生事端，打架斗殴乃至杀人是常有的事，再加上社会秩序不稳定，土匪小偷多如

牛毛。一时间，官府里捉拿的犯人监狱都快关不下了。三天两头地闹事。王世充心想，这些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好汉，太平时节固然留不得，如今兵荒马乱之时正好派上用场，将来举事时不都是以一敌十的好士兵吗？主意打定，他就利用手中的职权，对这些好汉们逐一“审问”，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他们一一放出监狱，这批歹徒本以为自己犯的事决讨不了好去，不杀头就算不错，没承想碰上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居然轻易就放回了自己，于是个个感激涕零，当场指天誓地说，以后王大人如有召唤，他们乐意脑袋掖在裤带上跟着他去干一场。王世充见计策已经实现，心理暗暗高兴。

后来起义军声势日益壮大，隋朝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不想把自己绑在这艘将沉的船上等死，纷纷造反。大将杨玄感就是其中一位。由于扬玄感威望高，他的造反影响很大，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在江南地方起兵响应他。这两人号称将军，拥有人马十余万，煞是声势浩大。隋炀帝很畏惧他们的势力，派遣大将吐万绪、鱼俱罗率大军征伐叛军，但再三攻打都没有取胜。

王世充认为他的机会到了。他的如意算盘是，先打着王军的旗号，正当合法地召募人马，又能得到中央的财力物力支持，比率先打出义旗占优势得多。他想，现在召集一支队伍去攻打朱、管，凭着才干和实力，一定能够取胜，这样在隋军中他就能崭露头角，成为一支劲旅。到最后他大权在握，决定去留在他一句话了，那不是进退自如了吗！

于是王世充当机立断召募兵马，江淮间子弟以前受过他的恩惠的，闻风而动，纷纷赶来效力，很快就聚集了一万多强悍的士兵。他率这支队伍去征讨朱、管，连连得胜。每次打了胜仗，王世充都大肆褒扬部下将士，许多人都立功受奖。每次缴获的财物，都按人头分发下去，王世充本人丝毫不取。他的部下为他的无私、公正钦佩得五体投地，纷纷说：“不替这样的

人卖命，替谁卖命？”

王世充的部队像滚雪球一般壮大了起来，隋军中，就数这支队伍功勋最为显著，不久便成为最强劲的军队。

董卓并非名门望族，他不能依靠祖先的荫德走上一帆风顺的道路，凭什么来支撑起他的显赫声名呢？他只有靠仁德和义气来号召群众，注意细枝末节处，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人的拥护支持，才使得他后来成为威震四方的大军阀。

鲁肃的情况又不同。他是多金的的富家公子，是地方上的望族，有足够的资本支持自己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但是有这先决条件还不行，他如果不广结人缘，又怎能让周瑜知道他；如果周瑜不了解他，不推荐他，那他又怎能在孙权的吴政权里充任大将，发挥他重大的作用呢？

在王世充那里，广结人缘就更为重要了。一个小小官吏，势单力薄，要按部就班往上爬，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要振臂一呼宣布起义，有多少人会跟着走呢。对于他来说，广泛结交、多行恩德是最明智之举。只有这样才会扩大他的影响，使人甘心情愿替他做事，他才能在政治上一展鸿图。

总之，无论一个人是何等的英雄了得，没有群众的支持将会孤掌难鸣，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构造一个广泛的关系网，使人人愿意帮助自己、跟从自己，才会在这样合理完美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达到呼风唤雨的境地。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九：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是一种表面友善而暗藏杀机的谋略。无论是情场还是战场上，军事还是政治上，运用此计者不乏其人。

◇ 郑袖温柔声里藏情敌

战国时期，楚怀王有一个宠妃，她叫郑袖，才貌双绝，工于心计。魏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赠给楚怀王一个大美人，人称魏美人，娇嫩柔美，眉目传情，真乃绝顶佳丽，把个好色的楚怀王搞得神魂颠倒，白日寻欢，夜晚作乐。

智深谋远的郑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她稍加思索，“笑里藏刀”一计即上心头。于是乎，她便拿出女人温和、柔顺的性情，既不同魏美人争风吃醋，也不显示一点不满的情绪，而是像个知情达理的大姐姐，非常和善地对待魏美人，事事顺着魏美人的性儿，且在楚怀王面前赞美魏美人美丽。

魏美人初到楚国时还有些害怕郑袖，但是看到她一贯待自己很好，便没了戒备之心。一日，魏美人亲昵地告诉郑袖：“姐姐，在异国他乡遇到您这样的好人，真是幸运哪！”“快别这么说！”郑袖安慰魏美人道，“咱们是同侍一夫，本是骨肉相连一家人，姐姐不疼爱妹妹，谁来疼爱呢？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我们姐妹和睦相处，才是夫君的幸事，而且，妹妹能给夫君快乐，我也快乐，才好幸运哪！”

魏美人闻此言，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姐姐，以后请多多指教小妹怎样使夫君快乐！”

“好说好说，今后我们姐妹和睦相处，互通一气，就不会出什么差儿。”郑袖和颜悦色地回答魏美人的话。

楚怀王见这对如花似玉的宠妃和睦相处，无限欢欣，慨叹道：“世人都说：女人天生是醋做的，看来也不尽然。我的郑袖就不吃醋，她是真心爱我，她知道我喜欢魏美人，就主动替我照顾她，关心她，使她不思念故国，实在是贤内助啊！”

郑袖见自己的“笑里藏刀”计已起作用，暗自高兴。一天魏美人来看郑袖，郑袖似无意地告诉魏美人：“大王在我这儿说你非常称他的心，只是嫌你的鼻子略尖了点儿！”“那可怎么

办呢？姐姐！”魏美人摸摸鼻子，求秘方似的。

“这也没什么，”郑袖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再见到大王时，轻轻地把鼻子捂一下不就行了吗？”魏美人连称郑袖高明。

此后，魏美人每次见到楚怀王就把鼻子捂起来。楚王暗自惊奇，魏美人逢问必笑而不语。楚王便问郑袖，郑袖有意把话说个半截儿，含嗔带笑，欲言又止。楚王一直追问，郑袖便装着不情愿的样子，说道：“她说她受不了你身上的那种恶心的狐臭味！”

“什么！寡人乃一国之尊，她竟敢嫌齐寡人？真乃无理！”草菅人命、喜怒无常的楚王大怒，一掌击在龙案上，喊道：“来人！快去把那贱货鼻子割下来！”魏美人的鼻子被割掉了，既丑陋，又吓人，永远被打入冷宫。郑袖“笑里藏刀”除去了她的情场对手，恢复了她在皇宫独自受宠的地位。

◇ 孙休阳宠暗谋杀孙琳

宠之以结其欢，以娱其心，实麻痹其意志，松懈其警惕，再加之以缜密策划，待时机成熟，杀之易如反掌。

吴主孙权死后，东吴内乱不已，国事日坏一日。到吴主孙亮末年，朝廷实权落入大将军孙琳手中。孙亮和亲信企图铲除孙琳，结果事泄反受孙琳之害，孙琳和其弟孙恩发动兵变，废掉吴主孙亮，改立孙权第六个儿子孙休为吴王，史称吴主孙休。

孙休即位后，孙琳假惺惺地要求辞官回故乡，以让位给贤能的人。孙休自然不敢答应，而是褒赏他的“功劳”，加封为丞相、荆州牧。孙琳“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但新吴王孙休对孙琳心中有数，虽然表面上优宠备至，实际上时时提防着他。

一次孙琳贡献牛肉美酒给孙休，孙休怕食物中有毒，婉言

谢绝，孙琳便将这些食物转送给左将军张布。张布自然留他宴饮，酒酣之际，孙琳口出怨言道："当初废少主孙亮时，有不少人劝我自己做吴王。我觉得当今圣上贤明，明拥立他。若不是我一力主张，他能当上吴王吗？可现在我奉献礼物他却拒绝，把我看成一般臣子，我要再想办法了。"言外之意，他要废掉孙休另立新主或自立为王了。

张布是孙权时的老臣，自然忠于吴主。故将孙琳所言密报给吴王孙休。孙休虽然加倍提防孙琳，但表面上不动声色，更加不断赏赐孙琳。为了表示对孙琳信任不疑，有谁说孙琳坏话，孙休便下令捉起来交付孙琳发落，孙琳便将这些人杀死。

虽然如此，孙琳也渐渐觉得留在都城有一定危险，便请求到武昌去驻屯。孙休也照允。孙琳要将自己主管的中军里的精兵万余人带往武昌，并要从国家武库中领取兵器，孙休统统照付。孙琳的其他要求，孙休也没有一件不同意的。

还没有等孙琳动身去武昌，孙休便对孙琳下手了。

参与此事的有辅义将军张布，左将军丁奉，还有将军魏邈，武卫士（即宫廷的武装卫士）施朔等人。

魏通听说孙琳要出居武昌，便来密谏孙休，说孙琳出居外地，肯定会举兵造反。施朔也来报告说孙琳准备谋反。孙休决定立即除掉孙琳，秘密召问张布，张布献计说："左将军丁奉，虽然不善文字，但对大事有主见，此事应召他来密商。"

于是孙休又密召老将丁奉入宫，丁奉也是孙权时的旧臣宿将。他对孙休献计道："孙琳兄弟和党羽甚多，恐怕不能一下子都制服。现在眼看就要到腊日了，可以借腊会之机用保卫宫殿的卫兵除掉他。"丁奉这里所说的腊日，即夏历年终招岁之日，这一天朝廷也要举行宴会，称作腊会。

这一年的腊会在十二月戊辰（公元 259 年 1 月 18 日）举行，朝臣都照例要入宫参加宴会。头一天，京城中就传说明天的腊会要有政治变故，晚间又天气骤变，孙琳预感这个腊会可

能出事，便假称有病不到场。孙休假作尊重诚恳，先后派十多位使者来恭请他到会。孙琳不好再推辞，准备入宫。这时不少亲属和亲信都劝他不要去。孙琳说："皇上屡次相召，不能再推辞了。你们可事先召集部队严阵以待，并在我入宫后即在府内放火，这样我就可借口马上回来。"

孙琳到宴会上不一会儿，他家中就"起火"了，他要回府，孙休说："外面有那么多兵士去救火，还用丞相您劳动大驾吗?"孙琳感到势头不对，起身离席准备逃走，丁奉、张布示意在场武士动手，武士上前将孙琳捉住捆了起来。

孙琳自知死到临头，叩头请求不要杀他，他自愿到交州（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做流放之人；孙休这时才露出痛恨孙琳的真面目，颇有幽默感地反问："你当初怎么不流放滕胤、吕据呢?"孙琳又请求愿做官奴，孙休又反问道："你当初怎么不让滕胤、吕据做官奴?"孙琳无话可答，当场被武士杀死。

孙休这里所说的滕胤、吕据，都曾是东吴显官，吕据是曾辅佐孙策起兵的吕范之子。因反对孙琳专权，于两年前身死。滕胤被孙琳派去的部队杀死，夷灭三族。

杀死孙琳以后，孙休用孙琳的头颅号令孙琳统率的亲信部队，宣布与孙琳同谋者一概赦免不问，当场放下兵器的有五千多人。孙琳的兄弟孙据、孙恩、孙干都被杀死，只有孙闿乘船要逃往魏国，也被追兵赶上杀死。同时孙休下令灭孙琳三族，并将孙琳父亲孙峻的墓掘开，取出陪葬的印绶，削薄了孙峻的棺木以示惩罚。孙峻原为孙策弟弟孙静的曾孙，孙权死时受遗诏辅政，专权擅政，胡作非为，中年早死。

至此，孙休终于将飞扬跋扈的孙琳连根锄掉，他的阳宠暗谋之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 朱元璋明救暗杀小明王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

士诚较为强大。他们都想吃掉对方，称王称霸，因而互相攻打。

1366年5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对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这天，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派兵解围问题，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我正在和陈友谅血战，自己还顾不了，若分兵北去，陈友谅乘虚进攻，那我们岂不是进退无路了？"有的说："救出小明王对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平添一个顶头上司管制我们吗？"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阴险地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他毅然派兵去救安丰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其实，狡猾奸诈的朱元璋自有他的鬼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他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他的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朱感激零涕。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此后，他要利用小明王的旗号，达到更大的目的。

安丰战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先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厚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小明王本来对朱元璋已是感激不尽了，对滁州这样的安排，使他由感激简直发

展到感恩。他哪里想到，朱元璋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1364年以后，朱元璋节节胜利，兵多地广，他野心大发，干脆取消小明王给他的吴国公封号，自立为吴王。朱元璋觉得小明王已无多少利用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绊脚石。朱元璋想："有小明王在，我永远是个臣子……"于是策划了借刀杀人的诡计。不久，朱元璋派专使到滁州晋见小明王。专使在朱元璋的指使下，对小明王说，朱如何关心小明王的身体、生活，如何日夜企盼与小明王在一起，又如何在应天已作好准备，迎接小明王回驾应天等等。小明王听得心花怒放，他感到朱元璋安排如此周到，如此忠心，真是难得的忠良！他满口答应下来，准备回应天过皇帝的安乐日子。

小明王准备停当，高高兴兴坐上了专使派的船，向应天进发，行进中，江上风平浪静，小明王兴致勃勃地站在船头观赏水天景色。突然，船身一震，颠翻在江中，小明王及随侍宫女掉进江中，全部被淹死。临死时，小明王还念念不忘感激朱元璋的迎驾之德呢，他哪里知道是朱元璋的密令害死了他。

朱元璋接到小明王淹死的消息后，为掩人耳目，把船工斩首示众，还假惺惺地痛哭了一场。其实他正在庆幸自己的阴谋得逞。两年后，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用奸诈欺骗手段，实现了其称帝的野心。

◇ 石厝明出主意暗设陷阱

东周末年，卫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桓，次子晋，三子州吁。州吁生性戾，喜武谈兵，动辄讲打讲杀，但庄公非常喜爱他，任其所为，一点也不加以禁止。

大夫石厝是一个正直的人，国人对他很信任。他曾劝说庄公："凡做父母的，对子女要严加教育，不要溺爱过甚，纵容

太过必生骄，骄必生乱，这是必然的道理。主公若想把王位传给州吁，便马上立他为继承人，不然的话，就要管制他，叫他不要这样横行放肆，免得日后搅出祸患。”这些话，庄公当作了耳边风，对州吁的行动，照样未加干涉。

石厝有个儿子叫厚，和州吁的个性一样，好似天生一对宝贝，经常同玩同游，并车去打猎，骚扰居民。石厝看不过眼，将石厚鞭责了一顿，并把他锁禁在一个空房里，不准他再出外去惹是非，可是石厚野性不改，竟然爬墙跑了，躲在州吁府里，不敢回家，石厝没办法，只能装聋作哑，把气忍在肚里。

不久，卫庄公死了，公子桓继承了王位，叫做桓公。桓公生性懦弱，毫无主张。石厝见他这样没作为，而州吁又是那样嚣张，料定将来一定会生乱子，于是便借口年老，辞职归家躲起来，对朝政不理不问。

这样一来，州吁更加肆无忌惮了，日日夜夜和石厚商量怎样去夺取王位。正巧周平王死了，太子即位。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各地诸侯要亲往去吊贺，卫桓公整装入朝。

石厚趁这个机会向州吁献计说：“明天桓公要起程入朝，你可设宴在西门外，假意给他饯行，预先埋伏 500 名勇士在门外，敬酒时，乘机把他杀死。如有哪一个不服从的，立即将他消灭，这样你就可得王位了。州吁登时眉飞色舞起来，令石厚去部署一切。”

第二天一早，桓公要出发时，州吁把他迎入竹馆里去，筵席早已摆好，州吁便躬身向桓王进酒说：“兄侯远行，臣弟特备薄酒与兄侯饯别。”桓公说：“又让贤弟费心了，我此行不过月余就可以回来了，敢烦贤弟暂时代理朝政，小心在意。”

“兄侯放心，小弟会特别小心。”州吁说完，连忙为其斟满酒杯，奉给桓公。桓公一饮而尽，亦斟了杯酒回敬州吁。州吁双手去接，假装失手把酒杯跌落在地。桓公不知是计，叫左右取过另一酒杯来，想再敬州吁一杯，州吁乘机踏过桓公背后，

掏出刀子，向桓公背后猛刺，桓公便这样当场被杀死。于是州吁自立为君，拜石厚为上大夫。他的二哥公子晋着了慌，逃到邢国去求政治庇护。

州吁即位后，听到外边沸沸腾腾，都在传说他杀兄夺国的事，因此又和石厚商议起来。他说："你听见外面的话没有？全国人民都在说我的坏话，看来，惟有施展武威同邻国打一次胜仗，借此来压制国人的反抗情绪。你说应向哪一个国家动兵呢？"

"那自然要攻打郑国，郑国侵略过我国，正好趁机会报仇雪耻！"石厚很高兴地回答。他们计议停当，立即动员向郑国发动攻势。在5天内果然打了一个小胜仗，石厚便下令班师。

"为什么？"州吁惊讶地问："大军还未接触就要班师？"石厚请州吁屏退左右，秘密地告诉他："郑国的兵素称强悍，我们没有什么胜利把握。现在打了个小胜仗，可以向国人示威一番了。何况主公登位未久，国事未定，若久留在外，恐怕国内生变！"

于是石厚得意洋洋地下令班师，叫兵士沿途高唱凯歌，拥着州吁浩浩荡荡地班师回朝。可是，国人仍然不拥护他们。

"打了胜仗回来，国人还是不服从，还有什么办法？"州吁又问石厚。"那只有这样：我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国人对他很尊重，不如主公把他再征入朝，给他一个重任，国人一定没有话说了。"

州吁即命人带了很多名贵的礼物去聘石厚入朝议事。石厚推辞说："我年老了，病又一天天地沉重下去，就是上朝也行不得了。"州吁又问石厚："你父亲已托病不肯入朝，我想亲身去向他请教一个办法如何？""主公亲往，他也未必愿见，还是我回家去一趟，代主公先说句好话，看他的意思怎样！"

石厚于是回家去了。石厚就问他："新主要召见我究竟为着什么？"石厚告诉父亲说："就因为国人对新主没有好感，诚

恐王位不稳，故想请父亲决一良策！”石厚说：“这有什么困难？凡是诸侯即位，必先禀告于朝才算真王，如果新王能得到周天子的诰命，国人还会说什么呢？”

“这意见十分好，但现在无故入朝去，恐怕天子会起疑吧，最好先得有一个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的人疏通一下，但谁可以说得上话呢？”石厚说完，向父亲投下希望的一瞥。

“那还不容易！”石厚抖搂一下精神说：“目前周天子最相信的是陈国的桓公，只肖他一说，包会成功。如果新主能亲往陈国走一趟，央陈桓公帮帮忙，这件事绝不会失望的。”石厚把这番话告诉州吁，州吁不胜欢喜，立即备好礼物，带了石厚到陈国。

石厚和陈国的大夫子针很是相好，他见机会来了，乃割指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心腹人带往陈国，秘密交给了子针托他转呈陈桓公，陈桓公拆开信，信上这样写着：

> “外臣石厚百拜致书陈贤侯殿下：卫国祸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祸。此虽逆弟州吁所为，实臣之子厚贪位助桀。二逆不诛，乱臣贼子行将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老，力不能制，负罪先公。今二逆联军入朝上国，实出老夫之谋，幸上国拘执正罪，以正臣子之纲，实天下之幸，不独臣国之幸也。”

陈桓公看罢，便问子针：“你看这件事怎办？”子针毫不考虑地回答：“我国和卫国素相亲睦，仁望相助的。卫国的不幸，亦即我国的不幸，他们来，乃是自来送死，切不能放他们回去！”于是便定下擒州吁之计。

翌日，太庙上摆设得严肃堂皇，陈桓公站在主位，左右文官武将排列得很整齐。大夫子针先陪石厚到来，一上石阶，石厚一眼瞥见门口竖立一个白牌，写着“为臣不忠，为子不孝

者，不得入此庙”14个大字，登时心里一怔，回头问子针：“立这个牌是什么意思？”子针很礼貌地解释：“这是我国上几代立下来的规矩，已经有几十年了。”

石厚才把心放下。不一会，州吁驾到了以后，方要鞠躬行礼，只听子针大声高呼：“奉周天子命令，擒拿弑君贼州吁、石厚两人，余人俱免！”话声未完，已先把州吁拿住，石厚急忙拔剑想抵抗，但埋伏在左右壁厢的武士一拥而上，把石厚也捆绑起来。

陈桓公想将州吁、石厚就地正法。左右臣子都异口同声说：“石厚乃石碏的亲生子，况且这件事又是他发动的，未知他的意思怎样，不如请他自己到来，把两人交还给他亲自处置好了，才可以避免误会。”

于是把州吁和石厚分别监禁起来，连夜使人到卫国去，通知石碏。石碏见陈国有使者到，心里便明白一切，即令人驾车伺候，准备上朝，再派人通知各官员出朝相见。各官员见石碏破例要上朝议事，很是惊奇，便怀着焦急疑惑的心情齐集在一起，石碏到来了，当众宣读陈候的来信，说州吁和石厚已被陈国拘禁了，专等卫大夫亲自发落。

“各位都明白了一切，要怎样处置这两个忤臣逆子？”石碏问。“这是国家大计，全凭国老主张是了。”群臣齐声答。石碏继续说：“两个逆徒罪恶昭彰，俱杀无赦！不明正典刑，何以谢先灵？有谁到陈国去诛两逆贼？”

左宰丑站了出来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州吁此畜生，我去解决他！”此时，有人为石厚求情，话说未完，石碏拍案大怒：“州吁之恶，皆由逆子所酿成，各位说要从轻发落，岂不成怀疑老夫徇私？我要亲自去，亲手杀此不忠不孝的逆贼！”

一位家臣连忙说：“国老不必发怒，我愿意去执行国老的命令！”他俩人赶到陈国，谢过陈侯，先后去执行任务，先把

州吁押赴市曹。州吁对右宰丑说："我是君，你是臣，安敢犯我？"左宰丑说："你兄长为君，你为臣，你却把他刺死了，我现在不外跟你学罢了。"说完，一刀下去，州吁登时身首异处。

那位家臣把石厚押出来，石厚向他求情，说："我自己是知道死有余辜的了，但事到如今，只请你把我押解回卫国去，见父亲最后一面，然后就死！"那位家臣说："我奉你父亲的命令而来，他让你就地正法。你如要见见父亲，我带你的头回去见好了！"说完就把他杀掉了。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虚情假意

——做大事需要演技高明。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帝王将相，心最狠，但却经常把仁爱之心表现出来；心最细，但却经常把豁达大度表现出来；他们善于"作秀"。做大事的人，大事上当然要较真儿，但在小事上，一般都是糊里糊涂的。普通文人为什么难有大作为，就是因为无论大事小事，事事认真。帝王的大度容人，最是需要表现出来的。

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回驻西安。九月二十六日，忽接一封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遗徒张倬上书"的信，投书的封面上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一看信封岳钟琪就知此乃反清"大逆"谋反的信件，所谓无主游民，就是明言我辈非臣属当局，不承认清王朝的统治。他密拆书信观看，更是令其大惊失色。

来信的主要内容是，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否认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以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否认其称帝的合法性；以雍正即位以来，"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山崩

川竭、地暗天昏”，论证天象有兆、反清时机已成熟；以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据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策动岳钟琪举事谋反。

岳钟琪暴怒万分，亲自提审投书人张倬。张倬宁愿舍身取义，他牢记老师之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先告以姓名里居”，坚不说出其师及自己姓名住址。岳钟琪在重刑夹讯、亦无所获之时，密奏雍正，雍正指示，此事利害所关，当缓缓设法诱之，不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他既有胆作此事，必是不畏死之徒，解送京师亦不过如此。接旨后，岳钟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突然一改前非，夸奖张倬是一条好汉，以宾客礼遇之，并告之亦有反意，只不过处境危险，不得已对他用刑以验真伪。岳甚至重泪表示要与张盟誓举义。此招果然奏效，张倬信以为真，与岳焚香跪天，并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地一一吐出，从而被雍正一网打尽。

真是真的斗不过假的，实在的斗不过虚伪的。

◇ 受罚被杀感恩戴德，替人卖命心甘情愿

帝王高明的表演术可以令部下在被杀头的时候还对他感恩戴德，连连称谢；可以令手下心甘情愿地冲锋陷阵，死而无憾。

李世勣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是第一个被赐为“国姓”的人（他原姓徐），又是李世民晚年嘱以托孤重任的人。对这样的重臣，李世民自然十分重视感情上的拉拢。有一次，李世勣得了急病，医生开的处方上有“胡须灰可以救治”的话，李世民看了，便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胡须送给李世勣。古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因此，他们不剃发，不剪须；至于皇帝，连身上的一根汗毛也是珍贵无比的。李世民的举动实在是异乎寻常，前无古人。李世勣感动得热泪长流，叩头以至流血，表达他的感激不尽的激动心情。李世民却说：“这都是

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你个人，这有什么可谢的！”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最为倚重的一位大臣。长期担任宰相之职，对唐朝开国初年的制度的建立、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杰出的宰相之一。后来他犯了些小的过失，唐太宗谴责了他，并令他回家闭门思过。中书令褚遂良对皇帝说：“当年陛下起兵反隋时，房玄龄便率先投奔在义旗之下，后来又遭杀头之罪，为陛下决策，使陛下得以登上帝位；几十年来，他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有过重大的建树；朝廷大臣之中，数房玄龄最为勤劳。如果他没有不可赦免的大罪，就不应该遗弃他，陛下若认为他年老，可以劝他退休，不应该因一些小的过失而忘记他数十年的功勋。”

唐太宗一听此言，立即将房玄龄召还。一次，他到芙蓉园游玩，途经房玄龄家时，还特意前去拜访。房玄龄也估计到皇帝会来，早就命令弟子将门庭洒扫一新，自己在家恭候。君臣相见，尽释前嫌，唐太宗便载了房玄龄同车还宫，二人和好如初。

当房玄龄病重时，唐太宗为了及时了解病情，探视方便，竟命令将皇宫围墙凿开，以便直达房玄龄家。他每天派遣使臣前去问侯，并派名医去治疗，让御膳房送去饮食，听到病情有所减轻，便喜形于色，一听见说加重，又满脸彤云。房玄龄弥留之际，太宗亲自来到病床前，与之握手话别，悲不能禁。

唐太宗不只对待功臣关怀备至，对待罪臣，在绳之以法的同时，也动之以情，叫你死而无怨。

侯君集，也是唐朝开国功臣之一，后来他居功自傲，又颇贪婪，在平定高昌国时，未经报告，将一些无罪的人收为家奴，又私自取去高昌国的大量宝物，据为己有。上行下效，将士们也学着主帅，纷纷窃盗，侯君集因自己有短，也不敢管束。班师回朝后，被人揭发，送进了大牢。

后来虽然被释放，从此却心怀不满，萌发了谋反的念头，

与那个荒唐之极的太子李承乾搅混在一起，鼓动他闹事，他曾伸出粗壮的大手，对太子说："这双好手，当为殿下效力！"

后来，他的阴谋破露了，唐太宗亲自将他传来，对他说："你是有功的大臣，我不想让你去受狱中官吏的侮辱，因此亲自来审讯你。"

侯君集先是不承认，唐太宗召来了证人，将他谋反的前后经过一件一件陈列出来，又出示了他与太子往来的密谋信件。侯君集理屈辞穷，只好认罪。

太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君集立过大功，留他一条活命，你们看行吗？"大臣们都不赞成，唐太宗长叹一声说："只好与足下永别了！"说完泪如雨下。

侯君集后悔莫及，临刑的时候，对监刑将军说："没想到我侯君集会落到这个地步，可我早年便追随陛下，在平定异族时也立有大功，请求陛下能留下我一个儿子，以保全我侯氏这一门的血脉。"

按照封建社会的法律，像侯君集这种谋反的人，不只要满门抄斩，而且要祸及九族。可唐太宗网开一面，赦免了他的夫人及儿子的死罪，只是流放到岭南。

还有一个叫张亮的人，也是追随唐太宗多年的老部下，侯君集谋反时，他曾向皇帝告发，可他自己也是一个野心家。当他出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大都督长史时，曾私下请来一位术士，问他："相州自古就是风水宝地，有人说不几年之内这里就会出一名王，你以为如何？"他又对人说："我的手臂上起了一层龙麟，我想立即干一件大事（即谋反），你们看行不行？"

结果被人告发，并揭露他收养了500名干儿子。唐太宗大怒说："他居然有500个干儿子，养这么多人想干什么？不正是要谋反吗？"

朝廷召集百官讨论此事，张亮自然是死罪无疑，可行刑之前，唐太宗还特意派遣了朝中的亲信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到

狱中与张亮诀别说："国家的法律是最为公平的，你我都应该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一些歹徒往来，触犯了法律，现在也无可挽救了！你就放心地去吧！"

历史上大凡有点作为的将帅都懂得，将帅视兵如手足，兵亦视将帅为心主；将帅视兵如草芥，兵亦视将帅为寇仇。以诚相待，用而不疑，则人人尽力；用而疑之，则离心离德。怎样让部下认为你信任他呢？这就需要你的表演功夫了。明太祖朱元璋堪称表演大师。

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 年）三月，朱元璋率诸将自太平府水陆并进，三次攻打集庆（今南京市）。屯兵城外的元将陈兆先与朱元璋军作战，兵败被擒。陈兆先被俘后押到朱元璋大帐下，朱元璋见陈兆先英武不凡，是个人才，便亲自上前"释兆先而用之"。陈兆先见朱元璋胸怀宽阔，待人真诚，便投降了朱元璋，自己部下共三万六千人一并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高兴，从这几万将士中"择其貌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任用为亲兵。

然而，这五百骁勇剽悍的降兵降将却"多疑惧不自安"，他们并不了解朱元璋的为人，生怕侍卫朱元璋的左右稍有不慎而被诛杀。几天来将士们个个谨小慎微，心里面忐忑不安。朱元璋也觉察到这些将士心怀恐惧，坐立不是，与自己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为解除他们的担心，朱元璋遂略施小技，便安定了这些将士。

这天晚上，朱元璋特意下令把原有的侍卫士兵全部调出在外，命令降将冯国用率领五百名新降将士担任警卫，守护在朱元璋的住所周围，寝室里留下冯国用一人侍候在卧榻旁。调防停当，这一夜，朱元璋解甲脱衣，"安寝达旦"。

朱元璋这一举动果然深深感动了投降过来的将士。他们看到朱元璋以诚相待，对他们如此信任，纷纷消除了疑惧，打消了顾虑。将士们以诚相报说："既活我，又放心待我，何不尽

力图报?”个个都愿为朱元璋效命疆场。

几天后，朱元璋领兵攻打集庆城，冯国用率领这五百士兵冲锋在前。他们冒着疾矢弹雨，勇敢地“先登陷阵，败元兵于蒋山，直抵城下。诸军拔栅竞进”，集庆城被一举攻克。

◇以“仁心”装点“杀心”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清王朝事业的奠基人。他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使满族发展成为能与明朝抗衡、最后战而胜之的力量。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而努尔哈赤长于表演，广揽人才，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五月，努尔哈赤以报仇为名，揭开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当时，女真各部互不统属，“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就处在各部势力的包围之中，几乎到处都是敌对势力。因此，最大限度地笼络人心，争取人才，是他面临的首要任务。而努尔哈赤恰恰体现了这种才能。

万历十二年（公元 1584 年）四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名刺客潜入努尔哈赤的住所，准备行刺。努尔哈赤听到窗外有轻微的脚步声，警觉起身，他“佩刀持弓矢，潜出户，伏烟突旁伺之”。这时，一个闪电划破黑暗，他看见那个刺客正在窗前窥视，于是一个箭步跃上，用刀背将刺客拍倒然后呼人将其捆绑起来。侍卫洛汉闻声赶到，见此情况，提刀要斩刺客。努尔哈赤想：救人容易，可一旦斩了他又要树敌，于己不利，不如攻心为上，将其宽恕。于是，他大声讯问：“尔非盗牛来耶?”刺客一听，就势回答是来盗牛。洛汉在一旁着急地说：“诳言也，实欲害吾主，杀之便。”努尔哈赤非常冷静，而且若无其事地说：“实盗牛也。”于是，放走了刺客。

五月的一个深夜，又有一个叫义苏的人潜入努尔哈赤的住宅，准备行刺。努尔哈赤像上次一样迅速将刺客捉住，又将其

释放。这两件看上去似乎是很平常的小事，却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很多人都认为努尔哈赤“深有大度”，而愿意投奔他。这正是努尔哈赤所期待的结果。不仅如此，就连在战场上面对面厮杀过的敌人，努尔哈赤认为是有用之才，也能做到尽弃前嫌，化敌为友。

万历十二年九月，努尔哈赤攻打翁科洛城，并亲自登高劲射。当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翁科洛有一位守城勇士鄂尔果尼藏在暗处向努尔哈赤施放冷箭。努尔哈赤没有提防，躲闪不及，被射伤了。他拔出带血的箭，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罗科的守城战士借烟雾的掩护，到努尔哈赤近处，一箭射中其脖颈，虽然未中要害，但箭卷如双钩，人肉一寸多。箭拔出之后，“血涌如注”，“血肉并落”。努尔哈赤昏死过去。攻城部队只好撤退。努尔哈赤伤愈之后，再次率兵攻陷了翁科洛城，并生擒了上次射伤他的鄂尔果尼和罗科。众人愤怒地要将二人乱箭穿胸处死。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显得十分冷静。他非常钦佩二位勇士的英勇善战，有意收为自己的部下，于是对众人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

说罢，便亲自为二人解绑，并好言安慰。鄂尔果尼和罗科终于被这一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努尔哈赤，并为其效力。后来，鄂尔果尼和罗科英勇作战，为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立了战功。

清太宗皇太极是一位求贤若渴，爱惜将才的马上帝王，他自天命十一年（公元 1626 年）即位后金汗后，在选将用将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待降将并委以重任，他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打败明朝，实现统一大业的重要手段。为此，他对明朝降将格外敬重，以礼相待，给予高官厚禄，为清朝所用，既解决了清军军事将才缺乏的问题，又削弱和瓦解了明军，不断壮

大自己的力量。由于较好地实施了各条善待降将、委以重任的政策，使得皇太极身旁有着一支汉将队伍，为打下清朝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达成为他对明军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天聪五年（公元 1631 年）八月，皇太极率大军围攻大凌河，城中明军总兵祖大寿虽仅步骑一万四千人，却顽强抵抗。祖大寿是明朝镇守关外的重要将领之一，以谋略高深，能守善战而著名。皇太极深知祖大寿是辽东诸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爱惜其才，早就筹划要招降祖大寿为他所用。自围城开始便写信劝降祖大寿。祖大寿明确回答说："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坚守城池近四个月。由于援兵无望，"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祖大寿决定施用"诈降"之计，出城"归降"。

皇太极闻讯格外高兴，派出诸贝勒出迎一里，自己则出幄外迎接。十月二十八日晚祖大寿到太宗御幄与皇太极相见，皇太极不让祖大寿跪拜，而以抱见礼优待，并礼让大寿先入幄，祖大寿不敢，谦让后，太宗与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在丰盛的宴席上，太宗亲自给祖大寿酌酒，还赏给了大量珍贵物品。祖大寿感激不尽，以妻子尚在锦州，请求允许他回去设计智取锦州。皇太极当即表示同意，祖大寿一去便不再复返。皇太极却仍对包括祖大寿的子侄祖司法、祖泽润在内的大批降将实行"善抚"政策，予以重用。受其子祖择洪、养子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为京；侄子祖泽润三等昂邦章京。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亲自赐宴和赏赐给他们各类财物，包括庄园、奴仆、马匹、银两、衣物等，使降将感激涕零，愿为太宗效犬马之劳。

皇太极善待和重用降将政策对明军将领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天聪七年（公元 1633 年），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数千人自山东登州航海来归。此后又有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石城岛总兵沈志祥等带领大批官兵、人口来降。皇太极封孔有德为

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其他各官也视功劳分别封赏，并赐赏大量珍宝财物。孔、耿、尚部来降，不仅给后金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后金在同明朝进行改朝换代斗争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使后金社会内部发生了新变化。清太宗下令孔、耿所部帅旗用皂（黑色），后又规定孔、耿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一班，并为之营建府第。崇德元年（公元 1636 年）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而孔、耿与尚独立分管两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获得类同八旗主一样的权利。孔、耿、尚的来归成为太宗编制汉军旗的开始，使清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孔、耿、尚为清朝的统一全国建立了汗马功劳。

祖大寿自大凌河一去不复返，在此之后又与皇太极兵戎相见。皇太极并不因祖大寿负恩背约而恼怒，仍是一如继往，以诚相待。他致书祖大寿："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于去国，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决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皇太极对祖大寿不计前嫌，执意收降以用，其真心相待，见于言语之中，但祖大寿始终避而不见。

清太宗崇德五年（公元 1640 年），清军在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下包围锦州。皇太极指使祖泽润等联名修书诱劝祖大寿及早归阵，并亲自派人到锦州说服祖大寿的妻子，令其以利害开导祖大寿降清。祖大寿仍不为所动，等待援兵，坚守不降，使清军多有失利。明崇祯帝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 13 万驰援锦州。皇太极从盛京赶到前线，指挥清军在松山与明援军激战，大败明军，擒获洪承畴。在此形势下，皇太极再派祖大寿之弟祖大成入锦州城劝说祖大寿投降。当时的锦州军心瓦解，"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祖大寿无计可施，最后决计献城归降。

祖大寿献城投降，皇太极十分欣喜，指令将祖大寿带到盛

京。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满清诸多文臣武将要求太宗将其处死，祖大寿自己也深感前番诈降之事无颜相见。但皇太极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祖大寿近二十年，相见时皇太极仍以诚相待，他宽慰祖大寿说："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朝竭力事朕，则善矣。"祖大寿感恩不尽，表示愿效力疆场。皇太极命祖大寿仍为总兵，隶正黄旗，并给予了重赏。皇太极为一降将耐心等待近十年，终于为其所用。

皇太极对待松山之战俘虏的明将洪承畴也是如此，以诚感化。他先派出大臣范文程等人前往劝降，洪承畴不为所动，誓死不降。皇太极遂亲自到洪承畴的住处看望，他解下自己所穿的大衣给洪承畴披上，并问道："先生得无寒乎？"一句话说得洪承畴瞳视太宗良久，最后感叹一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受降。皇太极大喜，当日"赏资无算，置酒陈百戏"以示庆贺。

皇太极为实现大志，收取人才而厚待汉将的表演并未被满清文武官员所理解。收降洪承畴后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引起清将的不高兴，皇太极对他们说："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着说："臂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一席话使得诸将心悦诚服。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皇太极在对待降将的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姿态，以宽阔的胸怀，以诚相待，感化了一批明朝良将，为其所用，形成了人才济济的盛况，皇太极善待和重用降将的政策成为明清战争中清军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皇太极对待明朝降将的一番表演，功夫可谓老到，根本原因是他思路清晰，知道自己打天下的过程中，特别是统治中原的过程中，需要这些人才，而不是他有什么过人的品德修养。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一：沽名钓誉

——帝王将相常常采用各种方式沽名钓誉，欺骗愚弄普通民众。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两套标准，道德准则只有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才推崇，一旦没有用，他们会把它作为“臭狗屎”践踏在地。

◇“顺德者昌，逆德者亡”

所谓“德”，作为手段和工具，可以一用；作为目的和归宿，不值一文。“顺德者昌、逆德者亡”，用得着的时候讲来听听而已，不过是帝王将相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

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以军事实力而言，刘邦远不如项羽。可是，刘邦善于从政治上打击对方，并常常以此摆脱军事上的被动。他为义帝发丧，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义帝即楚怀王，是继陈胜之后反秦武装的共主。他实际上是战国时楚国国君楚怀王的孙子，名心。他被反秦武装推举为王，是在公元前 208 年。

陈胜牺牲后，反秦武装群龙无首。面对秦军强大攻势，各路义军会集薛地计事，商量对策。项梁、项羽叔侄和沛公刘邦也分别前往。会议期间，范增找到项梁，他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乃是必然之理。秦始皇兼并六国，楚最无罪。自从楚怀王入秦被扣留不得返国，楚国百姓至今耿耿于怀。所以南公曾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反秦，却不立楚怀王的后裔，其势自然不可能久长。现在君起兵江东，楚地义军峰起，他们之所以争相归于你的缘故，就是因为项氏世代为楚国将领，希望依你来重新拥立楚国国君的后代。项梁听从范增的意见，在民间求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以从民望。

楚怀王得立后，义军至少有了一个象征性的指挥中心，形势迅速好转，项羽与刘邦联兵攻城阳；又在雍丘大破秦军，斩杀秦相李斯的儿子李由；项梁也在定陶再破秦军。可惜此时项梁滋长了骄傲情绪，被秦将章邯夜袭得逞。在定陶前线阵亡。于是，义军收缩战线，由项羽军驻城东，吕臣军驻城西，沛公军砀，三支义军成犄角之势。章邯袭破项梁后，又渡河北击赵，进而包围钜鹿。楚怀王见形势危急，就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诸将北上救赵。行军途中，因作战意见分歧，项羽怒杀宋义，怀王只得派人立项羽为上将军。项羽由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钜鹿一战，项羽率军破釜沉舟，大破秦军，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

起初，楚怀王与各路义军将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怀王和诸老将认为，项羽为人剽悍，所过无不残灭，而沛公刘邦素宽大长者，故决定由刘邦西进。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顺利入关，进抵霸上，接受了亲王子婴的投降。二个月后，项羽在取得钜鹿之战的胜利后，也叩关而入。双方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力，几乎兵戎相见。只是因为刘邦自认势力不敌，在鸿门宴上卑辞求和，实际上承认了项羽号令天下的霸主地位，才使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可是，项羽派人向怀王报告时，怀王却坚持原定的约言，要刘邦王关中。项羽勃然大怒，以为“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顾主约？……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力也。怀王无功，固当分其地王之。”因有分王封侯作为诱饵，诸将立即表示同意。项羽于是表面上尊奉怀王为义帝，以“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由，将义帝由彭城迁到长沙郡，都郴。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天下以王诸侯。

项羽分王天下后不久，田荣就在齐地起兵反楚。僻居巴蜀的汉王刘邦，乘此良机，率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举兵东向，与项羽争天下。项羽为消除后患，又阴谋指使九江王英布

杀害了义帝。刘邦率军复出故道后，迅速消灭了章邯等三秦王的势力，并王关中。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安定民生之后，又从临晋渡河，障魏王豹，虏殷王印，至洛阳。当时，新城三老董公在道中拦住刘邦说：

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威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檀。此三王之举也。

汉王点头称善，于是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并且发使者通告各路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而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在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楚怀王（义帝）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从身份地位来说，他是各路义军拥戴的共主，换句话说，他是君，项羽和刘邦功劳再大，也是臣。项羽自恃功高，始则不道怀王的约言，继则放逐义帝，最后竟“放杀其主。”这样，得了一个“无道”，“天下之贼”的罪名。凭借军事实力的大小可以决定某次战役的胜负，但政治上的明暗却影响着民心的向背。影响整个战争最后胜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是刘邦为义帝发丧的真实用意所在。

沛公为义帝发丧所取得的政治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夏四月，刘邦率五路诸侯兵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附。随即率师顺利攻克西楚的都城——彭城。由于刘邦的轻敌和项羽率主力反击，汉军在随后的彭城之战中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为义帝发丧和攻克彭城却是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分庭抗礼的一个重要标志。

◇“宽厚以待人”

“宽厚以待人”，也只能视为工具。用得好，可以坐收百万

雄兵，极大的增强自己的威望。用得不好，一旦假戏真做，真心宽厚待人，一定落得身首异处。

能够推功揽过，扬人之长，责己之咎，是刘备能够笼络人心，使将士为他誓死效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关羽虽有将才，却也傲气凌人，但却能俯首事奉刘备始终。兵败之际，暂归曹操，曹操待以“上马金、下马银”之厚，终究未能买动其心。张飞生性鲁莽，暴躁如火，但在刘备面前，却能俯首贴耳，惟命是听。这种亲密关系，绝不是单凭桃园结义之举便可维持终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刘备始终能够发现，赞扬他们的长处，从而使关羽的自尊自负得到满足，使张飞的豪气得到舒展。

刘备这种“宽厚以待人”的风度，在他历次危难之际体现得尤为充分。当初，曹操与袁绍官渡、仓亭之战刚结束时，刘备曾率数万人进攻许昌，结果打得大败。刘备领残兵千人逃至汉江沿岸，处境十分狼狈。这时，刘备对身边将士感叹地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诸将闻听此言，都悲痛落泪。将心比心，主公既为众人考虑，众人也要为主公考虑。这样，即使有些怨气，也顿然消释了。甚至进而转化成为一种凝聚力。转化成为同仇敌情之激情。

作为一名统帅，不一定自己事必躬亲，主要是把握大方向，善于调理各将的关系，使手下的人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才能，扬长避短，这正是刘备成功的用人之道。

宋国是一个小国，没有多大力量，可它的国君宋襄公却好大喜功，不自量力，一心想称霸诸侯，当上盟主。

有一年，宋襄公主持召集会盟，郑国没有到会，宋襄公就以邻国轻视宋国的罪名，兴师问罪。楚国是郑国的保护国，听说宋襄公派兵讨伐它，便匆忙派兵援救。

宋襄公亲自率领宋国军队，来到泓水岸边，这时正巧遇上

楚国军队渡河，宋国司马子鱼高兴地报告宋襄公：

“国君，现在正是攻打楚国的好机会，你瞧，他们正在渡河，趁这个时候攻击他们，必定获胜……”

“不能这样，人家还没有准备好，怎能突然袭击人家呢，那太不仁义了……”

对岸的楚军全部渡过了泓水，正忙着整理战车、兵戈，司马子鱼又建议说：

“国君呀，现在攻击楚军还来得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布开阵势……”

宋襄公皱着眉头，也斜着子鱼说：“急什么？人家没摆阵势就打，那是不合礼仪的！”

战机错过了，楚军布好了阵势，喂饱了战马，士兵带好了兵戈，一阵响鼓敲过，楚军如潮水一般冲杀过来，宋国军队招架不住，撒腿就跑。司马子鱼保护着宋襄公退却，楚军追赶上来，一戈刺在宋襄公左腿上，多亏司马子鱼左右掩护，才逃回军帐。

宋国的军队大败而归，宋襄公再也不敢穷兵默武了，他静心在宫里养伤。

一天，司马子鱼进宫探望他，宋襄公反省说：

“我听古人说君子不伤害伤员，战争中不抓获白头发的老兵，不攻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

听了他的蠢话，司马子鱼觉得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对他开导说：

“既然与人家作战，双方就互为敌人，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要杀死你，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嘛！假如怜悯对方，可怜白头发的老兵，那就投降好了，何必打仗？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打，还讲究什么仁义、礼仪？我看国君根本不懂得作战，可又偏要兴师动众……”

“你不知道啊，我是最讲仁德的呀……”宋襄公吞吞吐吐

地辩解说，司马子鱼再也忍不住了，他放声大笑："哈哈哈……你讲的全是虚假的仁德呀……"

宋襄公的伤势日益加重，在第二年夏天死去了。

◇"亲民"、"爱民"

施行"仁政"和"王道"，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经常向被统治阶级伸出摇晃的橄榄枝。所谓"仁政"和"王道"，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亲民"、"爱民"、"安民"、"惠民"，重视"民"的作用，重视民心的向背；二是适当减轻剥削压榨的强度、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从春秋时代开始，随着"民"在社会生产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加强，统治阶级的一些思想家不断提出了"亲民"、"爱民"、"安爱"、"惠民"等等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但是，所谓"爱民"、"惠民"，绝不是统治阶级的目的，而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和手段。君主"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济矣，君安得肥？"上述言论表明，"亲民"是为了"用民"，"惠民"是为了"利君"。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私利，表面上却要打出"爱民"的旗帜。不管在实际上干出了多少鱼肉百姓的勾当，官府公堂上却常常高悬着"爱民如子"之类的牌额。这充分表明了所谓"仁政"、"王道"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仁政"和"王道"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给被统治阶级造成了一种虚幻的希望，使他们把改变现实和寻求自身解放的理想寄托在"圣君贤臣"、"清官良吏"身上，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模糊阶级意识、掩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实质的作用。

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

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道德的武器，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之外，还通过道德来论证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利用道德的力量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对此有一段明确的论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可以看出，统治阶级“以教化为大务”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被统治阶级思想上的统治和奴役，设置精神枷锁和堤坝，防止人民“犯上作乱”。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在道德问题上玩弄的花招，主要是抹煞道德的阶级性，企图把代替统治者利益的阶级道德装扮成整个社会的大众道德，把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转化为群众性的传统习惯和行为准则，造成一种广泛性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使其成为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在道德问题上玩弄的愚民之术是颇有成效的。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维护，封建道德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刻。从早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简单道德说教直至系统化、理论化的“三纲五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腐蚀和束缚了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意志，并作为历史发展的一种惯性力量，对社会的进步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障碍。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封建道德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道德本身所固有的稳定性特征，即使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封建道德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看中了宗教的法力，极力利用宗教作为巩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精神工具。他们借用宗教的外衣，传播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宣扬现世的痛苦来自前生的“罪恶”，受苦受难的人们应当俯首贴耳地甘心忍受今生的痛苦，只有忍耐和顺从才能走向来世永恒的安乐和幸福。

宗教对于被统治阶级斗争意志的腐蚀麻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宗教的发展，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汉代才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短短数百年间所向披靡，广泛地占据了古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市场，取得了几乎与儒学平分秋色的地位。其间，虽然有人从儒家的人伦道德和世俗地主的国家利益出发对佛教进行过批判，最高统治者也曾几次发动过禁断佛教、坑杀沙门的较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但佛教毕竟在中国稳稳站住了脚跟。自从公元一世纪后半叶东汉明帝在洛阳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至200年后的西晋时洛阳已有佛寺42所。到了公元6世纪的北魏末年，耸立在洛阳的大小佛寺达到了1367所之多，全国的佛寺则数以万计。佛寺数量的大量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迅速发展。与佛教的发展相比，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反有些相形见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佛教“绝欲”、“劝善”的教义比起道教的修仙炼丹更能适应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

如果说统治者利用道德和宗教的目的是促使人民“无欲”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禁锢则是他们企图使人民处于“无智”状态的一种手段。众生“无智无欲”，统治者便可安然无忧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辩不休，但在实行“愚民”政策方面，似乎找到了共同点而众口一词。道家的老子谆谆告诫统治者：“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

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儒家的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的韩非子则不仅宣扬：“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而且主张思想、言论、行事一并禁断，即所谓“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在他看来，实行思想禁锢和控制，是最重要、最有效的“禁奸”手段。总之，上述言论都是从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出发，企图使被统治阶级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永远处在被欺骗和愚弄的地位。

◇“罪己术”

帝王必须总是装善无比宽厚、仁慈、博爱和高尚，是伟大、圣明、仁德、英武、睿智、忠孝一切优秀品德的化身。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打扮成菩萨心肠、君父形象、圣贤品德，总是不忘制造种种沽名钓誉、自我神化的机会。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二月，即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尽、明王朝复亡的一个月之前，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逼近京都，崇祯帝下了一道对自己痛加切责的诏书，其中这样说道：……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皆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

这类“圣旨”有个专门名称，叫“罪己诏”。下“罪己诏”，是帝王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所采取的应急对策之一，因此下这类诏书，我们可以看作是帝王为延续其统治而不得不使用的一种特殊策略——“罪己术”。

当大家看到皇上颁布这样“诚恳”的“自我批评”文字时，就会更加坚定他们“皇上圣明”的信念，并为此效忠，这就是“罪己诏”特有的政治效果。晋人习凿齿曾对此发过这样的议论：“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

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人才流失，那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罪己”的做法追溯起来，几乎是和“家天下”的制度同时产生的。相传上古帝王禹、汤都曾因灾而罪己。

汤王是商代的开国君主。在他当政期间，曾连续7年大旱。于是，他就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指甲作为自我处罚，并跑到神社去向上天祈祷，对上天说：“你为何降灾于民众？难道是我施政有过错吗？或者是使用民力太多？或者是宫殿造得太多了？或者是有女人干政？或者是我收受了别人的贿赂？或者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

帝王将过失揽归自己，说一声“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看来不易，说穿了却很有“障眼法”成分。当然，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个别帝王，是诚心要使天下大治而“罪己”的：其一，帝王的“罪己”，不像大臣承担责任那样有贬官的处分，如蜀相诸葛亮在初出祁山战败后，上表后主刘禅引咎自责，自贬三等之类。皇帝还是皇帝，不损一根毫毛。其二，帝王“罪己”列举的种种过失，事后是否真的作为实事来办，是无人敢去查问的。既然如此，又何妨不多说些漂亮话、廉价地换回一点支持呢？

像崇祯这样“罪己”的例子，在历史上不算少数。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在对辽战争结束后，渝盟南下，徽宗束手无策，向大臣宇文虚中请教。宇文虚中说：“今日宜先降诏罪己，更革弊端，但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于是，徽宗委托宇文虚中给他起草了一份“罪己诏”，除批评自己的错误外，还表示“思得奇策，庶解大纷”的愿望，恳切地要求“中外臣庶，并许直言极谏”。徽宗看后，说：“今日不吝改过，可便施行”。结果怎么样呢？史载“自金人犯边，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阴沮抑之。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语”。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宋高宗赵构下诏“罪己”，一本正经地给自己列举了四条过失，并要臣下将此诏“遍喻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当时有个叫张守的大臣当即上书，对高宗的“罪己”提出批评，说现在徽、钦二帝尚在金人手中，如果陛下真的为他们着想，切实尽心于恢复大业的话，“天不为之助顺者，万无是理也。今罪己之诏数下，而天未悔祸，实的所未至耳。”

正因为“罪己诏”是这样一种把戏，所以在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常常被作为工具来运用。明英宗在将军石亨和宦官鲁吉祥的帮助下，以夺门之变重登帝位，但很快就疑忌起权势过高的石亨和鲁吉祥来。那里正好遇上宫内承天门火灾，于是英宗就让人起草了一份“罪己诏”，名义上自责，实际上却是“历陈奸邪蒙蔽状”，把矛头直指鲁、石二人。明万历帝继位初年，因年纪尚幼，由母亲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内外监护辅政。万历当时还是个孩子，在宫中常有些越轨行为，李太后和张居正就常用“罪己”的手段来处罚他。一次，万历喝多了酒，乘兴命内侍唱个新曲，内侍推说不会，万历便要用剑砍他，经劝说后，还割下了他的头发，说是“割发代首”。“割发代首”也是和“罪己”类似的一个典故。曾操曾立下一条军令，说是士兵行军凡踩坏麦田者，罪当斩首。所以他的士兵每逢麦田，总是下马扶着麦子走。一次曹操自己的坐骑受惊，踩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命令他的秘书（主簿）议罪。秘书认为法不加尊。曹操一本正经地说，军令是我制订的，怎么能被我自己来破坏呢？不过我是一军的统帅，死了就没人来带兵了。于是就割下一缕头发，代替自己的头颅，通报全军。

次日，太后听到这件事，与张居正一起斥责万历，直把这个小皇帝责备得痛哭流涕，叩头认罪，保证愿改时，太后才让他将张居正起草好了的“罪己诏”朗读一遍，并亲手抄好，公布周知。这种形式的教育，是万历始终感到头痛的事。

许多帝王常常在逝世前留下的遗诏中“罪己”。例如清顺

治帝在遗诏中曾列举了自己当政的十四件大事以自责。这种“罪己”诏一般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种是遗诏出于新继位的皇帝及辅政大臣之手，他们本来对“大行皇帝”执政的事务有诸多不满之处，但儒家有“三年不改父之道”的遗训，所以儿子一上台就推翻老子的事功，无论如何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就借老子自己的嘴巴来“罪己”，再由新皇帝来加以纠正，这样就“顺”很多了。另一种是遗诏确实出于“大行皇帝”生前草就，但这并非他真有“悔过之意”——如果有，生前改过的机会有的是，大可不必在死前作总检讨——而是生前“洞知其蔽”，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愿改，为了在身后留下个好名声，所以在临死前才来一番“罪己”悔过。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二：蒙蔽迎合

——蒙蔽迎合，是位居人臣者觊觎王座的前期准备。古往今来，欲夺位者，无权时莫不谦恭卑下，蒙蔽迎合大权在握的君主。一旦把住了大权，就不再谦恭迎合了。

三国时期，魏国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争夺太子之位，两人势力不相上下，老父曹操也难以定夺。一次，曹操要去出兵打仗，命曹丕、曹植两兄弟送行，实际上也是在观察二人的优劣，素有文才的曹植马上拿出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来，情深意切地朗诵起来，曹操大为欢喜，而曹丕却一言不发，只是泪流满面，最后不禁号啕大哭，对老父亲出征显出无比担忧的样子，这使得曹操立马转变了态度，长子曹丕才是实事求是的正人君子，不像次子曹植那样华而不实，从此就决定了太子的归属，而曹丕的这番表演，是贾诩给他定的“深自砥砺”的固宠之计，这是他预先谋及曹操身后自己政治命运的极高明的一

着。后来曹操就立太子问题还征询过他的意见，贾诩避不作答。曹操问他为何不作声，他说在想袁绍、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互相残杀的事。曹操听后大笑，从此再也不提改立太子的事了。贾诩冒险在“有权术”的曹操眼皮底下走了这一着棋，深怕被曹操看破机关，从此闭门自守，不再和王公大臣拉拉扯扯。曹丕一称帝，就想起这位贾诩对他的“恩情”，立刻任命他为太尉。

◇ 赵穿阳泰阴违杀晋灵公

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晋襄公病死，他的儿子夷皋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不能理政。执政大臣赵盾心想从晋文公的儿子中立一年长的公子为晋君，于是派人去秦国迎立建公之弟公子雍。赵盾说：“公子雍善良又年长，先君也很喜欢他，他又与秦国亲近，秦国是晋的老盟友，所以，立一个善良的人为君主，国家会随之安定；立先君所爱的儿子为君，就是孝行；联合晋的旧盟国，有利于国家就是忠诚；尤其是现今国难当头，立年长者为君，符合臣民的愿望。”当时大夫贾季一心想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在陈国的公子乐，为了杜绝贾季的希望，赵盾专门派人把回国途中的公子乐杀死，贾季不甘示弱，派人刺死了赵盾的亲信大夫阳处父后，自己逃到狄国，避难出走。

正在赵盾等为立君问题矛盾对峙，而公子雍由秦兵保护返回晋都的时候，晋襄公的夫人穆嬴抱着怀中的太子，每天到朝廷上痛哭，说：“先君有什么罪过？他的儿子有什么罪过？舍弃嫡长子为君，到外国去迎立庶子，把太子放在什么地位？”散朝之后，穆嬴又抱着孩子到赵盾家中，向赵叩头下跪，说：“先君临终时，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还说这孩子很聪明，寡人愿意由你辅佐，成才不成才，就看你对他的教育怎么样？先

君已逝，可是他的话还在耳边，现在你要抛开太子不管，怎么对得起死者呢?”

赵盾和朝中诸大夫都被穆嬴哭诉一事纠缠得头昏脑胀，又担心出现意外，于是，改变主意，放弃迎立公子雍，决意立太子夷皋为君主，是为晋灵公，为了防备公子雍回国添乱，赵盾还亲率三军，在令狐与秦康王派遣的护送雍的秦军队打了一仗，击溃了秦军。到秦迎立雍的晋大夫先茂，因为晋国失信，蹲在秦国不敢回国了。

年幼的灵公上台后，朝政由赵盾主持，他尽心辅政，对外巧施外交，对内严于律法，执政期间，几次召开诸侯大会，如鲁文公十四年在宋地新城的会盟，过去附属楚国的陈国、郑国、宋国，都改而听从晋国的号令，连周匡王与人发生纠纷，也请晋国赵盾去为他们居中调停。一晃十多年过去，晋灵公由刚立时的毛孩子长大成人开始亲政。可是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鲁文公十五年，他与宋昭公，卫成公，蔡庄侯等各国诸侯在启城会盟，讨论伐齐大计时，居然接受贿赂，使诸侯国军队中途而退，舍弃了到手的弱齐的机会。他对内向人民横征暴敛，贪图奢侈。所居宫室雕梁画栋，政事不理，却极喜做恶作剧，经常站在宫台上，用弹弓向下击打过路百姓，见到人们鼻青眼肿，抱头逃窜，开怀大笑，以此为乐。一次，他的厨师因烹熊掌不熟，就被杀死，剁成肉坯，用草席裹着拖到宫外，经过朝廷时，被赵盾看见，感到灵公如此行事，必将危及国家的安宁。他马上站起，要去谏争，大夫士会认为不如让自己先去劝说，否则两人一道劝谏被灵公杀掉，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诤争了。士会一连上朝三次，都被灵公伪装没有看见，不予理睬。后来士会总算找到了灵公，灵公马上说“寡人已经知错。”但他过后照样挥霍无度，大肆刮民。由于赵盾多次当面直谏，灵公非常讨厌他，到了鲁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因为灵公的

奢侈无度，朝中卿大夫们一致要求把朝政交赵盾主持，由此，灵公视赵盾为眼中钉，加上奸人屠岸贾从中挑拨，灵公竟然两次派人刺杀赵盾。一次灵公派武士去赵盾家刺杀，武士一大早潜入赵盾府中，见到赵盾的寝室门已经打开，赵盾早已穿好朝服正襟危坐在室内，只是起来太早，坐在那里打盹。武士见状，退回室外，感叹道："如此勤奋为国，恭敬君主、替民办事的好人，才是百姓的主人，杀死这样的人是不忠，不杀又违背了君主的命令，如此两难，还不如死了好，"结果自己撞死在赵盾家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公元前607年秋九月，晋灵公亲自出马，假意请赵盾进殿赴宴，暗中伏下甲士，想乘机杀赵盾，赵盾不明就里，正在饮酒，幸亏他的卫士提弥明细心，觉察到情况异常，赶紧扶赵盾下堂，灵公见一计未逞，又放出恶狗咬赵盾，提弥明出拳击死恶狗，挥剑杀向围上来的甲士，不久力竭战死。赵盾正在孤身奋战时，突然甲士中一人倒戈反击，原来这个甲士以前曾受过赵盾的救济，后来进宫当了灵公的甲士，他感激赵盾在自己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此时感恩反戈。赵盾在他的掩护下，走出宫殿，也来不及收拾行装，就离城外逃，出城时遇见了族弟赵穿田猎归来，得知晋灵公杀赵盾的详情后，他让赵盾暂时外出避祸，朝廷的一切事宜由他来安顿。

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灵公的姐夫，平时与赵盾关系亲密。赵盾逃走后，赵穿旋即上朝，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晋灵公说："我们赵家人犯了错误，侵犯了陛下，请贤君免掉我的官职，处治我吧！"晋灵公一听，以为赵穿诚心诚意来道歉，倒也心中感动，就说："此事与你无关，是赵盾犯了欺君之罪，你还是好好供职吧！"赵穿又说："做国君最大的快乐就是及时行乐，先前齐桓公宫内美女充斥，正宫之外，还有妻妾六人，先君文公六十多岁还纳姬拥美，贤君正当年壮，何不多选美女

入宫呢?”晋灵公本性荒淫，经不住赵穿鼓动，赶紧问他：“你看这事谁办合适呢?”赵穿答道：“大夫屠岸贾可以办理。”灵公听信了赵穿所说，很快把屠岸贾打发到国中负责选骋美女事宜。

赵穿见灵公已上圈套，又进一步施放迷惑烟幕，他装作十分关切灵公安全的样子，上朝对灵公献言：“贤君经常出宫，安全很重要，我想挑选一些粗壮甲士，卫戍陛下。”灵公夸赵穿忠诚，很高兴地接受所请。赵穿立即回府，挑出二百心腹甲士，详细布置好任务。第二天，赵穿奏报灵公：“甲士已经齐备，请您检阅吧!”于是灵公在桃园阅看甲士，果然个个英武过人，灵公心中大喜，令传入赐酒宴赵穿，两人行酒饮宴，正在酣热口干时，赵穿发出动手暗号，站在左右的二百甲士，立即挥戈向前，灵公还未来得及吭声，已被甲士砍下了脑袋。

赵穿杀死灵公后，立即派人通知赵盾。赵盾尚未逃出晋国国境，被赵穿遣人追回，请回都城主持国政，赵盾回都后，派赵穿前去周天子处，迎立晋文公另一儿子黑臀回国为君，是为晋成公。赵盾又改革旧的宗法制度，加强国内公族力量，由此以后，赵氏公卿逐渐占据晋国朝廷的重要职任。

赵盾是晋国卿大夫中，一位有名的才干之臣，晋襄公时，拜为中军佐，居朝廷政要，史载他上任后制定典章，修正法令，清理狱讼，惩治罪犯，兴革国政积弊，选贤任能，完备晋国法律制度，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干贤卿，遇上了一个荒淫奢侈，残暴纵欲的暴君，也是正不压邪，两次被暗刺，险些丧命，最后只得匆匆逃向国外。对付此类暴君，倒是耍弄阴谋的族弟赵穿方法有效，他一味以言语奉承，曲意逢迎，顺着荒淫的灵公心意，选美女，说好话，表忠心，做假戏，以“笑口忠诚”，掩盖自己的诛杀动机。待到灵公被迷惑欺骗，赵穿就以“尽忠”的二百甲士一举而诛，使灵公人

头落地，尚不知自己冤家的面孔。此事例证明，政治斗争之中，计谋的运用是何等的重要，正人者赵盾之失利，行计者赵穿之胜利，正应了阴谋者胜。

◇ 王莽厚而成名

王莽开头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一副为国家辛勤工作、公正贤良的表象，他表面上好像宽仁厚道，本质上却虚伪奸诈邪恶，他能篡夺皇位、窃取政权，靠的就是大奸似忠的假面具。

公元前52年，汉太子刘奭宠爱的美女司马梯得病而死，自此太子闷闷不乐。一日，皇后，为刘奭推荐五名美女，刘奭哪有心思，一个也看不上眼，被逼不过随手指了一下离自己最近的那个说，此人不错。此人名叫王政凤。

王政凤被送入太子宫，太子早已忘却此事。一天在宫中，无意间撞见王政凤，认真一看，十分漂亮可爱，他仔细一问，才想起那日之事。一时兴起，当时引入内室，脱光衣服，云雨一番。王政凤好福气，只这一次宠幸，肚子就大起来，这宝贝肚子真争气。这肚子一大，大出了王家的显赫，大出了王莽的篡政。王政凤怀胎十月，生下一男，皇帝、皇后、太子都喜不自禁，皇帝为此皇孙取名刘骜。

过几年宣帝死，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元帝。又过了几年，元帝死，刘骜即位，是为明帝。王政凤成了皇太后，刘骜舅父王凤成了大司马，王凤的几个异母兄弟都封了侯，王家一下子显赫起来。

王莽的父亲王曼也是太后的异母兄弟，但王曼死得早，未能封侯，相比之下，王莽家就比较寒酸。少年王莽立下大志，决心有朝一日位极人臣，让那些飞扬跋扈的兄弟们看一看。

要想爬上高位，必须要弄个诚实的好名声。于是，王莽发愤读书，勤学好问，生活节俭，疏远游手好闲之徒，结交饱读诗书的京中名士，对人礼貌，十分恭谨，于是在京城中首先获得了好名声。

有了好名声，并不等于能爬上高位，最关键的是那位当大司马的王凤。于是王莽就竭力讨好王凤。有一次，王凤得了病，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精心伺候伯父，直守在病榻边，细心照料，事必躬亲。小至请医把脉，大至煎药倒尿，毫无怨言，煎好药时还要亲口尝一尝。王凤病重时，他衣不解带，昼夜服侍，脸都顾不得洗，这种诚心令伯父非常感动。王凤在临死之时，亲口向太后交托要她照顾王莽。王莽得以升为"黄门侍郎"后又升为"射声校尉"。

除了王凤外，王莽对其他几位叔父，也千方百计地表示出尊敬、诚厚、老实、勤俭的样子。终于又感动了一位叔父王商。王商细一思量，这整个王家花花公子多，勤俭弟子少，真正能保住王家基业的只有王莽一个。于是他上书皇上，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封邑分出一半给王莽，让他也封侯；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夸奖王莽德才兼备，应该重用，引起皇帝重视。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官职又升到骑都尉，光禄大夫。

王莽虽然做了大官，丝毫不敢大意，仍然是一副谦逊谨慎，诚厚忠心的样子，而且生活也十分节俭，不蓄家财，钱财都用于资助名士，颇有轻财重义的豪爽气概。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王永的儿子王光和嫂子由王莽供养。王光在大学读书，王莽特地带了酒肉等礼物慰问王光的老师，与王光一同读书的同学也受到赠送。王莽身居高官，如此礼贤下士，令大学的先生们感激不尽，这些先生们官位低微，一副寒酸相，谁又看得起他们，惟独王莽慧眼有珠。这样一

做，先生学生争相宣传王莽的美德，远比今日在电视上做广告要光彩得多。

朝中继王凤任大司马的王根也是王莽的叔父，王根病重，多次请示卸任，王莽遇到千载难逢的时机，但王莽有一表弟淳于长挡在他前面。

淳于长善于辞令，挥金如土，淫于声色，机敏能干，很得成帝宠爱。成帝对他可以说是言必听，计必从，而此人官位又在王莽之上，看来此人代替王根的可能性极大。

找准了打击的对象，王莽就行动起来，他四处打探，寻访淳于长的劣迹。

淳于长淫于声色，与一个名叫许皎的女人私通，后来干脆取为小妾，这许皎却是成帝后妃之一的许后的姐姐。

许后曾一度受宠于成帝，但她自不量力，想与倾国美人赵飞燕争宠，用巫术诅咒赵飞燕，事发被废为普通妃嫔，皇后的位子也被赵飞燕夺去。许后哪里甘心，想再次博得成帝欢心，她看到淳于长在成帝面前受宠，想通过姐姐许皎与淳于长联系，贿以各色的奇珍异宝。淳于长也是色胆包天，看许后虽被废去，但姿色亦佳，还想揩点油、写给许后的信，用种种下流的话调戏她。王莽查到许后向淳于长行贿的事后，立即向王根、太后、成帝告发。经严厉审问拷打，审出真相，淳于长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死在狱中，王莽的一大政敌被除去了。

于是，王根在奏章中保举王莽，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

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者，辅佐过三个皇帝，是皇太后所尊敬的人，全国人都相信他，于是极力尊敬地对待孔光，选用孔光的女婿甄邯担任奉车都尉加侍中衔。所有哀帝的外戚和他向来不喜欢的在职大臣，王莽都罗织他们的罪名，写成请示奏章，让甄邯拿去交给孔光。孔光一向小心谨慎，不敢

不送上这些奏章，王莽再报告皇太后，总是批准这些奏章。

当时依附顺从他的人被提拔，触犯怨恨他的人被消灭。王舜和王邑成为他的心腹，甄丰和甄邯掌管纠察弹劾工作，平晏管理机要事务，刘歆主管典章制度，孙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南阳郡人陈崇都由于有才能而得到王莽的宠爱。王莽脸色严厉，说话一本正经，想要有所行动，只须略微示意，同伙就会秉承他的意图明白地报告上去，而王莽自己却磕头哭鼻子，坚决推辞那些事，对上用这种手段迷惑皇太后，对下用这种手段向广大群众显示诚实。

一次，大臣们向太后报告说，王莽应该比照以前的大司马霍光和萧相国的成例受封。王莽上报告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策拥立新皇帝，现在希望仅条陈孔光等人的功劳和应得的赏赐，放下我王莽，不要和他们相提并论。"大臣们建议说："王莽虽然克己让人，朝廷还是应当表彰，及时给予赏赐，表明重视首功，不要让百官和人民群众失望。"皇太后便下诏书把召陵、新息两县民户二万八千家封给王莽，免除他的后代的差役义务，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邑，褒赏他的功勋，仿照萧相国的成例。任命王莽担任太傅，主持四辅的工作，称号安汉公。把从前萧相国的官邸作为安汉公的官邸，明确规定在法令上，永远留传下去。

当时王莽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命。王莽接受了太傅的官位和安汉公的称号，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封邑这两项赏赐，说是希望等到老百姓家家都富足了，然后再给予这样的赏赐。各大臣又力争，王莽又推辞没有接受，而建议应当把诸侯王的后代和自从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赐封为列侯。

王莽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但他最想要的是专权独断，随着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增长，王莽的权欲愈益滋长。他从政

治斗争的得失中认识到，控制皇后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更加巩固他的权位。他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提出为平帝议婚，打算乘机把自己的女儿配为帝后。为此，王莽展开了各种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

不久平帝去世。在议立新君时，元帝一系的子孙已经灭绝，宣帝一系有曾孙数十人，他们都已成人，不利于王莽篡位。王莽借口“兄弟不得相为后”，就在宣帝玄孙中挑了一个年仅二岁的刘子婴来继位，以便从中行奸。这时，王莽的党羽迎合王莽的意思，假造了一个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石。王莽的党羽上奏王政君，王政君坚决反对：“这种诬告天下的事，不可施行。”然而，王政君经不住位居高官的王莽党羽的蛊惑，糊涂的王政君竟然下令允准王莽“如周公故事”。至此，王莽名义上虽是“摄皇帝”，而其它一切礼仪、制度都与皇帝无异了。

当了摄皇帝，想当真皇帝。王莽的党羽密谋弄假成真时，王莽“谦恭”的假面具被揭开，“巧伪人”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一些过去对王莽认识不清的人和部分汉室子弟开始觉察了王莽的野心，他们举行了好几次试图推翻王莽的起事和政变，但都没有成功。王莽的党羽把这些比为周公居摄时的“管蔡之变”，说什么“不遭此变，不章圣德”。但王莽心中明白，深恐夜长梦多，就在他“居摄”的第三年便匆匆忙忙公开篡位夺权了。当他派堂兄弟王舜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准备位登大宝时，王政君才彻底地看清了王莽的真面目。她痛骂王莽和王舜，把传国玉玺狠狠地摔在地上。从此，王政君与王莽彻底决裂，退居深宫，仍穿汉家服饰，按汉廷旧制生活，以示坚守名节，不与王莽同流合污。

公元6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为“新”。值此，王莽彻底暴露了“大奸似忠”的伪装面具。

◇ 以诡诈手段取得皇位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暴君。他在位的十三年，穷奢极欲，恣意妄为，大兴土木，广费劳役，急征暴敛，耗尽民力。他拒绝忠良，宠信奸臣，耽迷酒色，残杀良民，直至闹得民怨沸腾，农民起义军四起，众叛亲离，最后被自己的亲信卫队勒死，使隋王朝未传二代，短命而亡。

但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尚节俭的有为之君。他平陈之后，结束了南北朝的长期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实行“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克，每日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无金玉之佩，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角而已”，以致“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隋书·高祖纪》）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杨坚曾向群臣夸耀：“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也！”（《资治通鉴》）的确，他这五个儿子开始并不完全都是无能之辈，那么，为什么这位有名的节俭皇帝却偏选中了这么个有名的奢侈浪子作他的皇位继承人？结果，不仅他所苦心经营的王朝被弄得短祚而亡，就是杨家几个“真兄弟”也在权势斗争的残杀中，“五子皆不以寿终”。

看一看杨坚为什么废了长子杨勇而选中了次子杨广作他的继承人，看一看杨广为取得皇位继承权而作的一切，对帮助人们识别伪装者和阴谋野心家是有好处的。

依据史书记载，杨广之所以能战胜其兄杨勇，使得父亲信任而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除他本身具备的某些条件外，他主要是靠伪装和阴谋。

他本身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是建立过军功，二是有文学才能。

杨广在十三岁时即被封为晋王、并州总管、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屯兵并州（州治在晋阳），与突厥接壤。当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强大，数侵东突厥。隋文帝命杨广援助东突厥战败了西突厥。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感恩隋朝，情愿称臣，上表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愿永为藩附。"杨坚当然很高兴，下诏："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是一体。"这份功劳，当然记在了杨广的名下。

隋文帝统一北方后，举兵伐陈，这是统一中国，结束南北朝纷争局面的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出兵共五十一万八千人，九十个行军总管，皆受行军元帅晋王杨广节度。他是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这年杨广才只有二十岁。众将大败陈军，杨广进军陈都建康（今南京），先将陈朝最为人们痛恨的施之庆等五个奸臣，"以其邪佞，皆为民害，斩于阙下，以谢三吴"。命人只"收图籍，封府库"，但于陈宫的"货财则一无所取"。于是"天下皆称道（杨）广，以为贤"。因此次军功，他被晋升为国家的军事最高长官太尉。

杨广长得很俊，不仅"美姿仪"，而且"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尚属文"。他的诗写得很好，于今流传下来他的七首诗，并非都是艳诗。如他在行军经过长城时所写的《饮马长城窟》："萧萧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溪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就很有气势，在艺术上一扫六朝的那种绚丽纤细诸风，在内容上，把筑长城的秦始皇目为先圣，说筑长城是"万世策"，能"安亿兆生"。在《白马篇》里又写道："……英名欺卫（青）霍（去病），智

策蔑（陈）平（张）良。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会令千载后，流誉满旗常。”抒发其仰慕秦皇汉武之志，气势不同凡响。他在行军云中（今大同）时，突厥启民可汗奉酒迎送。他又赋诗：“呼韩稽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笑话当年汉高祖刘邦曾被突厥冒顿围困于白登（在今大同市东）的故事。这些诗虽然多是在杨广当皇帝后所作，但从此可以看到他的文学功底之深，当是他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良好基础的原故。他在当皇帝后曾自负地说：“人皆谓我承接父统而有四海。假如让我与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被选为天子。”并非完全无因。

他能带兵打仗又能作赋吟诗。他充分利用这两个优越条件，再加之他在未作皇太子前为了沽名钓誉，“敬接朝士，礼极卑屈”。因而博得“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在他周围早已集结了一批文武朝士。但仅凭上述的这两个条件就想作皇位继承人还远远不够。因为按照封建社会的传位惯例是“继嗣以嫡，无嫡以长”。杨广是次子，他哥哥杨勇既是嫡子也是长子，且是杨坚与独孤氏为布衣时所生，理所当然地早已被立为太子，若无重大罪过，是不能轻易更换储君的。这样一心觊觎太子宝座的杨广就要等待机会和极力活动。

太子杨勇也非庸碌之辈，文帝曾经常让他参与研讨决定国家的军政要事。杨勇经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提的有道理，所以“皆纳之”。由此看来，隋文帝并非不喜欢杨勇。但杨勇和杨广的个性相反，他“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就因为他性情直率，不会矫饰作假，才成了“敏慧沈深”、“善于饰名”的杨广的手下败将。

隋文帝崇尚节俭，可是杨勇在这方面不加注意，他穿的蜀地所产锐甲，本已十分精美，可是他又令人再加装饰。这引起

隋文帝的大不高兴，就训戒他："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并将他昔日所穿过的旧衣一件和所吃过的腌菜一盒令他"时观之以自警戒"。又加上冬至时百官到太子宫给杨勇祝贺节日，杨勇"张乐受贺"，也遭到"天性沉猜"的隋文帝的疑忌。渐渐的，他失去了父亲的信任。

独孤皇后性情妒忌，最不喜欢皇帝另有新欢，使得隋文帝对"后宫莫敢进御"。可是杨勇并不注意这点，他不爱独孤氏为他娶的太子正妃元氏，而宠幸偏妾云阳训，元氏因心疾而亡，独孤后怀疑是被太子和云氏害死，从此独孤后对他心生反感，常常"求（杨）勇过恶"。他又失去了母亲的信任。

杨广却窥破时机，"弥自矫饰"，表面上一反杨勇所为，他本来妾媵无数最为奢侈。但当他获知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要到他的王府来时，就立即"将美貌姬妾藏于别室，惟留老丑者，穿着布衣，侍奉左右"；又把华丽的纬帐暂时撤走，改用素色稀布，还故意将乐器的丝弦弄断，让上边落满灰尘，更装着平时只与正妃肖氏居处，不近任何姬妾。隋文帝夫妇见状，当然非常高兴。因此对他更加器重。

杨广一方面揣摩皇帝、皇后所好，一方面广结心腹，凡是皇帝、皇后派遣的人到王府，不分贵贱，他都和肖妃亲自迎接，赠以厚礼，使得这些人在帝后面前，无不称其仁孝。杨广还结交善于相面的人，送他们厚礼，让他们当着皇帝的面，故意遍视五位皇子，然后悄悄对文帝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问大臣韦鼎："我诸儿谁可继位？"韦鼎心知他最喜欢杨广，就附和说："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

杨广既然已经成功地取得皇帝皇后的好感，下一步就是设法除掉杨勇，他挖空心思也没有找到杨勇的罪过，就只好靠造谣中伤来陷害他这位"性宽厚"的兄长。杨广入宫拜辞母后时，故意伏地痛哭说："臣性识愚下，不知何事得罪东宫，常

欲屠杀陷害于臣，每恐馋僭生于投抒，鸩毒遇于杯勺，是以勤忧积念，惧履危亡。”独孤后听后大怒，愤然说：“我在尚如此，我死后当鱼肉汝乎？东宫无正嫡，至尊千秋后，汝兄弟向阿云儿参拜，此是何等苦痛！”从此，这位与隋文帝并称“二圣”的独孤皇后，下决心废掉杨勇，另立杨广。

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杨坚，杨广得下功夫攻开这座堡垒，但文帝素来“性严重明敏”，靠直接造谣中伤是行不通的。杨广知道，在满朝文武中，能左右影响皇帝的，只有杨素一人，而杨素最听兄弟杨约的话，于是他和心腹宇文述密谋，用博戏的办法厚赂杨约。又通过杨约鼓动杨素说：“太子每切齿于执政（当时杨素是宰相），一旦主上晏驾，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如能请立晋王，晋王必永铭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可以长得荣禄。”老谋深算的杨素闻言大喜，就常在皇帝、皇后面前“盛言太子不才”，又谎奏太子“杨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

杨素是杨坚最信任的重臣，杨素对太子的诋毁，不由杨坚不信。于是就将东宫宿卫之人，“有勇健备咸屏去之”，并加强自己的护卫，以防生变。与杨素关系密切的太史令袁充又上奏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样，除皇后、爱子、大臣以及左右亲信等都经常在皇帝耳边语诬太子外，又加上了天上的“星辰”也要求废掉太子，这就更使“性宽厚，不知矫饰”的杨勇更难保住自己的太子地位了。

但隋文帝虽然对太子疑忌忿懑，总认为杨勇是他和独孤后“布衣时所生，又是嫡长子，望其能渐改”，一直隐忍不定，未下废立决心。杨广就又重金买通了太子身边的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动静，密告东宫过失”。于是“内外宣谤，过失日闻”。诸如诬陷杨勇曾说过：“今上作天子，竟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我大觉碍身。”还说他指着皇后身边的侍儿

说："是皆我物。"还说太子养马千匹，是准备造反时，守住城门，饿死父皇。最为致命的是诬奏杨勇曾让巫师卜吉凶，说"至尊忌在十八年，活不长久。"

隋文帝听后，气得泫然落泪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他命杨素对太子讯鞫实情。又亲自数遣使者责问杨勇，但杨勇极不承认。就在这样毫无实证的情况下，隋文帝还是听信了严妻、爱子、侍臣等的诬陷，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将杨勇废掉，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并囚杨勇于东宫，交付杨广看管。杨勇自以为无罪，多次请求见父皇申冤，杨广都不让。

杨勇出不去，就于院中爬至树上大叫，想让父皇听见，能被召见。杨素又奏言废太子杨勇"情志昏乱疯癫病狂，不可复收"。隋文帝又听信了，至使杨勇始终不得再见皇帝申诉。

杨广的夺嫡计划成功了。但他还不放心，他又作了两件事来巩固他的太子地位。一是独孤皇后病死，杨广在父皇和宫人面前装得哀丧不止，痛不欲生，直至哭得气绝，以此来进一步博取仁孝之名。可是他回到私室，"饮食欢笑如平常"。在守丧期间，他明面上只让人们给送少量米饭，表示自己哀伤过度，食不下咽。可暗地里却命亲信用竹筒装肉脯鱼鲊偷偷送给他食用。二是担心"性耿介"，"意甚不平"的弟弟蜀王杨秀不服，会危及其太子地位，就"阴令杨素求其罪而僭之"，从而先激起文帝对杨秀的恼怒。然后他又"自作木偶，缚手钉心"，上写隋文帝及汉王杨谅姓名，并书："请西岳神收杨坚、杨谅魂魄"。埋于华山下，令杨素掘土发现，呈送文帝。同时又假造扬秀造反檄文暗夹杨秀书卷之中，故意令人发现报文帝，这些罪证当然惹起隋文帝大怒，说："天下宁有是耶？"遂将杨秀废为庶人，囚禁在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他之所以在木偶上除写杨坚名姓外，还写了他另一个弟弟杨谅的名姓，一是这样

写更易使杨坚相信，二是可以挑起杨谅与杨秀不和，不致于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这位太子。至于杨谅本身，可以图待以后收拾（他以后又把杨谅囚禁致死）。

就这样，杨广蒙蔽了他的父皇和母后，谋取了大隋江山。

第三篇　厚心变学篇：通权达变，机智灵活

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齿？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

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

——李宗吾厚心变学智语

常言道："耿直之人难做官。"大家公认的"好人"，常常官场失意。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通权达变、委曲求全是官场通则，也是政治家的处世原则。耿直者往往生活在理想中，不懂得向现实妥协，因此无法立身，谈何领导？一个人通权达变的能力越强，官位越稳。

通权达变是一种智慧，而且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智慧、愚昧

和卑陋的人只能墨守陈规，亦步亦趋地走在别人后面，永远不会越雷池一步。而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智慧，通权达变之术非聪慧睿智之人不能使用，非大智大勇之人不能迭出新意。

通权达变不仅是下级对上级，或是弱者对强者，在一定情况下，哪怕是上级对下级，或是强者对弱者，也要委曲求全，以求四方团结，天下归心，谋成大事。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三：能屈能伸

——通权达变、委曲求全是官场通例，也是政治家的处事原则。恪守信念、宁死不屈是书生品格，也是仁人志士的处世信条。这是两条格格不入的观念前者不无道理，后者尤为“真理”，只是要想把这两种观念统一起来却是很难。道理很简单，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人。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做官和做人往往是分离的。做官者多用法家之术，虽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只要能保官位，能成好事，也就不管其手段和方式，不问其性质和目的；而做人呢，或奉儒，或信道，总而言之，是要为理想的观念活着，这就难免在现实面前碰壁。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出现这种怪异而又正常的现象：官格与人格的背离。所以，好人难做好官。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曲”，含有无尽的深意。封建官场上，很多直肠子的耿直大臣无法立身，而很多看似柔弱的人却官运亨通。

唐玄宗时，李林甫、裴耀卿、张九龄同为朝廷重臣。张九

龄以直言敢谏著名，渐得朝廷大臣尊重。李林甫因此怀恨在心，寻机置张九龄于死地。

这时，宠妃惠妃与太子有隙，诬陷太子私结党羽，谋图不轨，求玄宗将太子废掉。枕边风吹多了，玄宗动了心，提到朝廷上讨论。张九龄坚决不同意，并说因一个女人之言就废立太子，实非圣君之所为。玄宗听了，不悦而退。李林甫乘机来到后花园，拜见玄宗，说张九龄亦为太子一党，故有此谏。自此，玄宗对张九龄产生了坏印象。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玄宗听从郡州之举，想加封鄂觚人牛仙客为幽国公。张九龄认为此人不过善使谨慎保身之术，并无大功，不宜封此重爵，便相约了李林甫一同去诤谏。李林甫当面表示同意，但到了玄宗面前，张九龄固陈谏辞之后，玄宗和张九龄都看他的反应时，他却装作沉思之态，默然无语。玄宗仍坚持封牛仙客。张九龄坚持己意，说牛仙客只不识书，非科举出身，不过省俭而已，不宜重封。玄宗不悦，退身回后宫。李林甫又寻机会潜来，告诉玄宗："张九龄固谏逼上，有不敬之罪，在用人问题上处处与皇上作对，只不过谋图树立太子党群，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

一句话说得玄宗大怒起来，"我还没到该死的年纪，九龄就怀此心，怎可重用！"当即令李林甫代拟诏书，将九龄贬官外放。

李林甫眼珠一转，怕这事情疑到自己头上，在朝廷大臣中站不住脚，忙说："张九龄固谏之后，皇上即把他贬斥外放，显得皇上没有气量，不如冷冷再说。"玄宗听听有理，便没让李林甫写诏，不过，玄宗对此事却耿耿于怀，终于瞅个机会罢去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出生在卫国，后在鲁国学习兵法，渐有名气。某年，齐国攻打鲁国，鲁君欲任命吴起为将，领兵抗齐，但却遭大臣反对，认为吴起的妻子是齐人，

所以吴起不会真心实意地为鲁国卖命，说不定还会半路降齐，削弱我国兵力。鲁君犹豫不定。吴起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了向鲁国表忠心，就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鲁君放心了，让吴起带兵出战，大败齐军。但吴起为人一向耿直，所以得罪了不少人，恨得不少人争向鲁君进谗言。鲁君渐渐疏远了吴起。吴起无奈，只好来到魏国。

这时，魏文侯正励精图治，任李悝为相进行改革。李悝选了吴起当助手。吴起在改革中给李悝帮了大忙，整编军队，改革奖赏办法，鼓励耕战，限制贵族利益等。魏文侯十分欣赏他，重用他，任命他为四河太郡守。但那班贵族们却因此恨死了吴起，只因魏文侯宠信，没法奈何他。

但魏文侯一死，魏武侯即位后，形势却起了微妙变化，魏武侯是个昏君，他对臣子忠奸不分，还用旧的血统观念来衡量臣子，任命女婿公叔为相，推翻了李悝的某些新法，以维护贵族利益，这样一来，吴起与公叔便有了矛盾。

吴起是个死犟筋，不会见风使舵而明哲保身。每当公叔废除一条旧法时，他便据理力争，把公叔气得咬牙切齿，最后终于下定了赶走他的决心。

公叔明白，要赶走立有大功的吴起，还得国君发话。于是他设计了一个陷阱，让吴起上当滚蛋。

公叔先找到魏武侯，闲扯中把话引到吴起身上。当时，魏武侯在军事上对吴起还是倚重的，夸奖了一番吴起的功劳，表示还得重用吴起。公叔善于见风使舵，马上就说："那当然。但是，"他把话头一转，"就不知吴起是不是真正与咱们一条心，他终究是个外人呀！"一句话把魏武侯说得疑惑起来，沉思着说："对呀，他是不是真与咱们一条心呢？"公叔见魏武侯的神态，知道事情有门了，忙接口道："这个办法，试探他一下就明白了。"魏武侯问："怎么试探呢？"公叔说："吴起自从求将杀妻之后，一直还没婚配。您可招他来，说要把公主配给

他。他若高兴的答应，就说明他跟咱们一心。会尽心竭力地为咱们魏国出力。他若犹犹豫豫，就说明他心怀二意，不会在咱们魏国久住的。”魏武侯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公叔见第一步计划成功了，忙跑回家，对妻子说，他要约一个朋友来玩。朋友到来时，要妻子装出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妻子一向言听计从，答应了。

于是，公叔约吴起到自己家里小酌。一进门，公叔那位公主妻子就照公叔吩咐好的，迎上前来，劈面问公叔：“今天不上朝，干什么去了？”公叔装出惟惟诺诺的样子说：“去看了一个朋友，相约来家小酌。”妻子大喝：“酌什么？天天灌马尿，也没见你干出什么正事来！”那时虽还不多么讲求男尊女卑，但像这样的妻子，吴起还第一次碰上。于是他瞅个机会问公叔：“嫂夫人怎么这般态度？”公叔装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人家是公主，有国君撑腰嘛。”

这时，公叔妻子的贴身丫头听了安排，又模样汹汹地来找公叔，说公主在房中，要公叔快去，有事吩咐。吴起一见，有点火了，抱不平说：“一个小小丫环，竟对男主人这般讲话，这不是造反了？”公叔又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一口气，说：“丫环也是从宫中带来的呀，自然主大奴也大了。”

吴起回家中，许久还为公叔在家中的地位生气，却突然来人传话，说国君找吴起有事要商量。

吴起不知国君有什么事，忙快步入宫。魏武侯热情接待，扯了半天闲话，便说出要将公主相嫁的事。吴起正在为公叔的处境生气呢，哪知国君又让自己也走上这条路，于是吞吞吐吐地说：“在下出身贫贱，岂敢同公主匹配。”武侯以为他在自谦，忙说：“我意已决，不计较什么出身。”吴起还是推推诿诿地不答应。武侯想起了公叔的话，以为吴起心怀二意，也就不再勉强他了。

自此以后，魏武侯对吴起渐渐冷淡起来。吴起察觉到自己

在魏国不会再受重用了，便瞅个机会，投降楚国去了。

◇ 殷景仁知退知进

殷景仁受嫌遭忌，在对方步步进逼之时，主动退位以避其锋，采用以柔克刚、明哲保身之术，以守为攻，以退求进。当时机成熟时，一举击败对方，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可谓是个知退知进、善于审时度势的智士。

刘湛字弘仁，东晋时代南阳涅阳（河南镇平）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刘耽、父亲刘柳皆官至东晋王朝左光禄大夫。刘湛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但其“不为文章，不喜谈议”。他少有大志，常以管仲、诸葛亮自比，是刘裕代晋自立，建国宋朝的功臣之一。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继立。但刘义符昏暴淫乱，两年后被执政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废掉并杀死，同时被杀死的还有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徐、谢迎立宜都王刘义隆（刘裕三子）做了皇帝，是为宋文帝，改年元嘉。元嘉六年（公元 429 年），刘义隆重用彭城王刘义康（刘裕四子）为自己的帮手，任命其为录尚书事，与王弘共执朝政。王弘自以为是外姓，遇事推让，刘义康总揽朝政，权倾群臣。

刘义康为彭城王时，刘湛是彭城长史，深得刘义康的信任。刘义康专主朝政，刘湛的势力也跟着膨胀起来，至元嘉九年（公元 432 年），王弘等老臣先后谢世，刘义康得以专主朝政。

刘义隆虽信任义康，但尚能自掌权柄，有一定的主见，他起用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以制约弟弟。此时刘湛为义康推荐也由太子詹事升任为领军将军。

本来，刘湛开始步入仕途的时候，曾受到殷景仁的推荐。但此时他有刘义康为靠山，见殷景仁的官职比他还大，就暗生忌恨之心，千方百计要排挤殷景仁取而代之。可是皇帝刘义隆

很信任殷景仁，况且这是他亲自任用的人，自然格外照顾。刘湛虽百般谗毁，但也无可奈何。殷景仁反而又加授中书令兼中护军。刘湛更加气愤，进一步想挤走殷景仁。

殷景仁也知道是刘湛排挤自己，深悔当日不识人，曾经对亲朋叹息说："引虎入室，便即噬人。"为了避其锋芒，便上书以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刘义隆坚决不许，但允许他带职在家养病。刘湛还不罢休，又打算派手下扮作强盗去刺杀殷景仁。谋尚未发，就有人密告刘义隆。刘义隆立即传令让殷景仁住到西掖门，使其接近宫禁，便于保护，刘湛再也无法加害了。这样，刘义隆全力保护殷景仁，刘义康专意信任刘湛，二人各有靠山，形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势。

刘湛志大而少谋术，一切都在公开进行。他约束刘义康的所有属员及他自己的朋友不准登殷景仁之门。彭城王主簿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知道有这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曾到殷景仁处请求一个郡守之职。刘敬文知道后，吓得灵魂出窍，慌慌忙忙到刘湛府中长跪请罪，湛问何事，敬文声带颤音地说："老父亲老糊除了，竟到段家去求官职，实出敬文意外。敬文不加预防，事先未通知老父亲，内怀愧疚，阖门惭愧，特此前来请罪。"刘湛听后，冷冷地回答："父子至亲，奈何不先通知？这次且不必说，下次要格外小心。"刘敬文听罢，连磕几个响头，方才离去。

殷景仁见刘湛、刘义康权势很大，一时难以硬斗，就采取以柔克刚的方法，终日在家闲居，名为养病，实是逃避是非。文帝刘义隆每遇军国大政派人密往殷宅进行咨询。因此殷景仁虽在家闲居，朝中之事尽知，而且每问必答，为文帝出谋划策。但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刘湛也放松了对殷景仁的警惕。

殷景仁继续在家养病，刘湛继续在刘义康府中掌权。时间一过就是5年，朝廷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义隆因贪色而得重病，又逢袁皇后死去，病中加悲，越发精神恍惚，病本难支，索性把一切军国大政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刘义康虽是宗室权臣，但事兄至忠，兄弟很友爱，他总揽朝纲，处理军政要事，内侍皇帝疾病，甚至皇帝吃的药，他都亲口尝过方让呈入，防止有人下毒。每天夙兴夜寐，勤勤恳恳。

但刘义康之失在于不读书，不通历史，不知君臣之大防。他自以为是亲兄弟，故毫不避嫌。执政日久，内外只知有彭城王，不知有皇上，故贡献礼品都先送王府，再送皇宫。一天，刘义隆想吃柑子，近侍忙去取来，结果都干巴巴的，有的变了味，义康忙说："我家有好的。"立即派人去取，取回一看，又新鲜又大，"大供御者二寸"。文帝心中一动，刘义康全然不觉。文帝病重时，刘湛等人积极筹划等文帝一死，拥立刘义康为帝。

天不作美，刘义隆经过御医的精心治疗和刘义康的用心护理竟大病得愈。吃柑之事，他对刘义康已心存戒备。病好后又听到刘湛等人的秘密，便决心要铲除这个毒瘤。但因刘湛等人皆在，不便轻易下手，怕打草惊蛇，激成祸变。

天意助人，正当刘义隆苦无机会之时，刘湛的老妈死了。古人居官者在父母死亡之时要守丧丁忧三年，除特殊需要外，本人必须主动去职。此时刘义隆当然不"特殊需要"刘湛了。刘湛很精明，辞职时对亲朋说："这回就要大祸临头了！"但他不敢不辞职，不孝的罪名会更大。

殷景仁对朝中的情况了如指掌，听说刘湛免官守丧，马上来了精神，让家人赶快把闲置多年的衣冠取出拂去灰尘，家人都莫明其妙。天刚黑下来，果然宫中有密使出来，促殷景仁快速入宫。殷景仁忙穿戴整齐，应召趋入。

原来文帝决心要翦除刘义康的羽翼，裁抑他的权势，然后贬黜他。殷景仁听后，一力承担，当即为之出谋划策。他让文

帝先用诏书召刘义康入宫，留宿在中书省，使刘党外无主心骨。刘义康应召而来，时已夜半，即被软禁。接着打开东掖门召殿中将军沈庆之入宫面授旨意，让他控制朝廷及宫中的局面，又分派兵丁去逮捕刘湛父子及刘湛死党刘斌、孔胤、刘敬文等，天明时，这些人已被投进大牢。

当天晚上，文帝下诏公布刘湛等人的罪恶，在狱中诛杀刘湛父子及奸党八人，一面派人通知刘义康。刘义康至此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嫌疑，上表辞职。文帝下诏出义康为江州刺史，往镇豫章。这一天是元嘉十七年十月戊辰日（公元 440 年 11 月 23 日），刘湛年 49 岁。

殷景仁与刘湛之争从本质上无所谓奸忠好恶，但殷景仁受嫌遭忌，在对方步步进逼之时，主动逊位以避其锋，采用以柔克刚、明哲保身之术，以防为攻，以退求进，当时机成熟时，一举击败对方。

◇ 述律太后审时度势

辽太宗率兵南侵，灭了中原的后晋。后晋已亡，中原无主。太宗早就有称帝中原的野心，他召亡晋文武臣僚聚会，太宗说："我国地方广大，方圆数万里，有酋长 27 人，中国风俗，异于我国，我国选择一人为中国之主，诸君以为如何？"文武百官齐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夷夏之心，皆愿拥戴大皇帝（指太宗）兼主中国。"太宗虚情假意推辞了一番，在群臣固请下，终于答应。天显二年（公元 927 年）正月初一日，太宗耶律德光进入汴京，亲临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二月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任命百官，大赦天下，改元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称辽太宗，契丹太祖阿保机称辽太祖，实由于此。

对于儿子太宗在中原称帝一事，太后述律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在太宗第三次伐晋前，述律太后曾与太宗作过一次探

讨。她看出儿子很热心南征中原，有问鼎入主之心，便说："如果汉族人到我胡地来为主，行吗？"太宗说："那怎么能行？"述律太后说："你既知道，为何要去做汉主呢？你现在虽然得了汉人的土地，却不能够统治，万一有什么闪失，后悔就来不及了呀。"很显然，经验丰富的述律太后心存一种担心，她知道打天下与治天下毕竟不是一个幼儿。

果然，辽太宗很快就陷入了述律太后所担心的那种窘境之中，由于他以胡人身份君临中国，所用的统治方法还是契丹的那一套，很不合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之太宗不信任汉官，刺史等级官员都是契丹人，不会汉语，统治地方自会产生许多隔阂。另外，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公开反抗辽统治，越来越得到各地的反异族统治运动的响应。终于，辽太宗感到无法再统治下去了。于是找个借口，召集百官说："我是北方人，不适于南方气候，我要回去避暑，同时省亲。"立即留下他的表弟（述律太后哥哥萧知敌鲁的儿子）萧翰守汴州，改汴州为宣武军，任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太宗自大梁出发回契丹，亡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中国内府所藏珍奇异宝也被尽数带走。太宗撤退消息传开，人心大乱，那些前晋的叛将官吏们又都乘机叛变，响应河东刘知远。太宗于途中闻知，觉得到手的中国又这么失去了，不无懊恼悲伤，想起当初太后的警劝，也颇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此时他最后悔的，恐怕还是没有当初听从母后的劝告，做茧自缚而有今天之羞辱，羞忿交加，行至临城（河北临城县）得了病，到了栾城病更加剧，至杀胡林（又名杀狐林，在栾城县西北）驾崩，享寿46岁。

太宗驾崩时，述律太后已六十多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的衰减，她已有意识地减少了对朝政的日常干预，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安度晚年的问题了。但是太宗淬死中原，使得述律

太后的这种理想设计出现了障碍，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问题，接下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

太宗耶律德光生前没有立过皇太子，却立了皇太弟耶律李胡。这显然是述律太后精心策划安排的。因为据史载，3个儿子中，述律太后所喜欢的除了德光，便是李胡，耶律李胡是述律平的最小的儿子。他天显五年（公元930年）被立为皇太弟，同时以寿昌王的身份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宗南伐，李胡留在本国侍奉太后，同时留在上国的还有太宗的儿子寿安王耶律述律（与祖母述律太后同名）。

述律太后虽然能控制上国的局势，但却控制不了远在中原回国途中的军队。太宗崩于杀胡林，军中发生惊忧，那些以败军之将的面目回国的将领们，想起述律太后的严厉，对于回国后的前途吉凶不无忧惧。于是护驾的南院大王耶律吼与北院大王耶律斡会商："大子大位不可一日虚悬，若访命于太后，势必立李胡为帝，而李胡暴戾成性，残忍异常，（史称李胡少勇悍，有武力，惟性残酷，小怒即在人脸颊上刺字，或投入水火之中，予以溺焚致死。太祖阿保机曾赞之曰："此吾家之铁儿也。"）安得为天下之主？必欲得一深获人心者立之，舍永康王莫属也。"永康王耶律兀欲，是太宗的侄儿，东丹国人皇王耶律突欲的儿子。当年耶律突欲奔国奔唐，兀欲没有随父亲一同南奔，故太宗视为己子，伐晋时携其南下。史称耶律兀欲善书画，能饮酒，礼贤下士。

南北二大王即整军召诸将会议说："大行皇帝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为人皇王之嫡长子，天人所属，当立为天子，如有不从者，即以军法从事。"诸将都乐于拥立永康王，遂奉永康王于太宗灵柩前暂即帝位，然后挥兵突袭恒州，将已起异心的燕王赵延寿设计抓了起来，然后宣布大行皇帝遗制，永康王耶律兀欲正式于恒州登大宝，改元天禄，是为辽世宗，并为太宗皇帝举哀成服。命天倔（太宗庶子）等人先行护送太宗灵柩

赶上京。

述律太后此时才知儿子太宗已死，但闻世宗自立为皇帝，赫然震怒，说："弃国南奔之人的儿子怎能成为我国主？且我儿（指太宗）取晋平天下，有大功业于世，其子（指寿安王述律）现在我侧，安得不立为天子？"由于形势紧迫，甚至没来得及先下葬太宗之尸。述律（太后）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于是遣皇太弟李胡帅兵拒世宗回国，两军接战，李胡大败。无奈，年近七十的述律老太后不得不亲自披褂重整军旅，迎战于滨河。这时李胡也尽执上京世宗臣僚们的家属，说："如果此战再不克，我就将这些人质尽数杀光。"就在双方僵持一触即发之时，述律太后问计于有智慧的贵族耶律屋质。耶律屋质向她建议："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则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述律太后怦然心动，说："我即有意和解，谁为使者？"耶律屋质自告奋勇说："如太后不疑臣，臣愿往说永康王。"

述律太后便派耶律屋质为使。世宗自恃兵精将强，盛气说："联率之兵俱精锐，彼惟与乌合之众耳，安能敌我！"耶律屋质说："纵使不敌，奈骨肉何？况作战之结果，胜负之谁属，仍未可知，幸而获胜，诸将之眷属已被执于李胡，自无幸全之理，即以此一端而言，亦应和解，以全诸将妻儿之性命。"左右诸将闻听，尽皆失色。世宗沉吟良久，方说："应如何和解？"耶律屋质说："应与太后相见，开诚布公，和之不难，设不能和，战之未晚。"世宗乃同意派使与耶律屋质往见述律太后。往返数次始定相见之期。这种祖孙亲属成敌，于谈判桌上相见的场面实在是旷古罕见。谈判桌上，双方各不相让，几乎谈崩，多亏耶律屋质反复辩难从中斡旋，方获得了和平。述律太后说："今日战争虽免，而神器（皇帝）究竟归谁？"耶律屋质说："太后若授予永康王，则应天顺人，尚何疑焉？"李胡大

怒说："今我在，冗欲何得立为太子？"耶律屋质说："礼有传嫡而不传弟之说，况公暴残庚忍，人多怨恨，万口同声愿立永康王，人情不可夺也。"述律太后到此，只得长吁一声，回顾李胡道："你听听，不是我不愿将太子之位传授予你，是你自己弄得人心丧尽，做不成皇帝，当年我与你父亲（辽太祖）爱你，胜过你两个哥哥，俗语说：'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现在应了这句话，你自作自受，我也无能为力了。"于是承认世宗的即位，迎其回至上京。

述律太后一生戎马弄权杀人，性格刚直、宁折不弯。然而至此居然在孙儿面前认输服软，实在是大大出人意料。但根本原因是当时双方实力悬殊，述律平在感情的背后更有着力量的权衡，于是泣曰："从前太祖经历了诸弟的叛乱，以至于天下大乱，而今那时的疮疤还没有平复，怎么能再次涂炭生灵呢？"似乎是为了避免使契丹国雪上加霜，再添内乱，似乎是为了国家社稷，她才放弃战争。其能屈能伸的政治大家的风范，当真叫人自愧不如。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四：随机应变

——机智灵活，变中取胜。只有敏捷多变，才能遇险不惊，取得胜利。

公子纠跑到了鲁国，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国内有人杀死了齐国国君，这样齐国就没有国君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全都急速返回齐国边境，两人同时到了齐国，争着想先入境做国君。管仲拉弓射公子小白，射中了他的衣带钩。鲍叔牙教公子小白向后倒下，佯装被射死。管仲真以为小白死了，便报告公子纠说："你可以安安稳稳地登上国君的宝座了，公子小白已经死了。"鲍叔牙乘此机会驱赶着车先进入了齐国境内，

因此公子小白能够当上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鲍叔牙的聪明才智，就在于他能应和着射来的箭而让公子小白向后倒下装死。他的聪明才智来得像箭那样迅疾。明朝王阳明上奏疏营救御史戴铣，得罪了大宦官刘瑾，在殿上受了杖责，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王阳明穿着平民的衣服迅速驱车前往。过江时，作凭吊屈原文来表达自己的心志，不久又写了投江绝命词，假装已经死了的样子。绝命词传到京师，当时专权的大宦官刘谨，怒气还没有消停，打算派遣刺客从小道前来杀他，听说王阳明已死，才停止了刺杀行动。王阳明的聪明才智同鲍叔牙是一样的，他以假死逃过了刘谨的追杀。

楚汉相争时，项羽对汉王刘邦说："天下纷扰不宁，只是由于我们两人。我愿意向您挑战，以决一雌雄，不要让天下的百姓白白地为我们而陷入战乱的劳苦之中。"汉王笑着拒绝说："我宁可跟您斗智，不愿同您拼实力。"于是项王就和汉王一起隔着广武涧对话，汉王列举了项羽的十条罪状，项羽暴跳如雷，用箭射中了汉王。汉王的胸部受了重伤，然而他却摸着脚说："敌人射中了我的脚趾头。"汉王因为受伤很重躺倒了，但张良竭力使他起来走出营帐去慰劳军队，表明自己的伤不重，以此来稳定军心，不让楚方乘汉方主帅受伤重的机会来消灭汉军。汉王出帐到军中慰问士兵，结果伤势加重，于是便驱马进入成皋。

公子小白本来没有死却佯装死去而向后倒下，汉王受了重伤却强装没有受重伤。一时的计谋造就了百代的功业，因此说："成败如丝……去凶即吉，匪夷所思。"

◇ 刘秀、虞诩造假胜敌

王莽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的绿林军建立政权，号称汉军，分兵北进，一举攻克昆阳（今河南叶县）。王莽惊慌失措，忙命大司空王邑将兵40万，号称百万，前去与绿林军

决战，试图一举歼灭绿林军。不久，40万新莽军包围了昆阳，连围数十重，意在必克。

当时，绿林军主力攻克昆阳后，只留下近9000人守城，而主力早已转攻宛城（今湖北荆门）。形势十分危急。这时，绿林军首领派大将刘秀至郾城（今河南郾城）、定陵（今河南舞阳）一带调集起义军，前去解昆阳之围，保住这一战略要地。

刘秀至郾、定陵，与守城将领多方协商，终于调集起万余人，匆匆驰援昆阳。

来到包围昆阳的王莽军外围，刘秀让其余人扎营，自己率领手下的千余精锐骑兵向王莽军冲去。王莽军首领见只有千余人从背后杀来，也没放在心上，拨出千余人应战。但他们哪里是刘秀骑兵的对手，刚一交战，便败下阵来。刘秀借机率骑兵猛冲，杀得敌人丢盔弃甲，扔下营帐不管，退出十余里，使刘秀军接近了昆阳城。

王邑见绿林救兵赶来，一边调集兵力阻挡，一边传令加紧攻城。一时间，昆阳城外竖满了云梯，王莽兵像蚂蚁般密密麻麻地附在云梯上向城上爬。王邑亲自在城下督战，形势十分危急。

刘秀见状不妙，率手下人死命向昆阳城冲去，想与守城绿林军会合。哪知阻击部队接到王邑的死命令，不管死伤多少人，也决不后退，不让刘秀接近昆阳。

两军激战到傍晚，势呈胶和状态。而城上的守兵却被攻城的王莽军射杀了不少，形势相当危急了。怎么改变这种情势呢？刘秀在战斗间隙中苦思良策。突然心生一计，想用制造假情报来鼓舞己方士兵，涣散敌方军心。于是他传令手下人写了许多封书信，说宛城已被绿林军攻克（当时刚被攻克，但消息还未传到刘秀那里），马上就来支援昆阳。写好后缚在箭上，向城中射去，而故意让不少信落在围攻的敌营中。

守昆阳的绿林军拾到书信。马上报告守将，不一会儿就传遍城中，于是士气大振，连城中百姓都上城墙上帮助守城，王邑传令封锁消息，以免影响士气。但刘秀射来的书信不止一封，消息如何能封锁得住？不久“我们在宛城败了”的消息便传遍了王邑营中，士气一下子低落下来，攻城兵失去了勇气，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刘秀见自己的假捷报起了作用，便乘机率领所有援军来冲王邑的大营，试图以擒贼擒王的战术赶跑敌人。王邑见敌人冲来，怕手下乱了阵脚，一边传令各营固守莫动，一边亲率手下兵将迎战刘秀。刘秀让士兵们高喊着“宛城已克，我军大胜”的口号进攻，于是王邑手下将士军心涣散，失去斗志，被刘秀兵打得大败。而其他营帐的将士因为有王邑的“不准擅动”的命令，也不敢接应王邑。王邑兵败，收不住脚，带动了其他营的兵士也狂奔逃命。守城绿林军见状，乘机杀出，里应外合，把王邑大军打得大败溃逃，解了昆阳之围，创造了以2万军队打败40万大军的先例。

战国中期，孙膑是用进军减灶之计诱庞涓孤军深入，东汉时期，虞诩却用进军增灶之计吓退了尾追的羌兵。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公元107年～113年），西部羌人造反，郡守备邓欲弃城而逃，遭到身为郎中将的虞诩谴责，邓由此怀恨在心，找个机会把他降为朝歌长吏。哪知这下正为虞诩创造了表现才能的机会。朝歌（今河南淇县）有盗贼作乱，朝廷无力派兵剿灭，虞诩召募勇士，训练军队，杀贼数百人，朝歌康宁。朝廷发现了他的军事才干，任命他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一带）太守。诏令传到，虞诩与新任长吏作交换，便带领几百名愿去武都的军士向西进发。

虞诩谏邓的事迹早已遍传关外，羌人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如今羌人首领得了消息说虞诩要来武都任太守，料到他到任之日，必大整军队，将对自己不利，于是他派手下得力战将带羌

兵三千，潜入关西，聚集在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崤谷（今陕西宝鸡西南）一带阻击虞诩。

东汉建都洛阳以后，关西一带成为汉军和羌人的游击区。汉军多据守城邑，大部分乡村却不能控制。所以虞诩一近函谷关，便派人侦察前进。果然，探到羌人在崤山一带布下口袋阵，等虞诩等到来后一举歼灭。

探马来报，虞诩传令手下扎营。他思量形势，若东去借兵，远在洛阳，往返需要几天。若绕道过去，崤山南北皆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大军怎么办？他想起古人的“虚张声势”一计，于是放出风去，说已回都请救兵，扎营等待洛阳救兵到来。

羌人得此消息，知道虞诩人等三两日不会过此处了。便松懈下来，纵兵四处抢掠，只留少数观望。虞诩探到此情况，令手下人轻装，兼程前进，一下子闯过了崤山处羌人口袋阵。等羌人集合起来时，虞诩已西去百余里了。羌人将领下令紧追不舍，定要把这数百人吃掉而后快。

虞诩闯过关后，料到敌人不会就此罢休，必紧追不舍。再向别处请救兵已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想起孙膑的减灶诱敌之计，自己何不反用此计，来个增灶吓敌？于是，他让兵士做饭时每人造两个灶，第二天加倍。第三天又加倍。

羌人在后紧追。追到加灶处，羌人将领让手下人数灶，见多了一倍，心中疑惑，难道这虞诩又沿路召募军士不成？又追了一天，见灶又多了。再一天，灶更多了。羌将计算一下，按灶来计，虞诩兵力已超过了自己，再这样穷追下去，说不定会中计上当，亏了老本，于是放慢速度，不敢紧追了，只远远尾随。

这样，虞诩终于安全地到达了任所，拉开了大战羌人的帷幕。

◇ 陈平、李世民矫诏

刘邦在晚年经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他的臣下要想自我保全，往往要十分小心谨慎，否则，复杂的权力之争就会祸及自己。

刘邦在平定英布的叛乱中身受箭伤，又加上年老生病，回到长安就一病不起。这时，北方的燕王卢绾又反叛，刘邦闻讯，便让樊哙挂相印领兵出征。樊哙离开长安后，与樊哙素有嫌隙的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刘邦此时疑心正重，就听信了这些话，大骂樊哙说："樊哙匹夫见我有病，竟然希望我死掉！"刘邦命令陈平用驿车把周勃送到樊哙军中，前去接替樊哙的主将职务，陈平则取回樊哙的首级。两人接受了命令，便飞驰而去。在路上，两个人商议说："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战功赫赫，关系众多，又是吕后的妹妹吕须的丈夫，皇上对他素来倚重。这次皇上生病，容易动怒，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这才要杀他，恐怕将来会后悔的。皇上一后悔，恐怕要拿我们出气，即使皇上不怪我们，吕后也会怪我们。再者，万一皇上近日驾崩，那可就更麻烦了。我们不能亲手杀他，宁愿把他装在囚车里，送回长安，让皇上亲自处置他。"二人计议一定，在樊哙军的外围，设了一个祭坛，用皇上的符节把樊哙召来，读完了诏书，就把樊哙的双手捆了起来，装进了囚车，由陈平负责押回。

在回长安的途中，陈平就听说刘邦死了，陈平担心吕后恼怒这件事，就先乘车赶回，向吕后汇报这件事。在刘邦的灵前，陈平边哭边说，把擒押樊哙的事说了，吕后知道樊哙未死，也就放下了心，没有责怪陈平。但陈平还是怕吕须进谗言，就向吕后要求进宫宿卫，吕后就让他做皇帝的老师，这样，陈平成天侍候在皇帝的身边，吕须就很难有空去谗毁陈平。等樊哙解到以后，吕后马上释放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官职

和封邑。

看来，即使奉行皇命也要随机应变，看具体情况行事，否则，陈平和周勃的性命是保不住的了。

唐太宗李世民是实际上的开国君主，以马上得天下，打了不少漂亮仗。其中，扫平王世充与窦建德之役堪称他一生的杰作，伐谋、伐交、伐兵三者并用，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在不长的时间内，接连吞掉两大与己相若的割据势力，用兵之巧，享誉千古。

公元618年年底，自晋阳起兵反隋的李渊据关中称帝，建立唐王朝。李渊虽说当了皇帝，可也只是隋末群雄中的一个，近有薛举、刘武周、梁师都，远有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等，只有削平群雄，唐朝李家江山才能坐得稳。

李世民一马当先，首先灭掉近邻薛举父子，然后北上打掉刘武周，稳定了关中与河东基地。下一个横在他视线中的，主要就是盘踞洛阳一带的王世充（郑国）与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夏国）。王世充原是隋将，隋末乘乱由平叛之人化为割据之主，前不久乘隙吞掉了李密的瓦岗军，实力大增。此时自称郑王，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定都洛阳，成为梗在李世民眼前的第一个障碍。窦建德原是隋末起义军中实力较为雄厚的一支，兵强马壮，此时盘踞于河北山东一带，自称夏王。李唐若要一统天下，窦建德是非去不可的障碍。

王郑与窦夏两个拿谁先开刀，李世民分析了形势，认为夏国离唐较远，要翻过太行，况且夏国内部比较和睦，窦建德较得人心；而郑国就堵在关中的门口，而且内部派系纷争严重，收降的瓦岗诸将心怀异志，其中秦琼、程知节等人已先后倒戈投唐，加之王世充在辖区内横征暴敛，已激起天怨人怒，离心离德。所以，李世民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利用过去郑、夏之积怨，派使臣联络窦建德，先稳住夏国，然后拿郑国开刀。

公元620年夏，李世民率大军五万，东出潼关直奔洛阳而来。

王世充一向知道李世民的才能，见他统兵前来，不敢怠慢，选拔精兵强将加强洛阳守备，同时在洛阳周围布下重兵，以外围城镇与洛阳成犄角之势，打算固守。

及至李世民兵马杀到，王世充又觉得这样龟缩起来挨打有点失面子，遂点起三万将兵，由他亲自率领，杀出洛阳，与唐军交战，双方在洛阳城西一场大战，郑军虽拼死抵抗，到底架不住李世民一手训练的虎狼之师，不但折兵大半，连城西据点兹涧也丢了。从此以后，王世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老老实实地龟缩在洛阳城内，一任李世民在城外闹得天翻地覆。

李世民也就不再客气，一个一个地拿掉王世充在洛阳外围的重镇，从南扫到北，从东扫到西，连下寿安、河内、洛城、洛口，唐兵连营几十座，把洛阳围得像铁桶一般。郑唐交手才几日，王世充就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涌上了王世充的心头，这是他从未感觉到的。从前与李密瓦岗军作战，也曾失败过，可未像今日这般绝望。于是，他派使臣出城，要求约日在阵前与李世民相见，想试探一下有无罢兵言和的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哪怕割让些地盘，先渡过这一关再说。

第二天，在洛阳西北的青城宫，唐、郑两军隔水对阵，王世充策马来到阵前，抬眼望去，见对方门旗开处，李世民顶盔戴甲，威风凛凛地立于阵前。王世充忸怩了半响，在马上欠身道："我王世充只求自保洛阳，未曾开罪于唐，更不想向西扩张。比如熊、谷二州，离洛阳这样近，我要取的话很容易，可大家都是好邻居，我不想这样做……"

只听李世民一声断喝："不要说了，如果你还知趣，趁早投降，那么富贵还可以保住，若执迷不悟，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求和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王世充缩在城里，一连几天都感到心底发冷。这期间，唐军一边继续围困洛阳，一边出兵扫平洛阳外围，眼看着，王世充的这点家底就全完了。李世民既无攻城之意，又无撤围之心，看样子是想长久围困下去，一点点吞食掉郑国。王世充不甘坐以待毙，一面加固城防，一面派密使向夏王窦建德求救。

洛阳是隋朝的东都，城高池深，民丰粮足，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李世民围了几个月，城守没有一点衰懈的迹象，不免有些着急，遂挥军攻打，但是，洛阳城非等闲可下，攻了几个月，居然纹丝不动。

这时，唐军已离乡八个月，士兵久顿于坚城之下，未免士气受损，一些兵将开始思乡想家。高级将领中也有觉得既然攻不下洛阳城，不妨先收兵回去，以后待机再来不迟。总管刘弘其上奏请求班师。而唐高祖李渊也答应了他。

但是，李世民却坚持认为决不能收兵班师。若此次半途而返，那么这几个月的辛苦白费了不说，所得郑国州郡也将重归敌手，如果洛阳守军乘我撤退而掩袭之，说不定还会有大损失。因此，李世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毅然下令："洛阳未破之前，誓不班师，有敢言班师者，斩！"李世民果断的行动刹住了要求班师回朝之风，稳定了军心，继续围攻洛阳。就在这时，东边的夏王窦建德开始了动作，整个战局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当李世民发兵攻郑之际，夏王窦建德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乐于看到唐、郑相争，认为可以收渔人之利，但同时他又担心郑国一旦被唐灭掉，那么夏国就会有唇亡齿寒之虞。唐遣使联络，暂时稳住了他，他想既然唐有心结好，那么先扩充势力、稳定内部再作打算。于是相继收回边关用兵，并先后收降徐圆朗、孟海公两支农民起义军，实力陡增。这时，他看到郑国属地几乎尽入唐手，特别是公元621年初，王世充之子率兵

数千从虎牢关向洛阳运粮，被唐兵截击歼灭之后，洛阳岌岌可危。王世充的信使屡次向他求救。夏王窦建德也明白，王世充完了，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所以于这年3月，亲率大军十余万，连陷滑州、酸枣、荥阳、阳翟，长驱西进，前来援郑。一面致书郑王王世充，告诉他援军已到，一面致书李世民，要他罢兵回关，三家修好。

夏军的来到，使形势陡然逆转。夏军均系精锐之师，久经战阵，能打苦仗，数量上是唐军的两倍有余。而唐军内有坚城未下，外有大兵压境，一时间军心浮动，人人皆有退志。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李世民当即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一些将领如封德彝、萧禹、屈突通等主张退兵据险而守，否则内有坚城未下，而夏军初到，锐气正盛，战之不利，后果堪虞。而郭孝恪、薛收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王世充已成釜底游鱼，不劳再行攻击，只待他粮尽投降就是了。而窦建德新军孟海公，将骄卒惰，不足为惧。当务之急是火速进占虎牢关，把他挡住，否则让他占了虎牢关，夏郑联手，麻烦可就大了。

李世民迅速采纳了郭、薛之人的建议，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对洛阳围而不攻，坐待其毙，集中主力打窦建德，打垮了夏军，洛阳城无援，不战自降。就这样，李世民分兵两路，少部兵马交李元吉和屈突通带领继续围困洛阳。一路由李世民亲自率领主力，经洛城、巩县，昼夜兼程，直奔虎牢关。虎牢关是联结夏郑的枢纽，如果夏军占领了虎牢关，那么就会形成对唐军的夹击之势，郑地新附之州郡会转而叛唐，唐军的处境将很危险。相反，如果唐军先占了虎牢关，就会将夏军挡在外面，唐军据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

李世民的行动一向迅速，当他进到虎牢城下时，郑军守将尚在梦中，猝不及防，只好献关投降。唐军兵不血刃得了雄关，而夏军晚来一步，只好于关下的板诸，成皋一带下营。

李世民艺高人胆大，刚刚占领关城，即领亲兵五百下关往夏军营盘而来，一路上设下埋伏，自己则与勇将尉迟恭及随从二骑追近夏军，正好撞见夏军巡营骑兵，李世民大喝一声："我就是秦王，看箭！"一箭射翻一骑。余者回报夏王。窦建德闻讯，急令五千骑兵追杀。李世民与尉恭亲自断后，搭弓张箭，边走边射，箭无虚发，追兵不顾折损，冒死追来，忽然伏兵四起，四面杀来，夏军追兵大惊，慌忙夺路而逃，折损三百余骑。

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一扫原来畏战怯敌情绪，为日后的战斗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接着，李世民又派勇将王君廓率轻骑千余人抄袭窦建德粮道，俘获夏军押粮的大将军张青特，夏军初来时的锐气不知不觉已经消磨一尽。

窦建德兴师援郑，屯兵于虎牢关下，一个多月不但寸步未进，反而损兵折将，粮草又失。一时间军心动摇，大家觉得何必为人家受这个辛苦，干脆回家算了。这时，窦建德的好友凌敬劝其退兵，另辟蹊径，出兵进攻河东，威胁唐之大本营，攻其必然，自可令唐军撤兵，解洛阳之围，何必在这里死死与李世民纠缠。但是夏王窦建德觉得自己十几万大军无功而返，羞见天下人，一旦让唐军占了洛阳更是失信于天下，所以非在虎牢关与李世民拼个高低不可。当下，与诸将商议，鉴于唐军骑兵甚利，准备待到唐军无草料到黄河北岸放牧时，再袭取虎牢关。

夏军是农民起义出身，诸将多无法度，军内秩序也不好。当夏王计策刚定，就有唐军细作探知，将窦建德的意图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决定将计就计，作出一个牧马的假象，诱敌出战。

不久，黄河北岸高处，出现了成群的战马在悠闲地吃草。这个现象，马上被夏军探子得知，回报夏王。窦建德闻报，心中大喜，心想这下没了马匹，李世民也就神气不起来。第二天

一早，遂下令全线出击，自扳诸到牛口诸，夏军十几万大军列阵二十里，旌旗招展，鼓声震天，波浪式地向唐军阵地猛扑。

李世民一面着人取回马匹。一面令战士据垒坚守，不许出战，他登高眺望敌阵，看了半响，转过身对诸将说：

“看来是从未遇到过强敌，今天倾军而来，鼓噪喧嚷，军容不整。列如此大阵以逼我营，是欺我兵少。我们先按兵不动，以逸待劳，待到他列阵时间一长，久攻无功，士卒必然饥疲交至。我们乘机出击，定可破敌。现在我与你们约好，到中午时分，我一定可以战胜。”

果然，到中午，夏军攻了半天，累得半死，毫无所获，饥疲交加，有的争抢水喝，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狂呼要饭吃。七零八落，阵式散乱。李世民一看，时机已到，将士们骑上刚才还放牧的战马，刀出鞘，箭搭弦，只听一声号炮，唐军铁骑推开营栅，一涌而出，直向夏军冲来，就如猛虎下山，狼入羊群，把个夏军冲得七颠八倒，弃甲而逃，唐军一口气追了五十里，歼敌三千，抓了俘虏五万。窦建德本人也于敌军之中挨了一枪，落荒而逃，不想早被唐将白士让和杨武威二人盯上，穷追不舍，白将军策马追上窦之坐骑，扬手一枪，马屁股上来了一个血窟窿，马疼痛难忍，一下将窦建德掀翻在地。还没容他站起，二将的刀已经架在他脖子上了。他连忙说：

“我是夏王，不要杀我，倘若你们肯救我，定有大大的富贵可享。”

二将早见这人金盔金甲，料定是个人物，不想却抓到了窦建德，心花怒放，忙把他捆个结结实实，回营请赏去了。

灭掉了窦建德，李世民回过头来对付洛阳。王世充及部下这时魂都掉了，哪里有心思再战。王世充还想突围去襄阳，但众将却一致反对，怕路上丢了脑袋。无奈，他只好率部下投降。至此，李世民一石二鸟，一连气灭掉了两股劲敌。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五：靠住大树

——封建社会，作臣子的，很难作真实的自己，都要带上一个假面具，首先立身，其后做事。要影响领导，首先要讨好领导。谁让他是领导呢？你不讨好他，他就不会在乎你。顺着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上级，他就是一棵大树，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事实上，你和上级之间，谁是冤大头还很难说呢。

◇ 谀臣变成谏臣

裴矩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原因不外乎他见风使舵、讨好主子的应变能力。

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挑动他的拓边扩土的野心。他不辞辛苦，亲自深入西域各国，采访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状况、民族分布、物产服装情况，撰写了一本《西域图记》，果然大得炀帝的欢心。一次便赏赐他五百段绸缎，每天将他召到御座之旁，详细询问西域状况，并将他升为黄门侍郎，让他到西北地区处理与西域各国的事务；他倒不负所望，说服了十几个小国归顺了隋朝。

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装艳抹，纵情围观，队伍绵延数十里，可谓盛况空前。隋炀帝大为高兴，又将他升为银青光禄大夫。

裴矩一看他这一手屡屡奏效，便越发别出心裁，劝请隋炀

帝将天下四方各种奇技，诸如爬高竿、走钢丝、相扑、摔跤以及斗鸡走马等各种杂技玩耍，全都集中到东都洛阳，令西域各国酋长使节纵情观看，以夸示国威，前后历时一月之久。在这期间，又在洛阳街头大设蓬帐，盛陈酒食，让外国人随意吃喝，醉饱而散，分文不取。当时外国人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这是浮夸，是打肿脸充胖子，隋炀帝却十分满意，对裴矩更是夸奖备至，说道："裴矩是太了解我了，凡是他所奏请的，都是我早已想到的，可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先提出来了。如果不是对国家的事处处留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一次又赐钱四十万，还有各种珍贵的毛皮及西域的宝物。

裴矩个人是既富且贵了，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而当义兵满布、怒火四起，隋炀帝困守扬州、一筹莫展之时，裴矩看出来，这个皇帝已是日暮途穷了，再一味的巴结他，对自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要转舵了，将讨好的目标转向那些躁动不安的军官士卒了。他见了这些人总是低头哈腰，哪怕是地位再低的官吏，他也总是笑脸相迎。他并且向隋炀帝建议："陛下来扬州已经两年了，士兵们在这里形单影只，也没个贴心人，这不是长久之计，请陛下允许士兵在这里娶妻成家，将扬州内外的孤女寡妇，女尼道姑发配给士兵，原来有私情来往的，一律予以承认！"

隋炀帝对这一建议十分赞赏，立即批准执行，士兵们更是皆大欢喜，对裴矩赞不绝口。纷纷说："这是裴大人的恩惠！"到将士们发动政变，绞杀隋炀帝时，原来的一些宠臣都被乱兵杀死，惟独裴矩，士兵们异口同声说他是好人，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

书。他看到唐太宗喜欢谏臣，于是摇身一变，也成了仗义执言、直言敢谏的忠臣了。

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 叔孙通几个朝廷都走红

叔孙通以制定了朝见帝王的礼仪而大受汉高祖刘邦的赏识，成为西汉开国初期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汉书》还专门给他立了一篇传记。

其实，他的崭露头角开始于秦朝，早在秦始皇时期，他便以博士的头衔为秦王朝效力了。秦始皇在搞焚书坑儒，坑的就是这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当时坑的人数多达四百六十余人，而叔孙通居然能幸免于难，真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段讨好了秦始皇。

到了秦二世时代，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二世皇帝召来了一帮博士儒生询问对策："南方有一些戍卒攻城夺地，你们看该怎么办呀？"

有三十余名博士纷纷进言道："臣民不允许聚众闹事，聚众闹事就是造反，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立即发兵击讨！"

偏偏秦二世采取驼鸟政策，不肯承认老百姓会起兵反对他，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叔孙通明白

了秦二世的心思，立刻上前说道："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一家，郡县的城墙、关卡早已摧毁，兵器也早已收缴销融，向天下百姓表示永远不再用武。而且上有英明的国君，下有严格的法令，官吏们人人恪尽职守，四方百姓心向朝廷，怎么会有造反的人？南方那些戍卒不过是些鼠窃狗盗的小偷小摸，何足挂齿，当地的官员早已将他们拘捕杀戮，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他这番话果然讨得秦二世的欢心，结果，那些说是造反的博士们都被送交司法部门审讯，而叔孙通却得到了二十匹布帛，一身衣服的赏赐，并将他的官职升了一级。

等到叔孙通返回住所，那些博士们责问他道："你怎么那么会巴结讨好？"

叔孙通说："你们太不聪明了，我也险些不免于虎口！"

其实，他已清楚地看出了秦国即将灭亡的形势，当夜便逃出秦都咸阳，投奔陈胜、吴广的队伍去了。陈胜、吴广失败以后，他先后又归顺过项梁、义帝、项羽，最后项羽失败，他投降了刘邦。

刘邦这个人不喜欢读书人，叔孙通为了迎合刘邦，脱掉了自己儒生的服装，特意换上一身刘邦故乡通行的短衣短衫，果然赢得了刘邦的好感。

当他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名学生随他而来，可他并不向刘邦推荐，而他所推荐的，全是一些不怕死、敢拼命的壮士，学生们不免有了怨言："我们追随先生多年，又同先生一起降汉，先生不推荐我们，专推荐一些善于拿刀动剑的人物，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叔孙通说："刘邦现在正是打江山的时候，自然需要一些能够冲锋陷阵的人，你们能打仗吗？你们别着急，且耐心等待，我不会忘了你们！"

当刘邦当上皇帝以后，那些故旧部下全不懂得一点君臣大

礼，有时在朝堂上，也争功斗能，饮酒狂呼，甚至拔剑相向。刘邦面对这帮昔日得力兄弟深以为患，这帮兄弟毫无君臣之礼，何能体现汉朝天子威风，日后又何能统御他们，使刘姓子孙保有万世江山？这一点让叔孙通看出来了，他便趁机建议制定一套大臣朝见皇帝的礼仪。刘邦自然同意。

这样一来，他的那班弟子都派上了用场，同时他还特地去到礼仪之邦的鲁地，去征召一批懂得朝廷大典的人。有两个读书人不愿意来，当面指责他道："你踏上仕途以来，前前后后服侍了十几个主子，都是以阿谀奉承而得到贵宠。现在天下刚刚安定下来，百姓死者还没得到安葬，伤者还未得到治疗，国家百废待兴，你却一门心思去搞那远不是当务之急的礼仪。你的作为完全不符合古人设置礼仪的初衷，我不会跟你一块去的，你赶快走开，别玷污我！"

叔孙通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讥笑道："真是一个腐儒，完全不懂得适应时局的变化！"

于是便和征召来的三十个人往西进了函谷关，和皇上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去看看。"皇上让他们施行礼仪，说："我能做到这套礼仪。"于是便领令大臣们学习，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之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长乐宫建成，诸侯们和大臣们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仪式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传声说："快走。"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在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们、将军们、军官依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吏大行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于是皇帝坐着专用小车

从房里出来，众官员们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依次顺序向皇帝祝贺。从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怖肃然起敬的。到礼仪完了后，都爬在地上，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殿上朝拜的人都爬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于是汉高祖说："我只是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让叔孙通当了奉常，赏赐给他五百斤金子。

叔孙通趁机推荐说："我的那些弟子儒生跟随我很长时间了，和我一同作的这套礼仪，希望陛下您赏他们做官。"汉高祖都让他们做了郎中。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金子全赏给了他的弟子。那些书生们于是便高兴他说："叔孙通先生是个圣人，懂得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叔孙通果真是一位通权达变的"圣人"了，他是当时的一位大儒，当然不仅仅会合乎时宜地向刘邦推荐各种人才，更主要的是他能适时地用适当的方式去约束刘邦那群桀骜不驯的武将。刘邦以为礼仪这东西不合时宜，鲁地的儒生也认为礼仪要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但叔孙通却有独得之见，一试成功，使得刘邦得意洋洋地说："吾今知天子之贵矣！"

于是叔孙通加官晋级，成为朝廷近臣，一直到汉惠帝还恩宠不衰。

叔孙通以一人之身，能适应秦始皇之暴、秦二世之昏、陈胜之陋、项羽之威、刘邦之薄、惠帝之懦，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文人遭劫的年代，不只苟全性命，而且处处得意、荣通富贵，亦已难矣！探索一下他保身取宠的诀窍，可以发现，全在于"变与不变"之间。

所谓"变"，是要在摸清君主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言行、对策。叔孙通对秦始

皇采取的是“默”，对秦二世采取的是“骗”，对刘邦采取的是“捧”，对惠帝采取的是“吓”，这些手段果然都能奏效。

所谓“不变”，是迎奉的媚态要始终如一。

叔孙通由于有了这一手“绝活”，所以他能无往而不胜。不过叔孙通不必自夸，他并没有独占鳌头，在他之后，发扬光大者踵续不绝。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批“代代红”的人物，无论谁坐江山，谁主朝政，他们总能走红，总能吃香，这种人，是宦海中的弄潮儿，官场上的佼佼者，他们自己也是很自鸣得意的，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既没有什么好口碑，身后更没留下什么好名声。

叔孙通的学生把叔孙通叫做“圣人”，“圣人”之“圣”，就在于他“懂得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可见，通权达变是成为“圣人”的必备条件了。

◇ 官场“不倒瓮”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 882 年）。他的家庭，可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据记载（冯道）早先一边耕种土地，一边读书学习，并不忙于操持生活家业。冯道自幼性格纯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李克用割据晋阳，独霸一方。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大概是因为冯道看到了这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在这以前，冯道先在离家乡较近的幽州做小吏，当时，幽州军阀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即加诛戮，甚至杀了之后，还叫人

"割其肉而生啖之"，冯道与这样的人相处，自然是很危险的。一次，刘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冯道却敢劝阻，结果惹怒了刘守光，几被杀死，经人说情，被押在狱中。

经人帮助，冯道逃出牢狱，投奔了太原，投在晋大将张承业的门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负责起草收发各种政令文告、军事情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后梁。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却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据历史记载，他在军中，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草屋，连床席都没有，只睡在一束干草之上。

冯道也还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纠纷。在消灭后梁的军队时，晋王的军饷十分匮乏，因为陪李存勖吃饭的将领太多，主管人员弄不来那么多供应，十分为难。大将郭崇韬对李存勖说："供应紧张，能不能少几个陪着吃饭的人？"李存勖发火说："我想为那些替我卖命的人弄顿食吃都不成，哪里还能当主帅呢？"郭崇韬吓得不敢作声，冯道在一边说："粮饷供应确实困难，郭崇韬这么说，也是对大王的一片忠心啊！"这场风波就此消弥。

但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的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冯道这时当了个什么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到父亲死后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太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在晋王府的时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公干，途中要路过井陉。我

早就听说过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过了井陉。没想到过了井陉，到了平地，却被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安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

又有一次，明宗问冯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么样？”冯道趁机进言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唐朝有位叫聂夷中的诗人，写了一道《伤田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连说好诗，并命人抄录，经常诵习。

但冯道虽为宰相，还是为时人瞧不起，残留在人们意识中的门阀士族观念还未肃清，由于冯道出身低微，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奚落。一天，冯道下朝回家，一个出身于“衣冠门第”的工部侍郎跟在他的后面起哄道：“宰相走得太快了，必定要从腰里掉下一本《兔园策》来！”在当时，《兔园策》是一本乡校里儒用来教农夫和放牛的孩子的读本，这明摆着是讽刺冯道出身低微。一个小小的工部侍郎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宰相，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冯道当时一笑了之。

后唐明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姨夫石敬塘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态，极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

是李从珂扣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

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议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个别正直官吏还是出言询问。中书舍人卢导首先抗言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劝别人当皇帝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大多数人无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只是李从珂对他实在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又觉得过意不去，把他调回京中，给了他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司空之位。

不久，石敬瑭同李从珂发生了冲突，石敬瑭想借恢复明宗的旗号打倒李从珂，但石敬瑭兵力很单薄，不能同李从珂抗衡，为了夺取帝位，石敬瑭也不顾一切，竟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瑭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瑭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瑭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在当皇帝后，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瑭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瑭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瑭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

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战”，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瑭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

其实，石敬瑭哪里知道冯道的打算。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瑭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从这一点看，冯道对于长保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

冯道可以说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越是这样，耶律德光就越觉得应当让他回去，好让他在石敬瑭那里为自己办事，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让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启程。一个月以后，他才上路，在路上又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他：“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而行!”随从人员这才佩服冯道的深谋远虑。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瑭都得巴结他，石敬瑭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瑭一朝，石敬瑭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主动来投靠耶律德

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连忙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脸，小心服侍。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呢?"冯道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呢?"又问："你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没有难为他。

不久，耶律德光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便问冯道说："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冯道见机会来了，就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说："这时候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救得!"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后来曾有人检举揭发他曾参预过抵抗契丹的活动，耶律德光反为冯道辩护说："这人我信得过，他不爱多事，不会有逆谋，请不要妄加攀引。"

契丹人十分残暴，"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契丹的三十万大军，无正常的军需渠道，只靠剽掠为生，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冯道看出契丹人如此下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主，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这种做法，以至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在人民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

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技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只做了不到四年的后汉太师，更是不足挂齿。于是，他率百官迎郭威进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伏刘知远的宗族刘崇、刘赟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刘赟果然相信了冯道，认为这位三十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走到宗州，刘赟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汉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根据冯道半个世纪的经验，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

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征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实，冯道倒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在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新主子的资本。

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

崇、契丹联军，以事实给了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伤心吧，柴荣高平之战的胜利终于送了他的老命。

冯道死于954年，一生度过了七十三个年头。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六：舍义取利

——“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答应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否则就是失信于人，就是不“义”。义和利，对个人来讲，似乎应该舍利取义，但在官场上，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国与国之间，也只有利益是第一位的。经常看到的是，明处讲义，暗处取利；面子上讲义，骨子里求利。

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小人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们胡说八道，蝇营狗苟，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丢卒保车，丢掉芝麻捡西瓜。既然以大小来衡量“义”，可见“义”本身也是一种“利”——所谓的“名”利而已。一个人的名声，当然是一个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当时的楚国很强大，它总是想向北方发展，称霸中原。于是，就集中兵力攻打

中原的战略要地郑国。郑国早已同西北方向的大国晋国结盟，以便获得晋国的军事支援。这时候，楚国的军队忽然来攻，兵势浩大，可晋国路途遥远，援兵一时无法赶到。是固守待援，还是与楚结盟，成了摆在郑国君臣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固守，前途只有一种，就是被楚国灭掉。郑国的大夫子驷打算同楚国讲和，子孔、子娇表示反对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刚刚歃血盟誓，嘴里的血还没有干，难道能随便改变誓言吗？"子驷和子展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惟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了，而晋国又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盟誓的话，难道能去违背它吗？况且在要挟之下举行的盟誓，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即使违背了，神灵也不会怪罪的。神灵只降临那些有诚信的盟会，明察一切的神灵肯定会认为在要挟之下所进行的盟誓是不干净的，所以违背这样的盟誓不仅不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还会得到神灵的赞许。"于是，郑国和楚国结盟，楚国的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的都城，与郑国一起在中分盟誓。

子驷的一番话，可谓妙矣，郑国与楚结盟，本来是背信弃义之举，但在子驷的辩论下，反成了正义的行动，是天人共助的正义行为。子驷不仅是一个通权达变的代表，还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舌辩家。

◇ 利合则义存，利分则义亡

孙子说："吴人和越人关系恶劣，但当他们同坐一条小船过河，遇到风浪时，他们共同的想法是求生，关系处理得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李宗吾说，这是因为小船将要沉没下去，吴人和越人都想把小船拖出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时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

韩信的背水布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因为汉兵被陈余的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只有转身来，把陈余的兵推

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都这样想，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个整体，它的合力线的方向与韩信相同，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和陈余称为刎颈之交，可以算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困，向陈余求救，陈余害怕秦国，不肯援救，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时张耳将秦兵向陈余方面推去，陈余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相反，所以最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余杀死了。

秦朝末年，天下百姓忍受不了秦王朝的苛政。陈胜振臂一呼，山东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陈胜并没有从中联络，他们为什么会一齐响应呢？这是因为众人受到秦王朝的压迫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用去联合，自然就会联合。

刘邦、项羽刚起事的时候，大家的志向都是消灭秦朝，目的相同，成为合力线，所以异姓的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王朝消灭了，目的物已除掉！显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再从刘邦与韩、彭等人的关系看。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杀掉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杀死了，我就好了。他们思想相同，自然成了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刻把项羽消灭了。项羽被消灭后，他们君臣便没有合力的必要了，彼此的心思就趋向到权力上去，但权力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要少占，我多占了，你就要少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代隋朝，明太祖取代元朝，在起事的初期，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朝就是兄弟相互残杀，明朝就是功臣整族的被杀死，都与汉朝没有什么两样。大凡天下平定之后，君臣的力线就产生冲突，国君不消灭臣子，臣子就会消灭国君，

看两个力的大小，决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辅佐唐庄宗消灭梁王和契丹，庄宗的力量控制不住他，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辅佐周世宗，攻破后汉和后唐，小皇帝的力量控制不住他，他也把周的天下夺去了。这是刘邦不杀韩信、彭越等人的反面文字。

汉光武帝平定天下之后，邓禹等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自己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走开。追究这个实质，汉光武帝和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和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是一种公理。

岳飞想把中原沦陷地区解放过来，秦桧想把中原之地推给北方少数民族；岳飞想把被扣押的宋徽宗、宋钦宗解救回南宋，宋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给北方少数民族。这样一来，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它的方向与岳飞的力线相反，岳飞一人的力量敌不过高宗、秦桧的合力，所以“莫须有”三字狱的祸害便酿成了，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是阻碍路线的人，没有不遭祸害的。刘备杀张裕，诸葛亮为张求情，刘备说：“芳草和兰草长在门口，把门堵住了，不得不清除！”芳草和兰草有什么罪！罪就在生长得不是地方。宋太祖（匡胤）讨伐南唐李煜，徐弦请求暂缓用兵，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有什么罪？罪在睡得不是地方。

古代还有一件奇事：狂人的后代花土昆弟二人，对上不向周天子称臣，对下不同诸侯结交来往，自己在原野上耕种，吃从它上面长出来的东西；自己在原野上凿了口井，喝从它里面拎上来的水。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酣睡在自家榻上，似乎可以免掉祸害了。但周太公来到营丘后，首先就把他们杀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这个时候，正想用官爵奉禄

驱使豪杰，偏偏有两个不肯接受官爵奉禄的人横空拦阻在前面。这仍然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

太公是圣人，花士兄弟二人是高级士人，高级士人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以说是普通公理了。

逢蒙杀死后羿，是先生阻碍了学生的路；吴起杀死妻子，是妻子阻碍了丈夫的路；汉高祖分杯羹，是父亲阻碍了儿子的路；乐羊子吃羹（儿子的肉做的），是儿子阻碍了父亲的路；周公杀蔡叔鲜、蔡叔度，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是哥哥阻碍了弟弟的路。可见路线冲突了，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妇，都要起杀机的。

王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见了桓温，马上到蔡秦那儿做官。殷浩不那么做就遭到失败。范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消灭了吴国后，立即买了条船去泛游五湖，文种不那么做，就被杀掉了。此外例如韩非在秦国囚禁，被杀，伍子胥自刎而死，嵇康被杀，阮籍差点掉脑袋，我们试着把韩非等人的事实言论研究一番，又把陷害韩非的李斯，杀害子胥的夫差，以及宽容阮籍，诛杀嵇康的司马氏各人心中的注意点找出来，考察他们路线的经过，就知道有的冲突、有的不冲突，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不转移的公理。

王安石说："自然界的灾变运行不必害怕；人们的流言蜚语不要理睬；祖宗的现成法规不值得效仿。"道理本来是对的，但他在当时，因为这三句话受到很重的诽谤。我们今天读了这三句话，也觉得他是盛气凌人，心中有些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时，未必不与他发生冲突。陈宏谋说："正确或错误可由自己来判断，诽谤或赞誉只好听任别人，面对得失，自己处之泰然。"这三句话的意思本来与王安石的一样，但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空阻碍在路上，凡是有"天变"、"舆论"、"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而去。陈宏谋是把"自己"、"别人"、"泰

然”等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互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到人们的流言蜚语不要理睬的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到“诽谤或赞誉只好听任别人”的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人家谦让，不喜欢人家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如果领会到这个道理，那么待人接物，必定会有很大好处。

力学中有一种偶力，也值得研究。宋朝王安石维新，排斥旧党，司马光守旧，排斥新党，两党主张相反，其力又复相等。从宋神宗以来，新旧两党，迭掌政权，相争至数十年之久，宋室政局就如磨子一般，旋转不已，致使金人侵入，酿成南渡之祸。我国辛亥以后，各党各派，抗不相下，其力又不足相胜，成为偶力作用，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日本也就乘之而入。

吴国孙权，蜀地刘备，各以荆州为目的物，孙权把荆州向东拖，刘备把荆州向西拖，力线相反，故娘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的连营被烧，吴蜀两国，严然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约定共同伐魏，就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两国感情，立即融洽，合作到底，后来司马昭伐蜀，吴还起兵相救，听说刘禅降了，方才罢兵。

袁绍在官渡被曹操打败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带有几千人马逃往到了辽东。当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依仗他的地盘远离京城而不服从朝廷管辖，等到曹操消灭乌桓之后，有人劝曹操顺势征讨辽东，同时擒拿袁氏兄弟。曹操不慌不忙地说：“我正等着公孙康斩了二袁的头送来，哪里需要用兵呢？”九月，曹操带兵从柳城回来，公孙康果然斩了袁尚、袁熙，将两个人首级送了来。众将佩服曹操的神算，同时请教是何原因，曹操说：“公孙康素来害怕袁尚等，我如果急于征讨他，他就会同袁尚等联合起来抵抗我们；而现在我们不压迫

他，缓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自相矛盾，自相残杀。正是这种形势促使公孙康杀了二袁。”众将信服地点头称是。

◇ 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在“义”“利”的把握上，需要冷静的思虑和渊博的知识。书生本无实践经验，但旁观者清，对于局内的实践者来说，却更能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的见解，对于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来说，判断更准确。

唐德宗时，吐蕃的尚结赞请求讲和，想让浑瑊做唐朝的会盟大使，便放出风声说：“浑瑊为人诚实忠厚，他那良好的名声传到国外，一定要请他作为会盟大使不可！”于是，朝廷决定让他作为唐朝的大使，去参加盟会。

当浑瑊即将从长安出发时，李晟一再告诫他，要他在会盟的地方严加防范，不可麻痹大意。张延赏向皇帝上奏说：“李晟不想让议和成功，因此告诫浑瑊要严加防范。和议是要讲诚意的，我方若猜疑对方的意思，则对方也会有猜疑我方的行为，如此一来，这盟誓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唐德宗便亲自召见浑瑊，嘱咐他要对尚结赞“以诚相待，不要怀疑”。浑瑊惟惟诺诺。不久，浑瑊向皇帝上奏道：“吐蕃定要在辛未日与我大唐结盟。”张延赏便把浑瑊的奏章给大家看，李晟偷偷地哭泣道：“我生长在西部边境，当地的风俗人情我一清二楚。以前之所以上奏是怕朝廷要受到这些部落的人的欺骗罢了。”

会盟的前一天，尚结赞将几万精锐的骑兵埋伏在会场的西边，浑瑊等人还不知道，他们正准备进入帐内更换礼服时，突然听到三声击鼓，吐蕃的骑兵大叫大嚷地冲杀了过来，浑瑊慌忙从帐内跑了出来，偶尔得到了一匹马骑上逃走了。唐朝派去的其他的将士都往东面方向跑去，吐蕃的骑兵随后追击，有的被杀，有的活捉。但就在这一天，在朝廷上，唐德宗还兴奋地对几位宰相说：“今天和尚结赞缔结和约，从此刀枪入库，马

放南山，这是大唐的福气呀！”马燧立即附和道：“陛下说的是！”柳浑却不无忧虑地说：“陛下，戎狄人都像豺狼，盟誓不是随便可以缔结的。今天会盟如何，臣恐怕凶多吉少。”李晟赞同道：“柳浑言之有理！”德宗一听，变了脸色，勃然大怒道：“李晟！柳浑是一个书生，不知安定边疆的大计，你作为一个朝中大臣，为什么也有这样危险的想法？”柳浑、李晟赶忙伏在地上，顿首请罪，于是皇上拂袖罢朝。可就在当天傍晚，吐蕃劫盟的不幸消息传到朝廷，皇上大吃一惊。第二天上朝时不无赞许地对柳浑说：“爱卿本是个书生，竟然能料敌如此准确啊！”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封建宫廷里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阴谋和血腥。其实这也不必大惊小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宫廷惟权是从，权势是最大的“利”，争权夺势是必然的，大耍阴谋和恐怖屠杀也就是其表现形式。如果身在宫廷而不耍阴谋诡计，没有政治手腕，显然是无法生存其中的，起码不是一个强者。

宫廷中，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没有人性和感情，没有所谓的“义”。如果崇尚“义”，只能成为阴谋的牺牲品。这时，理性高于一切，任何感情色彩的东西都是给人看的，脸面上堆积着感情，内心里算计着利害。否则的话，即使是皇帝，也会成为阴谋的牺牲品。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在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他自己也正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却于五十岁时突然去世，由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多有征引猜测。

赵匡义是赵匡胤的胞弟，与赵匡胤不同，赵匡义因为有哥哥的经济支持而读了好多年的书，所以，他比哥哥少了许多武功，但在文采学识方面，却明显地优于他的哥哥。赵匡胤当后周禁军首领时，赵匡义就已进入核心，成为赵匡胤的得力助

手。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事件中，赵匡义是其主谋之一。因为拥立有功，赵匡胤也就十分重视他这个胞弟，有意栽培提拔，先把他任命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后来又认命他为开封府尹。开封府尹是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在这一位置上，既可通上，又可达下，对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十分有利。赵匡义在这一位置上培植大批私人势力，这在他即位以后所任用的官吏中即可看出，而这些人也确实为巩固他的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恐怕是自宋太宗赵匡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这些人既不愿说清事实，又不好胡编历史，最妙的办法就是绕过去。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和传说却很丰富。

宋代有个叫文莹的山林老僧写了一本书，叫做《湘山野录》，其中记载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胞弟赵匡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在身，他把宦官和宫人赶得远远地，自己和赵匡义对酌饮酒。宦官和宫人远远地看去，只见烛光之下，赵匡义时时避席而走，似有激动难忍之状，又像是推辞不受的样子，后来又见赵匡胤拿柱斧砍在雪地之上，大声对赵匡义说：“好做，好做。”最后，赵匡胤入内就寝，当夜留赵匡义在宫内住宿。刚入睡时，赵匡胤鼾声如雷，天还未明，便无声息。内侍急忙入内查看，只见赵匡胤已死去多时。

还有的传说赵匡胤十分宠爱攻破后蜀得来的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在赵匡胤死前的那天晚上，赵匡胤召赵匡义进宫问事，并留宫侍侯。赵匡义见哥哥睡熟，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赵匡胤被惊醒，就用玉斧去砍赵匡义。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赵匡胤已气息奄奄，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

关于赵匡义即位，也是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在灵前即位。有人说赵匡胤病危之时，派宦官王继隆召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

来见，王继隆却跑到开封府，找来了赵匡义。皇后见王继隆回来，忙问："德芳来了吗？"王继隆却说："晋王（赵匡义）到了。"赵匡胤和皇后都大吃一惊，皇后哭着对赵匡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皇上）了。"赵匡义安慰皇后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还有一个"金匮之盟"的传说企图为赵匡义继承皇位作"合理"的注解，把子承父业变成兄终弟及的转化说成是维持赵宋王朝的要求。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宠信，但他利用职权，做了许多违法的事，赵匡胤知道后，就撤了他宰相的职务，到太宗赵匡义即位后，他仍郁郁不得志。于是他说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故事来，赵匡义按他说的地方去找，果真找到了这个"金匮"，发匮得书，果如赵普所言。

据赵普说，早在太祖建隆二年之时，皇太后杜氏病危，曾召入赵匡胤和赵普，问赵匡胤说："你知道这宋朝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赵匡胤说："自然都是靠祖宗和太后的功德了。"皇太后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寡母当执政的缘故。如果后周立的是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把后周的天下得到手吗？你百年之后，应该传位给光义（赵匡义），光义再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你如果能如此传位，使北宋不至有年幼的君主，那是天下的大福了。"

赵匡胤表示一定不违反母亲的指教，百年之后一定传位给弟弟，太后就让赵普当场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并藏在一个金匣子里，交给一位可靠的宫人保管。

但宋人已不相信这个传说，是否赵普想靠假造"金匮之盟"献上一功，博得赵匡义的重用，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赵匡义能在舆论上取得自己即位的合理支持，是十分高兴的。

由此，烛光斧影中，"金匮之盟"内，宋太宗赵匡义即位遂成千古之谜。

其实，从常理度知，就知这是一个阴谋。首先，如果太祖赵匡胤想传位给弟弟，在当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公诸朝堂，没有任何阻碍，何必弄得这样鬼鬼祟祟，又是烛光，又是斧影，绝无必要。其次，“金匮之盟”早就订好，何必要等赵匡义即位五六年后才弄出来，赵普一直好好地在开封呆着，又不健忘，为什么不在赵匡义即位之时就公布出来，也好免去许多议论？

由此看来，赵匡义夺了哥哥的位子，即便不是蓄谋将他害死，也是趁他生病之时伺机篡位，只是未像其他人那样笨拙，搞得血淋淋地罢了！

◇ 友情作钓饵，商鞅骗擒公子印

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帮助秦孝公实行改革，由于他的变法路线正确，符合国情，二四年间就大见功效，使秦国逐渐变为七国之首。

魏、楚两国与秦接界，商鞅向孝公建议：“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并说其势不能共存，今魏新败于齐，虏其太子中，杀其将军庞涓，正可趁其人心慌慌举兵伐魏。魏不能敌，必举其都城东迁，则河西（今陕西省黄河以西大荔县等地）之地尽可为秦所有，东山以取天下，帝王之业可成也！孝公以为很正确，就派商鞅为将伐魏。

这时商鞅已是秦国的大良造（秦国所设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地位很高。率兵出发后，警报传到西河，守将朱仓向魏都告急。魏惠王派公子印为大将赶来抵御秦军。

商鞅是卫国人，所以在未入秦以前也叫卫鞅，姓公孙氏，又叫公孙鞅。后到魏国求仕，相国公叔座在临死前推荐商鞅代替自己执法，惠王不答应。公叔座说：“如不能重用，必杀之，勿使之出境。”惠王走后公叔座又叫来商鞅，告诉他赶紧逃跑，把对惠王说的话又对商鞅说了一遍，并说让惠王杀商鞅是为了

国家，再告诉商鞅逃跑是为了朋友。商鞅说："他不能听你的话用我，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果然惠王认为公叔座在重病之下说的是胡话。在这期间，商鞅同公子印的交情也很深，初到魏国即住在公子印家里。公子印也向惠王多次推荐商鞅，惠王仍然不肯重用。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伐魏，即是为秦国开疆拓土，当然也有向魏王示威报复的意思，听说公子印率五万大军进屯吴城，商鞅有了主意。吴城是吴起在魏国为将时在河西筑起的坚固新城，易守难攻。

商鞅即派人给公子印送了一封信，谈起过去的交情不异骨肉，在魏国时受到的照顾未曾报答。如今魏国派他来守西河，这些城他就不好攻了，绝不敢骨肉相残，情愿缔盟结约罢兵回去，希望在城外玉泉山相见，为衣冠之会，为表真诚都不带兵，一来商定盟约条款，再就是借机见上一面，因为分别了十余年，有很多话当面诉说。

公子印看了商鞅的信，深为感动。他始终认为商鞅是个稀世之才，可惜在魏不得重用，现在秦国为相，大展抱负，他确实为商鞅高兴。现在两方面各为其主带兵对垒，能不厮杀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也渴望同商鞅见上一面。

公子印不但立即答应会面，还送给商鞅很多礼物让使者带回，一如商鞅离开魏国时赠送盘缠用物那样丰厚。

商鞅也回赠了珍贵的旱藕、麝香、白璧借以表明友谊像旱藕一样珍贵难得，麝香一样的芳馥，白玉一般无瑕。信使来往，两人约定三日后在玉泉山会面。商鞅并叫逼近魏城的前营撤回，以示真诚。

吴城守将朱仓提醒公子印注意有诈，去也要安排好警卫，并请求自己带兵接应。惹得公子印大笑说："你把我的朋友看成什么人了？知己之交，人间难得，吾之与鞅，生死渝，岂肯相欺！"

于是公子印毫不戒备，脱去戎装，只带着一队亲随和掌管饮食、车辆、器物及乐工三百余人，到玉泉山赴会。商鞅在山上等候，见面互道寒暄、谈起从前的交谊，都非常感慨，纷纷坠泪。

公子印见商鞅随从不多，都不带兵刃，反倒怪自己疏忽忘记叫亲随将兵刃放到一边。随从们见商鞅态度真诚。口口声声讲通和交好，不打了，无不欢喜，都把来时还存有的一点戒心抛掉，深为公子印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欣喜。

两方面都摆下自己带来的酒宴，互相推让，乐工奏乐，场面壮观和睦。

然而等到酒酣耳热，公子印提出缔结合约时，商鞅却再一次敬酒。两边捧盘的侍役，都十分魁悟。公子印见酒杯举过头顶，觉得商鞅太客气了，却忽然听到山上号炮连响，看商鞅的神色立刻明白情况有变时，他的手已被左右两个捧盘的力士牢牢押住。这两个扮作捧盘侍役的一个是乌获，另一个是任鄙，都是秦国绝顶的力士，可以力举千钧，生擒虎豹，公子印虽然武勇，被两个人按住也动弹不得。

他向商鞅问道："相国莫非相欺否？"商鞅答道："暂欺一次，尚容告罪。以往在魏多蒙公子款待，难以为报，正欲请公子到鞅家作客耳！"

公子印被擒，顿足长叹懊悔不已。手下亲随、侍役等人全被预先埋伏的人马拿住，滴水不漏，在包围中一个也不曾走脱。

商鞅命军士将公子印等人的衣服全部扒下。穿到秦兵身上，乌获扮成公子印坐在来时的车上，带人赶往吴城。城上的人见公子印回来，随行的人马还是原来去的那些，以为和约缔成，高兴地打开城门。秦兵一拥而进，逢人便杀，商鞅亲率大军跟踪而入，一举抢占了吴城。

朱仓弃城逃遁。秦军迅速扫荡了西河全境，然后进逼魏都

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东北 15 里）。魏惠王在两年中接连在马陵、吴城打了两个大仗，再也没有力量抵御，不得已和商鞅订了城下之盟，把河西之地全部割让给秦国．呈上河西版图，国都从安邑迁往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商鞅班师回国，被秦孝公封为列侯，以商于（今陕西商南一带）十五邑为封他，号为商君。商鞅从这时候才开始叫商鞅。

商鞅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苏秦为了做官，经过多年的准备，带足钱粮，前往秦国，去游说秦王实行“连横”策略，但时机不巧，秦王不感兴趣，苏秦在秦国住了一两年，弄得盘缠花光了，只好狼狈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了，连织布机也不停下来，嫂子见了，也不替他做饭，就连父母也不给他说话。苏秦受到极大的刺激，发愤读书，揣摸当时的“国际形势”，胸有成竹之后，又去游说六国联合起来，实行“合纵”的策略去抗秦。此议正好符合六国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于是，苏秦挂了六国的相印，其权势威风真是亘古未有。再路过老家时，父母亲自扫地三十里迎接，嫂子爬在地上不敢起来，至于他的妻子，连面也不敢露，只能远远地站在旁边偷眼瞧。苏秦感慨地说：“人生在世，权位和财富真是不能忽视啊！”可见，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哪怕兄弟父母妻子之间，也是这样的。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七：断尾再生

——在实力强大的敌手面前暂时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甚至送给对方一些利益，借以保存主力，伺机反扑，是智者惯用的招数。对于一个人来讲，有时要舍弃一些小“义”，而求得大“义”；舍弃一些小“名”，而求得大“名”。

◇ 失小忠得大忠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作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纭纭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没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招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寻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

在各路起义军中，李密的势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于封建大贵族之家，自幼熟读史书，且卓有才华，他看到隋朝灭亡已势所难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元宝藏的来信，拆开一看，竟被书信中深刻的见解、充沛的气势和富丽有力的文辞所吸引，觉得书信绝非出于元宝藏之手，写信之人肯定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听，才知道起草书信的人是元宝藏的秘书魏征。

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朋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他自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来往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的。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对重大的军事决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攻占了全国最大的粮仓，也是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起义军中存在着速战速决的思想。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但又苦于无处进言，就找到李密的长史郑颋，对他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现在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拚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

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即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勣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勣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不及了。"徐世勣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了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勣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勣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讲究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徐世勣防守的黎阳，恰巧魏征也在城中，窦建德仰慕他的文名，就命他为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魏征虽在窦建德军中历时一年半，其实并未发生什么作用，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复投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招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遭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的更换主人的生涯，开始了他一生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向唐太宗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

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正如魏征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于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 给出“位子”留住实力

公元前188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汉惠帝撒手而去,年已花甲的吕雉哭得惊天动地,但却“哭而不哀”。但吕雉的心意当即被张良十五岁的儿子张辟强所猜中,于是他把左丞相陈平悄悄拉到一旁,说出了吕雉的心里话。

陈平为免除杀身之祸,保住元勋们在朝中的地位,便向吕雉推荐了她的三个侄子吕台、吕产、吕禄去军中任将。吕雉心花怒放,当即对陈平大加赞赏,随后便宣诏大赦天下。安葬惠帝。刘恭继位,由太皇太后吕雉临朝称制,史称高后临政。

吕雉临朝之后,自感由吕氏家族替代刘氏家族的汉王朝时机已到,于是便欲为吕氏家族诸吕封王。

一次上朝时,吕雉将此事告之右丞相王陵,王陵当即摇头,并以先帝刘邦曾在称帝之时,聚集群臣杀马涂血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祖制告诫吕雉。

吕雉听了,怒不可遏,又转身诘问陈平及周勃等重臣元

老。

陈平心中明白，此时与权倾朝廷内外的吕雉针锋相对，只会激起她的杀戮之心。与其自取灭亡，不如暂且顺应，以待时机。于是便忍住怒气，说出太后称制天下，册封吕氏子弟，也是顺理成章的话来。

退朝之后，吕雉对王陵恨之入骨，不久便将王陵另任为太傅，升任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王陵离开相位，便称病回到故乡。

吕雉赶走王陵，立刻分封诸吕，官拜七王九侯，将汉室的一统天下，分了个七零八落。这便是史称的“吕氏之变”。

正在吕氏家族得意忘形之时，刚刚懂事的小皇帝刘恭得知自己并非母后所生，自己的皇位是生母惨死的代价所得到的，不由悲愤万分。并在悲愤之中说出要为生母报仇的话来。

此事不久便传进吕雉的耳中，吕雉恼羞成怒，便谎称小皇帝有病，不许侍臣接近，实则是将小皇帝刘恭禁囚了起来。

随后，吕雉气急败坏，召集群臣，将小皇帝废掉。群臣慑于吕雉淫威，谁敢反对，于是在众臣的默认之下，将小皇帝秘密杀害了。

刘恭被害之后，吕雉又在刘氏家族之中挑选皇帝，最后选中了恒山王刘义，将其改名为刘弘，拥立为新的皇帝，但仍然由吕雉专权。

吕氏专权至此，虽到了登峰造极之时，也几乎接近了埋葬她的坟墓。

面对朝廷内外反对吕氏倾国的活动，陈平、周勃等一批开国元老，早已久蓄诛吕之心，但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平日来往甚少，对此事又都十分戒备，各自秘而不宣。

为使刘氏集团互相勾通，形成中坚力量，太中大夫陆贾便从中穿针引线，将陈平与周勃这对将相串连起来。

周勃追随刘邦征战四方，屡立奇功，是刘邦军中的一员猛将。在刘邦病危之时，燕王叛乱，周勃受命于刘邦的病榻之前，曾与陈平一起接替了吕氏的亲信樊哙的兵权，率大军二十万一举平息了燕王的叛乱。因此，刘邦生前对周勃辅佐刘氏执掌朝权，寄予了厚望。吕氏篡权之后，周勃早就义愤难平，所以陆贾提出将相合力，一致抗吕的谏议，正中周勃下怀。

此后，陈平趁为周勃祝寿的时机，厚赠寿礼，还备下丰盛佳肴，邀周勃共饮，商谈诛吕之举。不久，在陈平与周勃这对文臣武将的周围，便集聚了一批反对吕氏家族的文武将士。朝廷内外，反对诸吕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公元前180年，正月，发生了日全食，白昼昏暗如夜晚。吕太后自认为是上天诫示她，心中极度忧虑，神情恍惚，常做恶梦。于是，她便召进许多和尚道士以及江湖术士，设坛祭鬼，以寻心安之策，但却常常梦见赵王刘如意的鬼魂找她算账，睁眼闭眼便觉周围都是刘邦的儿子前来讨债，不由惊惧无常，从此一病不起。

公元前180年夏季，吕雉病入膏肓，已是奄奄一息。但她仍不放弃吕氏称霸天下的最后努力，为自己的身后周密策划安排。吕雉诏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辖南军。形成南北保卫吕氏的阵势。同时将吕产升为相国，并让吕禄的女儿与新皇帝刘弘成婚，又封了一批侯爵给吕氏族。实际上，吕氏家族已经统揽了汉室的天下。

是年七月岁末，吕雉结束她野心勃勃的一生。吕太后死后，刘、吕斗争公开化了，周勃、陈平定计谋联合刘襄、刘章，夺取南、北军，一举消灭了诸吕势力，从刘邦的下一代中挑选刘恒继承了皇帝，这就是汉文帝。由此，西汉的历史开始迈向兴盛时期，即进入“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八：羔羊替罪

——交易，政治上的交易常常为人所不齿，然而，古往今来，交易无处不在，根本没有公理可言。在我国封建官场上，寻找替罪羊是人与人相争的重要谋略。

◇ 忠心事君者是替罪羊最佳人选

明成祖永乐年间，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用了一系列手段，企图激怒当地土著造反，借此兴兵镇压，以一举废除当地的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派任的官员。一次，他当众把土司大头目的妻子奢香剥光衣服鞭打，土著果然愤怒万分，打算起兵。眼看一场流血战争要爆发，这时任土司头目的刘夫人也是个“多智术”的女人，她马上阻止了民众的鲁莽举动，亲自进京“上访”。永乐帝对这一切自然是洞若观火的，即刻把受到辱打的奢香召到京城，问她：“我为你除掉这个姓马的，你怎么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们保证世世不敢犯上作乱”。永乐笑笑说：“这是你们的本份，怎么算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只得说：“我们贵州的东北部有一条通四川的小路，如果你为我报了仇，我就开通此路，供官府驿使往来。”这笔交易当场敲定，马烨被召回斩首，贵州方面则为朝廷提供了一条驿路。永乐后来提及此事说：“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不二，但如果我顾惜他，就无法安定这一方了。”

西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密谋勾结闽越、匈奴造反，被汉文帝召到长安后逮捕。经审，淮南王罪行确凿，当处以弃市极刑。汉文帝接到案件审理结果后，为了显示其统治的宽柔政策，同时，念刘长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决定将刘长死罪

改为削去王爵，发配到四川。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借此教训一下淮南王，让他有足够的思悔时间，如果刘长能在途中有悔过的表示，这样，可以将刘长重新召回。所以，刘长虽是囚犯，但并没有派真正的差役在后面押解，并且，还允许他携带后宫少女几十人同行。但这些宫女们很快被刘长赶跑，他不愿意这帮人跟他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去受罪。

刘长是一个脾气刚烈、野心勃勃的人，他为自己的造反计划没有能实现而恨恨不已。现在他已是阶下囚、笼中鸟，任人宰割，同时他又觉得汉文帝不处死他而是把他发配到四川，实际上是在有意折磨他，比死还难受。所以，他愤恚绝食，死在车上。

原来，刘长所坐的绢车只是加了封印，沿途官员知道车中押的是皇帝的弟弟，也就不去开封，只是简单地验一下封印，就向下一站发送。当车子到达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时，县令大着胆子启封验看。这一看不打紧，县令发现淮南王早已死在车上，吓得急忙向上级机关汇报。至于刘长何时而死，则不得而知。

汉文帝闻知消息后，龙颜大怒，他害怕这一来，自己要担上个谋杀亲弟弟的罪名，这对他的统治将会造成极大妨碍。为了洗刷自己，汉文帝立即下令，将雍县以前的沿途各县级长官全部杀死弃市，罪名是因为他们不启封送食问候，导致刘长饿死。这帮县吏统统成了汉文帝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这帮替罪羊也没能减掉汉文帝杀害弟弟的恶名，几年后，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三国末年，曹魏政权已大权旁落，司马氏已牢牢地控制政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司马师为人阴险狡诈，魏少帝曹芳对其行为强烈不满，便找来心腹李

半、张缉、夏侯玄等人商量，要他们帮助自己夺回司马师的兵权。谁知风声走漏，司马师抢先下手，把几个参预谋划的人给杀了。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又逼迫皇太后废了曹芳，另立曹髦为帝。

一些地方官原本就痛恨司马氏，当魏少帝被废后，更是义愤填膺。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毋（guan）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乘机率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率兵前去抵御，途中疾病发作，又派人火速进京，把留守在京城的司马昭召来，把兵权交给了他。司马师病死于许都。司马昭率兵打败了毋丘俭、文钦，这样，司马氏的军权转到了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掌权后，在朝中飞扬跋扈，比司马懿、司马师更专横，当时就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说法，他一心想代曹魏政权而立。

魏帝曹髦再也忍受不了司马昭的专横，决心不当空头皇帝，要同司马昭进行抗争。一天，他召来尚书王经、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愤愤地对他们说：“司马昭篡夺帝位的野心已经无人不晓，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希望你们能鼎力帮助我，誓死从司马昭手中夺回政权！”

谁知王沈、王业早已不把曹髦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消息通报给了司马昭。司马昭忙派亲信贾充领兵作好准备。

曹髦见事已败露，决心来个鱼死网破，亲自率领宫中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等，前往攻打司马昭相府。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高声喊道：“天子亲征有罪之人，谁敢抵抗就杀了他全家！”

贾充率领军队狙击曹髦，听了曹髦的喊声后，鉴于曹髦的“天子”空名，贾充还是暂停了下来。这时，成济问贾充：“事情不妙，你看怎么办？”

贾充大声喊到："自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对付现在这种局面。今天的事情怎么办，那还用问吗？"

成济听罢，挥戈上马，直冲过去。曹髦的"乌合之众"给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成济手持长矛猛向曹髦刺去。曹髦没想到这小子果然真的下手，招架不及，矛头已从前胸刺进，又从后背透出，跌下车来。可怜一代帝王，刹那间就魂归西土了，整个宫廷军队顿时作鸟兽散。

事发后，司马昭不免有些害怕，他一面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为曹髦料理后事；一面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平息众怨。尚书仆射陈泰提议："现在，只有杀了贾充，才可稍慰天下人心。"

司马昭沉吟半晌，觉得贾充是自己可靠的亲信，日后还有大用，于是，让陈泰处罚一个次一等的人。陈泰顶了一句："只有处罚更高一等的人，没有再次一等的人了。"最后，把成济的兄弟作为大逆不道的首犯给诛灭九族，以此等"替罪羊"来平息民愤。随后，司马昭另立年方十五的曹奂为魏帝，继续进行窃国大盗的勾当。

唐高宗李治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国君，武则天对此十分了解。在没有得势的时候，武则天对李治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当形势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后，唐高宗事事都要受治于武则天。高宗对此十分不安，决心寻机会整治一下武则天。

不久，太监王伏胜告发宫中有人行"巫蛊之术"。高宗听后，认为这是整治武则天的极好机会。高宗密召大臣商量，上官仪大胆提出："皇上如不及早废黜武后，日后诸事恐更加难办！"高宗一听，说道："爱卿之言正合朕意"，即刻命上官仪起草诏令。

谁知消息很快走漏了出去，武则天立即到高宗面前撒娇耍赖，又是哭又是闹的，晚上又下足媚劲侍候高宗。李治在武后的软硬兼施下，很快取消了原先的念头，武后顿时破涕为笑，移云转晴。

性格懦弱的李治又害怕武则天心存怨恨，便又讨好她说："我本来是没有这个念头的，都是上官仪这家伙出的馊主意。"

武则天不听则已，一听就怒火中烧，暗暗咬牙切齿，要找上官仪算账。

从那一天起，武则天就开始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有谋逆罪行，这样，不仅处罚了上官仪，还很快处置了一大批与上官仪关系密切的大臣。在这场"倒武"运动中，上官仪等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唐玄宗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朝廷中也十分有权势，有一大批高级党羽尾随其后，对唐玄宗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由于唐玄宗此时还羽毛未丰，一时也拿太平公主没办法。

过了一段时期，唐玄宗的亲信、宰相刘幽求同羽林军头目张炜密谋，要用羽林军来诛杀这批政敌，谋划已定，他们将整个行动计划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谁知张炜沉不住气，计划刚刚定好，就得意忘形起来，过早地把消息泄露了出去，引得满朝文武大臣人心惶惶。

唐玄宗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大为惊恐，叫苦不迭，想不到张炜这帮人这么不能成事。此事搞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帝王位置，因为太平公主很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把他搞下去，于是，为了笼住人心，迷惑太平公主，唐玄宗反咬一口，揭发刘幽求等人离间骨肉，扰乱朝政，把刘幽求、张炜等人下了大狱。唐玄宗终于用"替罪羊"为自己解脱了政治危机。

曹操在有一次领兵打仗的行军途中，军粮遇到了严重危机，如果让士兵知道，那就要影响整个部队的战斗情绪，造成

人心涣散。曹操就将管理粮食的军吏召来，问他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个军吏说："可以用小斛分粮，估计这样，可克服眼前难关。"曹操说："这个主意好！"就让那个军吏付诸实施了。这一秘密很快被将士们发现了，军营议论纷纷，纷纷指责曹操在有意欺骗将士，克扣军晌。本以为可以稳定部队情绪的，谁知这一来更加坏事。曹操为了推脱罪责，安抚军心，就对这位负责粮食的军吏说："借你一只头颅，以压众人之心。"下令将军吏斩首，且将军吏的首级挂在营中，进行示众，旁边还写有六个大字："行小斛，盗官谷"。这一来，军心遂安定下来。可怜这个管粮食的军吏，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 做替罪羔羊的忠臣冤错

封建官场往往造就一批替罪羔羊，或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或是因为不善谋身，或是二者皆有之，一些忠臣良士便只好乖乖地听由宰割。

在汉朝末年，曹操率军伐敌，久攻不下，粮草渐感不支。督粮官只得减少军士的定量，以便节省粮食，多支撑一些日子，但这么一来，军士既吃不饱，又知道军中乏粮，就有些慌乱。曹操一见军心不稳，十分焦急，就想出一条安定军心的计策。他把督粮官叫进帐去，说有一条稳定军心的计策，督粮官十分高兴，以为曹操已经运到了粮草。没想到曹操竟说："现在为了军国大计，只得委屈你了，我要借你的人头用一用！"说着就喝令斩首了督粮官。然后，曹操把督粮官的头挂在旗杆上，号令全军说："督粮官克扣军粮，贪赃在法，特斩首示众。"并令人给足食粮，军心果然大定。

明代建文帝时，儒臣方孝孺曾多次建议设法牵制燕王朱棣，朱棣听后十分害怕，只是装疯避祸，后来作好了准备，就起兵造反，直逼南京，并谎称是为了诛除奸佞之臣方孝孺，以

清君侧，好在建文帝及群臣都知道西汉吴王刘濞“诛晁错、清君侧”的故事，未加诛杀，否则，方孝孺就会成为替罪的羔羊了。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吴、楚七王之乱是一次著名的藩王叛乱事件，这次叛乱，以“诛晁错、清君侧”号召，晁错做了替罪的羔羊。晁错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但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晁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一次，晁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晁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长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这样，他就找人来开门拆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史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

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寅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惕子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本当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这次晁错又提出来，他就把晁

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慑于晁错的权势，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

不久窦婴就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曲承母意，格外优待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印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候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

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的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征讨过陈稀。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平定陈稀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当留守都中。陛下应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憧一带，不妨弃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

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想起窦婴忠诚可嘉，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窦婴还记前嫌，不肯受命，经景帝一再督责，才拜命而出。

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定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本想陷害晁错，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亦可奉为经典：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

景帝有点着急，他不想听这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想听具体办法，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地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遣使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活栽实，让景帝无法推委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

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砰砰的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布告全国，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

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定办，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官场的残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第四篇　厚心狡学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大凡办事的人，怕人说他因循，就用补锅法，无中生有，寻些事办。及到事情棘手，就用锯箭法，脱卸过去。后来箭头溃烂了，反大骂内科坏事。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公例，合得到这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公例的就失败。

——李宗吾厚心狡学智语

明面上，他替你办事，暗处，他在为自己办事。大凡举大事者，都有这个本事。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

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十九：锯箭疗伤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

……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干，"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干，"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干，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干都不锯，命其径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

……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被"也先"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然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晋朝王导为宰相，有一个叛贼，他不去讨伐。陶侃责备他，他复信说："我遵养时晦，以待足下。"陶侃看了这封信笑说："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王导"遵养时贼"以待陶侃，即是留着箭头，专等内科。

◇ 张柬之匡扶李唐反遭陷

唐王朝，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但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却改国号为周。随后，在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派势力，矛盾斗争日趋复杂化。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人顺乎民心，发动政变，归宗李氏，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按照通常有功必赏的惯例，第一勋臣当然是张柬之。可是，不久他却遭到杀戮，这究意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出生在一个累世无官宦的寒门之家。这种家世，在世族礼法门风盛行的初唐，地位是极为低下的。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成人的。

后来张柬之发奋学习，入了太学，作了小官。但官运不顺，颠沛流离。直到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张柬之的境遇方得到转机。这年，武则天让宰相狄仁杰举贤。狄仁杰，并州太原（山西太原）人，早在治理豫州（今河南汝南）的过程中就受到武后的重视，后提拔为宰相。狄仁杰对武后说："陛下如果求的是文章资历、陆机潘岳之人，那么宰相李峤、苏味道二人已足矣。如果求的是治国安邦、麟凤龟龙之士，那么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真是宰相之才。用之必能尽节于国。"张柬之博学有才，武后是清楚的，但她无法容忍其不断上书给自己提意见，因此只给他一个洛州（河南洛阳）司马的官职。隔了几天，武后又让仁杰选才。仁杰说："臣尝举张柬之，未用也。"武后答道："朕已迁之。""臣荐宰相而为司马，非用也。"由于狄仁杰的再三敦促，乃拜司刑少卿。不久，擢迁秋官侍郎。长安四年八月，夏官尚书姚崇出任灵武（宁夏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后令其举外司为宰相者，姚崇说："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年老，望陛下尽早用之。"在姚崇

的大力举荐下，十月，迁为凤阁鸾台平章事，进拜凤阁侍郎，正式登上宰辅之位。

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武则天已经 82 岁，这一年的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太子等都见不到她，惟有张昌宗、张易之侍侧，“居中用事”。朝廷局势迅速紧张起来，问题一下子集中到继承人上。虽然二张根本没有觊觎皇位的资格，但很难说他们会在暗中干出何种勾当。他们确实担心武则天一旦死去，失去靠山后的处境，因此“引用党援，阴为之备”。此时，洛阳城里又出现了“易之兄弟谋反”的传说。在这种情况下，姚崇回到洛阳，张柬之立即派桓彦范和他商议，得到赞同后，联络禁卫军将领，统率禁军簇拥太子李显来到皇宫的“形势要害之地”玄武门，迅速斩关而入，直奔武则天的寝宫迎仙宫长生殿活捉二张，斩于庭下。

武则天在既成事实面前，很不情愿地禅位太子。次日，下诏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李显继位为皇帝，是为中宗，复国号“唐”。

这场中兴唐室的政变，张柬之无疑是主要谋划者。在这场政变中，张柬之自始至终是领导者。政变的成功充分展现了张柬之精明机智，运筹帷幄的才能。

中宗复位，张柬之成为有赫赫功劳的勋臣，与其他四人共同掌握朝中军国大政，称“五人辅政”。被中断了多年的唐王朝获得了“中兴”。但是，中兴的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由于长期政局动荡，吏治腐败，刑罚枉滥，积重难返，百废待兴。主要的弊端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诸武势力未完全清除，外戚干政形势还存在，违法乱纪风行。二是外朝冗官充斥，权力分散，相互牵制，行政效能低下。三是贵族官僚奢糜无度，贪污成风，百姓赋役负担沉重。这些严峻的政治现实摆在张柬之等人的面前，他们感到，只有彻底地铲除弊政，才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张柬之等人摩拳擦掌，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

场，把射入唐王朝躯体的“箭头”彻底地拔出来。

张柬之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如罢斥冗员、减免赋税、停建寺庙等，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大力调整决策集团，罢斥武周时的重臣，同时扶植李唐宗室势力。并希望中宗能进一步清除武氏外戚势力。

中宗登位不久，就暴露出他目光短浅、心无远图，不仅不能铲除武氏势力，而且纵容诸武肆虐。武三思是个嫉贤妒能、凶险奸诈、诡计多端的家伙。早年因姑母武则天的关系参政，深得信任，武则天倒台以后，他摇身一变，勾结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培植亲信，密结党羽，排斥异己势力。韦后是中宗李显早年的结发妻子，当年，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在房州（湖北房县）达十五年之久，韦氏备尝艰辛，二人情义深厚。李显即位后，即立为皇后。

中宗听任武三思与韦后勾结，韦后常微服密幸武三思府第，与三思“私通”。中宗置若罔闻，还常引武三思入禁中商议政事，并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承训。武氏势力，由是复振。

张柬之、桓彦范等看到武三思与韦后狼狈为奸，玩弄权柄，曾不断上疏进谏，希望中宗清除外戚干政，独立行事。中宗不仅不予采纳，而且厌恶和反感。

武韦势力强大，张柬之等人的地位开始动摇，加之中宗的暧昧态度，更使他们感到岌岌可危。就在这时，又意外地发生一起事件：中宗在密幸武三思府第的途中，正好与监察御史崔皎撞首。崔皎面谏，请诛武氏，结果中宗将此事告知武三思，“三思之党切齿”，决定打击和报复。首当其冲的是夏官尚书张柬之。

神龙元年，武韦集团便对张柬之等人不断展开攻击。先是，武三思与韦后利用接近中宗的机会，诬陷张柬之等五人恃功专权；继而替中宗出谋划策，请封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为

“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昏庸的中宗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这一建议。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同时，被五人勘涉的官员，中宗一律恢复其官职。并正式下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五人辅政就此夭折了。

张柬之被罢知政事后，表请归襄州养疾，中宗许之，特授其襄州刺史之职。临行时，还亲自率领群官送至定鼎门外，并赋诗饯行。

武韦集团的阴谋活动还在继续。张柬之到襄州后不久，他们便迫使中宗下诏将桓彦范等相继贬出京师，并削夺王爵。还诬告敬晖、桓彦范、张柬之等企图刺杀武三思，并以兵胁废皇后等，终于将五人挤陷到“十恶不赦”的必死之列。六月，中宗下诏贬张柬之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司马。不久，流放陇州（今广东罗定），含恨离世。

张柬之对中宗李显如此大的功劳，最终却死于中宗之手，原因何在？就是违反了办事公例——锯箭法，把问题解决得太彻底了。箭头没有取出来，自己的小命儿先没了。

◇ 病除之日，医亡之时

雍正即位后，把诸皇子及其亲信、家属一一论罪后，又将刀锋转向自己的宠臣，帮助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出力不少的年羹尧与隆科多。

年羹尧字亮工，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颇有将才，多年担任川陕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年羹尧早年已为皇四子胤稹（雍正）集团成员，还将妹妹送给胤稹当侧福晋，以表对主子的亲近和忠心。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兄弟，既任步军统领，又是国舅之亲，是康熙帝十分器重之臣，后来果然成为康熙病中惟一的顾命大臣。

雍正与二人交结，自有其深刻用心。康熙末年，由于太子被废，诸皇子见机，都加紧忙于争夺嗣位的斗争。胤稹暗地里

自然也着力较劲。他很清楚，除了用精明务实的办事能力博取父皇的信任外，必须集结党羽，拉拢拥有兵权的朝中重臣，所以极力拉拢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二万多名官兵，掌管城九门进出，可以控制整个京城局势。而年羹尧辖地正是胤轻驻兵之所，处在可以牵制和监视胤轻的有利地位上。西安又是西北前线与内地交通的咽喉所在，可谓全国战略要地，所以后来史家也认为："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

雍正即位之初，隆科多和年羹尧便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恩宠有加。当胤轻被召回，年羹尧即被受命与掌抚远大将军印的延信共掌军务。未及半年，雍正帝又命将西北军事"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增发生暴乱，雍正帝又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也不负圣恩，率师赴西宁征讨，平定成功，威镇西南。雍正帝诏授年羹尧一等公爵。

雍正不但对年羹尧加官进爵，赠予权力，还关心其家人，笼络备至。甚至把年羹尧视作"恩人"，非但他自己嘉奖，且要求"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对年羹尧"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口口声声对年羹尧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得如我二人之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这类甜言蜜语，出自皇帝之口，实在罕见。

雍正就这样以其过分的姿态、肉麻的言语哄蒙、迷惑着年羹尧。年羹尧却蒙在鼓中，真以为有皇帝老子作他知己，他也就以皇帝老子为后台，据功恃傲、骄肆蛮横起来。年羹尧凯旋还京，军威甚盛，盛气凌人。雍正自郊外迎接，百官伏地参拜，年羹尧却不为动，与雍正并辔而行。这时雍正心中甚是不快，哪能容臣下如此不恭，始有嫌恶之意。

雍正三年四月，皇上仅以年羹尧奏表中字迹潦草和成语倒装，就下诏免其大将军之职，调补杭州将军，以解除兵权。而臣僚们见年羹尧失宠，便纷纷上奏，检举揭发年的种种违法罪行。此时雍正又听说年羹尧在西北之时，曾与胤牴等人有所交往，密谋废立等谣传，生性猜忌的雍正便决意要杀年羹尧。

最后议政大臣等罗列了年羹尧几条罪状，拟判死刑，家属连坐。雍正以年羹尧有平青海诸功，令其赐死自裁。父以年老免死，子年富立斩，其余15岁以上男子俱发往广西、云南极边烟瘴之地充军。族人全部革职，有亲近年家子孙之人，也以党附叛逆罪论处。

隆科多的命运与年羹尧如出一辙。在雍正即位之初，备极宠信，授吏部尚书，加太保、赏世爵。隆科多亦恃恩骄肆，多为不法。年羹尧狱起，隆科多起而庇护，却激起龙颜大怒，被削去太保衔、诏夺世爵。四年初，被罚往新疆阿尔泰充军，家人牛伦被斩。五年十月，又以家中抄出私藏玉腰罪，诏调回革职查问。接着从臣拟罪名达110项，雍正下旨，将隆科多下狱，永远禁锢。是年冬天，即病死狱中。其妻子家属也被流放成奴。

一些人认为，年、隆之狱，乃功横意行，恣意不法所致，不知韬晦敛迹，以保全终，实咎由自取，不能说没有道理。然雍正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猜忌之心日重，尤其隆科多作为康熙病重时惟一的顾命大臣，以改遗诏，拥立雍正；年羹尧又为其监视牵制胤牴诸皇子，二人在雍正篡位事件上掌握的秘密最多，所以雍正为灭口而杀人的可能极大。

表面上看，好像年、隆二人被处罪的司法程序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制度，然实际上这所谓司法程序也完全由皇上所控制，二案的制造与杀戮完全出自雍正本人的意图，这是无可怀疑的。又是那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作为臣子，切忌把箭头一次彻底地拔出去。臣子的最高利

益，在于把持君主对自己的利用之心。一旦箭头取出来了，君主对你的利用之心也就没有了。一个无用之人，肯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的。特别是帮助君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更是这样。一旦阴谋得逞之日，也是帮助实施阴谋的臣子的覆灭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阴谋要么不要，要么就连着要下去，直到把君主踏在脚下。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欲补先砸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地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 郑庄公纵容太叔段

郑庄公纵容太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子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材，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

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他。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作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作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十分焦虑不安，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的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

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足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都又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足去劝说庄公。祭足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心里的话，他对祭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奉事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着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更加扩大势力，可就难于对付了。"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土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修治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子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绝好

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庄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阳周天子那里去办事，而是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带了两百辆兵车直到京城来了。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的信使所必须经过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消息，十分惊慌，连夜返回，但士兵已经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了。

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的，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陷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

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韬光养晦的故事，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通过数年的暗中观察摸索，他弄清了朝中大臣的真实心理和才干，也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为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这其实也是一个“补锅法”的例子。

在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可谓经历了长期的混乱。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却又祸起萧墙。起初，原定商臣为太子，但不知怎的，楚成王居然发现商臣眼如黄蜂，声如豺狼，生性残忍，想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故意设宴招待姑母，在宴上轻侮姑母，商臣的姑母果然愤怒地说：“怪不得你父亲要杀了你另立太子！”因为楚成王遇事总与妹妹商量，所以，商臣认为姑母的话证实了传言。商臣连忙向老师潘崇问计，潘崇问：“你愿意奉事公子职吗？”商臣说：“不愿。”又问：“你能逃出楚国吗？”回答说：“不能！”潘崇最后问道：“你能成大事吗？”商臣坚定地说：“能！”

公元前262年，商臣率领宫廷卫队冲进成王的宫殿，成王喜吃熊掌，这时红烧的熊掌尚未烧熟，成王请求等吃了熊掌再杀他，商臣说：“熊掌难熟。”他怕夜长梦多，外援到来，就催促成王上吊自杀。自己即位为楚穆王。穆王在位十二年，死后由其子侣即位，是为楚庄王。

楚庄王即位时很年轻，即位之始，他并未像其他新君上任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浑浑噩噩，无日无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

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任凭大夫们自己办理。他根本不像个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

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都感到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觉得妨碍了他的兴趣，对这些不着边际的劝告十分反感。后来干脆发了一道命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庄王没给他足够的报偿，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实现，也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俩派子孔、潘崇二人去征讨舒人，又把二人的家财分掉，并派人刺杀二人。刺杀未成功，潘崇和子孔就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庄王逃跑。在到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们，庄王才得以回郢都亲政。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不见有甚起色。

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晋见庄王。来到宫殿一看，只见纸醉金迷，钟鼓齐鸣，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馐，面前是轻歌曼舞。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当头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呢？"

伍参抑制住慌张，连忙陪笑说："我哪是敢来进谏，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知道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身披鲜艳的五彩，美丽而又荣耀，只是一停三年，三年不飞也不叫，人人猜不透，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

当时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作"隐语"，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

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伍参听后，知道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就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子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

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形象，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净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他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多年寻找的社稷栋梁之臣！"庄王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竟是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

苏从惊异地发现，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发现使苏从不禁激动万分。

原来，这是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明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不明所以，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

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三年过去，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他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了。

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开会，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

◇ 张仪补锅法连六国

苏秦死在齐国后，战国时期的另一位纵横家张仪，开始了以秦国为轴心的连横活动。张仪在秦国，因为处理秦国与魏国的关系有功，一度担任了相的职务。后来由于参加一次诸侯之间的会谈，没有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被秦惠王免了职，回到魏国任相。尽管如此，张仪的政治理想还是要以秦国为中心实现连横，这一点，他暗地里得到了秦惠王的鼓励和支持。

当苏秦的死讯传来，张仪对魏惠王作了一次这样的劝导。他说：“魏国的土地方圆不到1 000里，军队不过 30 万。四周地势平缓，没有什么名山大川的阻隔。魏国的士卒，戍守在与楚、韩、齐、赵各国交界的边境哨卡上，就已经用去十多万人，能够灵活调用的军事力量剩下不多了。当初魏国接受苏秦的建议，与关东诸侯们在洹水上结盟，大家结成兄弟关系，互相支持。但是，这不是永远都靠得住的盟约。有些亲兄弟，还在为争夺钱财相互残杀，何况苏秦已死。而且苏秦自己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大家还想依靠他的影响，保持互不侵犯，显然是不可能的。大王如果不抓紧时机追随秦国，秦国要是挥兵进攻黄河南岸一线，占据我们的大片土地，抢占魏国的要塞阳晋，那时赵国的军队就不能南下，魏国也就无法北上；赵、魏被切成两面，合纵互援的关系还在哪里呢？那时，大王再想维持魏国的安全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迫切地希望大王重新审定

大计；否则，还是先让我辞职离开的好。我不敢承受这种灾难。”一番巧舌如簧的说辞，可谓言明利害，晓以损益，处处为魏王着想。于是魏惠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宣布脱离合纵同盟，并派张仪到秦国去联络。张仪带着魏王的意愿回到秦国，秦惠王很高兴，恢复了张仪的相位。

张仪的下一个游说目标是楚国。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摆布了一个昏庸偏听的楚怀王，然后在周郝王四年威胁他说：“合纵抗秦，等于驱使一群无力的绵羊去攻击猛虎，肯定是不能取胜的。现在大王你不追随秦国，秦国一旦挟持韩国和魏国共同攻打楚国，楚国就危险了！秦国西部拥有富庶的巴、蜀，如果从那里打造船只、筹集粮饷，经氓江而下，长驱直入不到 10 天就可能使整个东部地区无险可守，黔中、巫郡就都不是大王所有的了。然后秦国再从武关东出一支军队，楚国与北方的联系也告中断。大王，秦军攻打楚国，危险在三个月之内；楚国等待其他合纵诸侯国的救援，时间却要超过半年。现在楚国只记得依靠弱国的支援，而忘记了秦国的袭击，这一点多么使人担心！大王假使真能听我的建议，与秦国结盟，与他们长期建立兄弟关系，双方互不侵犯，该多好！”

楚怀王尽管吃了张仪很大的苦头，还是被他吓住了，乖乖地把自己重新套上秦国的车辕。

张仪离开楚国都城江陵来到韩国都城新郑。他向新继位的韩襄王说：“韩国地方多山，土质恶劣，仅仅出产豆、麦，没有其他像样的粮食；而且产量很低，连第二年的余粮也积累不起来。就军队数量而言，全国的军队不超过 20 万，而秦国的军队就有一百多万。就军队素质而言，韩国的军队只有包裹着严严密密的盔甲才敢作战，而秦国的士卒，一听战鼓擂动，立即脱去笨重的盔甲，赤裸着身子奔向敌人，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勇不可挡，假使让这些像孟贲、乌获般的武士来攻打大王这样弱的国家，简直就像把数万斤的重量压在一个鸟

蛋上。大王，如果不依附秦国，秦国出兵占据宜阳，封锁成皋，你的国家就会被一切为二，什么高大的鸿台宫、繁茂的桑林苑，就都不是韩国所有的了。因此，为大王考虑，不如依附秦国，攻打楚国，把灾难推给楚国而取悦秦国，是当前最好的办法。”

韩襄王果然依从了张仪。张仪回到秦国，惠文王赏给他六块采邑，封为武安君。武安君能言善辩，此时的他春风得意，但强辞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各个诸侯国都看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有了和张仪一样的共识。

张仪略微休息了几天，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数千里以外的齐国。当时的齐宣王是一个很有战斗经验的君主，张仪采取迂回的语气对他说：“据我了解，贵国倾向合纵的大臣经常认为，齐国的西部有韩、赵、魏等国遮蔽着，与秦国隔得很远，而且齐国本身地大人多，兵强将勇，秦国力量再大，也奈何不了齐国。大王是支持这个说法的，对吗？”齐宣王点点头。

张仪嘿嘿笑说：“大王是个聪明的人，难道也相信这种懒汉的思维吗？”齐宣王听了颇觉新鲜，他要张仪解释所谓“懒汉的思维”是什么意思。

张仪似乎有些愤慨地说：“这都是对齐国命运缺乏高度责任心的说法。大王听了，无非觉得这个意见正好符合自己寻求苟安的心理，而不去努力推想天下形势的变化，为齐国真正的安定作更深、更细的考虑。所以说这是懒汉的思维，是要耽误齐国大事的！”齐宣王被张仪这一捅，不禁站了起来，要张仪继续说下去。

张仪一看自己的关子卖成功了，才慢悠悠地请齐宣王不要急，坐下来听他说。他说：“大王要知道，现在秦国与楚国已经通婚，一个嫁女儿，一个娶媳妇，相处得如亲兄弟一般，韩国也已向秦国献出重镇宜阳，魏国交出了黄河以南一线的要地，赵国割出了黄河北岸的河间。这样一来，秦国的势力，实

际上已伸展到离齐国不远处了。大王如果墨守合纵的落后形势，与秦国继续对立，秦国可以指使韩国和魏国进攻齐国的南部边境，同时协同赵国的军队渡过清河，直指博关，那么大王的都城临淄和要塞即墨就不再属齐国所有了！”

齐宣王一琢磨，心中不免一惊，暗暗地佩服张仪的见解，同意与秦国联盟。

接着，张仪又去了赵国。赵国是当年第一个支持苏秦组织合纵的诸侯，曾经提倡向北方民族学习骑马射箭的武灵王还在。张仪毫不气馁地既委婉又严肃地对赵武灵王说：“大王当年组织关东诸侯一起抗击秦国，使秦国在15年中不敢跨出函谷关半步。大王的威望震慑整个山东，敝国感到害怕，只有埋头在国内修整衣甲，磨励武器，努力耕种，积累粮食，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兢兢业业地自强不息，实在是大王严厉的督责逼出来的。以大王的力量，完全可以成为天下的霸主。遗憾的是秦国虽然远在偏僻的地方，但长久以来，内心含着忿怨，是不会屈服的，现在楚国已与秦国结为兄弟之邦，韩国与梁国向秦称臣。作为秦国东方的羽翼，齐国也给秦国献出了一片盛产鱼、盐的沿海之地，这犹如砍掉了赵国的右臂，一个没有右臂的人与别人作战，加上孤独一身没有外援，要想不遭到失败，行吗？眼下秦国已发出三支部队，一支直奔午道，与齐国联合后渡过清河，屯驻邯郸的东面；一支屯驻成皋，把韩国和梁国的军队安排在黄河以南；另一支军队屯驻渑池。秦、齐、韩、梁已经互相约定，攻赵时一齐行动，打下赵国，由四家瓜分赵的土地，情况就是这样。大王，我今天来的真正意图，就是想让赵国能避免这场灾难，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赶快派出能代表大王的使者，与秦王真心实意地联盟，表里如一地结为兄弟之国，如此一来，上面所说的危机也就可以彻底消除了。”

赵王忖度了一下形势，觉得也只能这样做了。

张仪接着北上燕都，对燕王说：“不久前赵王的使者已经

到了秦国，向秦王献上了河间的土地，表示愿意追随秦国。如果大王不能像他们那样做，秦国将出兵云中和九原，并调动赵国的部队一齐攻打燕国，那时易水和长城都将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反过来说，大王如能追随秦国，就永远不用担心齐国和赵国的侵犯，因为齐国和赵国现在就像是秦国的郡和县那样依附着秦国，它们是不敢背着秦国随便出兵攻打别人的。”

燕王随即提出以常山以南的5个县作为礼物，向秦国求和。就这样，最后几个残余的诸侯国都集中在秦国的旗帜之下了。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一：弯弓盘马

——一个人要懂得蓄积自己的能量。物体的能量有动能和势能之分，动能和势能可以相互转化。人的能量也有势能和动能，要尽量蓄积势能，不要轻易发出来，保持对对手的威慑力。譬如弓箭，拉满弓对准敌人，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旦射出去了，威慑力就没有了，如果射不中，反会被敌人击倒。所以，当你没有十分的把握时，尽量不要把箭射出去。

◇“只拉弓、不放箭”

中国古代官场讲究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之后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表面是雷厉风行，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但这还真能让上司看到自己所谓的政绩。

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18回，描写朝廷派出钦差大臣去整肃浙江官场。那钦差大臣到了杭州，也不和官场上的人员多交往，一下子新造十副新刑具、三十副手拷、脚镣、十副木钩子、四个站笼，并一下子撤了抓了一百五十多名官、幕、绅、吏，把浙江官场吓得战战兢兢。可这三斧子砍过，钦

差就缓了许多，那些撤了职的人也不查办，抓了的人也不审讯。原来这钦差离京前得宫内太监点拨，抱定“只拉弓、不放箭”的宗旨，先吓唬一番，落个好名声，然后就要捞回几个钱。过了几天，浙江巡抚与钦差接上线，彼此通过关节讲条件，钦差要两百万，一次搞定；巡抚不愿这么爽快，僵了几天，终究还是让那钦差大臣满载而归。

小说的描述是戏剧化的，不过“只拉弓、不放箭”却确实可以作为历代官场上那些皇帝耳目官的行事原则。从皇帝来看，监察系统是用来医治文武两手的。可是监察官与它们的监察对象“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况且，对于文武百官们起腐蚀作用的种种因素对于监察官同样起作用。“御史初至，则曰：‘惊天动地’；过几日，则曰：‘昏天黑地’；去时，则曰：‘寂天寞地’。”刚来的时候“只拉弓、不放箭”地摆出一点“惊天动地”的姿态。几天后与当地官员鬼混，所以昏天黑地。走了以后，所有的贪官污吏照旧神气活现，御史那拉弓气势无息无声的消失，所以是寂天寞地。

以上是在做事方面。做官也一样，要善于把自己这张弓拉起来，把能量蓄积起来。没有能量也要制造能量，要有无中生有的本领。

春秋战国时期，争相收养门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各种有才能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投奔一个著名的当权贵族，寄食于他的门下。这些收养门客的人就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势力。

在战国时期，养士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他们所养“食客”之多，有时竟达三千之众，所以孟尝君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之徒无所不备。他对待门客也是视为兄弟，坦诚相见，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由于孟尝君能够招揽人心，门客无论贵贱他都能使之与自己在吃穿用度上一样平等，因此，“能倾天下之士”。

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一天，秦王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希望能让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您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抵押，孟尝君是不会不来的。您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的丞相，齐国肯定也会拜您的子弟做丞相，那时候，秦、齐联合，就容易收伏诸侯了。”

秦昭襄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去齐国，谁知泾阳君和孟尝君相见恨晚，两人没有几天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孟尝君就要到秦国去，门客多以为秦为虎狼之国，不可轻易陷身，孟尝君不听劝告，决意要去，后来苏秦从外边回来，告诉孟尝君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听见有土偶人和木偶人在争吵，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浸坍，成为一堆烂泥。’土偶人对木偶人说：‘我本来就是土做成的，回到土里就是回到了老家，可你是木头做成的，一旦下雨，你就会随水漂流，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秦国是虎狼之国，您却要去，如果回不来，那岂不成了被土偶人所笑话的木偶人了吗？”孟尝君听见悚然而惊，才未成行。但不久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因新君十分害怕秦国，就不断督促孟尝君，孟尝君终于来到了秦国。就在同时，齐王认为既真心同秦王交好就不必扣留人质了，竟将泾阳君送回了秦国。

孟尝君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隆重欢迎，孟尝君也送一件贵重的银狐皮袍子给秦王作为礼物。秦王准备拜孟尝君作丞相，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樗里疾说：“孟尝君是齐国贵族，当丞相后必定替齐国打算，他手下人又多，声望又高，如果当权，秦国不就很危险了吗？”秦王无奈，想把他送回去，但又担心他了解了很多秦国的情况，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不合适，就把他软禁起来了。

孟尝君与泾阳君交好，就请他想办法。泾阳君为了将来要登君位，想结纳各国的势力，也不敢怠慢孟尝君。他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自见了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件银狐袍子以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做谢礼。袍子只有一件，孟尝君无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之人，他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了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总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敲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

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孟尝君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带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刺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件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

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样子，还不是仝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了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他若肯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么？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寻找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一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

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车马使者到了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

来晚了一步！

至此，孟尝君的能量蓄积了起来，可以高枕无忧了。齐、秦争着要他。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的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那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

◇ 阮籍不论人是非

阮籍是河南陈留人，他的父亲，是和孔融并列“建安七子”，官任曹操身边书记官，以文笔卓绝闻名的阮禹。阮籍3岁丧父，由母亲养大。

阮籍个性自由旷达，特立独行，但喜怒哀乐不常形于色。

有时埋首书籍，好几个月不出家门一步。有时又深入山林，数日不归。起初，周围的人把他视作疯子。他有位堂兄阮武时任清河太守，以人物鉴赏独具闻名，称赞阮籍是“我等皆不及之人才”。人们因而才逐渐不把阮籍当做寻常人。

日后晋升司空的王昶，曾说“无论如何想和你一会”，于兖州刺史任内邀阮籍前来会面。然而，阮籍虽然前来，却始终不发一言。连王昶也只得叹道：“真是深不可测的人物啊！”

蒋济是战胜蜀将关羽、立下大功的将军。蒋济晋任太尉后延揽阮籍为下属。这年是公元242年，阮籍33岁。

阮籍上京投宿都亭后，立刻写了一封奏疏给蒋济：

>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慧；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

当。方将耕于东升之阳，输忝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寥思，以光清举。

蒋济正留意阮籍是否会漠视招聘的时候，收到这封奏疏。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凡事先谦辞一番才合乎礼仪，蒋济自然高兴地以为“这下有望了”，谁知道派人去接他，阮籍早已离去，蒋济大怒，亲友惟恐阮籍因此招祸，劝他上任，他才勉强接受。

虽说是颇为拐弯抹角的做法，但阮籍从一开始就希望本意不被看穿，不得罪人，从而韬光养晦生活下去。

蒋济后来加入司马昭政变，成为司马氏阵营人物。阮籍出任不久，即称病还乡。

之后，他当过尚书郎，但没有多久，又称病辞职。

这时，曹爽任大将军，专擅朝政。召阮籍为参军。但阮籍还是很快地又以生病为借口，辞职还乡。次年，因权力斗争败给司马懿，曹爽被诛。

在派别明显、对立强烈的社会中，如果旗帜鲜明，归属明确，就能得到一时的安稳。但是，一旦自己的派别抗争失败，就只有遭受毁灭的命运了。

阮籍暧昧的态度，正是他有效的保身立命手段。

据说，曹爽同党遭诛三族后，世人都极为佩服阮籍的先见之明。然而，对阮籍而言，问题却不是这么单纯。随着司马氏独裁体制的强固，不管喜不喜欢，阮籍都被迫要表明态度。据说，阮籍经常无目的地一个人驱车游荡，直到无路可走，才哭归返。

阮籍也曾满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只因现实没有实践理想的可能，阮籍所选的，是以方内之士行方外生活，如走钢索一般的一生。

司马懿政变的时候，阮籍40岁，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官场。在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两代，他都是担任从事中郎，之后，历任东平相、步兵校尉。公元254年，司马氏迎立傀儡幼帝曹髦，阮籍受封为关内侯，迁散骑常侍。

单凭这份经历，也许会以为他已经完全融入司马氏的体制中，但必须注意的是，在他传记中值得一提的政绩，一笔也没有。就司马氏而言，也许将阮籍这样的名士纳入体制下，已具有相当的象征意味，对他不会有太多要求。不过，阮籍的从政态度，也实在十分奇特。

司马师死后，弟司马昭继为大将军。

有一天，阮籍若无其事地表示："籍曾到过东平，那儿真是个好地方！"

司马昭听了大为高兴，以为他总算要有一番作为了，便立刻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了东平，先拆掉府衙前面的屏障，使里外可以互相看见，后简化法令，过了十几天，他便回国都洛阳了。

之后，司马昭命阮籍为从事中郎。有一天，某官员来报告一件杀母案。

阮籍说："唉！杀父还可，怎么可以杀母呢？"

听了这么放肆的言词，同僚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更是大怒，责问他：

"杀父乃天下大罪，你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

"不！禽兽知其有母，而不知其有父。所以，杀父犹如禽兽，杀母则禽兽不如了！"

众人对他沉着的回答，无不点头称是。

有一次，步兵校尉从缺，他自请担任这项职务。因为他听说，步兵府里的厨子善酿酒，藏有美酒300石。结果，他一到任，便招唤同列——"竹林七贤"的好友刘伶，前来醉饮其中。

阮籍任官态度是这种调子，以至于他的职位一再更换。不过，他仍然时常出入司马昭的大将军府，宫中宴会也从未缺席。

公元258年，皇帝曹髦赐司马昭九锡。这是禅让的前段手续，并非皇帝本意，而是由受司马昭指示的朝臣所提议的。结果由于司马昭九次辞却，在这一年这个提议终于作罢。然而，这终究是个人人皆知、包藏野心的伪装罢了。

在这幕闹剧中，发生了许多插曲。其中之一便是“劝进牌”。这是文武重臣齐赴将军府奉呈司马昭劝请受九锡的文书。司空郑冲便要阮籍起草这篇文稿。

谁知整日醉醺醺的阮籍，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约定日子一到，使者来取文稿，他却醉倒桌前。被推醒的阮籍，虽然醉未醒，却立刻为文，也没细想，便要使者誊写文稿。那真是名文，人称之为神笔。标题为“为郑冲劝晋王牌”，收录于《文选》。

不论是否有意愿，总是不动声色——阮籍由这种模棱两可的做事态度融入司马氏体制，也避开了违逆司马氏会遭遇的危险。

这就是阮籍做为“方内之士”的生存之道。

冷眼待人接物，称作“白眼”，这个典故由来就是起自阮籍。阮籍能作青白眼：伪君子来访他白眼以对；相反的，意气相投的朋友到来，他青眼待之。这种差别待遇，常使伪君子恼羞成怒。

不过，尽管有这么不留情面的言行举止，阮籍终能平安无事。理由是，他从不说人是非，也从不批评世事。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到“阮籍从不论人是非。这一点是我一直想学，却学不到的地方。”

司马昭也曾说：“若论天下第一慎重人物，则非阮籍莫属。与他交谈，内容尽是深远哲理，至于时事、他人是非，从不曾

提过。”

对周遭的批判，常有被乱用的危险。有些人在听你批评别人时，一副深有同感的样子。事后，却去告诉当事人。这种出卖的经验，应该不很稀奇才对！所以，对力保暧昧立场的阮籍而言，批评是最大的忌讳。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二：撒泼使赖

——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他虽是在汉代写的《史记》，但对汉代的开山鼻祖却不隐其恶，不虚其美，而是用一种隐讳的笔法勾画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相。仔细考察历史上的事例，无赖成名比比皆是。

◇ 反悔抵赖成大业

郑武公时，曾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留下过后患。他儿子郑庄公也是如此，晚年想废掉太子忽，立次子突，结果被谋臣祭足劝住，但自此给小兄弟俩留下芥蒂。庄公一死，太子忽即位，因公子突的母亲雍是宋国人，突便跑到宋国去了。

忽即位为昭公，派祭足到各国联络关系。哪知祭足一到宋国，便被扣了起来，宋君要挟他拥立突为国君，取代昭公，否则便把他杀掉。

性命相关，祭足答应了宋君的要求，并当场立下誓盟。而后宋君又召来公子突，说：“你哥哥派使臣来游说，让我们把你杀掉后，割给我们三城邑作为谢礼，你看怎样？”公子突一听，不啻凉水灌顶。他知道，诸侯们为争夺土地，不惜出兵攻杀，死上万儿八千的也不在乎，如今宋君怎能为了保全自己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性命，而白白丢掉得三个城邑的机会呢？但是，人的生命只能有一次，眼见得等死也是死，不如跟他们斗

一下智，或许还有一线生路。想到这里，他装作诚恳地对宋君说："您若能让我回国即位，那么我的谢礼就不仅是三座城邑了。"宋君一听公子突果然中计，忙问："谢什么？"公子突忙说："六座城邑，年年贡奉粮食。"宋君听后十分高兴，满口答应设法让公子突回国即位，好白得许多好处。

宋君叫来祭足，说："你既然立了誓盟，我们就放你回去。告诉你们国的大臣们，若不拥立公子突，我们将用武力护送他回国即位。"

祭足捡了一条命，忙回到郑国，告诉各位大臣宋国将派兵送回公子突，那时宋国正强盛，郑国哪里是它的对手，所以大臣们纷纷倒戈拥护公子突。太子忽见大势已去，忙收拾了一下跑到卫国避难去了。

这年秋天，公子突回国即君位，是为厉公。

宋国一面派人来称贺，一面索要厉公应诺的城邑和粮食。厉公当时许诺城邑时，并没打算真给宋国，如今他刚即位为君，就拱手送出六座城邑，怎么向群臣交待，他自己又如何立得住脚呢？所以他假意说要与卿大夫们商量，城邑的事情暂缓，先送上点粮食。

宋君一看厉公反悔抵赖，十分生气，联合齐国准备攻打郑国。郑国与鲁国联合起来抵抗，打败宋齐联军，城邑的事也就没人再提了。

宋国乘人之危，制造事端威胁利诱，妄图坐收渔人之利，白得好处。郑厉公在紧迫形势下，假意承诺，取得宋国支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后过河拆桥，一反前诺，既保全了国土，又夺得了君位。

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他虽是在汉代写的《史记》，但对汉代的开山鼻祖却不隐其恶，不虚其美，而是用一种隐讳的笔法勾画出了刘邦的流氓无赖相。

据说刘邦生时有异相。刘邦的母亲有事外出，路过一个大

泽，觉得乏力，就坐在泽边休息，不觉中竟迷迷糊糊地睡去，就在似睡未睡之际，猝然看见一个金甲神人从天而降，即时就惊晕过去，不知神人干了些什么，刘邦的父亲见妻子久不归来，扣心有事，便出去寻找。刚走到大泽附近，见半空中有云雾罩住，隐约露出鳞甲，似有蛟龙往来，等云开雾散，见泽边躺着一个妇人，正是自己的妻子。问起刚才的事，她竟茫然不知。从此，刘邦的母亲便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刘邦。

刘邦生有异相，长颈高鼻，左边大腿上有 72 颗黑痣，刘邦的父亲知道他不同一般，就取名为邦。但他长大以后，却不喜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务农，整日游手好闲，父亲多次劝戒，总是不改。后来刘邦的哥哥娶了妻子，嫂子就嫌他好吃懒做，坐耗家产，不免口出怨言。刘邦的父亲知道以后，干脆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

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你要向你哥哥学一学，他分家不久，就置了一些地产，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地置房！"刘邦不仅不觉悟，还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吃饭。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他又带朋友去吃，嫂子一急，计上心来，连忙跑入厨房，用勺子猛劲刮锅，弄出了很大的响声，刘邦一听，知道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没想到自己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蒸腾。刘邦这才知道长嫂使诈，他长叹一声，转身而去，从此不再回来。

公元前 206 年，项羽率四十万大军挺进关中，意欲攻下咸阳。这里土地肥沃，是秦王朝的核心地区，所以秦兵把守得很牢。进至函谷关时，他才获悉，刘邦的十万大军早已攻占了咸阳城，并自立为关中王了。因为当时农民起义军领袖楚怀王曾许诺：反秦的起义军中，谁第一个攻下咸阳，谁就为关中王。

刘邦的战绩激怒了项羽。他率兵逼进关中，在鸿门（今陕

西省临潼东面）扎下营寨，并宣称要消灭刘邦。这时，刘邦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不能与项羽发生对抗。所以他亲赴鸿门想稳住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示意项羽的堂弟项庄在刘邦座前舞剑，企图乘机刺杀他。因为在范增看来，今后刘邦必将是项羽的劲敌。但由于张良和樊哙的保护，刘邦在终席前以“如厕”为借口，逃离了项羽的营寨。

结果，刘邦把咸阳和关中让给了项羽。项羽则在公元前206年自封“西楚霸王”。他的势力范围在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地区，并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中国其余地区被分为十八个封地。项羽希望刘邦离他愈远愈好。于是就把汉中封给了刘邦，也就是今四川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南部地区，再加上湖北一小部。刘邦也就因此获得“汉中王”的称号。自此也就有了汉朝的国号和年号。为了防备刘邦今后有非分之想，项羽把与汉中相邻的关中分成了三部分，分别封给三个秦朝降将。直接与刘邦相接的雍王就是原秦将章邯。

这样一来，刘邦不得不离开关中。在从关中迁往汉中途中，他命人将途中的一条一百多里长的栈道烧毁。此举一方面可以防止诸侯，特别是章邯军队的入侵，另一方面也可以迷惑项羽，似乎刘邦再也无意回关中了。

过了不久，还是在公元前206年这一年，没有得到项羽分封的田荣在原先齐国地区起兵反对项羽。刘邦命韩信作好进攻关中的准备。为了蒙骗敌人，韩信派一些士兵前去修复栈道。章邯得知，觉得十分好笑，说：“想用这么几个人把栈道重新修好，简直像儿戏一般。”其实韩信并非真的打算从栈道进攻关中。就在重修栈道开始后不久，他已率领刘邦军队的主力从一条小路，即故道（今陕西凤翔西北）迂回到了陈仓。章邯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暗渡陈仓是刘邦与项羽一系列战役的开端。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刘邦逃了几天，遇见部将夏侯婴，才算稍稍心安，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也觉得安慰。但不久楚将季布率兵追来，刘邦慌忙逃走。楚兵越追越紧，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机，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呢！"刘邦竟然发怒，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闪过，这才不敢把孩子放回车中，只好挟在腋下，骑马跟刘邦一起逃走。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拿到军中，想以此来要挟刘邦。一次，两军对阵，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父亲烹煮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

《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其赖跃然纸上。后来双方盟约鸿沟为界楚汉讲和，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妻子放了，引兵东归，刘邦突然毁约，以大兵随后攻之，把项羽逼死乌江。

刘邦最后拥有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腆着脸向父亲问道："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刘邦的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赖，不过，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 张仪耍赖欺楚王

战国中期，七强逐渐分出高低，秦国疆域广大，兵力雄

厚，加速了侵吞其余六国的步骤。洛阳苏秦以游说之术往见秦孝公，想帮助秦国统一天下，在咸阳碰了钉子。于是东游赵国，也没受到礼遇，最后流落到燕国，得到燕文公的赏识，资给车马金帛使其游说六国。

苏秦这一次以燕国使臣的身份来到赵国，赵肃侯立即接见，经过苏秦说之以道理，晓之以利害的一番讲演，赵肃侯觉得六国“合纵”共同抗秦大有道理。赵肃侯送给苏秦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秀千匹，赞助他以合纵之策联合诸侯。

苏秦以智辩之能，口舌之利，权谋之快，又有了雄厚的活动资金和地位，周游列国，不到一年就说服其余各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 333 年），六国君主齐聚于洹水之上（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商讨“合纵摈秦”，刑牲歃血共订盟约。会上以楚国最强大，尊为首盟之国，赵为约主，六国合封苏秦为“纵约长”，兼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臣民，协商六国抗秦的战斗和兵力。六国各赐给苏秦黄金百镒，良马十乘。同时宣布各国一律称王。

苏秦衣锦还乡，经过洛阳，车马辎重绵延于路。其妻嫂兄弟不敢仰视。他感慨地说：“假如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又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在他周游列国策动“合纵”期间，曾派人找到同窗好友张仪。张仪来了，苏秦又迟迟不见，直到穷困的张仪被拖得十分落魄，狼狈不堪，苏秦才勉强相见，并轻蔑冷淡地数落了张仪一番。张仪受到嘲弄，发誓必报此仇，便随一人赶往秦国。路上那个人对张仪百般照顾，供吃供喝，又不惜钱财为张仪置办衣装行节，车马仆从，并用重金行贿秦王左右，使张仪受到推荐和吹嘘。

张仪以专门针对苏秦六国“合纵”计划的“连横”之策面见秦惠文王嬴驷，立刻被赏识，重用为客卿，想到要报答那个

人时，那人才说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怕他心志不坚，才用困辱之计来激怒他。张仪感动地说："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史记·张仪列传》）表示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促进"合纵"的实现。同时，因为有"合纵"之计搞得热火朝天，他的"连横"之计在秦国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两方面相辅相成，更有利于两人地位的巩固和权力的上升。

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调解各国纠纷，同时并能参与各国军政大计。后来他利令智昏，在燕国与新即位的燕易王母亲通奸，事情败露。他又给燕王出主意，到齐国去说服新即位的齐王厚葬父亲，并大造宫室园囿以消耗国力，使燕国乘机侵齐。这实在是自己盖楼自己拆，使"纵约"处于瓦解状态，以至于被齐国的大臣派人刺伤致死。

张仪这时已于秦惠文王十年拜相，掌握了秦国大权，四年之后主持秦国改元，从此秦惠文王改称惠王，以惠文王十四年为惠王元年。张仪极力推行"连横"政策，以外交为手段夹之武力，先后破楚攻赵伐韩侵魏，扩张了很多土地。秦惠王十二年（公元前 313 年），为了摧毁以齐、楚两个大国为首的"合纵"国，张仪出使楚国，受到了楚怀王熊槐的热烈欢迎。

张仪首先用重贿收买了楚国的嬖（宠幸）臣靳尚，使之互为表里作为内应，然后对楚怀王说："今天下大国以齐、楚与秦最强，秦东和于齐则齐重，南合于楚则楚重。寡君之意恨齐人反复无义，愿与楚为婚姻之国。大王诚能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于（今河南省淅川县西）之地六百里，使秦王之女得为大王箕帝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计无便于此者。"

楚怀王大悦，不动刀兵就可以白得秦国商于之地六百里，又可以娶秦女为妻，而楚国需要做的只是断绝同齐国的盟约，同秦国缔交结好，并不损失什么而又得到了利益。于是立即答应，嬖臣靳尚和绝大多数朝臣都向怀王祝贺。惟独大夫陈轸、

屈原不以为然。陈轸说："此事该吊而不该贺，秦国不会白给楚国商于之地，目的在于离间齐、楚之盟，齐、楚败交，楚北绝于齐而西患于秦，中为孤国。不然，可使人随张仪入秦先割取商于之地，再告绝于齐也不为晚。"楚怀王听了靳尚等人的话说："那样显得孤没有诚意，陈子闭口勿复言，以待寡人得地。"

他不但斥责了陈轸、屈原，还把楚国的相印给张仪佩带，厚赂张仪使之尽力，派人闭关绝约于齐，派大夫逢侯丑随张仪入秦接受割地。

张仪未到咸阳就装作坠车伤脚回家治疗，把逢侯丑扔在秦国都城不管。楚怀王听说后道："张仪犹以寡人绝齐未深也。"于是派人到齐国边境上大骂，齐王愤怒，即派人以最谦恭的条件同秦国讲和，约定共攻楚国。

张仪入朝被逢侯丑堵住讨要土地，张仪耍赖说："楚王搞错了，吾是说将吾之奉邑六里献给楚王。"楚王闻之大怒，派兵十万伐秦，被秦、齐夹击，又在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大败楚国的增援部队，占领了楚丹阳（今河南省丹江之南）和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楚怀王欲占便宜，损兵折将，丧失土地吃了大亏。秦、齐两国大兵压境不退，万不得已，又派人割让武关（陕西省商县东南武关镇）之外二城讲和。秦国提出要楚国的黔中之地！

秦惠王很想用张仪去换楚国的黔中之地，反对张仪的大臣们也鼓吹："用一个人换楚数百里地，利莫大焉。"张仪看出惠王的意思，只是口不忍言，便对惠王说："杀臣一人，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余荣矣！"便请命而行。

张仪至楚，怀王恨不得吃了他，楚国上了大当，决定将张仪严刑囚禁，择日割而脔之，祭献于太庙，以慰十数万将士的冤魂。

张仪却并不害怕，他派人打通了靳尚的关节，靳尚就对楚

王夫人郑袖说："张仪为秦之股肱大臣，秦王所深爱，今将以上庸（今湖北省郧西一带县）六县并秦女之美者赂楚，以赎张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宠之，夫人之爱衰，你母与子将俱被斥逐，宫中虽大亦无立足之处。"郑袖大惊，她哪里容得秦女入宫，当晚便在怀王面前泣诉："张仪为秦相国十余年，位高权重，声名重于诸侯，为秦拓地何止上百城，今轻而易举即以六城之利遣其来楚，必有毒谋。自古无为数城之地而送其重臣就戮于人之道理，秦王狡诈，必嫉其在位日久欲收其权，而借楚人之手杀之。此实是秦王所欲，又可遍告诸侯百姓，楚戮其相国形同戮辱于秦，使秦人恨楚怨楚，诸侯笑楚轻楚。楚失黔中之地而仅有一刀之快，岁岁受其征伐，使秦有两利而楚有两害。必欲杀之，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

郑袖专宠后宫，也是个姿色才智俱佳的女子，这些话竟说动了楚王，即将张仪放出厚待如故。张仪趁机劝说楚怀王与秦连横，怀王欣然许诺。

张仪又到韩国、齐国、赵国、燕国、魏国，各说以亲秦的好处，韩、燕、赵、魏各国又分别割地媚秦，张仪的连横政策在六国全面推行见效，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有力的基础。这样张仪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其戏剧一样的历史使命，于次年五月，也就是秦惠王死，秦武王嬴荡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309年），病死于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 赵匡胤撒酒疯释兵权

赵匡胤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匡胤出生之时，有红光绕室闪烁，有异香盈室，经宿不散，赵匡胤也体罩金光，三日不变。但无论后人怎样附会，他还是人，还是肉胎俗种。

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唐天成二年），祖籍涿郡，其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虽然如此，赵匡胤也只能读

上几年的书，无力继续深造，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遗憾，因为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就的力大无比，在不经意间就学了一身武艺。在21岁时娶妻，但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就决心独闯天下。

关于赵匡胤的传说是很多的。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就有《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一篇，描述他如何急人之难，又如何仗义疏色；以至弄得京娘最后羞惭自杀，让后人读后往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据说赵匡胤力气既大、又皮坚肉厚，一次，他骑马穿过城门，没想到马忽颠狂，在狂奔中将他掀起，赵匡胤的头撞在城门的拱顶上，撞下马来。别人以为赵匡胤已经脑浆迸裂了，可他从地上爬起来，追上奔马，一跃而上。有一次，赵匡胤看见一群麻雀在地上吃食，他猛扑过去，想捉住麻雀，没想到用力过猛，一下子撞到屋墙上，连屋子也给撞塌了。人说赵匡胤有金甲神护身，遇难不死，其实无非身强力壮兼会武功而已。

赵匡胤到处投亲告友，屡屡使他失望，以至囊空如洗，与人赌钱，被流氓围住痛打，可见其窘迫之状。在穷极无聊之际，一个老和尚送了他一点盘缠，指点他去投靠郭威从军，对于这次从军，赵匡胤也未存什么特别的信心，在路过一座庙宇时，他见人们都在占卜算卦，他带着一种玩玩的心理，也挤进人群，拿起竹签，准备算上一卦。

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卦象不吉。赵匡胤心中愤懑，心想凭浑身的劲力武艺，连一个小校都当不上？不由激发了他倔强的脾气，就连算几卦，而且越问越大，卦象皆不吉。赵匡胤发怒，干脆问能否当节度使，仍是不吉。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节度使之上就是天子，干脆问能否做天子吧，这一次，卦象大吉。据说从此时开始，赵匡胤就树立了当皇帝的雄心大志。

在漫游之中，他见到几个文人在对着初生的旭日咏诗，见他们穷酸做作的样子，赵匡胤不禁失笑，继而豪兴大发，脱口

胡诌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
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倾刻上天衢，
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非诗非文非歌非谣的东西据说是龙吟虎啸，有帝王气象。

不过，五代时期，正是群雄逐鹿之时。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经破败，真有支离破碎之感，不仅南北方不得统一，南北方也分别在各自朝代更迭，如走马灯般地转换。唐以后的北方，经历了五个朝代：后梁（907～934）、后唐（923～934）、后晋（936～944）、后汉（947～948）、后周（951～959），长则十几年，短则几年。到赵匡胤投奔郭威之时，也正是郭威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之日。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作为禁军中的一员，赵匡胤表现十分突出。郭威在将领们的拥立之下当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也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其实，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过这次政变使他知道了禁军的重要性，知道了禁军发动政变可以推立皇帝。

在军阀战争中，赵匡胤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可以说身先士卒，能冲锋陷阵，又兼他机变百出，智谋迭现，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不久，郭威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一当皇帝，即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

置是完全一样的。

不久，周世宗又病死，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起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溥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发生了。

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散布舆论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拼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情况就不一样了，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么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沉沉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据说是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这也真是报应不爽，郭威以禁军兵变夺取了后汉的政权，事隔八九年，郭威的部下赵匡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也仿效郭威，以禁军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皇位。

赵匡胤是明智的。前代的“兴王易姓”，将士们趁机抢掠，弄得新王声名狼藉，赵匡胤很善于接受前代的教训，在率军回开封时，他勒马对将领们说：“你们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我，但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当的！”将士们一心领功受赏，好不容易找了个当拥王功臣的机会，怎肯错过，就都答应了赵匡胤的要求。赵匡胤命令说：一，不得抢掠百姓；二，对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三，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四，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

赵匡胤派人同守卫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联系，二人也巴不得立功，赵匡胤一到，便立即开门迎接，个别将领想反抗，即被杀死。宰相范质等人无奈，只得帮助赵匡胤举行了禅让仪式。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始。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就对前朝重臣大加笼络。他把原后周皇帝改为郑王，对宰相范质等人给以优厚的赏赐，并让他们保有原职。这样，洛阳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外藩中也多所归附，至于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平服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龙廷。

接下来的问题是统一全国。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两人一起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

赵普问：“夜深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故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吾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

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

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后，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解除他们兵权的计策。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赵匡胤专门设宴，把石守信等人招来一起饮酒，在酒会之上，赵匡胤特意劝大家开怀畅饮，在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装出一副深有感慨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长叹一声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哪里能当皇帝？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倒不如当个节度使痛快些。我啊，晚上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慌惑不解，连问为了什么，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吗？我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赵匡胤话中有话，明摆着是怀疑将领们有谋权篡位之心了，慌忙跪下，边叩头边问道："陛下怎

么这么说呢？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赵匡胤慢悠悠地说：“是啊，你们是没有异心，但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呢？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是推脱不掉的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真是吓得汗流浃背，慌忙跪下，顿首哭道：“我们这些人愚昧得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请求陛下开恩，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见火候已到，就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多置些歌伎舞女，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君臣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择、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就只好在第二天上表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见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样，宋太祖靠撒酒疯剥夺了他形同兄弟的大臣们的兵权。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三：假手于人

——“己所难措，假手于人，不必亲行，坐享其利。”难以做到的事情，可以利用他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不动干戈，坐享其成。

◇ 用间：从内部攻破堡垒

西周末年，郑、邻两国相邻。郑桓公为了扩大地盘，打起邻国的主意来。但邻国有不少贤臣良将，使郑桓公十分头疼。

这时，臣子中有人给桓公出主意，说可以借邻君之手杀掉这些人。郑桓公一听大喜，忙照他说的布置起来。

桓公先派奸细打入邻国内部，千方百计打听到那批贤臣和良将的名单。桓公得到这些名单后，便放出风来，说邻国有一批贤良之人，品行高洁，功劳卓著，却得不到邻君的重用。若我一旦攻下邻国，必用郑之良田赐与他们。

消息传到邻国，邻君大惊，怀疑自己内部有人私通郑国，于是一边在内部暗访，一边向郑国派出奸细，探查郑桓公所说的那批“贤人”究竟有谁。

郑桓公得知邻国奸细到来，便佯装不知，放出风来，将在郑邻交界处设坛奠神，立下盟誓，以表郑对邻国贤臣之初衷不改。邻国奸细得到消息，便密切注视着郑桓公行动。

一个良辰吉日，郑桓公盛装出城，车马随从一大片，向郑、邻交界方向去了。邻奸细知道桓公要去祭神盟誓，忙尾随前往。

到了郑邻交界处一山丘，郑桓公下车来到山丘，令手下筑土作坛，向神拜祭，宣读誓约，表示要诛灭昏君，将其土地分给其贤臣某某、某某。当场令手下把誓约写在玉板上，掘祭坑埋入地下，并杀鸡宰猪，以其血沥于祭坑，而后封埋回城。

邻国奸细好不容易等郑桓公一行离去，忙来到祭坑边，手扒脚蹬，起出玉板祭辞，记下郑桓公盟誓所记十数人，速回邻向国君复命去了。

邻国君得此名单，逐一逮捕处死所列之人。一时间，朝廷为空，郑桓公得此消息，亲率500战车攻邻，轻而易举地灭了邻国，扩大了封地。

曹操生性奸诈，这从小时的一件事便可看出。他的父亲曹嵩，为官比较正直，但曹操年轻时，却喜欢飞鹰走狗，游荡无羁，虽机智有才，而不务正业。据《曹阿瞒传》记载，他的叔父见他整天寻欢作乐，很生气，曾多次向他父亲曹嵩提出，要他严加管教，不可放纵，为此，曹操没少受训斥。但曹操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十分不满，最后想出一个堵塞他叔父进言的狡诈绝招。

有一天曹操外出，在路上看到叔父过来，便赶快倒在地上，把头脸弄脏，嘴歪眼斜，身子不停颤抖。叔父很吃惊，问他怎么了，曹操用患病的口气说道："大概是突然中风了，不要紧的。"他叔父就跑去告诉他父亲。等他父亲找到他时，却见他完全正常。他父亲就问他："你叔父说你中风了，现在怎样？是不是好了？"曹操故意装着吃惊的样子说："儿子从来没有此病，怎么会中风！"接着又装成委屈的样子："大概叔父一向很不喜欢我，所以才这样故意说我的假话。"他父亲见此情况，也就相信了儿子的谎言。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如何不干正事等等，他父亲也就不再相信了。自然，曹操在外面也就更加放纵，尽情玩乐，没人管了。

曹操的这种手腕，后来也用到了军事、政治各种斗争中。如在汉献帝中期，马超和西凉太守韩遂联合反曹。韩遂的父亲与曹操同年举孝廉，曾经相识，在韩遂出兵与曹军交战时，曹操派人过去邀韩遂阵前对话。韩遂见曹操周围并无兵马甲仗，自己也就轻装匹马出阵。两人对面谈了很久，曹操故意畅叙旧情，绝不涉及军情正事。自然有人报告马超：二人密谈，详情不知。等韩遂回来，马超问起，韩遂如实相告，马超却难以相信：两军对垒，统帅会晤密谈，怎会不谈军事？随后，曹操又故意派人给韩遂发书信一封，里面很多地方都涂改得难以辨认。马超得知，顿生疑心，便去索取观看。看后又感惊异，为何来书如此涂抹不清？韩遂也只能猜测解释，是否可能误把草

稿送来？马超深知曹操精细过人，不会如此粗心，便认为是韩遂有了异心，与曹操暗中有勾结，怕露真情，是韩遂涂改了原书。结果，马超、韩遂由联合而产生怀疑，进而分裂互斗，韩遂被迫投曹，马超败北，曹操作小计而瓦解了马、韩联盟。由此可见，曹操很善于挑拨离间。

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举兵伐燕国都城，杀掉了燕王。齐军在燕地烧杀抢掠，激起燕人的反抗，他们拥立太子平为王，联络各国，力图恢复。在燕国军民的打击下，齐国被迫撤出燕国，可燕国已被摧残得疮痍满目，残破不堪了。

为了报君父破国之仇，燕太子平即燕昭王筑黄金台广招贤才，收揽了乐毅为其将兵。这期间，齐宣王死，齐泯王即位，齐国势力如日中天，西却强秦，南吞宋国，一度自称“东帝”。齐泯王仰仗国势之强，骄横自恣，对内任意杀戮臣民，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到处扩张，弄得内外关系十分紧张。

燕昭王乘此机会，用乐毅之谋，派人联赵、秦、魏、韩、楚五国，联合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国精锐并五国联军一起伐齐，一口气攻下齐国首都临淄，并连下齐城七十余座。齐泯王流亡在外，被楚军杀掉，齐国眼看就要亡了，只有莒和即墨两城不在齐人手中。

正在齐国危亡的千钧一发关头，齐国的一位将才脱颖而出，成为时局转折的中坚人物。这个人就是田单。田单是齐国临淄人，是王族的旁支，曾在临淄做过市掾等小官，一向默默无闻。当燕军攻占临淄时，田单退往安平，他预先叫族人把车轴伸出的部分据掉，并在轴头上包以铁皮。当安平被攻陷后，大家争想逃命，因路窄车多，很多车因长出来的轴而被碰撞轴折，而为燕人所获，惟有田单一族，因车轴短且又包以铁皮，才得以顺利逃到即墨。

在燕军攻占临淄时，莒城已为楚军占领，但齐臣王孙贾等又寻机杀掉了楚将，拥立齐泯王之子为王，是为齐襄王，襄王

即位后遍告国中，号召抵抗燕军，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即墨一城。

即墨是齐国之大邑，城池坚固，财货富足，便于固守。即墨军民依托城池顽强抵抗，在即墨大夫不幸战死后，大家共推田单为将，从安平撤退以铁皮包轴的事件中人们看出他足智多谋，因而委以重任。

田单临危受命之后，首先调整防御部署，加修城池，广蓄粮食，以为长久之计。同时采取手段激励士气，他把妻妾也编入守城队伍中，以示以身作则，而且还散家财，犒赏作战有功的将士，即墨人见此，愈发服气，诚心拥戴他。

乐毅见莒与即墨两城久攻不下，遂改为长围久困战术，令围城燕军撤到距城九里外筑垒，同时采取笼络人心的攻心战，以图瓦解守军军心。

田单知道，如果乐毅为将，那么即墨再顽强，迟早也会被攻破。所以必须设法去掉这个对头才行。正在这时，燕国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乐毅迟迟不拿下两城的原因是想赖在齐地好当齐王。燕昭王不信，说乐毅为燕国报了大仇，就是真当齐王也未尝不可。但燕太子却将信将疑。不久，燕昭王去世，太子即位，是为惠王。田单知道燕惠王不信任乐毅，于是派间谍入燕散布流言，重申从前乐毅欲为齐王的说法，并说齐人其实不怕乐毅，就怕燕国改派别人来统兵攻即墨等等。

燕惠王听到这些流言，就去与他的亲信骑劫商量，骑劫其人一向自恃其勇，早就嫉妒乐毅独得大功，遂怂恿燕王以己代乐毅。于是，燕惠王就下了决心，派骑劫去代乐毅主持伐齐军事。乐毅自知他受到了怀疑，回国之后，轻则受贬，重则掉头，遂只身投奔赵国去了。田单巧施反间计，去了一个良将，换来一个志大才疏的草包，形势陡然急转直下。

骑劫至齐，果然刚愎自用，尽改乐毅的布置，燕军将士，俱不服气，上下皆有怨心。田单见状，遂开始施展计谋，以图

反攻。

一日，田单早晨起来，告诉城中人说，他昨夜做了一梦，梦见上天相告：齐当复兴，燕军必败，不日当有神人为我师，此后战无不克。随后，他找了个小卒，说他就是梦中见到的“神师”，为之换上华美的衣冠，奉为上座，每事佯作请示，禀命而行。接着他又假传神师之命，让城中人每当吃饭时要先祭祖于庭院，这样就可得祖宗保佑，打退燕军。城中人依言而行。飞鸟见庭中祭口，纷纷飞下取食，城外燕军见状，不知就里，以为怪异。但闻说城中有神师，以为齐有天助，不可与敌，敌之违天，军心遂致动摇。

田单见假借神怪得以成功，遂使人扬言于燕军，说：“从前乐毅太心慈手软了，抓住了齐人也不杀，所以城中人不怕。倘若抓住俘虏就割掉鼻子，你看齐人还敢不敢抵抗。”

骑劫闻说，信以为真，以后再抓到齐人，就真的割掉鼻子放回去。这下即墨人人心存小心，再也不让燕人抓到，万不得已就拼死抵抗。

田单见士心可用，乃精选壮士五千，执长刀大斧，埋伏于城门之内。另派人到燕营，告诉骑劫，说城中食尽，将以某日请降。骑劫大喜过望，遂大摆酒席庆贺，以为不日将奏全功。席间，骑劫喝得醉醺醺的，问诸将：“我比乐毅如何?”

诸将之中有阿谀的，马上奉承道：“将军比乐毅强多了。”燕军士兵闻说齐人欲降，从此可以罢战回家，也十分高兴，大家齐呼万岁，欢声满谷。田单又使城中若干富户，偷偷送金银千镒给燕将，嘱以下城之日，千万保护家小。这样一来，燕营上下，莫不相信即墨指日可下，一心在等齐人来降，竟全不为备。

田单见万事俱备，遂尽搜城中，得牛千余头，制五彩文绣之衣，披于牛身，将利刀束于牛角，又将麻苇灌上膏油，束于牛尾。在约降前一日，安排停当，众人皆不解其意。田单遂杀

牛煮酒，至黄昏时分，召集五千壮士饱餐一顿，以五色涂面，作狰狞状，手执长刀阔斧，跟在牛群后面，到了半夜时分，田单令百姓拆开几十处城墙，将牛队赶出城外，在牛尾巴上点着火，浸着油的牛尾巴一着，牛顿时痛入骨髓，牛性大发，千头大牛拖着火尾，冲向燕军垒，五千敢死队衔枚随之。燕军正在熟睡忽闻驰骤之声，从梦中惊起，但见火光冲天，一群群的怪兽五颜六色，头上有利角，疯了一般地冲将过来，挨着的死，碰到的伤，军中大乱，那五千壮士，面目狰狞，状若活鬼，不声不响，只管抡刀砍斧，虽只五千人，但在乱马军中，好像无数鬼卒降临。田单又令城中男女老弱，一齐击鼓鸣锣呐喊，一时杀声震天动地。燕人被吓得惊破了胆，只恨爹妈少给生了两条脚，个个逃窜，人人奔忙，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那个喝得烂醉的草包将军骑劫，也稀里糊涂地丧身于火牛阵中，燕军大败。

田单当下整顿兵马，继续进攻。听到田单战胜的消息，整个齐国轰动起来，田单军队打到哪里，哪里的齐国百姓就群起响应，那些已经降燕的齐国将士，闻讯也纷纷又反了回来，田单军队越打越壮，几个月功夫，被燕人占领的七十余座城池就一一收复。

众将见田单功大，欲奉之为王。田单说："我是王家疏族，怎能为王？现在太子在宫城，请迎回来好了。"

于是田单派人将齐襄王迎回国都临淄，收葬齐泯王尸骨，择日祭告祖庙。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食邑万户，拜齐相。

◇ 献色：董卓贪女色被杀身亡

公元189年，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卓有"战功"的董卓，率兵进入了洛阳，废掉汉少帝，立献帝，独揽朝中大权。董卓看出丁原是他专权的障碍，遂起杀机，收买了丁原的部将吕布，将丁原杀死。从此，董卓权倾朝野，为所欲为。

司徒王允表面上效忠董卓，暗地里却对他恨之入骨，时刻想除掉他。王允想到了“美人计”，用自己的养女貂蝉来离间董卓与吕布。

时过不久，董卓义子大将吕布在府中宴请宾客，王允借机派人参加，并送去许多珍贵之物。吕布不知为何居司徒高位的王允，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骑都尉送厚礼，于是决定亲去王府，一是探明究竟，一是作为回拜。

吕布到王府后，受到热情款待。王允笑着说：“您是天下的英雄，我不过是略表敬意而已，区区薄礼，实在不值得将军挂在心上。”吕布本是见利忘义之人，王允也正是投其所好，才选择他作为除掉董卓的突破口。

听到王允的称赞，吕布心里十分舒畅，话语也多了。王允命貂蝉前来献酒。经过刻意修饰过的貂蝉，容貌艳丽，楚楚动人，在侍女的搀扶下，由内室款款走出。吕布一见貂蝉不由得两眼发直，心中暗自说：“真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美女！”吕布看得愣住，直到王允和他说话，才发现自己失态，忙掩饰地问道：“她是府中什么人？”王允漫不经意地回答说：“是小女貂蝉。”随后让貂蝉为吕布敬酒。貂蝉为吕布斟满了一杯酒，装出一副羞涩的样子，双手献给吕布。吕布连忙接过酒杯，偷看貂蝉，正巧貂蝉也在看他，二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王允见状心中暗喜，对貂蝉说：“你陪将军多喝几杯，让将军尽兴，今后我们还要仰仗将军呢！”然后让貂蝉坐在身边。

席间二人眉来眼去，有王允在旁又不便开口说话，吕布显得有些急躁。王允见时机已到，就借故离开。王允一走只剩吕布和貂蝉二人，吕布心中高兴，对貂蝉问长问短，貂蝉都一一回答。这时王允回到席前，暗示貂蝉回避，貂蝉心领神会，起身告辞走向内室。

吕布按捺不住地问王允说：“小姐真是美丽无比，不知何人有此大福，能娶她做夫人？”王允说：“小女还不曾许配，我

想高攀将军，不知您意下如何？”说完观察吕布的反应。吕布一听大喜过望，急忙向王允参拜说：“据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王允扶起吕布说：“将军不必多礼，待选个良辰吉日，就将小女送过府去成亲。”吕布再次拜谢了王允，才满怀高兴地告辞。

第二天，散朝后王允、董卓走在一起，王允邀请董卓去府上喝酒做客，董卓很痛快地答应了。隔了一天，董卓在侍卫的簇拥下，来到了王允的府邸，王允以隆重的礼节欢迎董卓，然后摆上酒席，分宾主落座，边饮酒边交谈，气氛十分融洽。王允不断奉承董卓功德无量，功高盖世，听得董卓心花怒放，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对他的吹捧。

董卓与王允越谈越投机，酒兴也越来越浓。王允举手向侍从示意，音乐声徐徐响起，伴随着乐曲走出一队歌女，个个长得国色天香，婀娜多姿，尤其是领队的那位，更是容颜照人，美若天仙，看得董卓欲仙欲醉，就问王允说：“这位漂亮的歌女是谁啊！”王允说：“是我新买来的歌女，名叫貂蝉。”董卓笑道：“不但人美，名字也悦耳。”一曲终了，王允叫众人退下，留住貂蝉给董卓敬酒，貂蝉手捧酒杯缓步上前为董卓敬酒，董卓满脸堆笑问道：“今年多大了？”貂蝉微笑不语，王允在旁说：“今年已经16岁了，您若是喜欢，就带回府去伺候您吧。”

董卓听后心中暗喜，但表面上却假意推辞说：“君子不夺人之美，我怎能这样做呢？”王允说：“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就请收下，这也是抬举我了。”董卓见王允确有诚意，就顺水推舟说：“如果我再推辞，就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了，恭敬不如从命。”说完大笑不止。

王允将貂蝉先许吕布又许董卓，一箭双雕，然后又故意传出消息，让吕布知道此事。吕布果然中计，怒气冲冲找到王允指责道：“您既然已将貂蝉许配于我，为何又送给董卓？”王允

见状四周环顾，见没有人，就压低声音对吕布说："这里不便细说，请将军随我回府。"说完就同吕布一同回到王府。

吕布迫不及待地问道："有人亲眼看见貂婵在太师府中，这难道是假的不成？"王允见吕布怒火中烧，更不急于回答，给吕布让坐后，又命人献茶，然后才以一副无可奈何的架势说："前几天太师来我府中饮酒，席间说见见我的女儿，我不好拒绝，就让小女出来给太师敬酒。谁知太师见后，就十分喜爱，说府中缺人侍候，暂时让她过去，待找到合适的人，再送她回来，太师的要求我怎能违抗呢？"

吕布见王允说的合情合理，无可指责，就向王允赔罪，然后离去。

吕布回府后，坐卧不安，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就借故来到太师府打探消息。侍卫告诉吕布，太师新得美人，还未起床呢，吕布听后心如刀割，但又不敢过于放肆，急得在大厅中团团转。

过了些时候，董卓来到大厅问吕布是否有事，吕布谎称刚刚听到义父得了美人，特地前来贺喜。董卓听后，称赞吕布有孝心，并让貂蝉出来相见。貂蝉在吕布面前装出愁眉不展的样子，趁董卓不备时，用手指向自己的心口，然后又指吕布。吕布领会貂婵的示意，心中更加凄苦。董卓见已到上朝的时候，就和吕布一同而行。见过皇帝后，董卓留在朝中处理政务，吕布借机来到太师府找貂婵。

二人相见百感交集，到了僻静处貂婵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对吕布说："我今天能见将军一面，死也甘心了，本想侍奉将军一生，看来今世是不可能了！"说完就要寻死。吕布急忙拉住貂婵，流着泪说："请你放心，我一定将你救出来，否则的话誓不为人！"貂婵听后扑向吕布说："将军待我真是恩重如山，如能将我救出来回到将军身边，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若不能实现，真就没什么盼头了。"貂蝉越说越伤心，哭泣不

止。

正在二人难舍难分之际，董卓突然从外面进来，见到他们情意绵绵的样子，气得大喝一声直奔过来。吕布见势不妙，扔下貂婵向外逃走。

董卓站在府门望着逃去的吕布，气得怒目横对。这时董卓的谋士李儒来到门前，看到董卓怒气冲冲的样子就问发生了什么事，董卓一言不发回身进府来到书房。李儒随后跟了进来，站立一旁，这时董卓才对李儒说明发怒的原因，扬言非杀了吕布不可。

李儒听完董卓的话，笑着劝道："太师怎么能为这点小事杀人呢？貂婵不过是个歌女而已，吕布可是朝中猛将啊！不可以因小失大。我看不如来个顺水推舟，这样可使吕布感激您，一生都为您效劳。"这时董卓的气已经消了一半，觉得李儒的话确实有些道理，就来到了貂婵的卧室想问清缘由。

董卓见貂婵仍在哭泣，就先劝慰了一番，然后说："既然吕布对你有意，我就成全你们吧。"刚刚止住哭声的貂蝉，听了董卓的话又哭了起来，说自己并无意于吕布，而是他强行无理，自己是想诚心诚意伺候太师，如果真要将她送给吕布的话，宁可一死以报太师之恩。董卓听了貂蝉的一番哭诉，以为自己所见到的并不是二人私情，气也全消了，又见貂婵对自己如此忠心，很是高兴，向貂蝉保证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她，貂蝉也破涕为笑。

董卓对李儒的话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他还是不能忍受已到手的美人成为他人怀中物。如果他此时不为女色所惑，毅然决然地把貂婵赐与吕布，哪能会有后来的杀身之祸？貂婵的几滴眼泪就让他把李儒的劝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图享乐，还忍什么？什么也不忍了。

第二天，王允将吕布请到府中，若无其事地与吕布闲谈，吕布满脸愁容，心情沮丧，王允假装不知，问吕布因何事而闷

闷不乐，吕布就将昨天在太师府中发生的一幕，详细地告诉了王允。

王允听后，故意气愤地说："想不到董卓已经荒淫霸道到如此地步，连自己儿子的妻子都要强娶，这不但使我无脸见人，这是将军的耻辱啊！"

吕布愤恨地说："我真想杀了他，可又怕别人议论，终究我们有父子之名啊！"王允说："将军说的有道理，看来我们只好任人欺辱了。"王允的话听起来是在劝阻吕布，实际上则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十分清楚吕布的为人，不但不讲情义，素来以天下无敌手而自居，不将别人放在眼里，心胸狭窄，性格暴躁，这夺妻之恨怎能忍得下？不出所料，王允的话音刚落，吕布就拍案而起，手握剑柄，满脸杀气，咬牙说道："我一定杀了他，报夺妻之仇！"王允见吕布决心已下，又烧了一把火，说："将军如果杀了董卓不但报了仇，重要的是为国家除去一害，可以名留千古啊！"吕布伏地而拜，表示愿意听从王允调遣。

等待数日，行动的机会终于来了。皇帝大病初愈，准备临朝召见文武官员，众臣奉命进朝拜见。

董卓由太师府乘车去未央宫，随身侍卫前呼后拥，道路两旁兵士林立。自从董卓专权以来，诛杀异己，暴虐百姓，知道树敌太多，为防暗算，每次出门外行，都内穿护身甲衣，以防不测。今天虽然有重兵护卫，仍然格外小心。

董卓的马车行至中途，王允的心腹李肃向众人发出了行动的暗号，紧接着飞步上前拔出佩剑，向董卓刺去，却不料坚实的甲衣挡住了利剑，董卓由车上迅速站起，将李肃击倒在地。这时另一人持刀上前向董卓砍去，董卓闪身躲过。情况危机，董卓大叫吕布护驾，吕布大声说道："圣上有旨，诛杀贼臣董卓！"话音未落，吕布的长戟已刺进董卓的咽喉，李肃上前一刀割下董卓的头。

王允正确地利用了董卓荒淫贪欲的弱点，以此作为突破口，最终达到了目的。

◇“失误”：朱元璋借刀杀人巅灭郭天叙

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明史·本纪第一》）

朱元璋家原籍在江苏省沛县，无巧不巧，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同汉高祖刘邦，这两个平民出身的皇帝，籍贯竟都是沛县，只是到了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之世，才迁徙到濠州钟离。

朱元璋年17，父母兄长相继在饥饿瘟疫中死去，投入皇觉寺为生。后来他到处流浪，直到25岁，定远人（今安徽省定远县）郭子兴在濠州起兵，投入郭子兴部。朱元璋先为亲兵，后为十夫长，升为镇抚后，逐渐显露出不同于众人的权谋和才干。

他为了脱离郭子兴自成一家，与亲信徐达、费聚、汤和等人定计，交还了手下的七百余人，只带领24人南下定远，开始了经营自家天下的战斗。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春（公元1353年），朱元璋智取驴牌寨，是他发家伊始的第一次幸胜。

定远城附近的张家堡，在元末大乱中有结寨自保的民兵三千多人，号驴牌寨。朱元璋要攻取定远，首先要扩大人马，就把主意打在驴牌寨上。

朱元璋先派费聚探察寨内情况，得知寨内缺粮，朱元璋就打着郭子兴旗号亲自入寨招降，以答应供给粮食为条件。返回后即悬旗招兵，得到三百人，将勇士壮者装入麻袋伪充粮食，装在小车上入寨送粮。

驴牌寨寨主闻信大喜，带人马出来迎接运粮，朱元璋的兵士即破囊而出擒住寨主，抢占营垒，很顺利地收降了驴牌寨三千民兵。

朱元璋随后又夜袭横涧山缪大亨部，降服了民间义勇军两万多人，就便攻下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声威大震。

定远人冯国用、李善长向朱元璋献议，南下夺取金陵，以成就王霸之业。朱元璋便弃皖北定远等处不攻，南下占领和州（今安徽省和县，位于长江北岸，历来为攻取江南的驻兵之处）。

郭子兴在义军内部的倾轧中忧愤死去，朱元璋便开始筹划兼并整个郭子兴部。

朱元璋首先渡江攻占了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为进攻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元为集庆路）打下了基础。然后派降将陈野先去攻取金陵。

智将冯国用向朱元璋进谏，说陈野先靠不住，原来的投降不过是在太平一战中被俘不得不降。现在放他带领原班人马去攻金陵，恐怕是放虎归山，有去无回。朱元璋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冯国用坚持谏阻，朱元璋才说："人各有志，从元从我，听他自便罢了。"

冯国用是朱元璋的亲信大将，朱元璋也未对他说明心事。朱元璋的驭人权术，古今罕有其比。从陈野先被俘后的顽固，以及后来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投降，朱元璋不会看不出陈野先心怀二意。他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别有用意地加以利用。又特意派陈野先去招降旧部，而且并不将这支部队拆开分编，仍使陈野先自己统辖。陈野先主动请求进攻金陵，就欣然派他前往。

果然不出冯国用所料，陈野先去了不几日，便派人送回一份公文，报称：金陵右环大江，左枕崇冈，不易攻取，建议先南下攻取溧阳，向东夺取镇江。并说这是断敌粮道，使金陵可以不战而下的最佳方案。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陈野先的缓兵之计，不愿为朱元璋攻打金陵。朱元璋看到书信，也就一笑了之，并不采取其他措

施，只让李善长写了一封复书。向陈野先指出长江天堑，已不成为夺取金陵的障碍，现在占据了上海，已扼其咽喉。陈野先不过是舍全胜之策，而为迂回之计。

这封信实际是向陈野先点明，他的反意已经被看出来，促其必反。

一切布置就绪，朱元璋就命张天右到滁州去邀郭天叙攻打金陵。

在此之前，朱元璋在表面上仍是郭子兴起义军中的一部。郭子兴死后，由其子郭天叙继任为都元帅，朱元璋与张天右为副元帅。

郭天叙见朱元璋叫他去攻金陵，开始很不满意，怀疑朱元璋有不良企图。张天右却看出了利益很大，已有陈野先的人在金陵城外，两面出击攻下金陵，即可以南面称帝，北图中原。

郭天叙受到了诱惑，立刻出兵进攻金陵。他和张天右都没有深作考虑，金陵是历代帝王之都，朱元璋自己不攻，却在占据太平等地金陵门户之后，把这一好处拱手让给他们，到底用意何在？

郭天叙和张天右率军东下，驻扎秦淮河，同元南台御史大夫（御史台在中书省南，故称南台。御史大夫掌纠察百官善恶，朝政得失，从一品）福寿遭遇，即被击败。在溃退中遇到陈野先的人马，郭天叙还以为是来了援军，喜出望外。可是等到催马走近，却被陈野先一枪杀死。张天右也被福寿的追兵赶上，与陈野先合兵夹击，当即阵亡。郭天叙的部下被杀戮殆尽，余众逃回太平向朱元璋泣诉战败经过。

“郭天叙、张天右攻集庆，野先叛，二人皆战死，于是子兴部尽归太祖矣！”（《明史·本纪第一》）可以看到，朱元璋的阴谋深入骨髓，甚而可以令人不寒而栗。

他在占领太平、采石后即造成对金陵进而可取的有利形势，即可取而不取，拱手让给他人。在俘虏陈野先后，知其心

向大元，不愿降而硬劝其降，然后又纵其招集旧部，放其前往金陵。又在书信中点明陈野先心怀二意促其必反，最后以“金陵伸手可得”的大利让给郭天叙，借陈野先之手而杀之。

郭氏不亡，朱元璋不好称王，这也是他金陵可取而暂时不取的另一个原因。让郭天叙先取，他既有谦让之美，又坐收兼并实利。而且郭天叙一死，他即可自取而独立称王。

至正十六年三月癸未（公元1356年4月3日）朱元璋攻入金陵，于同年七月自称吴国公。“缓称王”又是朱元璋接受谋臣朱升建议的一计，以免过早地暴露野心，变成众矢之的，受到强大的攻击。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四：以人制人

——两强相争，第三者获胜。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一种结局。当争权夺利的两方由于势均力敌而相持不下的时候，往往会有“黑马”作为折衷妥协的产物出人意料地杀出。以人制人首先需要设局造局，有意在政敌与权势者或他方力量之间挑起事端，引发利害冲突，使他们相互残杀，挑拨离间者则“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

春秋时代，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公孙捷、田开疆和古冶子。他们都力大无比，甚至可以空手制服猛虎。

一天，齐国正卿晏婴碰到这三名武士，可是他们对他很不礼貌，这使晏子很生气，便请求景公除掉他们，景公觉得没办法。

晏子想了想，说道：“我有一个主意，派一使者带二个桃子给他们三人，并告诉他们：三子计功而食桃，谁的本事大，就可以得到一只桃子。”

于是景公依计而行。果为其然，三位勇士各言其功，互不相让。公孙捷首先说："有一次，我空手制服了一头野猪。另一次，我空手捉住了一头猛虎。凭我的本事，我应该得到一只桃子。"于是他首先拿了一个。田开疆赶忙说："有两次，我手持长矛，打跑一整队的敌人。凭我的本事，我也该得到一个桃子。"于是，他拿走了剩的一个。

古冶子看到桃子都被拿走了，就生气地说道："有一次我跟君主渡黄河，一只巨鼋抢走了左骖之马，窜进湍急的河水中。我潜到水下，顺流九里，逆流百步，终于杀了巨鼋，救回了左骖之马。当我左手拉着马尾，右手提着鼋首从水中出来时，岸边的人都当我是河神呢！凭我的本事，难道不该得到一只桃子吗？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留一个？"说着，他拿着短剑站了起来。

这时公孙捷和田开疆见他发怒了，不由感到惭愧。他们说："我们的本事不能与你相提并论，功劳也没有你大，但是我们却先拿了桃子而没有留给你，这说明我们俩有贪心。今天若不以死表明我们对自己贪心的忏悔，我们岂不都是胆小鬼吗？"于是，他们放下桃子，拔剑自刎而死。

古冶子面对两具同样的尸体，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他不禁自责道："两个伙伴都因为我而自杀，只有我自己还活着，这是不仁；我用言语吹嘘自己、贬低他人，这是不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憎恶而不去死，这是不勇。"说完，他看着那两个桃子，面对着同伴的尸体，也挥剑自刎而死。

对三个失礼的猛士，晏子知道凭他自身的力量是不能降服或杀掉他们的，于是他抓住勇士往往易于激怒，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荣誉的心理特点，在他们之间挑起嫉恨，借他们自己的"刀"，杀了他们。

◇ 张居正以友制友

张居正是明神宗时的政治改革家，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在朝辅助年幼的明神宗理政，躬身辅政，忠君爱国，又锐意革新，革除宿弊。政治上针贬时弊，裁汰沉官，条理刑狱，选拔英才。经济上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又整肃边防，任用良将，练兵筹防，设茶马市、互通蒙汉，终于使明初以来的积弊衰败，在万历初年为之一改，出现了短暂的“海内肃清、四夷宾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府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清平世界。张居正得以成功革政，有他个人的突出才干、皇族的信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独居朝廷魁首地位，大权独揽，得以大刀阔斧地施展手脚。因为他来自湖北江陵，时人把他一人专断朝纲的现象称为江陵秉政。

张居正自幼聪明，2岁识字，5岁入学读书，10岁通六经大义，12岁府试得中，成为名震一方的“神童”秀才。13岁那年，张居正参加乡试，考中即为举人。尽管其本应中举，但终未能得中。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从爱惜人才出发，特意嘱咐主考官不予录取，以免张居正少年得志、不知韬光敛迹，将来难当大任。张居正举业受挫，恍然醒悟，三年之后再次中举。踏入仕途后，他恪守中庸之道，进退得宜，“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有明以代，凡君主专权有为之际，干练有为之将相多被翦除，惟张居正任首辅十数年，名、身双保，得以善终。总结自己宦海沉浮的经验，张居正终生不忘那位当年将己金榜除名的巡抚顾璘，曾作文自言：“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对首次举业受挫所带来的毕生受用不尽的教益感激涕零。

张居正由万历皇帝上台之初的三个顾命共同执政，变为一人独揽权柄，得益于他成功的隔岸观火谋略。

张居正生于嘉靖年间，23岁考中进士选充庶吉士，25岁进翰林院为编修，居正青少年时期即有远大政治抱负，曾上《论时政疏》指陈明政权有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备废弛、财用大亏等弊端，要求兴利革弊。当时因为严嵩专权，他郁郁不得志，挨到严嵩失势，徐阶担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开始被重用，到了穆宗隆庆初年，他连年晋升，晋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致仁回乡时，推荐富有城府能担大任的张居正进内阁，由此，张居正始得操政。到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一月，他由太子太傅再迁少师兼太子太师。六年五月，明穆宗中风病逝，临终前遗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辅助皇朝。六月初十，明神宗即皇帝位，年方10岁。三个顾命大臣中，大学士高拱在穆宗之世，即专权用事，居三顾命之首。高仪体弱疾病缠身，穆宗死后，没多少天也一命呜呼。这样，留下高拱、张居正两顾命居朝理事，但是就在这个月的六月十六日，高拱突然被撸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离京，回原籍居住，张居正取而代之，成为内阁首辅。

高拱被夺职逐乡的原因是与宫内太监冯保的矛盾激化，被皇帝亲近的“大伴”冯保谗言挑拨，又利用穆宗皇后陈皇后、李贵妃的宠信，乘机以异己排挤。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中进士后，为裕王作讲官长达九年，后来升迁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等职。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0年），明世宗去世，裕王嗣位为帝，即明穆宗。高拱由帝师得以入阁，拜文渊阁大学士。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因为同内阁首辅有矛盾隔阂，被迫还乡闲居。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因为宫内太监腾详、陈洪、孟冲等人的帮助，再次入阁办事，上台之后，为了报答举荐自己的陈洪、孟冲，他打破惯例，把应由秉笔太监冯保升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先后让陈洪、孟冲两人担任，把冯保置之一边。冯保在隆庆初年，还执掌过

皇帝的耳目机构东厂，按成例，掌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冯保应该升补而不得晋迁，他清楚这是高拱从中阻拦作私下交易，不禁心中衔恨，对高拱由愤生仇，就想利用机会陷构高拱

冯保自小进明宫，在神宗皇帝做皇子时常伴身侧，细心照顾，被神宗称为“大伴”。自世宗时起，长期担任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的秉笔太监，此职也是一个事关机要的实权之职。冯保给人的印象平和谨慎，喜爱书琴文章，有君子之风，长期接近朝政权柄，养成胸藏城府笑而不露的习惯。明穆宗去世，神宗上台，他分析形势，认为凭自己与幼帝的关系，和经常接触幕后监政的神宗生母李贵妃、皇后陈氏的便利条件，加之内阁辅臣张居正的鼓励支持，现今正是除去高拱的最好时机。于是他连续施展阴谋，先是利用手掌奏章批朱之便，篡改明穆宗遗诏，说自己与三大臣一起，同受穆宗临终顾命，为自己攻击朝臣高拱、议论朝政制造合理依据。接着，他又行诬言栽赃之法。穆宗去世时，高拱在内阁号泣，神宗派冯保征求高拱对朝政的意见，高拱在悲伤之中，念及穆宗 36 岁即撒手人寰，遗留下 10 岁的儿子继位为帝，悲痛之中脱口说道：“10 岁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冯保有心构陷，跑到陈皇后、李贵妃面前诬告，说高拱轻蔑新皇，说“你（指冯保）捧了圣旨，我说这不过是一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的话，难道真能作人主管理天下大事吗?”冯保挑斗皇后、贵妃对高拱的仇恨，伪言高拱居心不良，又在宫内暗地散布流言，说首辅高拱要另拥周王为帝，煽动神宗对高拱的厌恶。

高拱居内阁首辅，对冯保的谗言诬告已有所闻，虽然他没有冯保那样方便地进出宫室的便利条件，但在外朝，自度势力强大。于是授意各位给事中、御史等众言官，上折弹劾冯保矫诏乱政，行为不轨，想以此定冯保死罪。冯保见言官纷纷上奏，开始也担心害怕，心念一动，干脆把全部奏章扣匿起来。

高拱不知其中奥妙，还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六月十六日朝臣早朝时，他照例站在前列，却见冯保手执黄纸文书，代为宣读皇后、贵妃和幼帝旨："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大意失荆州，突遭袭击，神色大变，一下子瘫倒在地。即日收拾行装返回原籍。

高拱与冯保的权力争斗，最大的赢家是张居正。高拱被远流，冯保得胜后，只不过升上了自己理应升上的司礼太监之座，此职且是内朝要职，但冯毕竟只是宫中的一个奴才，当时李贵妃、陈皇后等人，对内宫控制甚紧，他要想大有作为，困难重重。张居正则不一样，从小怀有济世治乱大志，早就有意一朝执得权柄，实现自己平生政治抱负的愿望。高拱与冯保二人相斗伊始，他就看得清清楚楚，冯保的暗中活动、高拱的摩拳擦掌，时值穆宗新丧，幼皇嗣立之初，作为同列阁辅的张居正，理应居中调和劝解、安定混乱的时政。但是张居正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恪守保身、取利的原则，在冯保、高拱准备决斗，但胜负未卜的情况下，他决不直接介入，只是隔岸观火，坐观高、冯成败决战。当时他找了个十分正当的理由，就是与司礼太监一起，到天寿山为明穆宗卜择陵地，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六月初十日，明神宗登基典礼，他赶回京城，旋以中暑生病为由，居家养病。六月十六日，宣诏逐高拱后，他见大局已定，起紧走向前台，不再回避。十九日，他在平台见神宗，旋升任内阁首辅，坐收高拱失势后的渔利，一任十年，终于成就了一番"中兴"事业。

◇ 司马昭以将制将

三国后期，三国中国力最弱的蜀汉政权更加衰弱。蜀汉君臣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继诸葛亮六出祁山后，姜维又多次进攻大权已落入司马氏的魏国。蜀汉的不断进攻，骚扰魏国边

疆，使文王司马昭决心大举进攻，灭亡蜀汉。但诸多大臣反对攻蜀，伐蜀将领成了难产的人选。

司马昭选中了邓艾、钟会。邓艾当时官征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爵邓侯。邓艾虽然长时间在前线与蜀汉大将姜维作战，但要大举灭蜀，起初他也认为蜀汉暂时没有亡国的迹象，不同意立即发大军攻灭蜀汉，是司马昭派人去说服了他，他才接受命令。

钟会当时官中郎将，作司马昭的记室，时人称他是当代"子房"（张良）。满朝文武中，钟会是惟一积极主张发兵灭蜀汉的。司马昭正是看中了钟会的才干和主张灭蜀的积极性，点派他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军事，率十万大军取汉中。

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现派遣钟会统帅十万大军征伐蜀国，我的愚见认为钟会可单身出征，不要委以重任，否则会有不测之变，不如派别人去。"此时司马昭明知钟会有才干但心术不正，平灭蜀国后可能造反，但他还是任用了钟会。他对邵悌分析道："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预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擒耳。惟钟会与我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与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

在这里，司马昭将自己胸中权谋表白得纤毫毕露：气势上压倒敌人的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许多人都反对伐蜀，只有钟会对灭蜀抱有信心。他又有才智，所以用他灭蜀必然取胜。先用钟会的才智和灭蜀的信心灭掉蜀国，如果钟会灭蜀后拥兵造反，是自取灭亡。因为蜀国军民将士心胆已破，不可能跟随钟会造反，即使随钟会造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而钟会带去的兵将又都是中原人，谁肯背着叛逆的罪名抛弃故园

亲人留在蜀地拥戴钟会呢？所以，如果钟会造反，那只是自取灭族之祸，决不会成事的。

司马昭派出的第三路军统帅是诸葛绪。诸葛绪当时为雍州刺史，这次战争所负使命是截断姜维退路，姜维当时带蜀国大军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山以南）。

事情的发展恰如司马昭所料：伐蜀之军虽小有挫折，但总体上来说是节节胜利，最后邓艾度阴平（从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至四川境内的艰险捷径），一战成功，先攻下了成都，蜀国君臣投降，蜀汉灭亡。

在对蜀作战过程中，钟会阴怀异志，为独专兵权，先打秘密报告，说诸葛绪临战畏诺不进，被司马昭下令押回，这一路军的兵权落到了钟会手中。接着钟会又着手收拾邓艾。

邓艾先攻战成都，受降蜀汉君臣，被升为太尉。自以为立下大功，张狂起来，主张马上趁胜顺长江而下去灭东吴，并提出具体方案。司马昭要监军卫瓘告诫邓艾：要等到朝廷命令才能行事，不可擅自行动。邓艾却忘乎所以，公开扬言：现正是千载难逢的灭吴时机，要事事请示朝廷，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他还表示要遵从《春秋》之义，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见机行事，“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准备进攻东吴大干一番。

这时钟会的野心已膨胀起来，又经蜀汉降将姜维煽惑，决心造反。而邓艾成了他造反必须克服的障碍。而邓艾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言行，恰好给了钟会以口实，他和监军卫瓘秘密上书告邓艾有造反的行为。钟会有一种特殊本领，即善于模仿别人写字。他派人在要道截取邓艾给司马昭的报告，改成傲慢狂悖的言辞再送给司马昭，又截住司马昭给邓艾的信，改成指责怀疑邓艾的内容再送给邓艾，这样一来，既激怒了司马昭，也使邓艾心怀疑惧。

到了灭蜀汉的第二年春天，司马昭果然以朝廷名义下令给钟会，押解邓艾回洛阳。但司马昭心中有数，他发出命令后，

又派自己亲信贾充出兵斜谷（在今陕西终南山中），自己从洛阳驾往长安。这时那位邵悌又来问他："钟会统率的军队有邓艾的五六倍，捉拿一个邓艾，何必亲自前往，这么兴师动众？"

司马昭又一次袒露内心想法：你忘了去年说的钟会可能谋反的话了吗？现在怎么又来说我不用亲自动身的话了呢？言下之意，他这次动身动兵，不单为捉拿邓艾，更是为了防备钟会造反！同时，司马昭还嘱咐邵悌，不要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宣露出去，如钟会不造反更好。并且预言，他到达长安时事情就完结了。

果如司马昭所料，钟会接逮捕邓艾的指令后十分高兴，但又想借刀杀人，先除掉碍手碍脚的监军卫瓘，便命卫瓘到成都城内去具体执行逮捕邓艾事宜。他以为邓艾一定拥兵抗命杀死卫瓘，到那时他便可以大张旗鼓率大兵杀掉邓艾父子了。没想到卫瓘乖巧，先发檄文镇摄了邓艾部将，顺利驰入邓艾营中将他捕获。

紧接着，钟会入据成都，决计造反，他的如意算盘是派姜维通过斜谷入长安，自率大军随后。再从长安到洛阳，只须五天时间，便可夺取天下。正在这时，钟会接到司马昭手书。这无异一张催命符。司马昭的信上说：怕邓艾不肯俯首就擒，现已派贾充率领军队万人进屯斜谷，我自率兵十万进屯长安，我们两人相见有日了。这封信实际是告诉钟会，你那套在我预料中的出斜谷取长安东夺天下的打算行不通了。

钟会也明白司马昭识破了他的造反企图，便索性决定公开打出造反的旗帜，结果被部将杀死。此时邓艾的部将见钟会已死，便去追邓艾的囚车救回邓艾父子，结果被卫瓘派人截住，邓艾被当场杀死。

自称只有他才能打败姜维的邓艾，自称"画无遗策"的钟会，在作为司马昭灭蜀的工具平火蜀汉后，都死于非命。他们两人一直在司马昭的权术中，实际上一直被司马昭玩弄于股掌

之上。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先是逮捕了邓艾，宣布反叛，然后又被部将所杀，邓艾亦被乱兵所杀。二人取了成都，拱手送给了司马昭。

◇ 贾南风以敌制敌

晋武帝司马炎在天下一统后，很担心身后江山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可继承王位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一次，大臣汇报各地灾荒，民众极端饥困，没有谷粮吃，饿着肚子。这位傻瓜竟然问道："没有粮吃，为什么不吃肉呢？肉不比谷粮好吃吗？"

有次夜里，司马衷在后院花园里游玩，听到外面的青蛙叫，司马衷非常感兴趣地问：这是公家的青蛙，还是私家的青蛙？左右近侍倒也聪明，答道：在公家的即为公蛙，在私家的即为私蛙。

司马衷在东宫将纳妃时，武帝担心太子年幼，不道男女之事，就选派聪明美丽、温柔善良的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侍寝"，教习司马衷。这件事这位白痴倒不含糊，很快就让谢玖怀了孕，并生下儿子司马遹，而且没有乃父的遗传，这位司马遹自小聪明异常，非常为祖父司马炎所喜爱。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竟然拉着武帝躲到房中，说："救火仓促之间，秩序混乱，皇帝不可暴露，以防不测。"

这也是武帝愿意立司马衷为太子继位大统的原因之一，虽然儿子智商差，但孙子却很聪明，司马氏的江山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朝中文武也是议论纷纷，毕竟未来的皇帝是个白痴，对大臣关系总是不好，一次举行盛大的宴会，功臣卫瓘佯装酒醉，走近御座，嘴里含糊其辞，凑近武帝说："臣想对陛下谈一件事。"武帝笑道："卫公想说什么呢？"卫瓘几次欲言又止，不敢明言，只是用手抚摸着御座，喃喃自言自语地说："这么精美绝伦的彻座，多可惜啊！"武帝一听，明白是指太子鲁钝，不堪大任，但也没有更好的继承人，只是笑着说："卫公呀，你真的是大醉了啊。"

武帝最大的错误是选立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王妃。贾南风不仅貌丑心毒，而且家教极差。其母郭槐极度嫉妒，对丈夫身边的任何女人都施以毒杀，乳母抱着其女玩耍，贾充与儿子逗乐，郭槐一见怒从心起，以为与乳母有私亲，就将乳母鞭笞而死，小儿烦躁不食，发病而死；次子也因乳母被害而死，这就是"郭女绝嗣"的故事。

郭槐的大女儿贾南风，丑陋无比，二女儿贾午貌美如花，都是不安本分的女人。贾午情窦初开，总是躲在屏风后观看来家的宾客，见韩寿风流潇洒，年轻有才，容貌秀丽，贾午一见钟情，便害起相思病来，并通过侍婢到韩家，说明情意。二人鸿雁传情，后来又忍耐不住，贾午要韩寿夜晚越墙而人，夜夜偷欢。

女儿每日容光焕发，使得父亲好生奇怪，但也不知所以，直到晋武帝给的高级香水在韩寿身上四处散发，才引起贾充的密切关注。当时晋武帝赏给贾充一些西域进贡的高级香水，一搽上身，芬香之气经日不退。武帝非常珍爱，仅赐给一些非常宠爱的大臣，韩寿这样一招摇，贾充恍然大悟，只好移花就木，把女儿嫁了过去，这就是"偷香窃玉"的故事。

司马炎为了自己死后，江山能顺利过渡，不使司马衷权力受到威胁，就将权力分摊诸臣诸将共同把持：朝政由司马炎皇后之父杨骏执掌，同时把司马衷同胞兄弟司马柬、司马纬、司

马允分别封在形势要地，拥兵随时捍卫皇室；用宠臣王佑执掌禁军来平衡杨氏势力，并为司马遹挑选德高望重的辅佐大臣，但是，这些分权制衡的策略全部被一个更大的阴谋家贾南风给破坏了。

贾氏所用计策也是分权制衡，各个击破的谋略。首先，这些人都是她的政敌。贾后消灭杨氏家族，是利用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讳对政权的觊觎之心，等倒杨运动告一段落后，她征调司马亮为太宰，与楚王司马纬、东安公司马繇及从舅郭彰分掌朝政，但是汝南王与楚王都有野心，各结朋党，互相争斗，于是贾南风决定首先由这两人下手。

公元291年六月，贾南风以谋反之罪指使楚王带兵诛杀汝南王及朝廷重臣卫瓘，两人被杀后，又以宗族专杀之罪处死司马纬，一箭双雕，终于完全垄断朝政。

第五篇　厚心柔学篇：深谋远虑，方曲归一

老子学说，纯是取法于水。道德经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于水，故其学说，以力学公例绳之，无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

——李宗吾厚心柔学智语

纤细阴柔之术，其术"纤"为表，而思虑之"细"在其中，"柔"为表，而行事之"阴曲"在其里。心细如丝，方能防敝绝奸；行事曲折隐秘，才能出人意料。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五：拐弯抹角

——为人处世要懂得迂回之术，直来直去的人很难成功。拐弯越多，别人越看不出来你的真实意图，也就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你反应过来时，目的已经达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雄杰一世，在政治斗争的

风浪中练就了一套玩权弄术的高超“本领”，就在其临终之际，还为即将继位的太子李治上了一堂实际的“权术课”。

唐太宗欲将身后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付权臣李勣，然而在临终之前非但没有给李勣加官晋爵，反而将其贬斥到边远地区做了地方官，其中的奥妙唐太宗对儿子李治一语道破：“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

◇ 温峤得罪对手绝诽毁

东晋元帝时代，权臣王敦欲发动叛乱自立。王敦在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曾以诛讨叛贼为名，起兵攻入石头城，胁迫朝廷，改易一些大臣，控制兵权，成为朝中第一权臣，谋逆之心日切。

太宁二年，王敦病重，谋反之心已经变得非常迫切。他先假传圣旨以自己的儿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与心腹钱凤商议行动方案时，王敦决定采取“悉众而下，万一侥幸”方案，即率领众军沿江而下，争取侥幸成功，推翻朝廷以自立。

当时，温峤颇受晋元帝的信任，任中书令之职。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很有谋略。司马睿出镇江左、北方大乱时，他奉刘琨之命到建康劝元帝即位，所以受到器重。但这却使王敦很嫉妒，就找借口请皇帝批准让温峤做了他的左司马。

温峤对王敦的为人特别了解，就采取以柔克刚、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上对王敦特别尊敬顺从，尽心尽力为其办事，并不时帮助王敦出一些主意。王敦渐渐地对温峤有了好感。温峤又看出王敦最信任钱凤，而钱凤又是王敦集团中最有智谋的

人，所以他和钱凤也极为亲近，并常在王敦面前夸奖钱凤说："钱世仪精神满腹。"温峤素有知人之名，所以钱凤心中也美滋滋的，与温峤的关系日益亲密。

正当王敦、钱凤等人秘密加紧准备起兵的时候，丹杨（安徽丹涂）尹出现了空缺。丹杨是由姑苏通往建康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听到这个消息，温峤立即去见王敦，显出有些着急的样子说："丹杨是个咽喉要道的重地，丹杨尹的位置格外重要，明公应该选派自己的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王敦觉得很有道理，就问谁可胜任，温峤马上推荐钱凤。他知道钱凤为王敦首席智囊，须臾不能离开，这种以亲信人物作为推荐对象，既能表示忠诚无私，又必然使权职落在自己头上，果然钱凤听说后又推荐温峤，温峤也假意推辞，一再推荐钱凤。最后还是王敦拍板定案，就上表推荐温峤做了丹杨尹。他得到朝廷的任命后，心中暗喜，庆幸第一步取得了成功，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是非很多、非常危险的虎窝狼穴，而且可以为朝廷效力了。

但温峤明白，王敦蓄谋已久，一旦发难，朝廷还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必须要稳住王敦，为朝廷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这样他必须打消王敦对自己的戒备心理，尤其要防备钱凤的觉醒，防备自己离开后他醒悟过来再向王敦进言。

王敦这次派遣温峤去做丹杨尹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做前导，先去监视观察朝廷的动向。温峤临行的前一天，王敦设宴为之饯行。酒到半酣之时，温峤站起来逐个敬酒，走到钱凤面前时，钱凤端起酒杯还未来得及喝，温峤就有些摇晃，舌头根有点发硬地说："你钱凤算个什么人，我温太真敬酒你竟敢不饮！"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拍打钱凤的脑袋，把钱凤头上的头巾都弄掉地上了。这是对人最不尊敬的做法，钱凤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王敦见了，以为温峤喝醉了酒，忙站起来解释，人们不欢而散。温峤一边走一边还说着醉话。

第二天，温峤到王敦府中去告别，在王敦面前流着泪说："我昨天喝醉失态，得罪了钱世仪。我走之后，真担心您疏远我啊！"王敦马上理解了温峤的心意，说："你放心赴任去吧，我心中有数。"温峤刚迈出门坎又返回来，想要说什么，停了停又返回去，来回三次，仿佛满腹心事的样子，最后才慢慢离去。

温峤走后，钱凤果然去向王敦说："温峤与朝廷的关系很亲密，与庾亮的交情又很密切，不可相信他。"钱凤的话刚说完，王敦满不在乎地说："温太真昨天喝醉了酒，对您说话时有些不礼貌，何必为这么点小事就来说他的坏话？"

钱凤无言以答。当钱凤再向王敦提温峤之事时，王敦连听都懒得听。

温峤到建康后，立刻把王敦的阴谋全盘报告给朝廷。朝廷马上调兵遣将进行周密的防范，并商量发兵讨伐王敦，先发制人。等王敦知道温峤的行动和朝廷的计划时，已经晚了。他气得暴跳如雷，立刻给他的从弟王导写信说："我为一个小人物所欺，你要募人活捉他，拔去他的舌头。"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不久，朝廷发兵前来讨伐，王敦忧气交加而病死。

温峤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审时度势，首先设法离开王敦并谋得丹杨尹这个重要职务，已经显示出他的智慧。临行前故意得罪钱凤，堵住这个智囊的嘴，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的高招。怕人谗毁，先故意得罪之，造成二人有隙的局面，自然杜绝了谗言的威胁。

◇ 刘仁轨退身惩治李敬玄

社会中，有一类人专伺他人过错，动辄加以贬抑，而本人又缺乏真本事。尤其是有些实务性的工作，不是内行的人不知其甘苦，再进行瞎指挥更令人讨厌。对待这类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他也来干一干，不要让他总持批判权。刘仁轨就

是采用这个策略来惩治李敬玄的。

刘仁轨“少贫贱好学，值乱，不能安业。每动止，画地书空，寓所习，卒以通博闻”。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知识，隋末大动乱中饱经战阵，武德初年便崭露头角。其后曾受到唐太宗的器重，至高宗朝则成长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了。

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百济发生叛乱。百济地处朝鲜半岛的南部，传说是朱蒙子温祚创立，约于公元1世纪兴起于汉江流域，建都于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渐发展为一强国，与高句丽、新罗鼎足而立。此前一年，新罗向唐朝求救，苏定方率兵攻百济。苏定方从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端）渡海，百济投降。苏定方撤兵还朝，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余众。王文度渡海而卒，百济复叛唐，引兵包围了府城。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起用刘仁轨“将王文度之从，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这为刘仁轨大显身手提供了机会。他带兵有方，指挥得当，不但很快扭转危局，平定百济，并为唐朝大军与高句丽的作战创造了许多方便。其后又打败日本援军，并镇守百济。由于两度战争，百济境内一片荒凉，尸骨卧野，荆棘丛生。刘仁轨招集流亡，恢复生产，很快就稳定了政局。刘仁愿回朝，皇帝问他奏请中为何很有文采，刘仁愿说出自刘仁轨之手。“帝叹赏之，超进仁轨六阶，真拜带方州刺史”。其后，刘仁轨屡有建树，是朝廷所倚重的重要边将。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八月，刘仁轨奉命镇洮河军，此地当正处唐朝与吐蕃辖境的交界处，是防御吐蕃进攻或讨伐之的军事要地。朝廷派刘仁轨去镇守此地，实有倚之为长城之意。

刘仁轨到洮河军后，每次奏请，多数为中书令李敬玄所阻抑，心中很怨恨。他对李敬玄很了解，知道他不是将帅之才。但见他对自己的意见毫不尊重，多加干涉，便上奏书，说西边

镇守实属要务，必须重臣方可，非李敬玄难胜此任。推荐李敬玄代替自己之任。高宗不知其中的隐情，见刘仁轨荐贤，心中大悦，马上批准，命李敬玄往代仁轨。这样，就把李敬玄推向了险地。

李敬玄是亳州（今安徽亳县）人，"博览群籍，尤善于礼"。此人只通文墨，不明军兵之事。他也很有自知之明，自言非将帅之才，一再向高宗报辞，并说刘仁轨与自己不睦，故强其不能。高宗听后，非常生气，脸色阴沉地说："刘仁轨如果要求朕亲往，朕也只好一行，卿何故屡次要辞呢？"李敬玄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接受职务，当上洮河道大总管，带领副手大将军刘审礼等人统兵十八万前去换回刘仁轨。

李敬玄本不知兵，胆子又小。刘审礼是个莽将，已无谋略。刘审礼孤军深入，李敬玄沿途逗留，前后相距甚远。刘审礼被吐蕃大军包围，苦战不出，受伤被俘。敬玄听说刘审礼兵败，全没了主意，慌忙退走，奔至承风岭，敌军已蜂拥而至。幸亏承风岭下有大沟，李敬玄忙命部下阻沟自固。吐蕃兵驻扎对面，形势万分危急。他的偏将黑齿常之率五百敢死军袭敌营，李敬玄方引兵退回都州。其后又战湟川，大败，只好以有病为借口求罢归。回朝后，高宗察觉他并没有病，将其贬为衡州刺史，不久迁扬州长史。卒于官。

其实，刘仁轨、李敬玄皆非邪恶之人，李敬玄本人不知兵，何必多干预军事，又何必与刘仁轨过不去？刘仁轨身为朝廷大将，守洮河时已 76 岁，不甘于受李敬玄之阻抑，举其自代，以身退惩戒了光能说不能做的李敬玄。

◇ 明升暗降棋早一招

东汉末年，马腾、韩遂等拥兵割据关中一带，对东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原群雄角逐时，为了稳住自己的侧翼，始终对马、韩二人采取怀柔政策。后来，

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冲突，曹操想借机拉拢马腾，以进一步控制关中一带。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曹操打算南下平定刘表、孙权。为了稳定后方，他上表给汉献帝，请任命马腾为卫尉，把马腾调离关中，让他到汉献帝手下任职。同时，将马腾的家族都迎到曹操自己控制的邺城，以防止马腾在曹操南征期间，趁机在兵力空虚的后方捣乱。

卫尉一职，在汉代是很有实力的朝廷要位，专门负责掌领皇宫门禁卫及禁卫军。但是，此时的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手下已没有任何军队，就连汉献帝本人的性命也在曹操的手掌心捏着。所以，这时的卫尉，名义上虽高，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虚职而已，毫无实权。

曹操正是通过这种明升暗降的方法，控制住了马腾。当然，马腾的原先部队也并不是让给了韩遂，而是由马腾的儿子马超统领着。控制了马腾，也就等于控制住了马超，意味着控制住了关中的军队。

在官场上，用这种明升暗降的计谋控制对方，削弱对方势力的，也不仅仅是曹操一人在使用。

隋炀帝杨广在大臣杨素等人的密谋下，夺取了帝位。这一来，身为楚国公的杨素因屡建功业，对皇上有恩，所以就贵宠日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素通过种种渠道，让自己的诸亲六眷位居要职，有的担任尚书列卿，有的任柱国，有的任刺史。而对那些忠诚于国、功高德重的人，杨素却经常暗中进行低毁诽谤。据《隋书》所言，当时“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等，素皆阴中之。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可谓权势已达炙手可热的程度。

杨素的这一切，很快引起了以阴险毒辣而著称的隋炀帝的警惕。于是，碍于种种情面和杨素的势力，隋炀帝下了一道看

似十分关心杨素的命令："杨先生是国家的栋梁，应主要抓一些大事，那些细琐的事务性小事，就让下面的官员去办吧，杨先生就不必亲自过问了。"表面上是对杨素给以优厚的待遇，以抬高他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夺掉了杨素的实际权利。自此后，杨素的行动收敛多了。

唐代的李林甫也惯于使用这种方法来整治别人。

刑部尚书裴宽和裴敦复都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李林甫十分害怕他们人相与自己争权。偏巧"二裴"之间又有矛盾，李林甫看准了这一点，就趁势挑拨他们的关系，使"二裴"不能并存，而自己却坐收渔利。如，他怂恿裴敦复买通杨玉环的姐姐，在玄宗面前说裴宽的坏话，致使裴宽被贬为睢阳大守。

李林甫见两个对手已伤了一个，就把目标转向了裴敦复一人。他以明升暗降的手段，任命裴敦复为岭南五府经略使。岭南是一个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山水阻隔，千里迢迢。裴敦复接到任命后，稍露迟疑之情，便被李林甫向皇上弹劾一本，说裴敦复迟迟不赴任，有违抗圣旨之嫌。

玄宗觉察后，觉得裴敦复曾立有赫赫军功，后改将裴敦复贬为淄州大守。

李林甫正是用这种狡猾的伎俩将二裴赶出朝廷，阻止了他们入相的机会，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地位。

◇ 正话反说

公元 1127 年，粘罕率领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汴京，并掳走了徽宗、钦宗和亲王、后妃、百工匠人、内侍、僧道、妇女、医卜等，充当奴隶，又抢劫宫廷内的仪仗、天下州图、文籍、天文仪器、乐器及各种珍宝。维持了 168 年的北宋王朝终于断送在徽宗等一批昏庸之人手中。同年 3 月，康王赵构来到南京（商丘）应天府称帝，这就是宋高宗，此后的宋朝称为南宋。南宋王朝所采取的政策与北宋没有两样，仍然是对金妥

协投降，对人民残酷镇压。赵构刚上台，看到人心不定，不得不做出点“抗金”的姿态，起用抗战派声望较高的李纲做宰相。但实际上，赵构最信任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他起用原来的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后又提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

李纲上任后，提出了十余条抗金救国的建议，反和主战，并力主任用贤才，以收复被金兵攻陷的失地。当时有个叫张所的将领，很有才干，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时，他看到黄潜善等人朋比为奸、祸国殃民，便上疏弹劾黄潜善等人，但却被黄潜善利用职权贬到了江州。

北宋灭亡后，河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张所英勇善战，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因此，李纲想起用张所，让他担任河北安抚使，招募义兵，继续抗金。可张所弹劾过当朝宰相黄潜善，是黄潜善的死对头，起用张所，必然会受到黄潜善的阻挠，难以实现。李纲为此事反复筹划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有一天，李纲碰见了黄潜善，便和他寒暄了几句，闲扯了起来。

谈了一会儿，话题渐渐地转到了时局上，李纲说：“今朝廷正处在艰苦危难之时，李纲身受朝廷隆恩。收复失地，光复我大宋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职责。而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朝野四方虽然还有许多贤才，可他们却尚未出来效忠朝廷，可用之人十分缺乏。近日朝廷准备设置河北宣抚司，我思来想去，认为应让张所去。张所这个人，不晓事理，出口狂妄，冒犯了大人，像他这样的人，贬到江州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张所这样的人，让他身处要职担任监察御史，当然是不行的。现在让他去担任河北招抚使，招抚流民，尝尝这项差事的艰苦，以此赎清以前的罪责，似乎也是十分妥当的。”

黄潜善听了这一番话，心里非常开心，连忙回答说：“李

大人真是妙计，让他去吃点苦头，戴罪立功，实乃是件好事。”于是，他当即答应了李纲的建议。张所上任后，广招义军，这些地区的人民踊跃响应，岳飞等纷纷投效于张所帐下，抗金队伍不断壮大。张所率领着抗金队伍多次打败了金军。

李纲深知黄潜善这样心胸狭窄的小人的为人，知道如果直接向黄潜善推荐张所，黄潜善必定会反对，因此，他采取了示假隐真的策略，表面上似乎是替黄潜善说话，惩罚这位黄潜善的死对头；而把真实的意图让张所有用武之地，统兵抗金，收复失地，却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乘黄潜善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便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

由于场合因素和人际关系等原因，对于对方的评判或反对意见，有时坦言辩驳并不合适，这时不防采用反语。

反语是一种正话反说、话中有话、绵里藏针的攻心术，即用表面肯定而实际带有反对、评判意思的话来含蓄地说服对方。

直言正谏容易触怒对方，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当劝谏的对象为封建帝王时，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有人便以“正话反说”作为攻心的一种手段。

有一次，齐景公的一匹爱马死了，齐景公非常生气，要把看管马厩的人处以四肢分裂的酷刑。恰好晏子在齐景公身边，他摇手制止，对景公说：“恕臣冒昧，主公可知古时候的圣人尧舜，在将人四肢分解时，先从那个部位开始吗？”

“从……从……从寡人开始。”尧舜是圣人，圣人当然不可能将人处以四肢分解的酷刑。晏子故作此问，是为了制止齐景公这种专横的行为。因此，景公一时语塞，只能答非所问，但此时怒气还未消，厉声对左右命令：“把这个家伙抓进牢里。”

晏子又对齐景公说：“这人被抓进牢里，一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自己犯了何罪，下狱之前，我来向他数说罪名好吗？”“好！”齐景公回答。

晏子非常严厉地对看管马厩的人说："你仔细听着，你犯了三条重罪。第一条是工作不用心，连一匹马都没有看守好；第二条是使主公最心爱的马死掉了；第三条是由于主公爱马的死，主公不得不将你处死，这件事如果张扬出去，所有舆论的责难就会集中到主公身上，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以此为笑柄。你就是犯了这些罪，所以才被抓进牢里，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晏子的话，齐景公听到了弦外之音，长叹一声："夫子，放了这个人吧，别因为他使寡人背上不仁的罪名。"

晏子谏君有方，使这个无辜的看马人免除一场灾祸。晋平公宴请宾客，家臣送上烤肉，有一根头发缠在上面。晋平公立即下令把烤肉的厨子杀掉、并不准收回命令。

烤肉的厨子向天大呼说："天啊！奴才有三条大死罪，竟然死到临头自己还不明白啊！"

晋平公问他："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厨子回答说："奴才所用的刀锋利得很，真可以说是望风骨断，但是头发却没有砍断，这是奴才的第一条大死罪；用桑木炭火烤肉，肉烤得红是红白是白，但是头发却没有烤焦，这是奴才的第二条大死罪；肉烤熟以后，又细细眯着眼睛察看了一番，头发绕在肉上眼睛倒没有看见，这是奴才的第三条大死罪。猜想起来，陛下或许有暗中怀恨奴才的人吧？要杀奴才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晋平公本来就生性暴戾，而现在烤肉上又确实有根头发，于是愤怒地立即下令杀掉做烤肉的厨子，并宣布无可改变。一般说来，这厨子也只有死路一条了。苦苦哀求是不行的，强辞辩解是可行的话，也就不会立即下令杀人了。因为要弄清烤肉上的这根头发到底是怎么来的，责任究竟是谁？毕竟并不很难，但他却并不愿做任何调查。所以据理力争只能是火上加油。

这位厨子别出心裁，对天大呼自己有三大罪过，遗憾悔悟

太迟。这样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自然会引起晋平公的注意，会要问个清楚，从而使得这个厨子有了陈言的机会。厨子承认自己的第一大罪过是：使用的刀锋利无比，刀到骨断，但却没有砍断一根头发；第二大罪过是肉烤得那样好，却没有将头发烤焦；第三大罪过是那样仔细察看，竟然没有看出烤肉上的头发。厨子口口声声都是在数落自己罪状，却无一不是在表明自己毫无罪过，实属冤枉。因为他所列的罪状实际上都是违背事理的，这是明理人一听就能听出来的。

一本正经的悔过中寄寓着强有力的辩解和说明，正话反说，闻之令人觉得奇异有趣。晋平公当然也听出来话里头有话，虽然没有交代晋平公听了这番话以后的情况，但可以设想这位厨子很可能从死亡线上逃回来了。如果是这样，这就完全得利于他的能言善辩了。

“正话反说”毕竟是一种讽刺性的表达方式，使用时要特别注意语意的轻重和火候。既不能过分隐晦，令对方不能顺利领会话中的“话”、也不能火药味太浓，以免伤及对方的自尊，引起反感，反而弄巧成拙。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六：挟知而问

——君主不可轻易信赖臣属，应当想方设法对他们进行各种检查监察。君主可以通过明知故问或者故意说错话和办错事的办法，检查臣属是否真正忠诚。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故意说错话、做错事，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以猜忌为基础，以杀戮为手段，以诡秘捍卫威权，防止群臣为非作歹、贪污枉法、欺蒙君主。

君主要想江山千秋万岁，国家永享太平，就必须禁防奸臣

的大量孽生。奸臣、佞臣、无耻小人，是江山动荡的第一原因，也是民众反叛的直接因素。

因此，不论明君与昏君，禁奸、防奸与去奸是一致的。韩非说，禁奸、防奸最好的效果是，使臣下不生奸邪之心，打消各种奸邪念头；其次就要尽可能做到使任何人不敢讲对君主不利的话，杜绝使君主迷惑的言论；最低的目标也是最实际的目标就是禁止群臣的奸邪活动，使他们不敢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欺蒙君主。

“锄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要想禁、防奸臣的心、言、事，则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临察群臣，因为任何一个臣子都会是乱臣贼子。韩非说，有一种办法是考查百官相当不错的手段，应该是明主独操与经常应用的。这就是“挟知而问”，观察众人的反应。

◇ 引蛇出洞

韩昭侯因一惯习用禁奸理论，深得防奸去奸的奥妙。一次，为了考查左右的近臣对他是否忠诚，就将手上一个指甲剪掉放在手中，然后假装说掉了一个指甲，到处寻找，样子装得很是焦急，似乎非要找到不可。左右近臣看昭侯如此看重他的指甲，感觉就是献媚取宠的机会，于是纷纷剪掉自己的指甲献上，说是昭侯所丢失的。以这样一个“指甲事件”，就立刻看出呆在身边这些于己极为重要人物的忠诚虚伪，可说是一个明智的“诡计”。

卫嗣公听说集市上小吏收受贿赂、勒索钱财，就暗中假扮成客商来到这个集市，果然遭到小吏的刁难，以金子行贿才得以买通关卡，得以入市。回来后，卫嗣公找来这些小吏，讯问他们有无受贿、勒索的恶行，小吏们还想狡辩，卫嗣公立刻问道：“某时某刻有一客商来到你们集市，送给你们多少金子，才得以脱身，可有此事？”众小吏一听，大惊失色，原来嗣公

如此料事如神，吓得赶紧认罪。

之子刚做燕国的国相，一天坐在府中自言自语道："跑出门的是不是一匹白马？"身边的人都说没看见，有一个人跑着追了上去，报告说："实有一匹白马。"之子以此考察他们的诚实可谓一目了然。

通过这些事例，君主的诡谋手段便很清楚了。这就是"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却故意假装不知道；或者故意说错话、或者故意办错事，来考察群臣是否忠诚，是否怀有不轨之心。

此种驭臣奸术，还有"诱敌深入"、请君入瓮的非常手段。故意设置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或者明知是陷阱却以为君主不知而跳将进去，这样以互相猜忌为基本准则的测臣之术，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唐太宗李世民担心对臣子贪污枉法而不察，便暗中派遣自己的心腹，故意贿赂臣下，企图用这种"明知故犯"的奸诈手段来检验臣子的清廉忠实程度。有个司门令史不知其诈，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李世民正好想来个杀一儆百，惩戒群臣。户部尚书裴矩出面反对，上奏太宗认为皇上故意派人贿赂臣属，这种做法非礼义法度所认可，是陷人于不法，而不是劝人为善，李世民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奸谋，并大张旗鼓地通令嘉奖裴矩，确立了一个贤君的形象。

清朝雍正帝是一个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的帝王，对手下的大臣，他采用特务政策，派人监视，防止他们的反叛。

有一年元旦，状元王云锦退朝，回到家中，与几位朋友相约，玩起一种叫作"叶子戏"的游戏。大伙兴高采烈，玩得十分痛快，玩几局后，忽然失去了一叶牌，众人都起身寻找，桌上桌下，几乎找遍了房内都没有找到，大家都觉得奇怪，找不到牌，也就算了。

元旦过去，王云锦上朝见雍正帝，雍正帝问王云锦："元旦那天，你用什么方法开心。"

王云锦以实情相告，说自己和几个朋友玩了"叶子戏"。

雍正帝笑着说："好！你光明磊落，不花言巧语，很了不起，是真状元啊，朕今天赏一件东西！"说着递过一个很精致的盒子。

王云锦跪下谢恩，高呼万岁，接过盒子。

"不要打开，回家再看吧！"雍正说。

王云锦心怀疑虑，回到家中，急忙打开盒子，不看则罢，一看吓了一身冷汗，盒子中放着一叶牌，拿出昨晚的牌一对，正是丢失的那叶牌。

"好险哪！"王云锦心中自叹，多亏今天讲了实话，否则脑袋可就搬家了。

雍正帝给王云锦一叶牌，明确地告诉他，你们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这件小事，还不能完全说明雍正帝的手段。他的特务政策无处不到，尤其是对那些封疆大吏。

按察使王士俊被派到河东做官，正要离开京城时，大学士张廷玉把一个很强壮的佣人推荐给他。到任后，此人办事很老练，又谨慎，时间一长，王士俊很看重他，把他当做心腹使用，因此，对这佣人也很好。

王士俊期满了准备回到京城去。这个佣人忽然要求告辞离去。王士俊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人回答："我是皇上的侍卫某某。皇上叫我跟着你，你几年来做官，没有什么大差错。我先行一步回京城去禀报皇上，替你先说几句好话。"

王士俊听后吓坏了。好多天一想到这件事两腿就直发抖。幸亏自己没有亏待过这人，多吓人哪！要是对他不好，命就没了。

雍正帝还派人秘密把刑部大门的匾额取了下来，他询问刑

部的官员，问匾额还有没有，刑部的官员都说有。这时雍正就叫人抬出匾额给大家看，说："匾额放在这里很久了，你们这班人还一点也不知道。你们平常进进出出，疏忽大意是可想而知的。"众官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雍正帝狠狠地把他们责怪了一番。

乾隆是封建社会中颇有建树的皇帝之一，在位61年(1735～1795)，享年89岁，是封建帝王中享年最高的人。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他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有关他的故事流传甚广。

乾隆即位的时候，经过康熙、雍正七十多年的锐意经营，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乾隆的不懈努力下，清朝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他开办博学鸿词科，优容知识分子，笼络读书人，又组织编纂了空前绝后的《四库全书》；武功方面也卓有成效，不断平定叛乱，安边固防。曾两次平定准噶尔，又经历了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两次廓尔喀战役以及缅甸、安南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事。他天资凝重，以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把整个国家整治得妥妥贴贴，社会秩序井然，统治基础稳固，就连他自己也声称是文治武功方面的古今第一人。乾隆曾志得意满地夸自己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在他自己总结治世成功经验时，以为在位期间共举两件大事，一是西师，二是南巡。前者指平定准噶尔和大小金川的叛乱，统一新疆，后者分量似乎超过前者，是乾隆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才干和政绩有极高的估价，另一方面是他喜怒哀乐等性情上的特点，因而影响了对反对意见的反映和态度。就性格而言，他比康熙、雍正更加敏感，自尊心和虚荣心更强。虽然在他即位之初曾实行了一些宽松的治政方针，那是因为要改变其父苛严政治所带来的紧张气氛，改变官僚人人自危、百姓人心惶惶的不安定环境，所以，当他的一系列改

弦更张的措施发生了实效，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朝廷内外的僵滞关系时，官民无不欢欣雀跃，颂声如雷。那时的乾隆比较注意听取臣下不同意见，并且鼓励人们直言进谏，献计献策。即位之初，他就说："论才德和年纪，我赶不上皇考（雍正帝），但是，自从我即位以来已过半年。群臣中竟无人指出我的过失，难道说我所做的一切都能上合天理，下协人情吗？今后务必请大家直言无隐。"乾隆还多次表示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一时间，委婉温和的规劝、直率尖锐的指责、苦口婆心的诱导纷纷出现，有些进谏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仍加以容忍，并对进言者颁以奖赏，专司监察弹奏的御史在这种环境中也显得非常活跃。但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日趋繁荣，面对稳固的基业和日盛的国力，他开始为自己的才干自豪不已，开始暴露出对进言者的厌烦情绪，认为他们的意见太琐碎，不屑一顾。同时，敏感的性格也使他越来越受不了臣下不留情面的指责，自尊心受不住这等"不敬"的刺激。他的厌烦情绪使他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对进言者日益缺乏耐心，经常寻找借口，挑剔反驳乃至斥辱进言者。他在上谕中责辱言官说："因为我要广开言路，所以宽待言官，以收进言之益。不料这些人却见我不加谴责变得肆无忌惮。试问，近来进谏的大臣中，有几个真心诚意地提出了有益于国家政治的主张？我留心观察他们的用心，无不是在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即使提出建议，也不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考虑，无非想博取虚名，指望能得到我的赏识，有望升迁，多得养廉（指报酬）而已。"在他眼中，进言者全是追逐名利的不齿之徒。

更有甚者，为了阻止百官进谏，他还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整治进言者，其中不少是玩弄政治手腕，以计谋玩弄性情直率、直言无隐的人。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他召见太常寺卿陶正靖，希望他指出治政得失，并劝诱他说："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尽管如

实讲出，这才有益于我反省修身。”陶正靖不敢贸然直言，惟恐言多语失，触怒皇上。乾隆则摆出一副大度而坦诚的姿态，鼓励他说：“我看你还是位骨鲠之臣，所以才向你询问政务得失，你姑且据实惠奏。”陶正靖于是上奏说：“现在的政治环境很好，只有工部尚书魏廷珍身负众望，本来没犯什么大错，却在近日被赶回原籍。在对他的态度上，皇上言辞峻厉，根本不像是优待老臣的样子。”乾隆听了话后和颜悦色地说：“你是我专门选用的大臣，将来还要升迁进用。”陶正靖连连叩头谢恩，高兴而去。谁知没过几天，乾隆就降下旨书，将陶正靖的进言驳斥了一通，指责他为魏廷珍辩护是营私之举，必须严加惩处。就这样，悲愤失望的陶正靖只有弃官回家，以课徒为生，不到两年就郁闷而死。

◇ 明知故问

武则天临朝称制前期，开始厉行恐怖政策，一方面扶植亲信，尤其是一般平民狡黠之徒，平步青云；另一方面则以铁血政策对付李唐贵族，扫除称制、称帝与建立武氏皇朝的障碍，但对于满朝这些新宠，武则天也是放心不下。

一年秋天，武则天侥幸地从后庭之中搞得一枝梨花，不禁茅塞顿开。作为春天开花、秋天结果的梨花，突然秋天开花，当是一种大异兆，于是当武则天在朝中展出这件奇品，要求讨论时，群臣顿时意见纷纷。大批新进官员都称颂这是天降祥瑞，让梨花在秋天开放，洪福齐天，武后应当临朝称制顺应天意。

但宰相杜景俭力反众说，认为梨花非时而开，并非吉兆，可能是一种凶兆，这是人臣不报吉凶、不辩忠奸的报应。

武则天听后，觉得杜景俭所说颇有为臣的责任感，夸赞道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好宰相。

实际上，武则天对临朝称制是否符合天意早已了然于胸，

并不深究，毕竟坐稳江山已有多年；倒是群臣忠诚与否成为她的一块心病，杜景俭勇于承担责任，使群臣悚然心俱，才是真正的为国分忧。

武则天时代，对于宰相一直采取残酷打击的政策，大都罗织罪名，以酷吏加以制约与镇压，使这批世袭贵族、豪门，尤其是李唐时代的功臣勋旧，遭到了重大打击。

按照唐制，宰相制度仍承袭前朝，设一品的三师、三公即名义上的宰相。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与天子可坐以而论道，但大多授予享有崇高地位的元老重臣，多为死后赠官，如房玄龄册赠太尉、杜如晦赠司空、李靖赠司徒，均在死后。

真正起决定作用乃是三省长官，即承旨撰制国家调令、法令，主管制令、决策的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2人，正二品，攀理军国政令，辅佐天子执治大政；下置侍郎，2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

门下省为政府最高审议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命法令，有封驳、奏请之权，还可根据皇帝命令审核各地向中央上书的奏折。最高长官为侍中，2人，正二品，掌纳帝命，总典吏治，参总国家军国要务；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

尚书省是中央行政执行部门，传达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下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正二品，掌总令百官，但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此职，唐代例不复置，以尚书左、右仆射为长官，从二品，下有左、右丞各1人，主持省内日常事务。

因此，唐朝实行的实际上是群相制，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均为宰相，至少有6人。

公元684年9月，武则天临朝称制，公元690年即位称帝，在位16年。自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长寿二年（公

元693年）10年之中，共有宰相46人，被杀、自杀、被流放者几乎占全数75%以上，比之汉朝武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仅就狄仁杰七臣之狱来看一看，“明知故问”奸术在武则天时代的应用。

此时正是长寿元年一月，也是恐怖政治达到高潮的时期。武承嗣——来俊臣联盟达到鼎盛。

由于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帝已有十多年，李唐贵族势力已遭到重大打击，则天两个儿子中宗与睿宗已被“束之高阁”。因此，武则天侄子仗着武姓宗族与亲信的便利，开始着手建立武姓王朝的准备，武来联盟乘着铲除李唐旧臣的机会，一方面试探恐怖集团人物的力量强大与否；一方面借巩固消灭旧势力集团的成果，再次把行动矛头指向七位素享声誉的大臣。

这7人是三位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四位大臣：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和潞州刺史李嗣忠，而尤以狄仁杰、魏元忠最卓声望，是朝臣中李唐贵族的领袖级人物。

武来联盟打出的寻罪王牌仍如同以往构陷他人一样：谋逆罪。这正是武则天最为忌讳、最为警觉、也最具杀伤力的罪名。

来俊臣亲自主审狄仁杰，他首先进行诱供，说，如果狄宰相首先承认犯罪事实，就可以免死罪，还可免除酷刑。来俊臣残酷的刑讯逼供，天下尽知，尤其是惩罚大臣之重，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狄仁杰当然深知来俊臣用刑的残毒，就来了个缓兵之计，首先承认犯有谋反大罪，但内容非常空洞，没有所谓的谋反事实。大而化之是狄氏“认罪”的原则，为以后翻案作准备，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仅仅作为李唐旧臣，就对“大周革命”有谋反之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被迫之辞。来俊臣根据以

往经验，只要承认反罪就行，其他再说，就坐等则天皇帝批斩或北流。

狄仁杰在狱中还晓以大义，进行策反活动，在人身自由稍有改善之际，就以书信秘缝于绵衣中，送达家人，让儿子狄光远上书鸣冤。

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天早已了然于心，但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天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时代、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戴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之流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

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仁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 隐秘行事

君主最大的祸患，在于信任别人。必须以极端阴暗的心理，体察一切臣属；要遮掩形迹，首鼠两端，用人如鬼，使臣莫测高深，总是处于无穷的恐惧、担心、害怕之中。

按照韩非的权术理论，作为人君最基本的处事原则是不可相信别人。人性好利趋害，即人性皆恶，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均是一种极大的生存威胁，更何况身处权力最高峰的君主？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视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韩非极言人主之最大祸害不是来源于民乱外患，而是来自朝中的大臣、将领，最致命的则是来自身边最信任的人：国君好色之心不减，后妃年过三十则已是昨日黄花，早岁子以母贵，可等到母后年纪大了则母以子贵，这样面对日渐疏远、冷淡、怀疑的事实，后妃及其子女们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这位喜新厌旧的老君早日死掉，好让母亲成为太后，此位不可动摇；儿子及早继位，成为既成事实，那样才会万事大吉。即使最亲信的妻后与儿子，心情都是如此阴暗、恶毒，人君还有谁能信任呢？

君臣莫如父子、夫妻的情义，尚合于一朝一代，只是利益关系使然，如果国君不懂得这个道理，则国破家亡、劫君弑主之事旦夕可至。

所以，韩非子要求人君如若想使君位永固，统治永久，则必须使自己深藏不露，秘不可测。首先就是不表露自己的情感，永远在臣属心目中保持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君主的意向与决断，绝不能让臣属事先能够猜测、揣摩到，以免使他们有腆媚和防备，增加君主受欺骗、蒙蔽的机会。君主喜欢、厌恶什么人，有何种特别的喜好，切不可让臣属了解，以免他们乘机趋进，投其所好，最终为他所钳制。

秦始皇当政，视群臣如仇雠，从不示任何特别的恩宠，只是以国家酷烈的刑罚架在群臣脖子上，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对皇帝只有恐惧与忠诚，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反抗。朝廷如同地狱般恐怖，这正是韩非期望的有效果的政治。

但事情不可过度。恐惧使人产生依赖感，也可能使人产生向心力。极度的恐怖可能使王朝处于超稳定的状态中，而群臣逡巡不前，推诿塞责，又会大大降低王朝办事效率；越是生命毫无保障，越是皇帝喜怒无常、情感诡秘，群臣越会高度小心翼翼揣摩、试探，或对周围臣僚、同事大行报复、诬陷之事，

只有消灭同伴，才能保存自己，君臣之间应有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朝廷灭亡也是指日可待之事了，因为孤家寡人的皇帝终难免决策失误、闭目塞听、众叛亲离。

其次，韩非要求人君行事，要遮掩行迹，首鼠两端，藏头匿尾，使群臣失去借缘的机会；君主用人，更须诡秘，用人如鬼，使群臣莫测高深，增加无穷的畏惧感，这样就能达到防奸与去奸的目的。

韩非说，君主应当虚静处事，无是无非，先不谈自己看法，而让负责该项事务的官员说话和决定，君主只须通过成效来检验他所说与做的是否一致，然后以重刑与厚赏来区别对待。君主不可表露自己的欲望，以免群臣窥知而掩藏自己；君主不可透露自己的想法，以免臣属谄媚跟进，标新立异。君主不表示自己的好恶，臣下就能够显示他们的本来面目；君主不使用自己的智慧就可以显示圣明，不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取得成功，不以喜怒表示自己的意志就可以显示出强大。

君主之道，在于使群臣不能窥测，君权的使用在于使群臣不能知晓。君主表面上要装得虚静无事，而私下里要仔细观察臣下的毛病，见如不见，听如不听，知如不知；要设法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以防臣下猜测，牢牢地抓住权柄，杜绝他们的奢望，彻底打消他们染指的念头。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七：掩蔽锋芒

——掩蔽锋芒，韬光养晦，几乎是一切政治家、官场人物必用的谋略，它是指以种种隐秘的方法、手段，收敛锋芒，隐藏行迹，暂时隐匿野心、壮志，解除政治对手的警惕，待机而动，待时而发，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对手以致命的还击与打击，以实现政治目的。

著名的“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刘备大勇若懦、大智若愚的智慧。

刘备被吕布夺去徐州领地后，曾投奔曹操。曹操欣赏他的才华，想重用他，便极力善待他。以刘备的为人，决非久居人下之人。投靠曹操，实属迫于形势，无奈而为之。他深知，曹操虽然善待他，但对他并不信任，便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行韬晦之计，以逃避曹操可能加予的迫害。关羽、张飞不能理解，问：“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是为什么呢？”“这事不是二位兄弟所能知道的。”刘备答道。

一天，刘备一人正在后园浇菜，忽有使者传曹操相邀，心中顿觉忐忑不安：“不知曹操又要耍什么花招？”刘备心中这样揣度着，走到了曹府。曹操迎至后园凉亭，亭中已设酒宴，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天上忽然阴云密布，眼看骤雨将至。曹操这时突然问道：“玄德兄久历四方，一定知道当今英雄，请试着指说一下。”

刘备说：“我因为您的恩宠，方能在朝中任职，天下的英雄，实在有所不知。”

“就是没有见过面，至少也该听到他们的名字吧！”

“淮南的袁术，兵粮足备，可称为英雄？”刘备说。

“他像棺材中的枯骨，我早晚一定要生擒他！”曹操笑着说。

“河北袁绍，是公卿名门出身，如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有许多能干的人，可称作英雄？”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也不是英雄！”

“那么，名列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可是英雄？”

“刘表虚名无实，哪谈得上英雄？”

“血气方刚的江东领袖孙策，该算得上英雄吧！”

“孙策靠他的父亲才立命于江东，也不是英雄。”

“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怎么样呢?”

“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曹操鼓掌大笑着说。

“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还有何人。”刘备说。

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啊!”

刘备听了，心中暗惊，手中所执筷子，不觉落于地下。正好此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刘备即刻掩饰说：“震耳的雷声使我如此失态，请你原谅。”

曹操反问道：“大丈夫难道还害怕雷声吗?”

刘备答道：“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定要改变容色，敬畏上天，怎么会不害怕?”

曹操听了，心中放心了许多：看来刘备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是庸碌之辈罢了。于是放轻了对刘备的戒备之心

◇ 为人臣者不可才高盖主

为人臣者最忌才高盖主。这会让皇上不高兴，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从而千方百计地把你给踹下去。大家读过《三国演义》后可能注意到，刘备死后，诸葛亮好像没有大的作为了，不像刘备在世时那样运筹帷幄，满腹经伦，锋芒毕露了。在刘备这样的明君手下，诸葛亮是不用担心受猜忌的，并且刘备也离不开他，因此他可以尽力发挥自己的才华，辅助刘备，打下一份江山，三分天下而有其一。刘备死后，阿斗继位。刘备当着群臣的面说：“如果这小子可以辅助，就好好扶助他；如果他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你就自立为君算了。”诸葛亮顿时冒了虚汗，手足无措，哭着跪拜于地说：“臣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尽忠贞之节，一直到死而不松懈呢?”说完，叩头流血。刘备再仁义，也不至于把国家让给诸葛亮，当他说让诸葛亮为君，怎么知道没有杀他的心思呢?因此，诸葛亮一方面行事谨慎，鞠躬尽瘁，一方面则常年征战在外，以防授人“挟

天了”的把柄。而且他锋芒大有收敛，故意显示自己老而无用，以免祸及自身。这是韬晦之计，收敛锋芒是诸葛亮的大聪明。

你不露锋芒，可能永远得不到重任；你锋芒太露却又易招人陷害。虽容易取得暂时成功，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就埋下危机的种子。所以才华显露要适可而止。

嫉贤妒才，几乎是人的本性。愿意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才能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曹植锋芒毕露，终招祸殃。文名满天下，却给他带来了灾祸，这难道是他的初衷吗？他只是不知道收敛罢了。

唐人孔颖达，字仲达，8岁上学，每天背诵一千多字。长大后，很会写文章，也通晓天文历法。隋朝大业初年，举明高第，授博士。隋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合在洛阳，令朝中士与他们讨论儒学。颖达年纪最少，道理说得最出色。那些年纪大资深望高的儒者认为颖达超过了他们是耻辱，便暗中刺杀他，颖达躲在杨志感家里才逃过这场灾难。到唐太宗，颖达多次上诉忠言，因此得到了国子司业的职位，又拜酒之职。太宗来到太学视察，命颖达讲经。太宗认为讲得好，下诏表彰他。但后来他便辞官回家了。

南朝刘宋王僧虔，东晋王导的孙子。宋文帝时官为太子庶子，武帝时为尚书令。年纪很轻的时候，僧虔就以擅写录闻名。宋文帝看到他写在白扇子上面的字，赞叹道：“不仅字超过了王献之，风度气质也超过了他。”当时，宋孝武帝想以书名闻天下，僧虔便不敢露自己的真迹。大明年间，曾把字写得很差，因此而平安无事。

人的处世，在文场中，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的陋俗，名气一大，流言便会满天飞，若稍有不慎，必将惹下大祸。在名利场中，要防止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必须牢记“持盈履满，君

子竞竞”的教诫。“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这是世人常用的一句自警语。欹器是古人装水的一种巧器，呈漏斗状，水装了一半它很稳当，但装满了，它就会倾倒。扑满是盛钱的陶罐，它只有空空如也，才能避免为取其钱而被打破的命运。

所谓文人相轻、恃才傲物，普通人之间尚且互相瞧不起，更不用说君臣之间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几乎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真本领争来的，即便有几个所谓的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强出身，至于文采智计，也并非样样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谦逊退让，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张扬自己的才华，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经常难堪，那你也就好景不长了。

隋代薛道衡，6岁就成了孤儿，特别好学。13岁时，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隋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隋炀帝看了不高兴地说：“这只是文词漂亮。”拜司隶大夫。隋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于是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得冤枉。但他不也是太锋芒毕露而遭祸的吗？

三国时期的曹操是一位奸雄，其文采智计，可谓当世难得其匹，但他手下的主簿杨修，却处处窥破曹操的心意，曹操如何能容，必置杨修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果然罗织罪名杀死了他。而曹操的另一个谋士荀攸，则以自谦避祸全身。

荀攸自从受命军师之职以来，跟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定河北后，曹操即进表汉献帝，对他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下了一个《封功臣令》，对于有贡献之臣论功行赏，又说：“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可见

在曹营众多的谋臣之中，他的地位仅次于荀彧，足见曹操对他的器重了。后来，他转任中军师。曹操建魏时，任命他为尚书令。

荀攸有着超人的智慧和谋略，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表现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破之地。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以臣谋主，盗用旗号的事情时有发生。更有一些奸佞小人，专靠搬弄是非而取宠于人。在这样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曹操固然以爱才著称，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铁腕人物，铲除功高盖主和略有离心倾向的人，却从不犹豫和手软。荀彧身为第一号谋臣，因为死保汉室而不支持曹操做魏公，一样被逼迫自杀，别人又当如何呢？荀攸则很注意将超人的智谋应用到防身固宠、确保个人安危的方面，正如文书所裁“他深密有智防”。

那么，荀攸是如何处世安身的呢？曹操有一段话很形象也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参与谋划军机，他智慧过人，迭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他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掩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顿、怯懦。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为曹操“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

荀攸大智若愚、随机应变的处世方略，虽有故意装“愚”卖“傻”之嫌，但效果却极佳。他与曹操相处二十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也没

有一处得罪过曹操，或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荀攸在从征孙权的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对他的品行、推崇备至，被曹操赞誉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以智谋而明哲保身的结果。

袁绍更是忌才之人。一次，他带领冀、青、幽、并等州的人马七十多万，前往官渡，进攻许昌，袁绍的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给袁绍说："现在应当静守，以待天时有利于我，不可随便兴兵，否则恐有不利的事情发生。"田丰分析当时的情况，敏捷地看到袁绍兵虽多，但人心不齐，长途征讨，如果被破袭了粮草，局面是不堪设想的。可是袁绍骄横粗蛮，根本不听。田丰的对头逢纪又趁机进谗言说："主公征伐曹操，是仁义之举，田丰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袁绍大怒，就想杀了田丰，众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罢，他还是愤恨不休地说："等我破了曹操，再来治田丰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绍被曹操劫烧了乌巢粮仓，又中了曹操的许多计谋，被杀得大败而回，去时带了七十万人马。回时只引八百余骑。看守田丰的狱吏听说袁绍吃了败仗，心想一定会放了田丰。便来与田丰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归，您将来一定会被袁将军重用的。"田丰苦笑了一下说："我是死定了！"狱吏吃惊地问道："人们都在替你高兴，你为什么说死定了呢？"田丰说："袁绍外表显得很宽厚，实际上内心里忌恨刻薄，不爱考虑别人的忠诚和恩惠。如果他这次打了胜仗，心情好，又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也许能赦免了我；如今彻底失败，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实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怎能忍受别人比他高明呢？我岂不是死定了吗？"狱吏们都不相信。

不久，袁绍派的使者来到，带着袁绍剑和信，来取田丰的首级。狱吏们这才相信。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复何足惜！"于是自杀

而死。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居官要时时自惕！时时处处谨慎，切勿不留余地，越是处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要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在官场热闹处要能以一双冷眼相观，避免无形中的杀机。

曾国藩深通文韬武略，也深知功名之靠不住和害处，所以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不把功名放在心上的，成为中国近代少有的“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反复嘱咐儿子曾纪泽要谨慎行事，甚至于大门外不可挂相府、侯府这样炫耀的匾额。很多位居高官的人或者尸位素餐，或者请求致仕，主要就是收敛锋芒，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古人说：“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于饰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饰者，虚剽其所无也。”

◇ 骄气放浪不及谨慎阴柔

春秋战国之际，卫国有一个大臣叫弥子瑕，很得卫灵公的宠爱，所以他从不把清规戒律放在眼里。卫国规定，私自偷乘国君专车的人要刖脚。一天夜里，弥子瑕突然得到禀报，说他母亲得了急病，一着急，就驾上卫灵公的座车疾驰回家了。又有一次，他与卫灵公游御花园，走过一片桃林的时候，见到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就摘了一个尝新，咬了几口后，说桃子好吃，就把剩下的桃子给卫灵公吃。朝廷中有人认为他置君臣体统于不顾，但卫灵公却说，弥子瑕是个孝子，为了母亲，竟不顾自己触犯法律的后果；又说弥子瑕是个忠臣，连一个桃子好吃这样的小事也首先想到君王。不久弥子瑕终于在众人侧目的情况下失势。由于弥子瑕恃宠犯上的事甚多，经众臣的挑唆，卫灵公大骂弥子瑕是个叛臣，说他犯上作乱，擅自以我的名义乘君王之车，说他对君王不诚不敬，有侮慢之心，连吃剩的东西也敢献上来，还美言欺君，伪作忠顺！

夏言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宠臣，曾是当朝的首辅大臣，专权二十余年，然而由于他不知掩蔽锋芒，骄气夺人，敢冲敢撞，树敌过多，直至70多岁时被弃市并当街斩杀。

明世宗嘉靖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其时，明王朝已是一派中衰气象。这位15岁登基、在位45年的皇帝，其上台与在位均与一般皇帝有些区别。他本不是前朝荒淫无耻的武宗之子，因为武宗过度沉湎于女色，早衰无子，31岁死后，作为宪宗孙、孝宗侄、武宗堂弟的世宗，得以入继大统。

由于是以世子即过继身份即位，依照廷议当尊堂兄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而称己父为叔，这对于非常孝顺的世宗来说又是大不忍。他偏要尊自己父亲为帝，因而酿成明中期“大礼仪”之狱，世宗将反对立父为帝的大臣或杖死，或入狱，或贬谪，致使世宗对朝臣产生特殊的仇恨，在位四十多年中表现出极度的反复无常、诸事以己之好恶而定，并以此扩充皇帝的尊严，终使后期佞臣当道，奸臣严嵩专权二十余年，将腐朽的明王朝再向崩溃的边缘推进一步。

夏言本只是朝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只因顺迎世宗帝意，才得以顺利升迁，而且官升得非常快速。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世宗想将天地合祀为二祀，加上日月二祀为四祀，分建于四郊，此种变更礼法的做法遭到大臣的反对，大学士张孚敬也不敢表态，酷信道佛迷信的世宗占卜亦不吉利，世宗眼看此议即将作罢，已升为七品的吏部都给事中夏言，却别出心裁为世宗解开了这道难题。

夏言上疏请世宗亲自在南郊耕种，皇后在北郊种桑植蚕，为天下倡农桑之事，并建议请分天地二祀，这当然甚合世宗心意，亲自下令赐夏言四品朝服和俸禄。连升三级的夏言再次建言，请世宗把日月分为二郊配饷，顺利地解决了四祀、四郊的问题。受到世宗恩宠，令他任二郊祀坛建设的监工。

是年，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为巡抚，未为世宗允准；吏部改任他人，一一为皇帝否决，最后世宗亮出底牌，要求夏言出山。这遭到御史熊爵的弹劾，说夏言开始荐举李如圭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为自己打算，夏言则辩称并无出任之意，博得世宗的信任；同时对于朝中如日中天的张孚敬大学士，夏言不避权贵，大胆弹劾，再得到世宗特别信任，被世宗再次选为侍读学士，以随从皇帝充作顾问，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和信臣。

惠靖十年九月，世宗提拔夏言为礼部尚书，位列六卿，为正二品。三年之内，连升五级，升迁之快，为明朝开国以来所未有。

夏言为官能折节下士，与臣僚同事关系颇为融洽，但又敢与众臣所恶的权贵争斗，因而博得同僚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夏言投世宗所好，他语句华丽，讲话流利通畅，不带乡音，文思极快，与世宗作诗唱和也深合帝意，因此世宗引其为心腹，日日有赏赐，成为满朝第一红人。

但做官过于顺利的夏言，在世宗宠信的大背景下，开始颐指气使，欺压同僚，骄气夺人，开始为一些人嫉恨。嘉靖十五年夏言升为太子太保进少傅兼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参与内阁，后又至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臣之上的不是宰相的宰相；十八年，再被特封为光禄大夫上柱国，这是明代大臣的最高封衔，有明一代只有夏言与张居正有此加封，而张氏还是虚衔，所以夏言此种荣誉可谓空前绝后。

盛极而衰是封建官僚官运的运行铁律。正在夏言春风得意之时，因收复河套之议，遭到世宗宠信的大奸臣严嵩的陷害，从而走上几起几落的陷阱，终致惨死。

严嵩既是夏言的同乡，早年受到夏言的照顾与提携，但又是个极有心计也颇有文才的奸臣，他对夏言之高位和早年只被当做门客的待遇十分嫉恨，伺机加以陷害；而且严嵩已完全摸

清世宗的嗜好与个性特点，曲意逢迎。一方面打击拦在升官晋爵路上的挡路石，一方面则紧紧抓住这座大靠山，依赖皇帝以售其奸。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夏言与严嵩等随世宗去安陆谒拜兴献王陵墓，谒陵完毕，夏言按惯例请求皇帝回京，到朝宫再接受群臣贺拜的表章；而严嵩已摸清世宗心底，则请世宗就地停留，接受贺拜，这极合世宗心意，因而世宗以“礼乐自天子出”为理由大事铺张，接受贺拜礼仪，在此之后，世宗开始疏远夏言，宠幸严嵩。

是年，夏言因一件小过错莫名其妙遭到世宗重责，夏言惊恐之下请罪，却反惹得世宗大怒，认为是以辞职请罪相要挟，颁敕追回所赐银章和手敕，令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之职衔退休，并削去所有其他官职。过了8日，世宗怒气稍解，又尽复其职，但夏言上表的谢呈不合他意，再次遭到斥责；后来世宗又两次令其退休，到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虽再次尽复夏言各职，但宠信已不如前。

世宗笃信道教，喜戴香叶巾，并命宫人仿制5顶香叶巾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以示宠幸。夏言认为，此种用物非朝廷礼制规定必须戴用，所以公开表示只藏而不戴；而严嵩则每次进宫都戴上，并故意在上面的官袍外露出一截，以讨好世宗，果然得到世宗的欢心。

一山难容二虎，一朝不容二强，夏言与严嵩矛盾公开化，两人互相指使大臣上书攻诘，严嵩甚至在皇帝面前哭诉夏言的轻侮，并使用奸臣惯用的伎俩进行诬告。

二十一年六月，严嵩密见世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力诉夏言之非，并诬夏言有轻慢犯上之罪。世宗龙颜大怒，将夏言革职，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代他入阁。这是夏言第四次罢官。

二十四年，世宗微觉严嵩主持阁政，多有不法事，乃复夏

言职，以其为首相，但严嵩并未遭到贬远，仍与夏言共事。

重新复职的夏言仍是纵横博辩，对大臣较为傲慢，引起朝臣侧目；而严嵩则夹起尾巴做人，尽力巴结天子身边的近臣，尤其是对世宗派到府中的小太监，每次亲自执手请坐，并以重金贿赂，让他们在世宗面前美言，而夏言则甚为简慢，只以为奴才，这样这些宦官就在皇帝面前尽说严嵩好话，对夏言则大加诋毁。

夏言与严嵩均是才质非凡之人，尤其擅长世宗喜爱的“青词”，即在敬奉神道仪式上所用的文字，一般以骈文形式写成，以砂笔写在特制的青藤纸上，故有“青词”的雅称。现在年迈体衰的夏言精力顾不过来，只交给幕僚写作，又不加润色，内容陈旧，使世宗大为生气，经常怒掷于地；同样年迈的严嵩则高度重视，一丝不苟地写作、修改，经常弄到深夜，再加上太监说严嵩日以继夜完成皇帝的任务的美言，使得夏言又渐渐失宠。

真正使夏言遭致死罪的是河套收复之议，深得夏言倚重的兵部侍郎、三边军务总督曾铣于二十六年（公元 1547 年）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计划。由于夏言位至首辅，未有出色的功劳，只有世宗的宠幸，因而极力赞成曾铣这一建功立业的计策，开始也得到世宗的称许，拨专银三十万两以作开支。曾铣率部也取得一些成绩。

但是此时京城和内宫突生异常变异：京城大风，内宫失火，皇后去世。迷信道教的世宗以为这是上天垂示的不祥之兆，严嵩就以曾铣为突破口，乘机攻击夏言，密告世宗说这些灾异是曾铣“开边启衅”的恶果，因此世宗立即改变态度，停止收复河套的计划，下诏将曾铣逮捕下狱。

严嵩又从狱中提出与曾铣有仇怨的甘肃总兵仇鸾，要他上书诬陷曾铣掩盖败情、克扣军饷，并诬告夏言的岳父苏纲收受贿赂，并涉及夏言。闻讯怒极的世宗便再诏令夏言退休。

但严嵩此时已不会再放过夏言，就发动朝臣群起攻之，世宗终在二十七年以“雷同误国”罪名将其逮捕入狱。

夏言入狱前上疏为自己辩解，并对严嵩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指斥严嵩是当代的共工、王莽、司马懿，昏馈的世宗对严嵩深信不疑，于捕后9月，将夏言杀于西市。夏妻苏氏流放广西。

夏言死后，严嵩成为世宗第一亲信，专政首辅20年之久，是明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夏言在20年的宦途生涯中，五起五落，一切皆由自己不谨慎的言行和不知收敛的风格所致，正应了所谓“跳得高、摔得重”的古话，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案例。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八：投其所好

——贪权的给位子，贪财的给金钱，贪色的给美女，不怕你不听话，就怕你什么都不喜欢。言下之意，君主不可过于吝啬，君主在于驭人，要抛开其他的执著，一心一意掌握群臣。

◇ 皇太后下嫁大臣以色谋权

公元1643年（清崇德八年），清朝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病重，他自建立清朝以来，可谓发扬光大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改革政治，对外开疆拓土，使满清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年仅52岁，便一病不起。他深深地知道，满清的基业还不稳固。明朝依然十分强大，尤其是内部，皇太子虽然早已册立，但诸王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在安排后事方面，皇太极十分重视。

太子的母亲吉特氏（吉特氏全称博尔吉特氏，属蒙古科尔沁部，父名塞桑，其姑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即孝端皇后。吉

特氏在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亦即皇太极的皇后，死后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般称为庄妃或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宠妃，史称庄妃。庄妃长得十分美丽，而且精明强干，很有见识，皇太极在许多方面都得助于她，因而在安排后事上对她甚为倚重。皇太极在自己不起之时，叫来了庄妃，握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今年52岁，即使死了，也不为夭亡，只恨未得统一中原，不能与爱妃共享天下，不免遗恨。我死之后，福临可以即位，但他年幼无知，不能亲理政事，只好由诸亲王摄政了。"于是，皇太极把几个亲王叫到病床之前。

皇太极把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找来，对他二人说："我已病入膏肓，就要与二王诀别了，所担心的是皇太子福临刚刚6岁，不能理政，一旦即位，还望二王能顾念本族血亲，好好辅佐他。"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听了，连忙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如背圣谕，皇天不容。"皇太极又指着济尔哈朗说："他们母子二人，全仗二王，二王不得食言。"就这样，皇太极"托孤"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二亲王。

公元1643年9月20日，皇太极病死于沈阳清宁宫。虽然皇太极临终前已有了安排，但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还是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少数少壮派贝勒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豪格年龄较大，在青年贝勒中有一定的影响。代善之孙阿达礼（多尔衮之侄）和其叔硕托亲王想立多尔衮，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多尔衮一派力量较为强大一些，尤其是多尔衮本人，既军权在握，又骁勇善战，在军队中颇有威望，性格也刚毅果断，所以才有一些人想拥立他。但多尔衮考虑到自己若登皇位怕会引起内乱，尤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派的力量更是难以制服，所以，他还是决定立福临为帝。

其实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用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福临年仅6岁，即位后必然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就会一步步地剪

除异己，控制局面，在适当的时机再登皇位。因此，一些亲王不愿意同多尔衮合作，阿济格就称病不出，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稳住人心。于是，他以谋逆罪杀了要拥立自己的阿达礼，以证明自己并不想篡位。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阿济格也出来视事了，表面上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嫡母和生母吉特氏俱被尊为皇太后，多尔衮摄政，被尊为皇父。

庄妃心里也十分明白，孤儿寡母秉政，若无人尽心辅佐，必然权位不保，所以对多尔衮一意笼络。在顺治即位后不久，多尔衮亲自告发并主持审理了阿达礼、硕托叔侄的谋逆案件，杀了阿达礼，并罪及其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使得庄妃极为感激，从此对多尔衮更加信赖。

多尔衮也可谓“兢兢业业”，凡事无论大小都一概禀告庄妃，庄妃也让多尔衮随便出入宫廷，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告，也不必多避嫌疑。于是，多尔衮随意出入宫禁，有时甚至留宿宫中。

多尔衮其人据说长得一表人才，十分精干秀拔，但却是一位好色之徒，庄妃也正值盛年，时间一久，便有了苟且之事，宫廷内外便有了一些闲言碎语，连顾命大臣济尔哈朗也说三道四。多尔衮知道以后，告诉了庄妃，让她拟了一道圣旨，派济尔哈朗前去攻打山海关，把他远远地支派了出去。

庄妃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关于她和多尔衮的苟且之事，到底是出于多尔衮的逼迫，还是庄妃自愿趋献，或是二者皆有，已无法用史实来证明。其实，这种事，就是放在今天，也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多尔衮嗜色如命，庄妃既年轻美丽，又聪慧能干，多尔衮想渔猎其色，恐怕是可想而知的事。多尔衮的好色无耻，还可以用另一件事来证明。

一次，多尔衮在庄妃那里见到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妇人，与

庄妃之美不相上下，十分眼馋。回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皇太极的长子、肃王豪格的福晋。从此，多尔衮又迷上了这位福晋，后来终使肃王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纳为自己的妃子。但不久又生厌弃，迷上了朝鲜的两位公主，把豪格的福晋冷落在一边，任她撒泼使性，只是避居不理。从这件事看来，多尔衮对庄妃主动发起进攻，应当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庄妃的态度如何呢？以庄妃之精明，她不会不考虑到苟且之事对她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声誉所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拒绝了多尔衮，恐怕带来的问题就更大了。庄妃十分清楚，多尔衮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其好色如命更是他性格上的极大缺陷，如果施以温柔之计，也许会很容易地笼住其心，利用他去控制住权力，顺治的皇位和自己的太后之位就会较为稳固，而且会一天天地稳固起来。也许庄妃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多尔衮有了“和亲”之举。

当然，以庄妃之盛年，以多尔衮之仪表和热情，也并非没有因此而苟且的可能，但总的看来，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或根本就不是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女皇武则天和其女儿太平公主以及其他许多的皇后公主曾经多养面首，但基本上没有与权臣发生什么情感纠葛，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的权力已很稳固，不需要再施“美人计”来稳住统治地位了。她们甚至要远远地躲开权臣，以免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什么秘密为权臣所窃，被他们拿到把柄来攻击自己。

由此可见，庄妃与多尔衮的关系，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

多尔衮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了赫赫的军功，尤其在招降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击败李自成的军队上更显突出。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后，没收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家产，也抢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知道后，十分愤怒，拒不投降李自成，大诗人吴梅村在《圆圆曲》

中写道："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跑到多尔衮的军中，剪发宣誓，正式做了满清军队的马前卒。这时，李自成的军队也来到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列阵于山、海之间，准备与吴三桂决战，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头阵，自己立马观看。吴三桂亲自上阵，与李自成的军队打了十多个回合，被裹在了军中。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忽起，多尔衮眼见吴三桂要失败，便催动数万铁骑从两侧冲来。李自成大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满清军队会参战，慌了手脚，走下指挥台，先行撤退。李自成的军队大败，在吴三桂的勾引下，满清军队正式入关，定都北京。顺治是满族人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

入关以后，多尔衮的权力更大了。在攻打农民起义军和消灭明朝留下来的各股势力的反复征战中，多尔衮也显示了很强的指挥能力，他调兵遣将，攻下明朝的一个个城池，队伍逐渐向南推进。这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已死在狱中，多尔衮就成天与豪格的福晋朝欢暮聚，鬼混在一起。豪格的福晋虽是他的侄媳，多尔衮却思想解放得很，一点也不顾忌，一时间舆论大哗。

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几个有兵权的儿子相继病死或战死，孝端皇太后也驾崩了。平时，庄妃虽与孝端皇后同为皇太后，但毕竟名分上有差，一是正室，一是侧室，所以虽时有专权之举，还是多少有所顾忌。好在孝端皇太后并不过问朝政，庄妃也就放心了。孝端皇后一死，庄妃再无顾忌，便大胆地处理起政务来。就在这时，多尔衮那边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多尔衮的原配妻子听说多尔衮与侄媳鬼混，就经常与多尔衮吵闹，多尔衮一如既往，无丝毫的改悔，她极为气愤，日久生疾，竟得了气鼓病，不久就死了。多尔衮办完了丧事，竟明目张胆地娶了豪格的福晋，做起正式夫人来了。

庄妃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自己同多尔衮的关系可难

得保住，于是当机立断，派小太监把多尔衮请来，与他密谈了半日。回去以后，多尔衮忙找范文程等极为老成持重而又大有学问的老臣来商量，他们耳语了半天，只见多尔衮面上有红羞之色，范文程则眉头皱了几皱，但最后还是范文程大有主意，向多尔衮献了一计，多尔衮大喜，忙拜托他们几个人办理。

范文程等人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章，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一道奏章了，其内容是要皇上嫁母的，大概内容如下：皇父（多尔衮）刚刚死了老婆，而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这不合我们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办法。根据我们这些愚陋的臣下的见解，应该请皇父皇母，到一个宫室里居住，以尽皇上的孝敬之道。

这千古一绝的奏章一上，立即交由内阁讨论，大家都知道多尔衮势大，皇太后又同意，哪个还敢反对，于是大家都随声附合，连连说好。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冬，顺治10岁，颁下了一道嫁母圣旨：

>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即位为皇帝，安抚占有了中原以及南北地区。皇宫之内靠的是皇太后的教育，皇宫之外靠的是皇父摄政王的扶持，得以承继了先人的事业，没有中途坠落。如今，皇父和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又刚刚死了老婆，我觉得极为歉疚。诸王以及大臣们一致强烈呼吁，认为父母不宜分居，应该住在一起，我也好定时前去拜望。我想来想去，觉得十分合意。兹定于×年×月×日，恭行皇父皇母大婚典礼，谨请他们合宫同居。希望礼部要尽职尽力，不要辜负了我们孝道治天下的意图。此致！

朝廷内外忙了好多天，大婚之时，朝臣全往拜贺，十分热

闹，倒像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大壮举。

庄妃与多尔衮结婚之后，倒也恩爱，但多尔衮还忘不了那位侄媳，不免偷寒送暖，经庄妃盘问，多尔衮据实相告。奇怪的是，庄妃居然让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立为侧福晋，庄妃之贤德，令人感动。

后来多尔衮宠爱朝鲜的两位公主，经常出外打猎，让两位朝鲜公主陪伴，很长时间不回宫廷。侧福晋倍受冷落，多有吵骂，多尔衮生就的喜新厌旧的脾气，对她不再理会。至于对待庄妃，多尔衮一则敷衍，一则命令宫中的太监使女紧密封锁消息，不让庄妃知道。

不久，多尔衮因纵欲过度，在喀喇城围猎时，得了喀血症，不久身亡。

多尔衮死后，平时怨恨他的大臣就趁机上书攻击多尔衮，起初庄妃还从中调护，后来大臣得知顺治帝隐恨多尔衮，便放胆揭发，把多尔衮宠爱两位朝鲜公主的事告知了庄妃。庄妃大怒，才知道多尔衮时常出猎，原是为此。于是发狠说："如此看来，他死得迟了。"

至此，许多大臣罗列了多尔衮的罪状：收受贿赂，逼死豪格，引诱侄媳，私制御服，私藏御用珠宝等。顺治下诏，诛除多尔衮的党羽，追夺多尔衮家属所得的封典。

顺治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庇护下坐稳了皇位，长大成人，也是在这样一位叔父的权势之下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在满族人看来叔娶其嫂并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顺治还是感到深受其辱，顺治以后的行为和他在25岁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一说出家当了和尚）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维持朝廷的稳定和顺治帝位的稳固，庄妃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她抓准了多尔衮的特点，自始至终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多尔衮还是因纵欲过度而死亡，说明

庄妃对多尔衮的认识是极有眼光的。以此法来制此人，可谓深得其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已长，权力也不再集中在某个大臣手中，清朝的统治集团就稳固了，多尔衮始终没有篡权，这也是清朝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 致春申君于死地的“美人计”

公元前263年秋天，在位36年的楚顷襄王一命呜呼，太子熊元继立为君，史称考烈王。以黄歇为令尹（宰相），号为春申君，与考烈王一起执掌楚国的大政。

春申君黄歇是此时列国中知名的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人是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这四人均因招蓄门客、礼贤下士、足智多谋而誉满天下。

考烈王当了十几年国君，享尽荣华富贵，后宫中姬妾成群，但却是位男性不育症患者，始终未有子女。作为首辅大臣的春申君亦用尽浑身解数，广泛搜求国内适于生子的女子送进宫中，可是进宫后皆鸦雀无声，没有怀孕的消息。考烈王有些失望焦躁，春申君更是着急，而春申君的一个门客却暗自高兴。

这个门客叫李园。此人奸诈阴险，做门客多年未受重用，一直悻悻不乐。考烈王无子、春申君着急的情形被他知道后，就打起了坏主意。他有个妹妹叫李嫣，姿容俏丽，善献媚邀宠，也颇有心计。李园想把妹妹献入宫中，但又怕妹妹入宫后也不受孕而失宠。就想出一个“偷梁换柱”，让春申君代君生子的万全之策。

当天下午，他向春申君黄歇请假五天回家处理杂事。回家后，故意过期不归，一直到第十天才回去。黄歇见他超假五天，自然要问缘由。

李园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真是没有办法。我有个妹妹叫李嫣，生得有些姿色。齐王听说了，特派专使前来求婚，

我陪着使臣宴饮数日，实在无法脱身，所以误了归期。”

黄歇一听，暗想：“一个普通民女竟名闻异国，想必是个倾城倾国的绝世美人。”心中一动，便问道：“你已经接受齐王的聘礼了吗?”

李园回答说：“方才进行议婚，尚未接受聘礼。”古礼以下聘受聘为订婚之则，此礼未行，婚事尚在两可之间。黄歇闻言暗喜，忙问：“能让我见一见你的妹妹吗?”李园说：“我在您的门下，我的妹妹不就等于您的婢妾吗？敢不从命?”黄歇大喜。

当天晚上，李园把妹妹盛妆打扮一番后悄悄送进黄歇府中。李嫣生得本来就很漂亮，再一化妆，配上华丽鲜艳的服饰，更是花枝招展。黄歇见了难以自持，立即赏赐李园两双白璧、三百两黄金，留下李嫣侍寝，大加宠爱。从此，黄歇与李嫣俨如夫妻一般，恩爱非常。

未到两个月，李嫣已暗结珠胎，她便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哥哥。李园听后，喜形于色，说：“当妾和当夫人那个尊贵?”

李嫣笑着答道：“妾怎能比得上夫人?”

李园又问道：“夫人与皇后比较，又是哪个更尊贵些?”

李嫣又笑着答道：“当然是皇后尊贵无比了。”

李园说：“你在春申君府中，自然比在家富贵多了，但毕竟只是一个小小宠妾而已。如今楚王无子，你已有娠，若进宫侍奉楚王，日后生子必为王后，你就是国君的母亲，是尊贵无比的太后，难道不比当妾胜强百倍吗?”于是把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告诉李嫣在枕席间如何向春申君进言方可奏效。李嫣连连点头，兄妹二人开始使出奸计的第一步。

当天晚上，李嫣按时去春申君府中侍寝。二人正在相亲相爱之际，李嫣却面带愁容，仿佛满腹心事。黄歇忙问缘故。

李嫣深情地说：“妾担心您的幸福不会长久。”

黄歇忙问何意，李嫣慢慢地说：“楚王非常信任您，您的

富贵地位连楚王的兄弟都赶不上。可是您当令尹近二十年，楚王还无后代。楚王千秋万年之后，必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对他们没有丝毫恩德，他们必定要各自使用自己亲信的人。到那时，您的令尹地位还能保住吗？您江东的封邑还能保住吗？您若没了势位，我们俩的幸福又怎能长久呢？”

黄歇听罢，暗暗点头。稍一停顿后，李嫣又接着说：“妾所虑不仅如此，您权高位重，执政很久，难免对待国君兄弟有礼数不周、得罪他们的时候与地方。如果真的是他们即位为君，您可能会大祸临头的，这就不只是江东封邑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了。”

听到此处，黄歇吓得额头上渗出一些小汗珠，惊愕地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还没考虑这么远，可如今该怎么办呢？”

李嫣娇滴滴地说：“妾有一计，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永保富贵。但若用此计，妾感到有些愧疚。虽大有利于君，心中实在不愿意，又怕您不听，所以就不想说了。”说完故作情态，欲言又止。

黄歇心中已很害怕，忙追问道：“你是为我打算，我怎能不听呢？计如果可行，我全听你的。”

这时，李嫣微低下头，面带羞涩地说：“妾受君宠爱，连日来多承恩泽，今已怀孕，外人谁也不知道。况且妾侍君未久，外人也不知道。以您的身份把妾送进宫中，凭您的特殊地位，再凭妾的姿容，大王一定会宠幸我。如果老天保佑，他日生下男孩儿，必立为太子，日后继位为君，实质上就是您的儿子当楚王了，楚国都可得到，哪里还会有不测之罪呢？只是妾舍不得离开您啊！”

听完这席话，黄歇大梦初醒，连说：“太妙！太妙了！人们常说‘天下有智妇人，胜于男子’，这说的就是你啊！就照

你说的办!”

第二天，黄歇召李园入密室，将此计告之。李园佯为不知，故作惊诧，听后又假装沉思了一会儿，表示赞成。

黄歇即刻入宫见楚王说：“我听说李园有个妹妹叫李嫣，很有姿色，相面的人都说她必有儿子，而且必得富贵，齐王方派人来求婚，大王不可不先纳之。”

楚王见是春申君推荐之人，自然重视，立命内侍宣召李嫣入宫。李嫣大献媚态，把个老楚王哄得滴溜转，乐得楚王不知东西南北，如获至宝，百般宠爱，万种温存。不久李嫣果有怀孕之喜，到产期则不生则已，一生就是两个，生下一对双胞胎，两个活生生的胖小子。

楚王给长的命名叫熊悍，小的叫熊犹，楚王老年得子，整天乐得手舞足蹈。满月后即立李嫣为王后，立熊悍为太子，李园为国舅，与春申君共执国政。

但是，李园是一个权力占有欲非常强的奸邪之徒，他见春申君有这么高的权势一直非常妒嫉，现在自己已有机会，就决心依赖楚王与妹妹，扳倒春申君，自己独掌权柄，因此他表面上对黄歇更加恭谨，暗中却在等候时机。

几年后，考烈王身染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李园想到李嫣怀孕入宫之事，只有自己和黄歇知道。太子若立为君，一旦知道原委，无论后果如何都对自己不利，不如先下手杀人灭口。如除去黄歇，便没了后患。自己和妹妹可高枕无忧地操纵楚国了。于是，李园暗中派人访求一些亡命之徒，藏在私宅里。

黄歇有个朋友叫朱英，听说李园阴蓄死士，知道是为图谋黄歇，就去见春申君说：“天下有无妄之祸，有无妄之人，您知道吗?”

黄歇问道：“什么叫‘无妄之祸’?”

朱英说道：“李园是国舅，位在您之下。表面虽柔顺，心里实不甘。况且两势不并立，听说他阴蓄死士，等楚王一薨，

李园必先入内据权，杀您夺位，这就是‘无妄之祸’啊！”

黄歇又问道：“什么叫‘无妄之人’？”

朱英说：“李园的妹妹在宫中，宫中的消息李园随时都可知道。而您住在城外，得到消息必然要晚。如果您安排我做郎中令，我可统领禁军。如果李园先入，我就替你杀了他。然后您就可稳操胜券，这就是‘无妄之人’。”

黄歇听后，笑着说：“您太过虑了，李园是个懦弱之人，对我非常恭顺，哪里用得着这么做呢？”

朱英说：“您今日不用我的计谋，等到时后悔可就晚了。”

黄歇推托说：“你先回去，等我仔细想一想，如有用你之处，即去相请。”

朱英回去静等二天，不见有人来请，知道自己的计策未被采纳，就收拾行囊悄悄出走，到五湖间隐居去了。

朱英走后17天，考烈王死了。李园早与妹妹及宫中的侍卫约好：“王一旦驾薨，要先通知我。”于是他第一个得到信息，急忙进宫。传令任何人不准走漏消息，秘不发丧，安排那些亡命之徒埋伏在棘门之内。挨到天黑，才派人报告黄歇。黄歇闻信大吃一惊，也不和门客们商量，急匆匆驾车前往，刚进棘门，两侧甲士持刀冲出，大喊：“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谋反宜诛！”黄歇见状大惊，想要回车已来不及，手下人早被杀散，他也被一刀砍下头颅。李园见大事已毕，传令紧闭城门，把黄歇的脑袋扔在城外，然后发丧。立太子熊悍为君，这就是楚幽王，当时只有6岁。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

幽王即位后，由母亲和娘舅幕后专政。李园自立为相国，独专国政，奉李嫣为王太后，尽灭春申君黄歇之族。此后，少主寡后深居宫中，李园一人独掌大权。

李园以7年的等待，以一个致春申君于死地的“美人计”，终于实现夺权篡位的野心与梦想。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二十九：把握节奏

——人生在世，可能会遇到很多上级，不能在每一个上级面前都出尽自己的力、用尽自己的智。不可时时刻刻绷得很紧，也不可急急忙忙把才气显露出来。要善于把握关键时刻，善于抓住关键靠山，善于把握进取的节奏。遇到明主，遇到大事，能够脱颖而出，把好钢用到刀刃上，而不是浪费在无用的人、无用的事情上。

◇ 王猛择贤而发力

王猛本来是汉族的知识分子，他出生在青州北海郡剧县，年幼时因战争动乱，他随父母逃难到了魏郡。当时，氐族在长安建立了前秦政权，汉族人的东晋政权还依然存在。王猛为什么要投奔到氐族苻坚的手下呢？

这是因为王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作了极为认真的选择。他心里明白：一个人再有才能，如果没有一个聪明能干的上司，其才能是无法发挥出来的。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人才能和智慧的体现。

王猛年轻时，曾经到过后赵的都城——邺城，这里的达官贵人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惟独有一个叫徐统的，见了他以后非常惊奇，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徐统便召请他为功曹，可王猛不仅不答应徐统的召请，反而逃到西岳华山隐居起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应该干功曹之类的事，而是帮助一国的君王干大事的，所以他暂时隐居山中，看看社会风云的变化，等待时机的到来。

公元351年，氐族的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王朝，力量日渐强大。公元354年，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带兵北伐，击败了苻健

的军队，把部队驻扎在灞上。王猛身穿麻布短衣，径直到桓温的大堂求见。桓温请他谈谈对当时社会局势的看法。王猛大庭广众之中，一边把手伸到衣襟里面去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

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他问王猛说："我遵照皇帝的命令，率领10万精兵凭着正义来讨伐逆贼，为老百姓除害，可是，关中豪杰却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什么缘故呢？"王猛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您不远千里来讨伐敌寇，长安城近在眼前，而您却不渡过灞水去把它拿下来，大家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了好久都没有回答，因为王猛的话正暗暗地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的心思实际上是，自己平定了关中，只得个虚名，而地盘却归于朝廷，与其消耗实力，为他人做嫁衣裳，还不如拥兵自重，为自己将来夺取朝廷大权保存力量。

桓温听了王猛的话，更加认识到面前这位穷书生非同凡响。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来，慢慢地说道："江东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后来，桓温退兵了，临行前，他送给王猛漂亮的车子和优等的马匹，又授予王猛高级官职"都护"，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到华山征求老师的意见后，拒绝了桓温的邀请，继续隐居华山。

王猛这次拜见桓温，本来是想出山显露才华，干一番事业的，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考察桓温和分析东晋的形势之后，他认为桓温不忠于朝廷，怀有篡权野心，未必能够成功，自己投奔到桓温的手下，很难有所作为。这是他第二次拒绝别人的邀请和提拔。

桓温退走的第二年，前秦的苻健去世，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苻生。他昏庸残暴，杀人如麻。苻健的侄儿苻坚想除掉这个暴君，于是广招贤才，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听说

王猛不错，就派当时的尚书吕婆楼去请王猛出山。

苻坚与王猛一见面就像知心的老朋友一样，他谈论天下大事，双方意见不谋而合。苻坚觉得自己遇到王猛好像三国刘备遇到了诸葛亮；王猛觉得眼前的苻坚才是值得自己一生效力的对象。于是，他十分乐意地留在苻坚的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公元357年，苻坚一举消灭了暴君苻生，自己做了前秦的君主，而王猛成了中书侍郎，掌管国家机密，参与朝廷大事。王猛36岁时，因为才能突出，精明能干，一年之中，连升了五级，成了前秦的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为苻坚治理天下出谋划策，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

公元375年，王猛因病去世，终年51岁。苻坚这时才38岁，他为失去这位得力的助手十分痛心，经常悲伤流泪，不到半年头发都斑白了。

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从。"历史上多少有才能的人由于投错了主人而遗恨终生。王猛同诸葛亮一样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正确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所以才有他事业的成功，才有他一生的辉煌。他忍住一般人求遇心切，急于求取功名富贵之心，认定了正确的人选，才投身仕途．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尽力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的领导，这是你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

◇ 陈平因刘邦成名谋

公元前209年，陈胜揭竿而起，宣告一个群雄争霸时代的来临。就在这时，阳武县户牖乡一个叫陈平的年轻人，前去投奔魏王咎，被任命为太仆，替魏王执掌乘舆和马政。陈平非常聪明，年少就有大志，且勤于读书。他来投奔魏王，本来想有一番作为，但他多次献策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他人的诋毁，

陈平认识到魏王咎是一个平庸之辈，于是毅然出走，投奔到项羽麾下，参加了著名的巨鹿之战，跟随项羽进入关中，击败秦军。项羽赐给他卿一级的爵位，但这样职位徒具虚名，并没有实权。

公元前206年4月，楚汉战争正式揭幕。陈平看到项羽无道乏能，难成大气候，便封裹其所得黄金和官印，派人送还项王，自己单身提剑抄小路逃走。在渡过黄河的时候，船公见陈平仪表非凡，又单身独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一定藏有金银财宝，顿起谋财害命之念。陈平察颜观色，知道他们心怀歹意，心生一计，故意脱掉衣服，往船板上用力一甩，袒露上身，帮助他去撑船。船夫由此知道他一无所有，才没有动手。

陈平一路直奔修武，因为当时刘邦正率领部队驻扎在那里。他通过汉军将领魏无知见到了刘邦。刘邦赐给他酒食，并说："吃完了，就休息去吧。"陈平说："我为要事而来，我对您要说的事不能挨过今天。"刘邦听他这么一说，就跟他谈起来，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谈得非常投机。刘邦问陈平："你在楚军里担任什么官职？"

陈平回答说："担任都尉"当日刘邦就任命陈平担任都尉，让他当自己的骖乘，主管监督联络各部将的事。这事一传出，帐下将领不禁大哗，纷纷对刘邦说："大王得到楚军一个逃兵，还不知道他本领有多大，就同他坐一辆车子，反倒来监督我们这些老将。"刘邦听到这些议论后，反而更加亲近陈平，同他一道东伐项王。这样一来，将领们越发不服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推举周勃、灌婴晋见刘邦说："陈平虽然美如冠玉，恐怕是徒有其表，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们听说他在家时就德行不佳，与嫂子通奸，而且反复无常，事奉魏王不能容身，逃出来归顺楚王，归顺楚王不行又来投奔汉王，如今大王器重他，给予他高官，他就利用职权接受将领的贿赂。这样的人，

汉王怎么能加以重用呢?”

经这么多人一说，刘邦也不能不怀疑起来，他把推荐人魏无知叫来训斥了一番。魏无知根据刘邦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特点，以及求贤若渴、争夺人才的特殊形势，回答得非常精彩。他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所问的是品行。这两者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哪一方面最重要呢？我推荐奇谋之士，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哪里还管他是偷还是接收贿赂呢?”

对于魏无知的回答，刘邦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又把陈平叫来责备说：“先生您事奉魏王不终，又去追随楚王；追随楚王不终，现在又来与我共事，讲信用的人应该这样三心二意吗?”

陈平听后回答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纳我的主张，所以我离开他去侍奉楚王。楚王不信任人，所以我弃楚归汉，封金还印，只落得独自一身，听说汉王能用人，才来投靠汉王。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便没有可供花销的。如果我的计谋有值得采纳的，大王就采纳；如果没有，金钱都还在，我可以封存起来送到官府，请求辞职。”

刘邦听陈平说完这段话后，立即表示道歉，并说：“你能帮助我成就大业，我也要叫你衣锦荣归。”于是，更加厚赐陈平，把他升为护军都尉。从此以后，诸将领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公元前 204 年。正是楚汉战争打得最酷烈的一年，双方在荥阳争夺得你死我活。刘邦心里非常焦急，他问陈平：“天下纷纷扰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安定呢?”

陈平看到刘邦如此看重自己，知道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到了，他从容地分析说：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廉节之士，好礼之徒大多归附了他，但是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却又吝啬爵位和封邑，因此士人又不愿再依附他。汉王则简慢无礼，廉节之士不大来投奔。

然而，大王能将官爵、食邑慷慨地赐给有功之人，因而，无耻之徒多来投奔汉王。如果哪一方能去掉两方的短处，吸收两方的长处，那么，他只要挥一挥手，天下就可以定夺下来。”

刘邦听到这里不免脸红耳热，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挥一挥手即可安定天下，但陈平并不急于说出，话锋一转，斗胆说起刘邦的毛病来。他说：“然而，汉王喜欢任意侮辱人，这怎么能集楚王之长，得到廉节之士呢?”刘邦听到这里，不免又失望起来，到这时，陈平才说出他的计谋来：“我想楚国存在着可扰乱的因素，项王身边就那么几个刚直之臣，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辈。如果大王舍得花几万金，可以行使反间计，离间他们君臣关系，使之上下离心。项王本来爱猜忌，容易听信谗言，这样，必定会引起内讧和残杀，到那时，我军再乘机进攻，一定会获胜。”

刘邦听完陈平的分析点头称是，于是拿出4万公斤黄金给陈平，听任他怎么处置，从不干涉。

于是，陈平向楚军派遣大量间谍，用很多黄金收买楚军中的将士，使他们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人身为楚军大将，功卓著，然而却不能裂地封王，因此想同汉军结成联盟，消灭项王，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称王。”

项羽本来生性多疑，听到这种议论后，就派使者到汉军探听虚实。陈平让侍者准备最高规格的菜肴，叫人端去，但一见楚使，故弄玄虚作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于是吩咐把菜肴端走，换上粗劣的食物。楚使见此情景，极为生气，回去后一一告诉了项王。项王于是怀疑起范增来，当时范增建议项羽迅速攻下荥阳城，但项羽就是不采纳，气得范增发怒说：“天下大事大体上已成定局了，大王自己干吧！请求赐还我这把老骨头，退归乡里。”不料项王准其所请。范增在回家途中，因背上毒疮发作，猝然而死。陈平略施小计，竟使项羽失去第一谋士，楚汉成败，由此可知。以

后，大将周殷在英布引诱下叛楚，钟离昧也因遭猜忌而得不到重用。陈平的奇计竟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可见谋略的力量啊。

第二计是公元前 204 年 5 月，陈平在荥阳设计乔装诱敌，使刘邦得以逃走。第三计是公元前 203 年 11 月，汉军大将韩信在平定齐地以后，想自立为代理齐王，派使者向汉王报告。刘邦听后脱口大骂韩信，但却被陈平、张良阻止了。陈平让刘邦顺水推舟，封韩信为齐王，这样，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兵变，以至形成楚、汉、齐三足鼎立之势。第四计是在楚、汉大战后，项羽率领部队东归，刘邦也想引兵西返。此时，陈平、张良再次不谋而合，他们都以谋略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项羽的困境，建议派兵追击项羽，终至在垓下全歼楚军，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

◇ 姚广孝一步登天激流勇退

姚广孝（1334～1418 年），长洲人。因家贫，14 岁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法名道衍。洪武三十一年（公元 1398 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继位后削除诸王兵权，燕王朱棣很有实力，姚广孝以利害喻之，以相术惑之，使之起兵，朱棣终于在他的帮助下废建文帝，夺得帝位。姚广孝功成后不受高官，依然为僧，并以其超众的文才帮助解缙等纂修了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在古代社会里，佛教盛行，和尚自然很多。历代王朝，风云变幻，政权交替，献谋逞计者亦不可胜数，但集和尚和权谋家于一身者，可谓少之又少矣，因为这两者是那么不和谐。姚广孝却正是一个将两种矛盾着的角色集于一身的神秘而奇特的人物。

姚广孝少年家贫，正赶上元末动乱，丧失父母，因只身无依，四处流荡，被好心的和尚引进山门，剃度为和尚，法名道

衍，字斯道，但紧闭山门苦苦修行决不是他的真正心愿。他本就聪明，少年敏求，善写诗词，岂能在山中隐行一生？于是，他向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并与诗人、文学家王宾、高启、杨孟载等相交甚密，一颗深藏在光头和尚体内的心，早就不知飞向何处。

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下诏，命精通儒术的名僧集于礼部考试，姚广孝被选送应试。由于才学出类拔萃，考试名列前茅。本可授予官职，但他不愿受封，仅接受僧服之赐，似乎一真正僧人。然而归返途中，经北固山，凭吊古迹，缅怀古贤，姚广孝为诗成篇，大发感慨。诗中钦羡古人建功立业，封侯做霸，一种投身政治斗争的激情已流露无遗。他的同行伙伴宗杨闻之，也发觉“此诗虽好，不过岂是释门词语”。可见，姚广孝拒不受官，并非其想与尘世断绝。他甚至连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无所惧，还怕什么？只不过是时机未到而已。

是的，作为一个智者，姚广孝之所以不肯轻易出仕为官，是有着很深远的考虑的。若为一个小吏，终日忙忙碌碌，官场里关系复杂，盘根错节，自己没有什么靠山，又是一个和尚出身，将很难立足，升迁的机会绝无仅有，获罪的风险却将时时存在，政治生命随时都可能夭折。因而他要不动声色地等待更加有利的时机的到来。

时机终于出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八月，皇后马氏死去，明太祖朱元璋命选有道高僧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祈福。宗杨此时官为左善世，他对老朋友道衍的才学颇为了解、钦佩，遂向明廷举荐。姚广孝这次没有拒绝，这样，他可以一下子就步入明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窥测方向，以图一展其奇才大志。他与明太祖第四子朱棣相见交谈，甚为投契，彼此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公元 1380 年）朱棣乘船北上。姚广孝认为朱棣“智勇有大

略”，正是心目中寻觅已久的明主，如果能助他以成大业，功名富贵，岂不一蹴而就？因此他毅然跟随朱棣北上，来到北平。一场夺取皇位的闹剧早在此时或此前就已经酝酿开始了。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通统全国，雄威尚在，以子逆父，天下将不容，主意是不能往这上面打的，只有等朱元璋死后，再做筹谋。于是，姚广孝极力撺掇朱棣想尽办法向朱元璋表示忠心和才能，希望朱棣能直接成为朱元璋指定的继位者。

但是，北平距应天十分遥远，朱棣要想去应天，还得朱元璋批准，使者往返，又难尽己意，这对朱棣是很不利的。姚广孝建议先谋臣下，再谋近人，使君侧尽为自己心腹。朱棣听从了他的计谋，遂派姚广孝携重金收买笼络宫廷里各级官吏，连朱元璋最宠爱的妃子也被姚广孝收拢，常在朱元璋面前说朱棣的好话。姚广孝之计果然奏效，朱元璋想让朱棣继位的意思也常常表现出来。

这可惹恼了其他一些窥视帝位的人。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打击朱棣的势力。有一次，朱元璋的宠妃正在夸奖朱棣，旁边一个宦官忽然问道：“娘娘怎么知道朱棣的事情，他离京城这么远，谁告诉你的？”朱元璋听完，心头一愣，觉得事出有因。虽然以罪名杀了那位宦官，却从此对朱棣怀有戒心，再也不提让他继位的事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 1398 年），明太祖朱元璋病死，皇太孙即位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姚广孝劝燕王举兵反事。从此，燕王朱棣的军队与朝廷军队展开了拉锯战，一打就是三年。燕王往往“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履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战争的胶着状态令燕王朱棣十分着急，因为朝廷统治着大部分疆域，地广人多，兵力充足，供应及时，而处于反叛地位的他物资供应常靠掠取，兵源

又少，长此以往定将以失败而告终。朱棣忧心忡忡，野心渐去，姚广孝察觉到朱棣已明显不满自己了。他托病藏在家中，暗中思考着进一步的对策。

一天，朱棣到姚广孝那里探病，一见姚广孝满面红光，颇为气愤。他质问姚广孝，自己统兵征战，何故他却没病装病，躲在家里？姚广孝听到质问，却不回答，只是回问近来战事如何。朱棣气愤地诉说了近来的遭遇。姚广孝听完，微微一笑，对朱棣说："三年用兵，我已尽力了。尽人之力，而不能取得更多的地盘，不如放弃这个打算吧。"朱棣听说，怒气冲天："难道你是说我该白缚家人，到应天请罪吗？"姚广孝急忙摇手，连说："不然。"接着又问朱棣："主公以为争得一城一邑事大还是得到江山事大？"朱棣被问得莫名其妙，"不得城邑，怎得江山？"姚广孝说："三年来，我们在北平附近拔州克县，虽无所成，但亦无所败。朝廷昏庸，没有能力威服我们，只限于击东应东，击西应西，把大部分兵士用来防守我们的进攻。主公请想一想，应天这个大本营会有多少兵力防守呢？"朱棣听言，眼前一亮，急忙问道："以你看来，该当如何？"姚广孝肃容而起，手指南方说："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朱棣闻言，击掌叫绝，"你何不早出此计，令吾空劳三载！"姚广孝说："主公此言差矣，若早趋京师，京师有备，事不可成。游荡骚扰三载，才使朝廷大兵主力悉数北调，京师空虚，故曰无此三载之力，亦无今日之功也。"朱棣顿首，急令大军南攻，假掠州县，实际上只是一战即去。朝廷军队来援，报已经离去，正自错愕，又有报朱棣大军复来矣。

燕王朱棣大军主力从爱文帝三年（公元 1401 年）十二月破釜沉舟，出师决战，远袭京师，第二年正月由馆陶渡黄河逼徐州。三月设伏肥河大败平安军，五月攻下泗州，此后克盱迂，趋扬州，迅速到达长江北岸，离应天仅一江之隔。而在北平一带朱棣仅留一部分军队佯攻骚扰各处。直到这时，应天朝

廷才明白过来，然而回救已然不及。朱棣大军甩掉了所有围追之师，四五个月便兵遏应天，出兵之速，运兵之神令人匪夷所思。若无姚广孝之谋，不知何年何月才到京城呢。建文帝根本没有料到朱棣有此一举，惊慌失措，割地求和，朱棣自然不予理会。六月，朱棣挥师自瓜州破江，围应天。应天守将见建文帝大势已去，开门献城，应天失落。建文帝不知所终。

佯攻他处却以主力之师直袭空虚的京师，这一策略，抓住了建文帝的要害，成为朱棣夺取政权的关键性谋略决策。仅以此，姚广孝不但可以位列朱棣王朝的功臣之首，而且也足以挤身于中国古代杰出谋略家的行列。

建文帝四年六月，朱棣攻下应天，继承帝位，改号永乐，史称成祖。论功行赏，姚广孝功推第一。

成祖即位后，姚广孝位势显赫，极受宠信。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性，赐名广孝。成祖与语，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然而当成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时，广孝却不答应；赐予府第及两位宫人时，仍拒不接受。他只居住在僧寺之中。他终生不娶妻室，不营私产。将朝廷所赐金帛财物散给宗族乡人。惟一致力其中的，是从事文化事业。曾监修太祖实录，还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姚广孝84岁时病死。

著名“相者”袁珙见姚广孝后，对他的相貌十分惊奇，叹曰：“此僧人何其奇异，目成三角，如同病虎，性情必然嗜杀，然智谋不下于刘秉忠。”姚广孝超群的智谋确是应该加以研究的。在明王朝初年那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身披袈裟，口宣佛号，以一个和尚的身份掩饰自己，殚精竭虑的策划兵变，导演了一出复杂而又尖锐的历史话剧。他功高不受赐，终以僧归西，反映了他对统治阶级上层残酷倾轧的清醒认识和明哲保身的老谋深算。他在晚年呕心沥血地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姚广孝“偏要放下经卷，

横来招是搬非”，令叔侄相残，天下百姓方患元末战乱之苦，又招内乱之灾，死人无数，血流成河，却是不能肯定的，为他的智慧和谋略涂上了厚厚的阴影。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以柔克刚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闪烁着朴素辩证思想的哲学家、被称为道家鼻祖的老子写在《道德经》上的两段话。他在人类和草木生存现象中体悟到刚与柔的辩证关系，用水的例子说明柔以制刚的道理。

◇ 上善若水，柔能克刚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总是往下流，处在众人最厌恶的地方，流入最卑微之处，站在卑下的地方支持一切，与天道一样恩泽万物。水没有形状，在圆形的器皿中，它是圆形；放入方形的容器，则是方形。但是水可为滔天巨浪，摧枯拉朽，吞噬一切，可凿岩穿石，水滴洞穿。它又拥有绝对的力量，它是至柔至刚的完美结合。

“柔”被弱者利用，可以博得人同情，很可能救弱者于危难之间。弱者之柔很少有害，往往是弱者寻找保护的一个护身符，穆赢夫人就是靠了她的柔情而使赵盾等君臣放弃了废弃太

子另立国君的念头，而仍然立太子为君。

春秋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晋国君主晋襄公死了，太子夷皋年龄很小，少不更事，朝内一片混乱，诸大臣各有主张，都希望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人为国君。他们各自保荐的王子，有的是已受他们控制，上位后他们就可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有的是王子很信任他们，登上王位后必定重用他们。在这些臣子中，有两个人势力最为强大，竞争最为激烈，互相排斥，互相攻击，都希望击败对方而立自己举荐之人，赵盾想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则想立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乐。当时两公子都不在晋国，必须从国外把他们接回来。赵、贾的竞争开始在迎君方面展开。贾季派人去陈国接公子乐回晋，他动作迅速，走在了赵盾前面。眼看公子乐接近晋国疆域，赵盾岂能善罢甘休。他立即派人悄悄地跟上公子乐回晋的队伍，在半路把公子乐截杀了。公子乐死了，赵盾从容不迫地派人前往秦国去迎接公子雍回晋。为了安全起见，秦国派军队护送公子雍上路。

公子乐已死，贾季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就无心再与赵盾争权。此时形势，公子雍似乎已坐定晋国君位无疑。眼看各大臣趁襄公驾崩之际纷纷争权夺利，拥立自己一派的公子，国内局势大乱，襄公夫人穆嬴作为一个软弱妇人，也无计可施。只是看着年幼的太子就要失去继承君位的权利，而且很有可能遭受暗算，而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强硬手段可以控制群臣，那该怎么办呢？她觉得自己应该为先帝和太子做点什么，但是也只能使出哀兵之计，力图以柔克刚。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势下，以她们幼儿寡母的力量恐怕也别无他法可想。

每次群臣朝会议事，穆嬴就抱着小太子在朝堂痛哭，说："先君到底在哪一点上有过失？年幼的太子有什么罪？太子虽然还小，但总也还是先君亲自册立的，难道谁说废就可以废

吗？废掉嫡嗣而去从外边迎立新君，你们把太子放在哪里？你们不怕坏了祖制么？你们眼里还有先祖还有君王吗？先君啊，今日我们孤儿寡母任人欺凌，你就不能睁睁眼显显灵么？”她往往掩面长泣，太子年幼，见母后伤心流涕，虽不明白怎么回事，却看也看得伤心，也就在一旁跟着放声大哭。到伤心处，母子抱成一团，泣声如诉，场面甚是凄凉感人。群臣即使不以为然，却也不免有些心酸，次数多了竟也开始逐渐地有了作贼心虚的感觉。

穆嬴还经常在散朝后抱着太子去赵盾家里，以情动之，说：“先君倚重您，临终之前抱着这个孩子把他托付于你。先君的殷殷叮嘱，无尽的信赖，担心而又满怀希望的目光，妾身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难道就忘了吗？先君担心太子年幼，但因为您那么恳切地答应照顾太子，他也就放心地去了。而今您却要废黜太子，您难道不想一想先君对您的厚待和重托吗？丈夫岂可不忠君？丈夫岂可不守信？百年之后，您打算如何去见先君呢？而且，太子何辜啊！”赵盾一面于情不忍，一面担心这样下去会闹得人心惶惶，国内将不得安宁，而且会让自己失去人心，自己拥立的新君也将失去人心，那样岂不是得不偿失。于是他与群臣商议，派军队去拦截秦国护送公子雍的军队，不让公子雍进入晋境，仍然立太子夷皋为君，就是晋灵公。

“柔”若被正者利用，则正者更正，为天下所敬佩。正者之“柔”，往往是为人宽怀，不露锋芒，忍人所不能忍。

宋代的韩琦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韩琦曾经同范仲淹一道共行新政，北宋时长期担任宰相职务，他在战场上从不妥协退让。抵御西夏时，曾有“军中有一韩，敌人听了就胆寒”的威名。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能做到柔韧不发，成熟练达。有一年，他与同僚王拱辰、叶定基等人在开封府主持科举考试，

王、叶二人经常为考生卷子的优劣争得面红耳赤，韩琦生性好静，并不恼火，只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坐在桌前专心判卷。没想到人不找事儿事儿找人，王拱辰气韩琦不帮自己说话，跑过来对韩琦嚷道："我说你在这里练习气度那？"韩倚听了这带刺的话，不但不生气，反而赶紧好言好语地赔不是说："实在抱歉，不知你们在争论什么事啊。"同处一室，二人大声争吵，韩琦不可能没听到。但是当二人都吵得像斗红了冠子的公鸡时，你该向着哪一方？你无论向着谁都不高兴的。这不，韩琦还没有张嘴，王拱辰已经跳来向他吹胡子瞪眼了。出人意料的是，韩琦居然给闹事者赔了不是。这样一来，看你还有何话可说。当时二人就都蔫了。事后，韩琦耐心地做了二人的工作，很容易就把事情解决了。

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不小心一走神儿，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后，无不感动佩服。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韩琦责备一句也是应该的，即使不责备，挨烧时"哎呀"一声也难免。可他不但忍着疼没吱声，发现侍卫换人了还怕侍卫受到鞭打责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尽职尽责，对他不肝脑涂地才怪呢？而且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事情虽小，影响却大，上上下下一知晓，谁不愿意为这样的统帅卖命。

韩琦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非常珍爱，送给献宝人

许多银子。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有一次在劝酒时，被一个官吏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傻了，趴在地上请求治罪。可韩琦却毫不动容，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的，该有时它就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的，有什么罪呢？"这番话说得十分精彩！玉杯已经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叱骂、责打一顿肇事者吧，徒然多了一个仇人，众位宾客也会十分尴尬，好端端一场聚会便不欢而散，也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而他此言一出，立刻博得了众人的赞叹，而肇事者对他更感激涕零，恐怕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这就叫做会处事。

元代吴亮在谈到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疙疙瘩瘩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他所担任的责任重大，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事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

"柔"还有可能被奸者、邪者所利用，这就很可能是天下之大不幸。他们往往欺下罔上，无恶不作；在强者面前奴颜卑膝，阿谀奉承，在弱者面前却盛气凌人，欺横霸世。他们以"柔"来掩盖真实的丑恶嘴脸，让人看不到他的阴险毒辣，然后趁你不注意狠狠地戳你一刀。这才是最可怕的。宦官石显虽不能位列三卿，但也充分利用皇帝对他的宠信而日益骄奢淫逸，滥施淫威。在皇帝面前他却显出一副柔弱受气的小媳妇神态，不露一点锋芒，以博得皇帝的同情和信赖，藉此却又更加胡作非为。严嵩是一代奸相，可谓赫赫有名，恐怕要永留骂名

于后世了，他奸也是奸得很有水平，把个皇帝玩得团团转。奸贼在皇帝面前往往是以忠臣的面孔出现的，总是显得比谁都忠于皇上忠于天朝；而在皇帝背后却欺凌百姓，玩弄权术，恶名昭著。正是这种人才善于耍手腕，以他的所谓“柔”来战胜他的敌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往往长于不动声色，老谋深算，满肚子鬼胎，敌手往往来不及防备便遭暗算。

柔并不等于弱，刚也并不一定等于强，关键在于人怎样去利用它，怎样恰到好处地利用它。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的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

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春秋战国时期，“楚归晋知罃”的故事十分著名，其原因就在于知罃能够不卑不亢、外柔内刚地对待楚王。当时，晋国人把从楚国那里俘虏来的楚国公子及楚国大臣的尸首交给了楚国，希望能够换回包括知罃在内的晋国战俘，楚王答应了。在送别知罃的时候，楚王问道：“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说：

"两国交战，我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所以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去接受杀戮，这是君王您的恩惠。我确实没有才能，又能怨恨谁呢?"

楚王又问道："那么，你反而要感激我吗?"知窑回答说："两国各为自己的百姓打算，希望能让老百姓平安，各自抑制住愤怒，互相原谅。两国都释放各自的战俘，以结成友好。我又能感激谁呢?"

楚王又问："你回去以后，用什么来报答我呢?"知窑说："我没有什么怨恨，也没受大王的什么恩德，我不知道该报答什么!"楚王说："即使是这样，你也要告诉我些什么。"知窑不卑不亢地说："好吧!托君主的福，作为囚犯，我能回到晋国，我的国君如果杀了我，我死而不朽。如果由于君王的恩而赦免了我，或是君王同意把我杀掉祭拜祖先，那我也死而不朽。如果蒙君王恩宠，再让我承袭原职，按次序担任晋国的政事，率领一部分军队驻守边城，即使遇到楚国的文武官员，我也不会违反礼仪，不会有二心，只好竭尽全力，尽做臣子的本分。如果说有报答的，这就是我要报答大王的。"

楚王听了这番话，知道不能折服他，就对大臣们说："晋国的臣子真是无法争取啊!"于是，楚王用隆重的礼节把知窑送回了晋国。

楚王对知窑的这番谈话，大概有两个意图，一是想找个空子折辱晋国的战俘，一是想留下一些后路，为将来的楚、晋作战争取晋国的人心。但知窑始终不亢不卑，据实而答，逐次回驳，弄得楚文王灰头土脸又无可挑剔，最后只好以礼相送。知窑的这种以柔为主、柔中寓刚的答辩成为千古名论。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有时也能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十分狼狈，甚至差点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

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

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的家里，那人说："汉朝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的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了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发毛的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朱家知道他是季布，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然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偷空给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特别是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奉事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 刘秀借"柔道"而有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

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9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縯便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目，大口隆鼻，生有帝王相。兄长刘縯独有大志，好养侠客，而刘秀却好稼穑俯耕。一次到亲戚家做客，宾朋满座，贵客云集。其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也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我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縯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刘秀思虑谨密，言语不苟，与人相交，也不记小怨，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史书上曾称赞他为人“谨厚”。在他28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甫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縯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

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

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奠定了基础。

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縯被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縯、刘秀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縯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縯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刘縯在列，刘秀领兵在外，未得参予。刘玄见刘縯腰佩宝剑，故意说有些奇异，要他献上来观看。刘縯并无防备，把宝剑呈了上去。刘縯的部下见事情不对，暗为刘縯着急，其实刘玄也是想借刘縯献剑之机，说他行刺，以便拘捕。但刘玄手里拿着宝剑，却犹豫起来，欲杀刘縯的诸将忙使人献上玉玦，“玦”与“决”同音，仿效范曾催促项羽杀刘邦的故事，是催刘玄快点决断的意思，但刘玄还是没有下令逮捕刘縯。回去以后，刘縯和诸将谈起这件事，都觉得刘玄无能，不足为虑，也就一笑作罢。

不久，刘玄要杀曾不同意立他为帝的将军刘稷，刘縯知道后，跑到刘玄面前据理力争，刘玄理屈词穷，不能作声，但有些将领则鼓动刘玄拿下刘縯，刘玄的“拿”字刚一出口，刘縯即被人拿下，并立刻推出斩首。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

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惟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想今日复见汉宫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大，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取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情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

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縯，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前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惟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处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警后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惟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

第六篇　厚心狠学篇：刚毅果断，寡情少恩

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不黑，做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不得韩信。

——李宗吾厚心狠学智语

恐惧是使人产生依赖、服从心理的极好办法，以种种手段使百姓总是生活在不断的、持续的恐惧中，统治的效果必能最佳。

巍巍皇威，赫赫君势，森严礼仪，浩浩皇权，体现着皇帝的至高无上、不可僭越、无比尊贵和"万世流芳"。每一朝代皇帝登基，首先便是建立"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等级秩序，以"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顾少长，习威仪"，形成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作为塔尖的皇帝，其威赫仪礼，无不体现

着其权力的隆重与独裁。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一：杀人立威

——佛家劝人向善，不可杀生，儒家教化要施行仁政，爱民如子。然而，真实的世态人情是：不杀无以立威，建功必要杀人。杀人要有明确的目的，做到杀之有道，但不一定杀之有理。

战国中后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以“贵势”独步天下。慎到说，儒家认为道德伦理在政治实践中处于主宰地位，显然有悖现实。古圣先贤尧之道德品质毋庸置疑，但在他未成为帝君之前，却不能使其邻君听其感召、使唤，及至他南面称王，就使天下令行禁止。由此，慎到总结说，圣贤屈服于不肖，为道德品质低下者统治的原因，是因为圣贤之人权势轻；不肖者能够听从圣贤之言，不敢为非作歹，其原因在于圣贤权重，能够控制局面。圣贤不一定能屈服不肖小人，而权势足以使圣贤屈服。

君王生命的安危与帝王家族的命运就掌握在权势中。慎到与韩非提出许多君主“贵势”、“保势”的手段，其中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势不两立”，即绝对不能树立一个威望与君相媲美（忠良）、权威与君相抗衡的人（权臣），此种臣属就是外异于君主权势的“两”。因而，君主绝不能够尊贤、信人，使臣得而威高权重，与君争势，必须采取一切断然手段，去掉“两”或产生“两”的可能。

◇ 述律皇后快刀斩乱麻

公元926年7月，一生戎马征战的辽太祖阿保机驾崩于扶

余城（奉天开原县），国家大政一下子落到了皇后述律平的肩上。翌日，“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述律平从容不迫地将丈夫阿保机的灵柩运回。

阿保机的死，使刚烈的述律平在情感及心理上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与刺激，甚至似乎有些精神变态。据《契丹国志》记载：阿保机死后，伤心过度的述律平“召诸酋长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立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后曰：‘果愿之，宜往见之。’遂杀之。”述律平陷入了一种残忍血腥的疯狂中，一口气便杀了百余大将，人为地制造出了百余同她一样的新寡妇，这种阴暗变态的疯狂举措，叫人毛骨悚然。最后，当杀到幽州人赵思温时，聪明的赵思温死活不肯去阿保机的墓前送死，述律皇后说：“你与先帝曾非常亲近，为什么不去？”赵思温回答说：“要说与先帝最亲近的，谁能与皇后相比？如果皇后在前面先行，那么为臣的也不敢有所推辞了。”述律皇后说：“我并非不想随先帝于地下，只不过因为当今皇嗣幼弱，国家无主，不能即此甩手，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于是砍下自己一只手腕，置于阿保机的墓中，赵思温也因此得以幸免。

述律皇后的屠杀，在其失去理智疯狂杀戮的表象下面，实际掩藏着一种叫人瞠目心骇的目的明确、步骤缜密的理智与冷静。这种“借酒撒疯”式的屠杀，实际上是述律平日后弄权、废立太子的一个必要的铺垫。述律平所杀者尽是些当年随太祖久经沙场，手握重兵，日后足以对述律平构成威胁的战将。不仅如此，以后每当耳边有了不驯或狡诈的人时，述律平就对亲兵说：“替我到先帝的墓所通报一声，然后杀了他。”

当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伴随着隆重的辽太祖阿保机下葬典礼基本完毕后，新寡的述律平便开始冷静地着手解决皇嗣继承的问题了。

按照正常的程序，接下来就该是太子耶律突欲入承大统了。突欲是太祖阿保机与述律平的长子，自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神册元年（公元916年）即被册立为太子。一向跟随太祖东征西讨，阿保机十分看重，为防疆场上的意外不测，特意让他留守东丹国，为人皇王，众臣皆知太祖之意，心中早已将他当做了未来的皇帝。

然而，述律平一心却要将自己喜欢的二儿子耶律德光立为新的皇帝。德光少时即有雄才大略，史称其“貌严重而性宽仁”。经常随同父母参预军国大计，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即出任大元帅，独立率兵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契丹国的主要军事统帅。述律平很可能暗中已将两个儿子的优劣做过一番比较，显然一向注重军事的她对于“性好读书，不喜射猎”的知识分子型的太子突欲并不满意，认为国家正在草创，需要的还是次子德光这种长于军事的领袖人物。

尽管事先已杀了一大批重臣将领，但述律平欲废太子、重立次子的动意还是遭到了巨大阻力。为此，主意已定的述律平并不退让，而是再次玩弄手中的权柄，对这些老臣们，或杀、或抓、或威胁，进行了强力的压服。为了威慑诸臣，就连述律平的弟弟萧敌鲁的妻子（萧翰的母亲）也“无罪”而被杀。一向以建言劝谏著名的大臣耶律铎臻，述律平嫌他太爱多嘴，索性将他囚禁起来，并发誓说：“哪一天铁锁腐朽了，就把你放出来。”而耶律铎臻的弟弟突吕不，虽然文武双全，屡立战功，也因述律平对他心怀疑心，心惧而逃走。

述律平虽然使用血腥的高压手段，压制住了反对派，可是耶律突欲已被立太子于前，突然废掉，师出无名。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不以法定储君为原则，改用选举制度。她对手下诸将说：“我对两个儿子都爱，可是立哪一个作皇帝好呢？现在看你们的意见了，我让两个儿子都乘马立于帐前，你们可选择心

中认为堪承大宝者一人，假使认为其人可立，即近前执其马辔。”诸将心里明白，慑于述律平的威势，谁敢忤逆？于是一致争执耶律德光的马辔，高呼：“我等愿事大元帅。”述律平立即满脸挂笑说：“既然是大家一致要立德光，我也不能违反人意。”

皇太子耶律突欲眼睁睁瞅着皇位离他而去，却似乎并没有什么更激烈的反抗，迫于形势，不得不自认倒霉，打碎钢牙吞在肚里，甚至还做出姿态，表示自愿让贤于弟弟耶律德光。

公元927年11月，耶律德光正式登基，群臣上尊号嗣圣皇帝，是为辽太宗，述律平为应天皇太后。

最为凄惨的要算是耶律突欲，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要羁縻这位做不到皇帝的哥哥，数度御驾亲临人皇王府第。突欲提心吊胆地回到东丹国，太宗又派了卫士跟着他，等待动静。并另建东平为南京，迁突欲居之。突欲忍气吞声，做出心甘情愿的样子，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以明志，表现出绝无政治企图的模样，以防弟弟效法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杀哥哥太子李建成的故技。

后唐明宗李嗣源知道契丹内部发生皇位争夺的磨擦，认为正是削弱契丹的机会，便遣使跨海至东丹，游说突欲奔唐。突欲正愁着没有地方躲避，难得唐明宗邀纳，就留下一首诗而去。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会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不知述律平得知大儿子投奔他国的消息后，是何等的心情，她心底十分清楚，是自己将亲生儿子挤兑得走上这条叛国之路的，虽然这并不是她的本意，但即成事实的伤害与无可奈何的事态无可逆转。作为母亲，还有比母子反目更悲惨的么？为了契丹的国家社稷，她不但牺牲了一只手腕，而且还失去了一个儿子。然而，作为一位性格刚毅的女政治家，或许她认为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述律平自太祖死后，亲自执政了一年半的时间，通过杀戮、调整，终于渡过了一次次的政治危机，完成了国家大宝继承的过渡，如愿以偿地将二儿子推上了皇帝之位。此后，以应天皇太后的身份退居二线。以后太宗执政的20年间，述律平始终以幕后总顾问的面目，对朝纲大政方针施加影响，而太宗对母亲也十分尊敬，事必“奏太后”，述律太后实质上还是契丹国最高的决策人。

述律平当初弃太子突欲，扶立次子德光为帝的用意，正是要选择一位崇尚武力，能使契丹继续发展的“马背上的皇帝”。而辽太宗耶律德光果然不负母亲的殷望，即位后，便继承太祖的余威，继续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战略攻势，将契丹国又领上了一个新的强盛发展的台阶。

◇ 金海陵嗜杀稳政局

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本是一个具有非凡才智的皇帝，只因他欲火横流，不仅没能成就一番事业，终致身败名裂。

完颜亮是辽王完颜宗干的次子，其母大氏是宗干的侧室。完颜亮自小聪敏好学，其母大氏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完颜亮幼承母教，对于汉族文化有着深人的了解。但由于是庶子，所以经常遭受正室徒单氏的歧视，他就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求自保。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造就了他既早熟持重，遇事谨慎而又猜忌残忍、城府莫测的性格。

公元1140年（金天春三年），完颜亮18岁，由于父亲的庇护，被熙宗封为奉国上将军，其后官职屡得升迁。不久，父亲宗干病逝，完颜亮失去了靠山，幸亏他自小养成了善于察颜观色和见风使舵的性格，所以仍能同王公大臣处理好人际关系，甚至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把小时趋奉徒单氏的本领

运用到官场之上，颇见效果。一次，熙宗跟他谈论太祖开创全国基业的艰难经历，完颜亮装出一副极受感动的样子，涕泣不止，他的态度让熙宗觉得十分难得，博得了熙宗的信任，把他依为干城。因此，完颜亮的官位不断上升，权势也越来越重，由光禄大夫、中京留守、尚书左丞、左丞相、右丞相、拜太保、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可以说是金熙宗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权臣。

完颜亮虽大权在握，但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金熙宗既昏庸猜疑，又残忍好杀，弄得完颜亮大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一次，在完颜亮过生日时，金熙宗赏赐了他很多礼物，皇后听说了，也来赏赐礼物，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因熙宗与皇后不和，就大发雷霆，并怒打赐物使者，夺回赏品。这件事使完颜亮惊惧不已，他深深地知道，金熙宗反复无定，喜怒无常，做事不讲规则，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杀死。又有一次，完颜亮被政敌诬告，说自己指使别人诽谤熙宗，结果熙宗不问青红皂白，把完颜亮贬出朝廷。完颜亮只好出京，从中京往南，前往贬所，但只走到了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熙宗又派使者把他追回。完颜亮不知何故，十分恐惧，但除了听命返回以外，别无他法。等他返回朝廷，才知金熙宗回心转意，把他任命为平章政事。

这种朝不保夕的宦海生涯促使完颜亮早下决心除掉熙宗。就在这时，平章政事秉德、右丞、驸马唐括辨、大理卿乌带等多位重臣因事被杖责，俱各心怀郁愤，完颜亮就找到他们，与他们商议废掉熙宗的大计。计议已定，又用计让熙宗杀掉了一些忠于他的大臣，于是，朝堂之上就再也无人肯替熙宗效忠了。公元1149年12月9日，完颜亮通过内应，带人闯入熙宗的卧室，杀死了熙宗。完颜亮就在金熙宗的血泊中即位。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完颜亮严密封锁熙宗被杀的消息，当即诈传熙

宗圣旨，以召集众大臣立皇后为由，要大臣们到朝商议。众人丝毫不知就里，匆忙到来，完颜亮便埋伏武士，在朝堂之上捉住了曹国王宗敏、右丞相宗贤，立刻处死。并封秉德、唐括辨为左、右丞相，乌带为平章政事，下令改元天德。

完颜亮夺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熙宗一支的宗室，以稳定自己的权力。当时，太宗一支（即熙宗一支）的子孙在全国各地掌握军政大权，势力很大，如果不早加剪除，日后必定会起兵造反。在这种情况下，完颜亮决定制造借口，诛除熙宗一支，他先与宗本的好友中书令萧玉联系，授意他诬告宗本谋反，萧玉在完颜亮的胁迫之下，不得不从，只好诬告宗本，说秉德在去外地做官时曾与宗本密约，准备约定日期，里应外合，除掉完颜亮。完颜亮拿到了这一“证据”，便派人前去宣召宗本，说是皇上要开一次打马球的盛会，要各地精于马球的贵族大臣前往参加，宗本并未料到完颜亮会加害于自己，便与宗美一起前来。因为宗本、宗美两人实在未曾准备谋反，所以，完颜亮也不审问他们，只是将他们立即处死。在除掉了这两个最有权势的熙宗宗室之后，又杀了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可喜、益都尹毕王宗哲等人，同时还派唐括辨杀死了秉德，甚至连最为老实无能的东京留守宗雅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亦被杀死。这样，太宗子孙有七十余人被杀，宗翰子孙有三十余人被杀，两支宗室无一幸存。通过这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戮，完颜亮基本消灭了能同他竞争皇位的宗室力量，觉得可以“稳坐江山”了。

◇ 汉武帝杀绝子孙

西汉王朝进展到武帝刘彻时期，呈现最为强盛的中兴局面，但自古以来雄主之朝，子孙多祸，宰相多难善终。汉武帝在位 54 年，竟废 12 位丞相，其中 3 人免职，2 人有罪自杀，3

人下狱处死，仅4人得以善终。

位极人臣的百官之长宰相命运不过如此，其他臣僚更可想而知。武帝前期，丞相府机构庞大，门庭若市，到武帝末年，丞相府门庭冷落，几成马厩、停车场所，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与武帝屈臣伸君扩充中官尚书职掌，削弱相权以加强中央集权有关，但武帝喜怒无常，嗜杀滥杀也给宰相任职带来极大的影响。大臣视任相为畏途、送命之职守。

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闰月丁丑，武帝让公孙贺接替刚刚死去的石庆做丞相。公孙贺深知担任相职的危险，坚不出仕，拒不接受相印，跪在地上向武帝求情，痛哭流涕地说："臣本边地之人，一直以鞍马骑射为官，才能不够做宰相，难以胜任。"借口身为武将而不受职。

武帝见他如此伤心害怕，也流泪劝道："扶起丞相。"此时的帝泪，含有无限的帝威，即使赴汤蹈火，你还得担任丞相。公孙贺一听这话，就知道武帝话中有话，流泪之外的真意，十分令人恐惧。现在如果一起身，那么丞相就做定了，所以仍是跪在地上不停求情，不肯起来。武帝见他这样不识抬举，死活不答应，不禁动怒，拂袖而去，公孙贺这才没办法，只好接受任命。

公孙贺部下见他如此三番五次，涕泪交流请辞权势最重的相职，大惑不解，问他原因，公孙贺只是悠悠说道："主上圣明，臣才智不足以相称，恐怕有负重任，从此危险到了。"果然，十多年后，公孙贺因"巫蛊之祸"，被抓下狱，死于狱中，且满门抄斩，成为武帝时期第四位坐事而死的丞相。

"巫蛊之祸"是武帝晚年制造的一桩政治大狱，前后延续三四年，株连至皇后、太子、公主、诸多将相，被杀、自杀者数万人，充分说明"伴君如伴虎"，皇帝神秘叵测、帝威诡秘的特点。

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年已65岁的武帝接到丞相公孙贺的线报，说抓住了专事传播流言、诽谤朝政的“大奸”朱安世。没想到，公孙贺这是自投罗网，朱安世竟上书控告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指使巫者祭祀求神加祸于武帝，并在往甘泉宫路上埋木偶来暗害武帝，这一下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武帝自王朝鼎盛后，也步入皇帝的生死、明昏的周期，开始昏馈、荒淫起来。晚年更是后宫妃嫔泛滥，争宠不已，虽然武帝求尽神仙之药、方士之术，但仍难面面俱到，反而更激起妃嫔的争宠欲望。于是后宫祈求巫术，请巫术祭祀或埋木偶诅咒他人，祈祷武帝临幸的风气十分流行，延及社会，上行下效，这种迷信巫术的风尚成为达官贵人们互相效仿的流行时尚。

武帝对此风气深恶痛绝，皇帝愈到年老、死期愈近，越是害怕死亡，对诅咒之风也愈加仇恨，必欲穷追猛打，致使以巫蛊之名打击政敌的冤狱之祸愈演愈烈，在朝中与宫中激起巨变。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昏君与暴主，必有奸佞之臣相伴随，是历史的铁律。这时朝中就有一个专事诬告、穷凶极恶面又深得武帝宠信的奸臣江充。

江充以诬告武帝子赵太子刘丹起家，渐得武帝宠幸，武帝以他为依赖，扩大巫蛊之狱。

武帝时代，多废太子，诸子地位也岌岌可危。到太子刘据时，老昏的武帝对继承人并未彻底确定。一次，江充在路上看到刘据派往甘泉宫朝使者在道路上狂奔，就将使者抓了起来。刘据派人向江充讨还车马和使者，并说：“我并非是吝惜车马，只是不想让父皇知道。”而且客气地说：“惟江君宽之。”但江充正想以铁面无私、执法不阿来博得武帝的宠信，还是报告了

武帝，因此武帝赞道："人臣当如是矣。"

实际上，江充并不清正无私，这样做只是给皇帝看的，越是在大人物头上动土，虽然风险很大，但可能的收益也就越大，江充就是这样"投资"的。其亲属包括他自己也多受贿赂，贪污不法，不久他也被免职为民，但因宋安世的诬词兴起的巫蛊之狱又给了他机会。

江充见武帝年老多病，寿柞不长，自己与太子刘据曾经结怨，如果太子即位，自己一定难逃惩罚。于是就在征和二年，乘武帝染疾的机会，在拜见时诬告说，武帝之病是太子刘据诅咒的结果。

此时的武帝正心烦意乱，在建章宫白日见人却捕之不获，还做过数千木头人持杖击打他的梦，深信黄老神仙之术的武帝就派"敢于治官"的江充为使者，专治巫蛊。

江充遂收罗许多少数民族的胡巫，声称他们可以看到地下的偶人。这些胡巫所指之处，就令人挖掘，然后将那些被认为是埋了偶人的人抓来，酷刑逼供，不胜其刑者，被迫招供，相互牵引株连，终成大狱，此案死者达数万人。

而江充为案的目的并不在一般黎民百姓、地方小吏，而是在太子刘据。于是唆使胡巫檀何对武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掉它，皇帝就活不了多久了。"惊怒的武帝就忙叫人到宫中查挖偶人。

江充立即带人冲进宫中，遍地挖掘，甚至皇帝的御座也被挖掉，卫皇后与太子刘据的宫亦不例外，最后江充向外宣扬："在太子宫挖得木人居多，而且还挖出了帛书，上面写着许多无礼的言辞。这些都要报告给皇帝。"

太子刘据对此极为恐惧，而刘据师傅石德知道江充醉翁之意不在酒，武帝一定不会轻罪发落，就怂恿太子发动叛乱，捕杀到处抓人的江充。太子见生命危在旦夕，也不惜铤而走险，

于是在秋七月壬午，让门客诈称皇帝的使者，逮捕江充，太子刘据亲自将其斩杀，然后尽将胡巫杀死。

但武帝却已得到线报，说太子谋反，于是发兵平叛，两派在城中血战9日，太子兵终不敌，兵士四散，太子逃到湖县乡间躲藏起来。主人家贫，只能靠卖鞋养活他，刘据想起从前一个朋友很富，就派人去找他，暴露了目标，结果在被捕前夕，自缢而死。

刘据死后，汉武帝又派人收回皇后玺印和绶带，卫皇后自知难免于死，只得自杀。卫氏一门曾显赫一时，至此彻底灭绝。同时，武帝又将刘据三子一女以及太子妃、皇孙妃一一诛杀，基本上是满门抄斩了。

这件冤案发生在武帝晚年，朝政的动荡达到极点，这一切都是因为多疑好杀的武帝喜怒无常，深居禁宫，皇威叵测而引起的。但太子刘据一案后来颇有些戏剧性，在此多记几笔。

太子案后不到一年，就有人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也有悔意，就将丧子之痛转移到带兵将太子赶尽杀绝的刘丞相身上，借口李广利投敌案将刘丞相腰斩、灭族。在刘丞相被杀前，武帝下诏用装食品的厨车载着丞相示众，以示侮辱。

一年后，武帝又在首都诏建思子宫、归来望思台，以寄托对太子的哀思。而太子刘据竟还留下一线血脉，则更有传奇性。

刘据之子史皇孙（跟母姓史），有王夫人生下一子，尚不满一岁，被收入监狱时，为廷尉监丙吉怜悯救下，送到外祖父史家抚养。后来武帝知悉后，将这个小皇太孙收入宫中，派专人教育。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由大将军霍光辅佐即位，是为宣帝。宣帝给其祖父刘据谥曰戾，所以后世称刘据为戾太子。

◇ 杀戮与恩宠相济

魏自道武帝拓跋廷开始，有三条宫中条规：立皇后必令皇后候选人手铸金人，铸成则立，铸不成则不得立；立子杀母；汉妇人不得为天下母。当时文成帝后宫，有冯氏、李氏、曹氏、泪渠氏为皇后候选人，其中冯氏最得宠。

冯氏是长乐信都人，父亲冯朗，授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冯朗因罪被杀，家人被没入宫中。冯氏的姑母受太武帝宠，封冯昭仪。冯氏年幼，被冯昭仪引入宫中抚养，14岁选入文成帝后宫。冯氏极尊敬皇太后，很得太后的赏识。文成帝也很宠她，封为贵人。

四位女人奉命铸造金人，另三位不知从何着手。冯氏在宫中长大，熟知宫中的事，只她铸金人成功。于是在太安元年(公元455年)，被立为皇后。

文成帝14岁时幸宫女李氏，因而有了一个儿子，名拓跋弘，李氏因之封为夫人。冯氏立皇后时，长子拓跋弘两岁，次子长乐仅几个月。冯氏鼓动常太后，册立拓跋弘为太子。李氏因儿子立储而被杀，冯氏就免去了忧虑——立子杀母，自己的命算是保住了。冯氏以皇后之尊，由是受命抚养两岁的太子。

魏国兵强国盛，境内平静无事。文成帝大修宫室，崇奉佛教。

冯氏做皇后9年。文成帝20岁，做了14年皇帝，不幸病死于永安宫。这一年，冯氏24岁。冯氏盛年守寡，又无子嗣，太子又不是自己的骨肉，日后该怎么办？冯氏异常哀痛，号哭着，奔下大殿，纵身投入火中。人们顿时大惊失色，呆在那里，幸亏一太监反应快，一把抓住冯氏的衣角，冯氏因此跃倒在火堆边，昏迷过去。冯氏被内监救起，许久方才苏醒，没有受伤，只烧坏了衣服。

拓跋弘11岁即位，为献文帝，尊冯氏为文明太后。乙浑捕政，见皇上年少，大权独揽，事无大小均由他裁决。大臣们表示反对，他便大施淫威，肆意杀戮。

冯太后与献文帝定议，又说服了殿中将军元郁，一举将乙浑擒服，夷其三族，权力又重回到了皇帝的手中。

冯太后知道了权力的重要，便过问政事。一应大事均须请示太后。献文帝渐渐长大，15岁时，生皇子拓跋宏，由冯太后亲自抚养。三年后，拓跋宏立为太子，冯太后归政。

冯太后也是女人，她虽荣尊显贵，却盛年寡居，每当春情萌动之时，太后便饥渴难耐，于是她开始淫乱起来。献文帝极为不满，他杀了几个太后的宠臣，冯太后大为愤怒。后来，冯太后希望哥哥太傅冯熙的长女能立为皇后，献文帝没有同意。献文帝想立宠爱的韩贵人。最后不欢而散。

献文帝厌烦了权力之争，有意将皇位让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冯太后不同意，只得让位给太子拓跋宏，太子年方5岁。18岁的献文帝做了太上皇。移居北苑崇光宫，建鹿野寺，过上了隐居的生活。6年后，便被冯太后杀了。

太子拓跋宏即位，年5岁。冯太后尊为太皇太后。从此冯太后大开杀戒，朝廷大小事情均由她裁决。由子她敢于用刑，怀恨她的人极多。

为了树立仁慈的形象，无关痛痒的事情，她会忍受的。有一次文明冯太后身体欠安，宰人黄昏时分送进粥来，冯太后举匙于粥中发现了一只蜻蜓，当时献文帝正在其侧，见状大怒，准备将不谨慎的宰人处以极刑，但文明冯太后却网开一面，笑而释之。

太后对衣食一无所求，却只好一个色字。她贪色成性，纵欲享乐。在后宫乱伦通奸，纵欲无节。但这个女人却非凡无比，她临政一丝不苟，法度严明，她对自己的男宠也从不骄

纵。可见太后在对待感情和控制男宠方面确实是技高一筹，可说是一位非凡的女人。

南朝齐国使臣到魏国，太后一眼看上了使臣刘绩，被他的风度和过人的美色所动，不能自己，竟至于在宫中公然赐宴示爱，收刘绩为出人卧内的男宠。刘绩当然喜出望外，既出色地完成使命，又添一段风流艳遇。

文明冯太后为政的特点，是无情的杀戮与有情的恩宠相济而行。无情的杀戮，是文明冯太后政治权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点从当初大内定计诛乙浑就已表现出来。文明冯太后的逻辑是凡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政敌，一律格杀勿论。如献文帝及其李皇后一家的悲剧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像当年受献文帝暗示反控李敷、李奕的李斩，太和初也被冯太后所诛，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献文帝曾欲禅让与位的京兆王拓跋子推，在献文帝驾崩一年后，即被出为育州刺吏，于半路上便死了，很可能是文明冯太后斩绝后患的牺牲品。

文明冯太后政治手腕的另一侧面，便是对大臣亲信们的不断示宠及大方的官爵及物质赏赐的给予。尤其是赏赐一项，文明冯太后实在是大方得惊人。在大量地赏赐宠臣们的同时，为了以示无私，还往往附带加赏那些元老大臣等人。与此相较，冯太后虽然在赏赐亲信大臣方面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甚至可以说是糜费，然而她在个人生活上却绝对不铺张。

由她所发起的对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有计划的改革，虽然在当时极具冒险性质，但历史已证明了其深远重大的意义及效应。

历史上擅权专制轰轰烈烈的女强人实在不少，但似文明冯太后这等善始善终，下场圆满的却不多见。纵观文明冯太后弄权的一生，似乎一切都处心积虑地设计得十分巧妙圆满而又独具风格特性，这当然不止包括她的生前，甚至包括她的身后之

事。文明冯太后一次与孝文帝共游方山（今山西大同北），环顾四周山川壮丽，便起了在此建立自己陵墓的念头。文明冯太后的已故丈夫文成帝死后葬于云中的金陵，而文明冯太后对群臣说："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附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岁后，神其安此。"于是孝文帝于方山营建寿陵，并造石室，寿陵前还立好了碑，以颂文明冯太后的功德。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九月癸丑，随着一群雄稚在太华殿上空奇怪的出现，年仅49岁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驾崩了。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二：断其下翎

——"夫驯鸟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 喜怒无常

喜怒无常，有二层意思：一是指翻脸不认人，昨天把你当做朋友，今天就可能把你作为敌人；一是指不可捉摸，揣摩不透。

喜怒无常，常被后人形容为无道昏君的典型性格。事实上，有作为的君主也是喜怒无常，令人不可捉摸的。他们有时把刺杀过他们的仇人任为高官，有时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残酷杀害，有时你吹捧他他会很高兴，有时你赞美他却可能被杀头。一切都以他个人当时内心的需要为评判标准，以利于他的统治为最高原则。

君主这种"神秘叵测"的特性，源于对皇权垄断的特别占有欲，及对这种极端权力所产生的高度的恐惧感。在封建社会

君主关系已完全为利害、血泪、仇杀关系所笼罩时，制度化的力量，道德伦理的制约作用，已变得微乎其微，只有依赖这种残酷、无常的皇权来控制了。

喜怒无常，不仅仅包括脸面上的喜和怒，而且包括他内心的喜和怒，特别是他行事上的喜和怒。这种喜和怒甚至不以喜怒的形式表现，而以不可捉摸表现出来。说穿了是思维方式上的无常，永远让人捉摸不透。

对于作大事的人来讲，宁让人憎恶而恐惧，也不让人夸奖而轻视。

对于专横跋扈的君主来说，他们将臣属视为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难以容忍臣属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个人主见。对于喜怒无常的君主来说，臣属更是他们滥施淫威、肆意凌辱的对象，臣属动辄得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伴君如伴虎”。上述种种情形，不仅表现在古代君臣之间，在官僚政治各个层次的上下级关系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喜怒无常、酷爱杀人、滥施酷刑的朱元璋，到了晚年，更是乱开杀戒，将廷杖之刑引入朝堂，经常有朝臣被杖毙在朝廷之上，使得满朝文武极度恐怖，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上朝时，如果朱元璋将玉带掀到肚皮底，就是要大开杀戒的信号，满朝官员人人都吓得面无人色，发抖不已；如果玉带高贴在胸前，就表示今天不会多杀人。朝官每天上朝离家前，都事先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这天如果活着回来，便合家庆贺，算是又多活了一天。

朱元璋有个嗜好，喜欢在诗文中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尤其是从谐音字、同音字中发现“特大的政治阴谋”，从而制造冤狱，杀害无辜。朱元璋做过和尚，发秃如瓢，光亮得很，那么“光”、“亮”、“生”（同“僧”）、“秃”诸字绝不许用；朱元璋是农民军造反出身，不许提“贼”字，甚至“则”与贼同

音，也是忌讳、禁止之列，违者格杀勿论。

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上书颂扬朱元璋，说朱皇帝实乃人伦表率、众生天生的领袖、千古一帝，其中有一句赋文，说“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一下马屁拍到了腿上，捅了马蜂窝，“光”讽指光头、“生”讥我当过和尚，“作则”是挖苦我曾经作贼，如此乱臣贼子，竟敢直言咒骂皇上，杀！于是徐一夔被莫名其妙地杀掉了。

中书詹希原，一次奉朱元璋诏令，要他在太学门前写一个匾额“集贤门”。或许詹希原是个书法家，想在这人才济济的地方露一手，就在“门”字上玩了一个花样，左边一直微微钩起。朱元璋一见，看到了另外的“大阴谋”，怒斥道：“我是要招贤才治国，你这不是想闭门，阻塞我招贤的门路吗？”于是，詹希贤成为刀下鬼，这笔血腥的一“钩”改用白粉除掉。

他这看似无理的行径，其实自有更深层的考虑，他宁肯让人们认为他喜怒无常而惧怕他，也不让人们揣摩透他的心思而为所欲为。

三国雄才曹操，在民间口碑中是奸诈人物，其原因之一，就是他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话和他的某些做法造成的。其中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更让世人痛骂。

汉末战乱，董卓废嫡立庶，扶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以便挟制，各路诸侯没有不切齿痛恨，英雄豪士没有不想杀死董卓的。亳州（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以献宝刀为名，欲借机刺杀董卓，被董卓识破后，匆匆逃出京城，向家乡奔走。

董卓见曹操胆敢对自己行刺，大怒，画图形、发公文到各州县，悬赏捕捉。曹操行至中牟（今河南中牟）时，被军士怀疑捉住，送往县里。县令陈宫原先见过曹操，所以命人打入大牢，传令第二天押往京师请赏。

当天夜里，陈宫来到大牢，打开枷锁，与曹操一起逃走，

欲跟随曹操干一番大事业。曹操没想到死里逃生，大喜，同陈宫一同骑了快马，向家乡跑去。

昼伏夜行，走了三天，来到成皋（今河南荥阳）一带。曹操说："这里有一富家名吕伯奢，是我父亲的至交。我们前去投奔，怎么样？"陈宫非常高兴。二人来到吕氏庄上，通报姓名，吕伯奢迎出庄来，见了曹操就说："你已闯下大祸，怎么还到处乱闯？"曹操说打算回家募兵讨伐董卓。吕伯奢说："你父亲已外出逃难去了，你回家也白搭。"说着来到庄里，往下叙谈。过了一会儿，吕伯奢说："家中无好酒款待远客，待我去邻庄沽酒，回来畅饮。"说着骑驴走了。

曹操生性多疑，坐了一会儿，对陈宫说："这吕伯奢非我至亲，是否会贪图赏金，报官来捉我们呢？"陈宫说："不会吧？"正在这时，堂后传来，"霍霍"的磨刀声，连陈宫也不由得起了疑心，二人悄悄潜到后面去偷听，听到磨刀人问："绑起来杀，还是不绑就杀？"二人相视大惊，曹操说："先下手为强！"于是二人拔剑在手，杀向后堂，将磨刀人和吕伯奢家中老小八口全部杀死。等搜到厨房时，看到一头猪被绑在地上，才醒悟过来磨刀人说的是要杀猪。陈宫后悔不迭，说："您太多疑了，错杀这些无辜之人。"

二人见闯了大祸，马上骑马匆匆逃走，刚出庄园，便看到吕伯奢骑驴背酒而来。刚想隐蔽，哪知却被吕伯奢望见，高喊："吾侄要去哪儿？"曹操和陈宫只好迎上前去。曹操说："我有罪在身，不敢久留，怕久了连累于您。"吕伯奢哪里放他们走，执意拉他们回去。见二人执意要走，只好把酒壶送与二人。陈宫惭愧不已。

出去不远，曹操忽然拍马回来，到了吕伯奢面前，说："老伯看谁追来了？"待吕伯奢回头时，曹操抽出剑来，将吕伯奢砍下脑袋。

陈宫一见大惊："刚才已误杀了人家家人，如今为何又杀了他？"曹操平淡地说："这老人回到家中，见一家人都死了，必会报官追来，我们不就更危险了？"陈宫气愤地说："明知错了还杀人，真是不义呀。"曹操笑了笑说："我这人做事，宁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

当晚，二人住在店里，曹操没事儿似地倒头便睡，陈宫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明主，哪知投靠的却是这么一个不仁不义之人。把这样的人留在世上，必然成为世人的祸患。想到这里，他拔出剑来，就要向曹操砍去，但又一转念，他也曾刺杀过董卓，想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我杀了他，会落得天下人闲话，不如偷偷离他而去吧。乘曹操正在死睡，陈宫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另投他人去了。

曹操一觉醒来，不见了陈宫，又怀疑陈宫报信让人来捉自己，也赶忙起身离去。

曹操如此行事，何人不怕？正因为曹操如此残忍地对待亲戚朋友，他才成其为一代枭雄。

君主行使权力的过程，绝不会让臣属事先能够有所猜测。君主的运筹策划和行权处事，就是要有意识地使臣属无法捉摸揣摩。反过来，如果臣子行事的"喜怒无常"能力超过了君主，很可能江山易主，或者权力易手。

◇ 拴羊吃草

宋太宗赵匡义创造了一种拴羊吃草法。北宋太平兴国期间，原先五代十国时期归降宋朝的数位君主纷纷不明不白死去。如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后被送到宋朝京师，太祖赦免其罪，以示大度，又封其为违命侯。但李煜名义上是宋朝公侯，实际上是被幽囚软禁。在凄惨悲凉的环境中，李煜吟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等怀念故国的诗句，结果在他42岁生日（公元978年7月7日）那天突然死去。

那些跟随君主而降的旧臣常有人议论纷纷，口出怨言，对朝廷统治说三道四。在旧时代，文臣显位往往由一些科场的胜利者占据，所以说都是一些经纶满腔的饱学之士，个别买官鬻爵、靠裙带关系鸡犬升天之徒毕竟不能代表主流。

有鉴于此，宋太宗把亡国故臣、失意之人纷纷网罗来，安置在馆阁里任职。宋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另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分别掌管图书经籍及编国史等事务。这些人吃着皇家的钱粮俸禄，整天忙着修纂各种书籍，例如《册府元龟》、《文范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都是这一时期由这些人为主完成的。这些书本身卷帙浩繁（总共有三千五百多卷），其性质都是杂采古代经卷，分门别类加以纂订编汇。翻检查阅图书的工作量比写下来的文字量更不知大多少倍。如《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子目，引书浩博，达一千六百九十余种。古诗赋、铭、箴、杂书等尚不包括在内。这类书大多是整篇整段抄录，不要自己写什么，这就根本不会出现有碍观瞻的文字了。

《宋稗类钞·君范》说：“役其心，后多老死于文字之间。”道破了宋太宗网罗旧文人的目的与他们的结局。

这种手法虽消极，但更高明，虽不能充分利用文人旧士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可不用耽心这些人再有什么不敬言论，每日的书就够他们翻了。他们被牢牢拴住，宋太宗也因此赢得“尊知重教”的美名。所幸的是这些庞大的文化工程对后世来说却是无价之宝。

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当属此类。

朱棣做了皇帝后，曾经组织大批文人，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永乐大典》，他之所以进行这一活动，也是为了巩

固统治，平息朝野上下，尤其文人学士对他篡位的不满，对文人们加以笼络，使他们为其所用。

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朱元璋就曾想纂此类书，但后来无什么结果。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对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说：天下古今的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很不容易查看。希望组织儒士，编成一部像探囊取物那样考察方便，一查就得的大类书。他把此任务交给解缙，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于是解缙召集一百四十七人，用一年时间，编成了一部类书，题名《文献大成》。

此时不用看编修的质量，仅从用人之少、用时之短，就没有达到朱棣"拴羊吃草"、让文化精英们忙起来、使他们没有功夫搬弄是非的目的。朱棣装模作样审阅后，以此书过于简略，不合他的原意为由，下令重修，并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刘季篪同解缙一起监修，同时责成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耆儒及有学问的人担任纂修，选派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缮写，参加编辑的人员前后多达三千余人。当时订出凡例二十一条，其总的体例是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依韵排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该字的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然后依次把书中有关此字的天文、地理、人物等资料原样抄入，也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辑录自古至明初以来的图书多达七八千种。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全书定稿进呈。朱棣看后十分满意，亲自为此书写序言，并定名《永乐大典》。随后组织人员誊抄，第二年便正式完成了。全书共有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三亿七千多万字，是中国有史以来部头最大的一部类书，在当时世界文化之林也是无与伦比

的。

皇帝借此一方面炫耀了文治武功，一方面又拖住了饱学之士的精力，禁锢了他们的是非之口，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其实，不仅皇上用此法对付文人，奸臣也用此法对付君主。

唐中期著名宦官仇士良，身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代皇帝，擅权揽政二十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酷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唐书》评价他是“有术自将，恩礼不变”，有长期把持朝政大权的秘诀。那么他的最大奸术又是什么呢？在感到日暮途穷、有可能遭到武宗清算时，仇士良这个老奸巨滑的阉党首领自动请求告老还家，希望以退自保，临行前，他对送行的喽啰、宫内爪牙们说：

“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千万不可让他有空闲工夫，他一有空闲，势必就要读书，接见文臣，听取他们的谏劝，智深虑远，不追求吃喝玩乐。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到宠信，权势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你们今后的前程打算，不如广置财贸鹰马，用以迷惑皇帝，使他极尽奢侈，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这样，皇帝就必然不留心学问，荒怠朝政，天下事全听凭我们，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

这一席话说得众太监茅塞顿开，如获至宝，一个个俯首拜谢。

◇ 善抓把柄

有把柄在人手里，必然对人俯首听命。

项羽率楚军再次进攻汉王刘邦，在破荥阳后，进逼成皋。早有探马前来报信，刘邦心头不由一惊，心想：荥阳已丢失，要是成皋再被攻破，恐怕就不会像上次撤离荥阳那样有第二个

纪信来替自己去死了。思前想后，决定弃成皋而去。

刘邦离开不久，项羽随即就占领了成皋。

刘邦要去哪儿呢？他率领着夏侯婴等人打算到北面的修武县和韩信、张耳会合。原来，韩信、张耳为赵地未平，暂时搁置了伐齐的计划，率军驻扎在修武。刘邦等人赶到修武附近的小修武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他便起了个大早，拉着夏侯婴直奔韩信、张耳的军营而来。营门口的哨兵不认得刘邦，不知他从哪儿来，不敢放他进去。刘邦随口就说自己是汉王使臣，奉命来此，有急事要找韩信。哨兵一听是汉使，当然不敢阻拦，只说韩信还没起来，要入营报告。刘邦也不多啰唆，拔腿就往内帐而来。那些韩信身边的人都认得刘邦，慌忙向前行礼。刘邦向他们摆摆手，让他们不要声张，自己却走进了韩信的卧室。

韩信还大梦未醒，一点都没察觉。刘邦悄悄走到卧榻边，见案上放着将印、兵符，当即拿在手里，便出了帐门，令军吏召集众将。众将以为韩信点兵，立即前来，没想到眼前站着的不是大将韩信，却是汉王刘邦，个个都十分惊愕，却也不敢细问，只得行跪拜礼。

待刘邦把各位将军的职责分派完毕，只见韩信、张耳慌慌张张地出来了。他俩一见刘邦，立即伏地请罪："臣等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

刘邦微微一笑："这也没什么死罪，不过军营里应该严加防备，才能以防不测。况且天已大亮，更应早起。睡得这么死，连将印、兵符都会丢失，假如真有敌人突然前来，怎么抵御？若有刺客混进来，恐怕脑袋都会被人割了去，岂不是危险万分？"

韩、张二人羞愧满面，无言以对。

刘邦转了个话题，问起怎么还未攻齐。韩信把赵地未平等

情况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提出让刘邦坐镇军中，韩信自己率军伐齐，然后乘胜再与刘邦会合后前往击楚。此计正合刘邦心意，遂按此办理。

韩信是著名的大将，他每次取胜，都是靠的计谋，很少把治军放到心上。平时，他对部队的训练、管理并不十分在意，所以在刘邦的“突然袭击”面前，才出了这么个大洋相。刘邦的“突然袭击”，一来抓到了韩信的薄弱环节，二来提高了自己的威严，三来为今后更有效地控制韩信找到了口实。

这种做法，是当主帅、主官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也可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术。

汉代的朱博本是一介武将出生，后来调任左冯翊地方文官，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伏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别人家的妻子，被人家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岂有此理！就找了个借口召见尚方禁。尚方禁见新任长官突然召见，心中七上八下没个底，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疤痕。朱博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的样子问尚方禁：“你这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搞的呀？”

尚方禁作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心想这下肯定完蛋了。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嘴里不停地说道：“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既然知道自己有罪，那就原原本本地给我讲来！”

“是，是。”尚方禁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朱博将自己听到的与之相比较，觉得大致差不离。他用两眼严厉地逼着尚方

禁，吓得尚方禁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体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愿意效力吗?"

尚方禁开始被朱博的笑声吓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下要倒大霉了。但听着听着，终于缓过气来。朱博刚说完，他又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小人万死不辞，一定为大人效劳!"

于是，朱博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努力干事，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已经俨然成了朱博的亲信、耳目了。

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他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犯罪活动，工作十分见成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又过了相当一段时期，朱博突然传令召见那个当年受了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进行了独自的严厉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一个钱以上的事通通全部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

那位功曹早已吓得筛糠一般，只好提起了笔，准备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

"记住！如果有半句欺骗的话，当心你的脑袋搬家!"朱博又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不打紧，只听"噗"的一声，毛笔从那位功曹的手中滑落了下来。那位功曹早已知道朱博办事，说到做到，是一位不好惹的上司。连忙躬腰一边捡笔，一边说："小人一定依

照大人指示，如实坦白。”

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为奸为贼的事，所以，看了功曹写的交待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要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三两下，将其裁成纸屑，扔到纸篓里去了。

那位功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以为刀已到了脖子上，一看这种情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伸手朝自己的脖子上摸了一下：脑袋瓜果然还在！

“你出去吧！还是继续去当功曹。”那位功曹如获大赦，一步一拜地退了出去。

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博还是继续重用那位功曹。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三：卸磨杀驴

——鸟尽弓藏天经地义，人心好利避害，打天下时，功臣和君主利益一致，有共同的敌人，得天下后，皇帝的利益和臣子的利益日益分化，外患不存，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君臣变成对手，功臣成为隐患。

韩非子曾经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不要使别人太富有，弄得自己向他借贷；不要使别人太显贵，弄得自己反受

逼迫；不要太宠信一个人，弄得自己丢了都城和国家。小腿粗于大腿，不能快走。君主失去神明变化，就会有老虎跟随在后。”

“作为君主，要经常修剪树木，不使树枝繁茂；如果树枝繁茂，将会堵塞官府的大门，充实私门，掏空朝廷，蒙蔽包围君主。经常修剪树木，不让树枝向外伸展；如果树枝向外伸展，将要危及君主。”

◇ 刘邦鸟尽弓藏诛韩信

韩信，淮阴人，初“贫无行”，不会谋生，“常寄食于人，人多厌之者”。曾有一恶少年侮辱他，逼他从其胯下爬过，“市人皆笑（韩）信，以为怯（懦）”。但“其志与众异”。他母亲死，虽无钱财行殡，却找一处旁边“可置万家”的高敞地方作坟。他是位“忍小忿而就大谋”的“盖世之才”。他先从项羽，不受重用。又归刘邦，但犯罪当斩。临刑，他大喊：“汉王不想统一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执刑的滕公“释而不斩”。经萧何数次推荐，得为大将后，破三秦，占关中，拔魏赵，下三齐，为汉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是卓越的军事家。

韩信既有战略眼光又具有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制定战略规划，更能把战略规划变成现实。因此，韩信应该是帝王之才，这就是刘邦对韩信不放心的原因，刘邦对韩信是既用之，又防之。

韩信初为大将时，汉军兵不满十万，地不出巴蜀。刘邦采用了韩信的“出关中，定三秦”的战略计划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措施才得以立足中原与项羽对垒。

汉军在彭城与楚军争战不利，原已归汉的魏、赵等国又叛汉归楚。这给汉军造成很大压力。韩信受命北击魏、赵。他兵

临黄河时，一方面将所有船只征集渡口，摆下强渡夺关的架式，诱魏军主力齐集临晋。一方面用大腹小口陶瓶系于木板上作筏，暗渡黄河攻克魏军老窝安邑（在今山西运城东），从后边杀向魏军，生擒了魏王豹。接着引兵三万击赵，但等候与他决战的是比他多五六倍的二十万赵军。韩信一方面派两千汉兵各持汉旗埋伏在赵营旁边，一方面又在河边背水列阵，然后亲自阵前叫战。赵王见韩信亲来，急命全军倾巢出动决战。韩信却佯败回阵。汉军见赵军倾巢扑来，想后退无路，只有全力殊死战斗抵抗赵军。赵军不胜，待回营时，营垒已被伏兵乘虚占领，遍竖汉旗二千，赵军弄不清有多少汉军，顿时大乱。韩信又带兵追来，前后夹击。打得赵军一败涂地，又生擒了赵王歇。事后部下问他为何背水列阵，他说："此即兵法所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也。此三万军卒，素无训练，皆系新集，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除非置之死地，人人方能各自为战，如予生地，皆会临阵逃亡。"

在攻下魏赵之后，韩信又攻下齐国。形成了对赵军的战略包围。项羽大惊，忙派大将龙且率精兵二十万来争齐地，楚、汉两军隔潍水对阵，楚军来势汹汹，龙且英勇善战，硬打很难取胜，韩信趁夜密派士兵用万余布袋盛满沙子堵截住上游。天亮后，领兵涉浅水渡河与龙且交战，佯败逃回，龙且持勇渡河追击，当楚军一小半渡过潍水时，韩信即命兵士撤开上游沙袋，大水汹涌而下，将楚军两边冲开，韩信趁势急击，消灭了登岸楚军杀了龙且。对岸楚军见状，惊乱逃窜。项羽失去了这二十万精兵，再难与汉军抗衡了。最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一战，韩信等齐力奋战，终于逼使项羽自刎而死。

他在拜将之前，就向刘邦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建议，表明他是抱着建立功勋，裂土封王的愿望来投奔刘邦。他不懂得分封制度在当时已不合历史潮流。在这方面

就远远不如张良有见识。张良本来出身贵族，却认识到分封制度已不合时宜；而韩信出身贫民，却满脑子分封思想。刘邦虽然曾“自以为得（韩）信晚”而任他为大将，但刘邦始终没有像相信、依靠萧何、张良那样把韩信作为心腹对待，这是与他总想裂土为王，使刘邦不放心有关系的。

刘邦既充分利用韩信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时时防备他势力过大而难以制驭。韩信袭安邑破魏大获全胜，刘邦却“使人收起精兵”，只留给他三万新卒，令其北击号称二十万的赵军，逼得韩信不得不冒险背水为阵求侥幸取胜。赵国平定后，刘邦又突然驾临修武，驰入军营，趁韩信未起床，“即其卧内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自领其军。另拜韩信为赵相国，只给他一小部分军队去攻打齐国。韩信平定三齐后，认为自己功大，竟主动请求刘邦封他为三齐王，刘邦困于当时的危急形势，勉强封他为王，以暂交其心，但此时的刘邦对韩信已恼怒之极。王夫之所言“未央之诛已伏于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后来刘邦被困，韩信按兵不救，直到刘邦答应将陈以东直到海一带地方，尽封给他，他才发兵垓下会师破楚。项羽一死，刘邦就回到定陶，出其不意地驰入韩信壁垒“袭夺齐王军”，夺去韩信兵权调离齐地，封为楚王，以削弱他的势力。韩信到楚国后，多设兵将护卫，有人上书“告楚王信反”，就更引起刘邦怀疑，刘邦此时想起兵攻打韩信，无奈兵不如韩信精，将不如韩信能，于是设计擒获韩信。由于没有谋反实证，刘邦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安置在京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此之前，韩信确无谋反之意。刘邦虽三次袭夺韩信之军，韩信也未发怨言，仍然为汉出力。定三齐后，有人劝他与楚、汉鼎立，自开基业。韩信犹犹豫豫，最后说：“汉王待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见利背义乎！”

他由王降为侯之后，日夜怨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和同僚们处的关系也不好。他看不起周勃、灌婴等人。他去樊哙家，樊哙对他非常恭敬，甚至“跪拜送迎”，还自称臣下，说“大王乃肯临臣”，把他的到来，视为荣幸。但韩信却表现得非常骄傲，出门竟仰天大笑道：“（想不到我此）生乃与哙等为伍！”刘邦与他论诸将的将兵才能时，问：“如我能将兵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于君乃如何？”信曰：“臣多多益善耳。”刘邦见他如此自傲，就笑说：“多多益善，为何被我所擒？”韩信忙随机应变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聪明而老练的刘邦当然听出他韩信的骨子里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

其实，刘邦明白，打天下时，韩信的功劳比他自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若论功行赏，也应江山各半，各自为王。而刘邦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韩信自然觉得心里不平衡。

刘邦坐稳了江山之后，看到韩信握有重权，并且深得军心，不由得食不甘味，辗转难眠。他宴请群臣，面对臣下的恭贺，也忧心忡忡。张良察颜观色，明白了是刘邦害怕功高之人今后难以驾驭，就私下对韩信说：“你是否记得勾践杀文种的故事？自古以来，只可与君主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同享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我们要好自为之。”于是张良激流勇退，见好就收，他请求回乡养老。刘邦故作恋恋不舍状，再三挽留，最后封其为留侯。张良功成身退，终于保身全名，可谓有先见之明。

韩信尽管认为张良的话有道理，但是对刘邦还是抱有幻想：自己当初曾舍命救过他。可是不久，便有好佞之臣诬告韩信恃功自傲，不把君主放在眼里。

那是项羽乌江自刎之后，他的一个大将钟离昧拼死杀出了重围，逃到韩信那里避难。因为韩信与钟离昧是生死之交，就

偷偷地把他藏了起来。刘邦知道此事后，认为韩信怀有二心，决心除掉他。

可是韩信作为一朝权臣，要除掉他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刘邦就设了一个圈套，让韩信自投罗网。他以巡游为借口，要到楚地的云梦（今湖北安陆）去打猎，同时派信使通知诸侯王到陈地会合。这样就能调虎离山，把韩信从封地中骗出。一旦他脱离靠山——军队和封地，就不愁没机会下手了。

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害怕，明知前面有陷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陈地谒见刘邦。为了保全自己，不让刘邦找到借口抓他，他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逼着好友钟离昧自杀了。然后就提着钟的首级来见刘邦，想以此来表明他对刘邦的忠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韩信一走进刘邦的驻地，两边的武士就一拥而上，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押到刘邦座前。韩信很不服气，他一边挣扎一边大叫："皇上，我鞍前马后跟随你这么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才打下汉朝江山，臣下何罪之有？"此时，刘邦也看到给韩信以谋反定罪，确实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心。于是他就假惺惺地怒喝着武士，亲自下来为他松绑。然而，他还是借机解了韩信的军权。

至此，韩信终于心灰意冷。他后悔当初不听张良之劝告而至今日，不禁仰天长叹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现在天下大局已定，我也该遭殃了。"不久，又有人借机落井下石，诬告他要谋反，于是刘邦终于对他下了毒手，了却他一大心事。

◇ 朱元璋"削棘"连杀四宰相

朱元璋史称"雄猜之主"，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他当上皇帝后，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惟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

此，他以各种卑劣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从四位宰相相继被杀中，可以看出他厚黑的丑恶嘴脸。

当朱元璋年过 50 以后，已感体力不支，心跳加速，常作怪梦，他不能不考虑权力交换的问题。他认为太子柔弱，难以驾驭这些桀骜不驯的功臣，于是他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冤案，大肆杀戮功臣，为子孙削棘。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朱元璋要杀宋廉。宋廉早年就追随朱元璋，功劳很大，明朝建立后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很受器重。宋濂还是太子的老师，深受太子和诸王敬重。太子见朱元璋要杀老师，就哭着求情。朱元璋便拿来一根长满刺的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教训太子说："你不敢拿棘杖，是怕刺扎了手吧！让我把刺都给你削掉，再交给你好不好？"太子也明白了朱元璋的杀人之意，但并不以为然，婉转地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弦外之音就是："上有残暴之君，下有不忠之民。"朱元璋听了十分光火，他拿起椅子朝太子砸了过去。

朱元璋把功臣宿将视为棘刺，他要为子孙留下安稳江山，从而"削棘"，这是历史的写照。

朱元璋当政时，共设过四个宰相。开国首相是左、右丞相徐达、李善长。徐达是因常年带兵在外，离开了相位；李善长是因朱元璋记恨他决事独断，借故让他退休；三是宰相汪广祥因不合他的心意而被贬；胡惟庸是继后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宰相，朱元璋首先拿他开刀。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后，在李善长手下做事，为人精明，以办事干练著称。汪广祥被贬后，经李善长推荐任宰相。他在朝中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贿好利、恣意弄权，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和猜疑，朱下决心除掉他。

1380 年，当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竟欲谋反时，对朱

元璋来说，机会难得，于是立即下令逮捕了胡惟庸，给胡扣上“谋反”罪名，将他处决，并对胡全家施以灭族。特别阴险的是，朱元璋还捏造罪证，把告发者涂节也一同斩首，为的是杀人灭口。

尤其毒辣的是，朱元璋把与胡关系密切的人定为“胡党”，以追查“胡党”为借口，把对皇家构成威胁的，不论是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当做“胡党”，或被杀，或抄家灭族。此案前后牵连诛杀的有三万多人。其中国公、侯爵、大将、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雄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山、靖宁侯叶星期、中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蕲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以及大将毛骧、丁玉等。十年后，李善长也被定为胡党，全家被杀七十多口。朱元璋为了掩盖他残杀有功之臣的面目，命令他人把上述人员刻成《昭示奸党录》广为散发，以平息众怨。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他随军参谋策划、组织指挥作战和后勤供应，屡建奇勋。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

朱元璋一旦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就对李的态度大变。李善长仍按往常惯例，帮助朱元璋处理政事，过去被朱称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说他“独断专行”。过去朱特许李对疑难大事先处理后奏，称赞他“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生不测之忧，就采取又打又拉，伺机清除的伎俩。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

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他借机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示歉意，二来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朱元璋这次却不这样，他来个顺手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出了相位。

二拉。削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除了对他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暗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了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国戚。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充分表现了朱元璋的奸诈。

三杀。胡案蔓延十多年，诛杀官员一批又一批。朱元璋知道胡惟庸与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两家是姻亲，胡李两家关系密切。凑巧，在继续审查胡案中，又发现李存义及其子参与了活动，朱元璋眼前突然一亮，“你李善长不会不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举报呢?”朱元璋想从这件事入手，除掉李善长。

更凑巧的是，这年是1390年，钦天监报告，天上有星变，占象者说，星变主折大臣，应杀大臣以应灾，否则于皇帝不利。朱元璋心想：“李善长啊，看来，不能不杀你了!”于是便以李知胡谋反不举报，“狐疑观望”，“大逆不道”为名，把李善长妻、女、弟、侄一家七十多人杀害，李善长这位77岁的老人以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

汪广祥是继李善长去相后，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担任宰相的。他两次入相，落了个一贬一杀的下场。

汪广祥原在朱元璋帅府中任参谋和秘书职务。以谨慎小心、善理繁难事务为朱元璋所赞赏，让他接替李善长，担任相职，正是朱元璋利用他的特长。任宰相后，他仰朱元璋之鼻息，竟竭力疏远李善长，深得朱元璋称赞。但是，大概是汪广祥看到了李善长处事专断招致的后果，所以他办事分外谨慎，

事无巨细，皆向朱元璋请示，从不自作主张，朱元璋感到平添了许多麻烦，因而十分烦恼。他甚至又想起了李善长的好处。加上，相府办事人员多是李善长的班底，汪广祥办事非常不顺利，整整三年政绩平平。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参政，由胡惟庸接任宰相。但是朱元璋对胡的处事恣肆、专断很不满，加上胡、李关系密切，增加了他的猜忌。朱元璋后悔不该赶走汪广祥。汪广祥遭贬后，对胡、李的排挤十分恼火，他细心搜集材料，与人合作弹劾李善长，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为了抑制胡、李势力，利用汪与胡李的矛盾，又把汪广祥调回，再任宰相。

有一天，朱元璋召汪广祥进宫，秘密询问关于胡惟庸用药毒死刘基的传闻，以及胡、李来往情况，以考验汪广祥对他的忠诚。汪广祥回答说："对外面传闻，也有听说，但多是谣言，没有确凿证据！"他还劝告说："皇上英明，对这些谣言不足轻信！"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没想到汪广祥竟然站在胡李一边，为他们辩护，一怒之下，就以庇护同伙、欺骗君主的"朋欺罪"，于1379年再次将汪广祥贬到广西地区。如此发落之后，朱元璋余恨未消，想到汪广祥再次任相两年来，没有起到耳目作用，真是忘恩，罪不容诛！想到自己连连换相，目的都没有达到，真是越想越气又恼又羞，于是他立即下令，派专使下诏赐汪广祥以死。专使日夜追赶，汪广祥被杀死在半路的船上。

徐达是朱元璋同村小时候放牛的伙伴。随朱元璋数十年征战，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位封左丞相、魏国公。此人有谋略，善用兵，谦恭有礼，很得人心。朱元璋对他貌似尊敬，但实际上很不放心，经常借机察看他的态度或暗中派人监视他的言行。胡案发生后，徐达正握重兵，镇守北平。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钦天监报告星变：太阴犯上

将，主大将对主不利。朱元璋想到徐达，疑惧之心顿生。他担心徐达在北平练兵，自己监管不便。又听特工人员报告说徐达生病。于是，便想以让徐达回京治病为名，将他调离北平，离开军队，在京医治。朱元璋于是派专使到北平见徐达说："皇上很关心将军的病，念你劳苦功高，赐你回南京养病！"徐达本想不回，以谢恩了事，但是又想到这位伙伴从来是说一不二，又疑心太重，不要因此事惹他猜疑。于是他乘船坐车，一路风尘回到了南京。但背疽又加重了。朱元璋知道背疽最忌吃蒸鹅，吃了蒸鹅背疽便发，难以救治。但是，朱元璋想除掉他，便命御厨蒸鹅，派专使送给徐达吃。徐达听说使者奉旨前来，感动得热泪盈眶，顾不得背疽疼痛，跪下接旨。当他听到圣上赐他蒸鹅食用时，心一下子都冰凉了。他才明白，朱元璋哪里是让他回京养病，是让他来送死！他回想几十年随朱元璋征战，危难时刻为了救他，自己曾几次舍出性命。为了帮助朱元璋打江山，经历了刀丛剑树，出生入死，如今落个如此下场，不禁泪流满面。使者又传旨，皇上让看着徐当面把蒸鹅吃下。徐达欲不吃又恐怕再生枝节，仍要杀他。便含着眼泪，当面吃了。徐达吃下蒸鹅，加上日夜气恼，结果，不几天背疽复发而死去。

至此，朱元璋把他任命的宰相全部杀死，他下令撤除中书省，永不再设宰相，只设六部，皇帝总揽大权。朱元璋还立下法规："往后的皇帝，不准再设宰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他把独裁专制推向了顶峰。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四：心狠手快

——当断不断，必为其患。人主不同于常人，就在于不仅心黑手辣，而且决断迅速，行动力惊人。行

事干脆利落，不留后遗症。

◇ 当断则断、李世民先发制人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有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亡，未及争位），四子李元吉。在这四个儿子中，长子李建成因居长被封为太子，为人也精明能干，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也算勇武超人。不过，战功最多也最有谋略的，当数次子李世民。

早在李渊还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看出隋朝的灭亡已不可挽回。他对父亲李渊说："您受隋朝的命令讨伐贼寇，难道贼寇真的能彻底消灭吗？"在促成父亲起兵时，李世民又说："今日破家亡国在于你，化家为国也在于你。"可见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公元前618年至620年，李世民打败了薛仁杲和刘武周两个强敌，关中和太原基本稳定下来。在公元前620年七月，李世民又开始进攻王世充。此时他才不过22岁，但富有政治家的雄才伟略，知人善任，采纳正确的意见，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后来又打败了刘黑闼等人的起义，终于统一了全国。

太子李建成常随父亲驻守长安，帮助父亲处理军国政务，应当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比起较为平庸的父亲李渊来，李建成在处理政务上已显示出了才干。但与弟弟李世民相比，却又有很大的不足。李世民南征北战，为争得唐朝的天下，统一中国，立下了赫赫的战功，麾下云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军政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如此，李世民野心很大，他不甘心做一个区区秦王，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皇帝。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继承皇位的只能是太子李建成，况且李建成也算功绩卓著，且聚集了很强的武力。这样，一场兄弟之间的争位火并就是势不可免的了。

首先是双方各自积聚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官居唐朝特设的“神策上将”，府中可谓人才济济，其中的十八学士，有的就名垂千古。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成为一代名相；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为后人所敬仰；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二人也都是一时的才俊人杰。至于武将，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极其著名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且王府中养有许多兵士。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文臣如魏征，武将如辞万彻等也很著名，又招集了天下勇士两千人作为王府卫士，其势力总的看来要比秦王府为强。齐王李元吉在三兄弟中势力较为单薄，不足以与两人争衡，但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与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大大地增强了李建成的势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唐高祖李渊支持太子李建成，这在社会舆论上对李世民很不利。但李世民在争取人心方面又一直比李渊和李建成做得好。如唐太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颉利可汗从原州（宁夏固原）南侵，直逼关中。当时，颉利可汗的兵势很盛，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怕无法阻挡，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阳，并且准备付诸实施、派人出外查看地形。李世民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阻击外族入侵，反对迁都，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保住了都城长安，也为唐朝国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的赏罚奖惩方面，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李世民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因为淮安王李神通卓有战功，李世民赏罚分明，便以陕东道台的身份奖赏李神通几十顷良田。但李渊却不顾影响，竟答应自己的宠妃张婕妤，让她拿去了一道命令，交给她的父亲，逼着李神通退田给他。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影响却不小。大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信。

从当时表面的形势看，太子李建成集团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李建成是太子，是长子，名正而言顺，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事，社会舆论也多在他这一边；二、李建成有李渊的支持，在权力和名义上有可靠的保障；三、李建成有文臣武将，有较秦王府为强的私人武装。李世民也有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李世民本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富有斗争经验，才略出众，更主要的是他手下人既精明强干又齐心合力，因而，李世民的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

两兄弟势成水火，李建成认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布置了第一次害死李世民的阴谋。

一天下午，窗外雨声淅沥，李世民正临窗聚精会神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说太子派人送信来了，李世民拆开信一看，原是请他前去赴宴，要兄弟欢聚。当时，双方的斗争已半公开化，秦王府的人素知太子诡计多端，就劝李世民不要赴宴，以免不测。但李世民认为双方虽在争夺皇位，还不至于兄弟相残，就坦然前往。

等到了太子府中，见太子和李元吉已恭候多时，宴席也准备得极为丰盛，气氛也无异常，不像要发生什么事的样子，就放心地谈笑吃喝起来。席间，李建成和李元吉交口称赞秦王的功绩和才能，并频频举杯劝酒，弄得李世民酒足饭饱。但忽然间，李世民觉得两腿发软，头晕目眩，立刻警觉起来，他想挣扎着起来回到自己府中，没想到竟一下子瘫到地上。

此时，窗外雨势转大，电闪雷鸣，狂风又吹灭了席上的蜡烛，席间更显得阴森昏暗。齐王李元吉不知就里，十分害怕，惊慌地问李建成该怎么办。李建成倒很镇静，把眼一瞪，喝斥道："秦王身发暴疾，赶快送回府中。"

不知是李建成的毒药不中用，还是李世民的抵抗力强，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的解毒药，吐净了腹内的酒饭，竟然保全

了性命。

李世民突发暴疾，虽无确证是李建成下的毒药，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李渊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斥了李建成一顿，但毕竟支持李建成，也未对他作什么处置。

李建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只是方式比上一次巧妙一些，但把握也减少了一些。

李建成想方设法说服太祖李渊去郊外打猎，并要几个儿子一起陪同，李渊同意。父皇有命，李世民只得听从。李建成特意派人挑选了一匹性情暴烈的马，该马稍遇刺激，便狂性大发，他希望李世民骑上此马，遇惊摔死。在围猎场上，李世民纵马操弓，追赶麋鹿，没想到烈马狂性大发，控制不住，那马仰颈狂跳，乱甩乱摇，终于把李世民摔下马背。李世民虽摔出了一丈多远，幸好只受了皮肉之伤，并未摔死或受伤致残。

李建成还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分散和瓦解李世民的将领和兵力。凡有调兵遣将派兵出征的机会，李建成都要派给秦王府上的将领，还屡设计谋，让秦王府的将军调出外任。程咬金在打败宋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役中，勇敢善战，身先士卒，多次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被封为宿国公，是秦王府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很怕程咬金，就利用经常同皇帝接近的机会，多次造程咬金的谣，促使李渊下诏把程咬金调出秦王府，任康州刺史。但程咬金是一位刚贞倔强的将领，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安全，他软缠硬磨，花样百出，不断拖延时间，就是不肯离开秦王府。

对于无法调动的将领，李建成实行收买的政策，尉迟恭是一员骁将，也是李世民一手提拔培养出来的将领，臂力过人，勇猛善战，李建成曾送给他一车金银珠宝，但尉迟恭拒收，并向李世民作了报告，李建成后来的一些收买瓦解活动也没有成

功。

李世民也决非持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态度去任人宰割，也积极准备力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曾派将领带兵一千余人，拉着许多金银财宝到东都一带，私下来结交豪俊之士，引为外援。他也采取收买的手段去拉拢李建成的人，把原来属于李建成的得力人士常何与敬弘争取过来，使防守宫城门户的要职在暗中转到了李世民这边来了。

兄弟火并已迫在眉睫，李世民再也不敢迟缓，他召集王府的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局势。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晚，秦王府戒备森严，卫士环列于府内外，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通行。殿内灯火通明，诸文臣武将排列两边，秦王李世民偕同长孙无忌走进殿内，身后不远跟着两个穿道袍的陌生人。卫士刚来阻拦他们，秦王挥挥手，卫士就放他们进去了。

原来，这两个穿道袍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装的，他们为了不惹太子府上的人注意，才故意掩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会议上，房玄龄先发言说："太子和齐王已有两次谋害秦王，秦王也差点被他们害死。目前，他们正在加紧策划，准备再次加害大王。一旦事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社稷也会遭到灾难。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自取其乱'，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大王应该以果断的措施来消除祸乱。"

房玄龄的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纷纷附议。

李世民说："这样劝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可我总觉得过于残酷，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最好是能避免流血！"

尉迟恭脾气暴躁，他怒气冲冲地对秦王说："大王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人了，太子还是不肯罢休，最近太子又在皇上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

跟他出征。如果我真的离开了大王，他就会马上杀我的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请大王快下决心。”

正在这时，卫士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晬求见。等秦王会见过王晬，原来犹豫不决的心情变得坚决了。他对大家说：“看来太子是决意要杀我了。刚才王晬来报告，说太子已和齐王计议好，最近齐王要奉命出征，他们要借替齐王饯行的机会在席间杀掉我。”

长孙无忌说：“王晬素来既办事谨慎又深明大义，他报告的情况一定不会错！”

房玄龄又说：“现在大祸迫在眉睫，不能对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则，必致覆灭。”

李世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总希望太子不会如此狠毒，因此一时下不了命令去杀掉太子。

尉迟恭耐不住了，说：“如果大王不下决心，那就让我离开秦王府吧，我宁愿上山落草为寇，也不愿被太子抓去杀头！”

有几个人也随声附和地说：“如果大王不当机立断，我们情愿跟尉迟恭一起去当土匪。”

情势如此，李世民被迫做出决定，他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办了！”

接下来就是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次会议直开到下半夜才结束。

当夜，繁星满天，万籁俱寂，士兵行动的声音打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骑着马，率领部下进入玄武门，在玄武门内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卫士。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由于唐朝的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也就是保卫皇宫的主要所在，占据了北门，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之地位。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时，太子和

齐王并马而来，身后跟了许多卫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投向李世民，还是像往常一样，毫无戒备地经过玄武门，进入皇宫去见唐高祖。常何等太子和齐王走远了，立即紧紧关闭玄武门，堵断了可能出现的外援。

太子和齐王来到临湖殿前，下马登殿，太子忽然发现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异，立即警觉起来，他扯了一下齐王的衣袖，飞奔下殿，上马往玄武门奔逃。这时，伏兵尽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尉迟恭射杀了齐王李元吉。其余太子和齐王的卫士也被赶杀净尽。

这时，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也得到消息，太子的将领冯翊和冯立率两千余骑赶到玄武门。由于玄武门守将常何拒不开门，太子的卫士仗着人多势众，就奋力攻打。但由于门既高大，守得又顽强，所以久攻不下。副护军薛万彻见攻门无效，就调转马头，想挥兵攻打秦王府。在这危急关头，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将士喊话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现太子和齐王均已伏法，余者无罪，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保证生命安全，愿意归附者一律保持原职不动。"

太子的将士见到太子的头颅，无不呆若木鸡，大多数人弃戈投降。只有薛万彻不肯归附，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谢方叔极其忠于太子，他见太子头颅高悬，兵众散尽，便伏地大哭起来。李世民不仅赦他无罪，还嘉其忠诚，好言劝慰。

就这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谋化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的有力一击之下，身首异处，烟飞灰灭了。

李渊见事已至此，显然再去斥责李世民已毫无意义，弄得不好甚至可能自己也身陷险境，就于脆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

听凭李世民对建成、元吉斩草除根，抄杀满门。并且过不多久，便激流勇退，把皇帝大位让给了李世民。

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地位相当，实力各有强弱，实际上谁先动手杀死对手谁便是理所当然的皇权执掌者。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与他的谋臣武士都十分清楚，就是太子、齐王也想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然李世民的确比他们高明得多，只有他才真正地巧用了“先发制人”之计。“先发制人”，靠的是“先”，但“先”往往来自于“密”和“决”。李世民假装“不忍心”，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一方面是为了师出有名，保全面子，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行动的“秘密”性。他行动秘密而快捷。相反，太子、齐王口口声声要“先发制人”，日日夜夜在不痛不痒地“先发制人”（如抽调秦王府中的猛将精兵等），然面机密外泄，行动迟缓，哪有不被秦王所制之理！

◇ 以硬对硬，一步到位

武则天当上女皇之后，以说一不二、十分强硬的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唐代皇帝中，她是诛杀大臣最多的一个，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敢杀敢罚，从不手软；而对自己的宗戚亲信，则往往给以一步到位的提拔重用。尤其是对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大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任其势倾朝野，为所欲为，就是在违法当斩时，武则天也敢拼了老脸从公堂、从监狱把他们特赦出来，日夜相伴。

面对武则天的强硬政策，李家宗戚显得软弱退让，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结果屡屡成为刀下之鬼。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李旦，更是懦弱柔顺，即使已登皇帝之位，也甘愿让出皇权由武则天执掌，也不敢出一声为自己辩白。一批效忠于李唐的大臣们，其中虽也偶有个把敢说敢为的人，然而独木难支，无不死于武则天的硬手腕和众大臣的软功夫之中。这样，本来

只想稍稍尝一尝女皇滋味的武则天，以硬对软，一屁股坐在龙椅上面，竟一坐就是十五年稳如泰山。而且她为所欲为、言出必行，其权威更胜于大部分男性皇帝。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 705 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厚有谋，果断敢行。年已 80 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御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生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插御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便率左右御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斩关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

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龄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就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绝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但张柬之的做法尚缺乏彻底性，当时，有人劝他杀掉佞臣武三思，他没有采纳，最后，他死于武三思之手，留下了千古遗憾。但从反面启发我们：干脆利落，除恶务尽。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五：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原指用毒药治疗毒疮，后被引申到政治谋略领域，表示用不良事物本身的矛盾反对不良事物，或用恶毒手段来对付恶毒手段。《东周列国志》曾记述了晋文公以此谋免其祸害的故事。

东周时期，晋文公刚当上国君，晋怀公旧臣吕省等企图放火焚烧宫室。这个阴谋被晋文公的仇人寺人披知道了。寺人披出于个人目的去见晋文公。晋文公因此有了准备，粉碎了吕省等的阴谋。但是，吕省等党徒甚多，吕省等被杀之后，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制造流言，危害晋国安危。晋文公正为此事犯愁，有个名叫头须的小吏求见。此人也是文公仇人。他对文公说，任用他这个大罪人，百姓会说晋文公不念旧恶，人心就安定了。晋文公从之，便托言巡城，用头须为御。吕省等党徒见头须也被文公录用，便放心了。这实际上起到了以毒攻毒的好效果。之后，流言渐息，晋国也随之昌盛起来。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仇人去对付仇人，借仇人之手制服仇人，以卑劣的手段对付卑劣的手段，都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 以酷制酷

武则天从徐敬业叛乱中吸取了教训：一是耳目不灵，一是宗室诸王势力的存在，是对她的潜在威胁。她为了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掌握政敌的动向，扫荡诸王势力，施用了鼓励告密和任用酷吏的权宜之计。

武则天下令，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京城面见皇帝，告发机密，凡是告密之事，任何人不得盘查、阻拦；外地来京告密者，官府供给骏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到京后可住官家客馆；告密周实，破格提拔，授给官职，对不实者，也不予追究。于是各地告密者蜂拥而至。有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放在朝堂之上，四面各有开口，可进不可出。这样一来，告密者日益增多，积实如山。武则天从告密者中选拔一批新官，专门负责告密案件的处理。这些人多出身无赖，狡诈残忍，惯于陷害无辜，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使用异常

残酷的手段，帮助武则天镇压异己。

武则天借助于告密，利用酷吏扫荡了宗室诸势力。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打起“匡复李唐王室”的旗号，自博州起兵反叛，并联络诸王起兵相助。因诸王各怀心事而没有响应，结果李贞父子兵败身死。武则天借机派酷吏周兴负责追查余党。周兴罗织罪名，很快就把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巽、常乐长公主等拘捕至东都，逼令自尽。高宗之孙东莞公李融及霍王之子江都王李绪，被斩于市。霍王李元轨因有战功而免死，因入槛车，流放途中死去。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也死在流放途中。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杀死蒋王李惲、道王李元庆、徐王李元礼、曹王李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酷吏周兴密告泽王李上全、许王李素节谋反，致使二王及其亲信全部被处死。同年又杀了豫王李查。接着又杀了南安王李颖等宗室子弟十二人，原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也被打死。至此，唐宗室子弟几乎被斩尽杀绝，还杀了亲戚、同党数百家。

道路已经扫平，人心已经归向。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自立号为圣神皇帝。

告密和酷吏的横行肆虐，造成了小人钻营，世风败坏，人心惶惶，冤狱遍地，怨声载道。这说明告密和酷吏的作用已经十分不得人心。武则天由此认识到，这个权宜之计使命既已完成，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于是为了安定民心，稳定政局，她下令限制告密，并向酷吏开刀。

酷吏周兴，以善于制造“谋反”罪而著名。他草菅人命，残害无辜，杀人数千，恶贯满盈，朝野上下无不对他恨之入骨。正在他横行得意之时，有人告发他“谋反”，武则天令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

来俊臣深知周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难于招供，不好对付，便想出一计，让他痛痛快快地招认。于是他派人将周兴带至家中饮酒，席间，来俊臣说："罪犯不肯认罪，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周兴说："这事容易，拿来一个大瓮，四周燃起炭火，把囚犯装入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于是叫人抬过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办法，用炭火围住烧烤，然后站起身来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宫里命令，叫我审讯老兄，就请老兄入瓮吧！"周兴恍然大悟，惶恐不安，只好叩头认罪。来俊臣将周兴押至宫中，武则天看在为自己出过力的面上，判处流刑，解送岭南，刚到半路，就被仇人杀死。

来俊臣同周兴一样，也是一个靠告密起家的酷吏，周兴死，并未引起他的警觉，气焰还很嚣张。元寿元年（公元692年），他又以"谋反"罪诬陷当朝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七位大臣。他哪里知道这时的武则天，已与登极前大不相同，对告密并不那么热衷。况且又遇上了足智多谋的狄仁杰，使他的诬陷破了产。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也有人告发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将他斩首于西市。消息传出，人人拍手称快，仇家蜂拥而至，争着割他的肉，挖他的眼，掏他的心，踏他的骨。为了争取民心，武则天下了一道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状，将任用酷吏以来造成的灾祸，统统归于来俊臣身上。

武则天借酷吏之手，为她扫荡了政敌，借酷吏之手，铲除了酷吏，而今又借用酷吏的头，稳定了民心，清洗了自身。其权谋手段可谓高明之极。

◇ 以霸制霸

公元前300年秦军攻楚，夺新城。楚怀王将太子横送至齐国做人质，换取齐国的援助。后来，楚怀王被诓入秦国，客死他乡。当接到怀王去世的消息，太子就去向齐王辞行请求回

国。齐王阻止他回国，齐王说："把楚国东边的五百里土地给我，就可以让你回去，如果你不答应给我土地，就不能回国。"

太子说："我有位老师，请让我去问他。"太子的老师慎子听了太子的话，就说："给他，土地是用来为自己服务的。如果因为爱土地而不去送死去的父亲，那是不孝的行为。所以我说给他为对。"太子进入宫中，向齐王复命道："敬献五百里土地。"齐王才放回楚太子。

太子归国后，即位为王。不久，齐国派五十辆兵车到楚国接受东边的土地，楚王问慎子："齐国派人来要东边的土地，对这件事怎么办好呢？"慎子说："大王明天朝见群臣，都让他们献出自己的计谋。"

第二天，上柱国子良进见。楚王说："我之所以能够返回国家，埋葬先王，再见到各位大臣，使百姓安生，是因为答应了把东边的五百里土地送给齐国。如今齐国派使臣来要土地，对这件事怎么办好呢？"子良说："大王不可不交出土地。大王的话是金口玉言，已经答应了具有万辆兵车的强齐，如果不给他，就不能取信于人。以后也没法再和诸侯结约。所以请先给他们然后再攻他。给他是讲信义，攻他是讲勇武，所以我说给他土地。"

子良出去后，昭常晋见。楚王说："齐国派人来要东边五百里土地，对这事怎么办？"昭常说："不能给他。所谓万乘是因为土地广大才称为万乘，如今若割去东边五百里土地，那是割去国家的一半，这样只有万乘的空名却连千乘的实力都没有，不行。因此我说不能给他。请让我去守卫。"

昭常出去后，景鲤晋见。楚王说："齐国派人来要东边的土地，你看这事怎么办？"景鲤说："不能给他。虽然这样说，但须知道，楚国不能独自守住。大王的话是金口玉言，答应了具有一万辆兵车的强大的齐国，如果不给他，必然在天下招上

不讲信义的坏名。况且楚国也不能独自守住。所以我请求到西边去向秦国求救兵。”

景鲤出来，慎子才进入宫中。楚王把各位大臣的意见告诉了慎子，说：“子良见到我说：‘不能不给土地，给了再攻打他们。’昭常说：‘坚决不给，让我去守卫。’景鲤说：‘不能给他，虽然楚国不能独自守住，我请求到秦国去求救兵。’对这三个人我该用谁的计谋呢?”慎子回答说：“大王全用!”楚王愤然变了脸色，说道：“这话怎么讲。”慎子说：“请让我详细地解释这种说法，这样大王将可以看到它的实在性。大王可先派上柱国子良领五十辆兵车北到齐国进献五百里土地。子良出发的第二天！可派遣昭常为大司马，让他去守卫东地。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遣景鲤率五十辆兵车向西到秦国求救兵。”

楚王说：“好。”于是就派遣子良向北到齐国去献土地。在派遣子良的第二天，任昭常做大司马，让他去守卫东边的土地。接着又派遣景鲤向西到秦国去求救兵。

子良到了齐国，齐国才派人领着军队去接受东边的土地。昭常应付齐使说：“我主管把守东边的土地，将准备与它共死生。已经全部征发从小到老的人共有三十余万。虽说只有破败的甲胄和锈钝的兵器，也愿意迎接入侵者的烟尘。”齐王听说之后就对子良说：“子良大夫来献土地，可是昭常现在守卫它，这是怎么回事?”子良说：“我是亲自接受敝国大王的命令，这一定是昭常假奉圣旨。请大王攻打他。”齐王就立即发大兵进攻东地，攻伐昭常。还没有进入东地疆界，秦国就以五十万军队迫近齐国左边。秦将对齐人说道：“阻挡楚太子，不准出境奔丧，是不仁的行为；又想夺取楚国东边的土地五百里，是不义的行为。如果你们收兵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愿意等待这场战争。”

齐王害怕发生这种事情，于是就请子良向南返回楚国讲

和，派人到西边劝说秦国，这样才解除齐国的战祸。但是，真正得利的是楚国没有用一兵一卒，却保全了东边的土地。

在当时情势下，齐国是东边的霸主，秦国是西边的霸主。楚怀王新逝，太子刚刚即位，人心未稳，国力不济，是无法凭一国之力独抗齐军的。但如西借救兵于秦，秦国又一直都虎视眈眈，绝不会轻易出兵，必定要楚国割让大片土地才肯施以援手。在这左右为难之际，策士慎子让楚王采取如上方法，表面答应履约，割让东方的五百里土地给齐，暗里又派人到秦国求援，利用秦国必定不肯坐视齐国增强势力，打破均衡的心理，迫使秦国出兵解围。这样，既抵挡了齐国的进攻，又无需向秦国摇尾乞怜，就能维护楚国的利益，真可谓妙到毫颠。

慎子此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看准了战国时期秦、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秦齐两极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双方都十分害怕己方一极失重，担心对方势力超过自己。因此当客观情况或主观力量不允许己方直接获取其他国家的土地时，也要千方百计阻止对方占其他国家的便宜，以防打破力量的平衡。慎子正是把握住“两极力量愈是处于平衡状态，每一极就愈是要提防因己方失重而打破平衡”的规律，通过伪和于齐而调动秦国的主动援助，达到保卫国家的目的。

这个故事中，楚国以卑劣的手段对付卑劣的手段，并利用一些微妙的关系，采取以迂为直的方法，达到不借而借，而对方不得不借的效果。

◇ 以皇帝“男宰”救太后“情夫”

汉高祖刘邦大半生东杀西讨南征北战，故无暇照顾家中，便托忠谨的同乡审食其主持家事。这审食其生得面目清秀，为人又善于逢迎，虑事周全，颇得刘邦妻子吕雉的欢心。高祖前

半生在外奔战，顾不上妻小，待到天下大定时，吕雉年老色衰，高祖又可拥姬抱妾，自然要冷落原配妻子。吕后难耐寂寞，便和这位审食其暗中偷情，偷成鸾凤。审食其就成了吕后的情夫，被封为辟阳侯。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审食其成了吕后的心腹，乃至于在刘邦死时找的第一个商议大事的就是此人。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吕后与审食其的事很隐秘，但日子一长就走了风声。汉惠帝时已弱冠，听说这种污秽之事，十分恼怒，要处死审食其。可是事关母后，又不好以此事治罪，只好罗织其他罪名把审食其拘捕关进大牢。其实，审食其下狱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吕后、惠帝还是他本人都十分清楚，但又不好说破，只能心照不宣。这样，吕后也就难于启齿求情了。审食其的处境格外危险。

审食其在狱中尚盼望情妇能为自己求情，过了几天见没有动静，心中很沮丧。他忽然又想到一人，自己曾有恩于他，不如捎信出去，求他代为周旋，等派的人回来后，审食其大失所望，原来那人回话说：“朝廷正严办此案，无法入狱相见，烦为转报。”审食其见没了指望，只好束手待毙，等着砍头了。

审食其所求的人名叫朱建。朱建是楚地人，曾为淮南王英布的门客，英布谋叛时，他曾谏阻。高祖平定叛乱，听说朱建谏英布之事，亲自召见，赐号为平原君。于是他把家也搬进了长安。由于曾受过皇帝嘉奖，又有平原君的美号，朝中权贵多愿与之交往，朱建却清高洁己，不趋势利。审食其也想结交他，怕无机会。后来，朱建母亲死了，手头紧张窘迫，连出殡的钱都没有。有人提醒审食其这是结交朱建的最好机会。审食其毕竟跟高祖多年，亦很有心计，就出百金作为葬礼，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辟阳侯审食其送厚礼结朱建，也都纷纷效仿，朱建不但摆脱了窘境，反而得了五百金左右，很体面地为老母

办了丧事。事后，自然要去审食其家中拜谢，审食其又设宴盛情款待，朱建很是感激。

朱建毕竟是讲信义的有侠气之人。答复了审食其的门人之后，表面上毫不声张，暗中却开始了行动。他沉思了很长时间，觉得要救审食其出狱，非得说服惠帝点头，而能说服惠帝的只有闳孺一人。

这闳孺又是何许人也？惠帝嗣位后，见母后控制大权，自己形同傀儡，便干脆不问政事，沉湎酒色之中。后宫妃嫔宫女数不胜数，自然有些腻烦，为寻求刺激，竟又喜欢上小男孩了。闳孺生得清秀娟人，又特别会巴结逢迎，讨人喜欢，居然得到汉惠帝的宠眷，也能参与政事了。

这闳孺早就听到了朱建的大名，久想与他结识。这天忽听传报说朱建求见，忙热情出迎。客套几句后，朱建屏退众人，小声对闳孺说："辟阳侯下狱，外面都传说是您进的谗言，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劈头这一句，使闳孺吃了一惊，忙解释说："我与辟阳侯素无怨仇，何必要进谗害他呢？此说究竟从何而来？"朱建说道："众口悠悠，本无定论。至于外面怎么传说倒无关紧要，只是您要有这个嫌疑，恐怕辟阳侯一死，您也要不免于难了。"闳孺一听，大吃了一惊，张着嘴怔怔地听着。朱建又说："你深受皇帝的宠幸，无人不知；就像辟阳侯得幸太后一样，也是无人不晓。现在国家的实权在太后手中，这您也知道。只不过是辟阳侯得罪，事关私宠，太后没法替他讲情。如果现在皇帝杀了辟阳侯，过些日子太后一定要借口杀你进行报复。这样，母子反目为仇，辟阳侯和您就都成了他们相互泄愤的出气筒，您不也得死吗？"这时，闳孺仿佛恍然大悟，着急地说："据君高见，必须要保住辟阳侯的性命我才能活了？"朱建从容笑道："这是自然的。您如果能说服皇帝放了辟阳侯，太后听说后也一定感念您的。您同时讨得两主的欢心，日后的

富贵更是没比的了。”闳孺连连点头，朱建告辞回家。

当天晚上，闳孺进宫。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法术，用了多少甜言美色，竟打动了汉惠帝，答应放人。看来封建社会中皇帝男宠人的能量确实很大，大有须眉不让巾帼的势头，如此棘手的问题让这么个小人物用言语就化解了。

辟阳侯审食其在狱中住了数日，见无人营救，暗暗埋怨吕后的寡恩，怨恨朱建的负义。他整天闭门而坐，束手待毙。一天忽然接到特赦的圣旨，不由大喜过望。他以为此番绝处逢生，必是吕后的说项。待回家访查才知，原来是惠帝的宠臣闳孺起的作用，心中暗暗诧异。自以为与闳孺交往不深，只是见面点头之交，他为何肯哀请惠帝营救自己呢？但既然如此，就该前去拜谢。见了闳孺之后，经闳孺说明，他才知道是朱建在暗中为自己奔走斡旋的。当即辞别闳孺，又去感谢朱建。朱建却毫无居功之色，只是向审食其表示道贺。

审食其待罪狱中，惠帝怒不可遏，吕后碍于情面又难于启齿求情，其他文武大臣或恨审食其淫秽宫闱，非分取宠，皆缄口不言。朱建曾受过审食其的恩惠，又为所托，才出面营救。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关键，直接去找皇帝的宠臣闳孺，并一开口就硬把他扯入此案之中，再陈说利害，终于达到了目的。通过惠帝的“男宠”去解救吕后的“情夫”，亦可谓是“以毒攻毒”之术吧。

■ 为人之道厚心奇学三十六：以狠达善

——严厉的父亲手下没有不听话、凶悍的不孝之子，慈爱的母亲却总是教导出败家之子，因而，严厉才是真正的慈爱，杀人才是功德，君主赫赫凶威才能够禁止反叛与邪恶，仁慈是不足以禁绝祸乱滋生的。

恐怖凶暴，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昏君、暴君来说，几乎是常用、必用的手段，但于一些所谓的明君、雄主，其暴政与酷政，也在历史上独树一帜，秦始皇屠戮天下，自不待言；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雍正皇帝，其酷毒也是令人谈之色变。自古有为的皇帝，成就大，杀心也大。

常言道，“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就和杀戮往往成正比。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必须残忍，才能善良。这种以恐怖手段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的君主，一般归结为“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仁政思想装潢门面，另一方面则施行法家的帝王之术，讲求刻毒的权谋，“强道”。

◇ 大略雄才需要阴险狠毒

武则天14岁时就艳名远播，因而被唐太宗选入宫中，宣她入宫的圣旨到时，全家人痛哭流涕，只有她一个人面有喜色，劝其母亲道：“女儿往见天子，安知非福，何用泣为?”

入宫后，武则天深得太宗皇帝喜欢，赐号武媚，人皆称其媚娘。她不只具有稚嫩妖媚的姿容，缠绵温和的柔情，而且还有刚烈果敢的性格。传说，西域番国给太宗进贡一匹宝马狮子骢，谁也无法驯服它。当太宗为此而感叹时，武则天脱口而出：“臣必能制服这匹马。先用铁鞭打；不服从，就用铁锤打马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喉咙。”太宗心中一阵愕然，一个15岁的女孩子居然以险恶而又昂然的态度说出这种字字杀机的话，莫非她真是个魔鬼般的女人？皇上心中顿时激起了杀机，然而赐死的诏书终究没有下达，这使武才人自己也感到惊讶。从此，她素衣淡装，更加谨慎地克尽职守。或许她自己也未意识到，她内心已萌生了残忍的意念，但她忍耐的功夫也更深厚了。

太宗第九皇子晋王李治，是已故的长孙皇后之子。他生于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和武则天同年，是一个喜爱文学，唇红齿白的文弱少年，深受太宗宠爱。

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太子承乾因谋反被废为庶人，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为庆贺立太子一事，太宗召来长孙无忌等重臣，在甘露寺内举行了小型宴会。李治在中途如厕时，看到如花似玉的武才人。对于这位秀女，李治早有爱慕之心。此刻，自己身为储君，又是酒后，两人第一次有了短暂的亲呢。李治拥有妃妾，却对武才人一见钟情，而武氏身为父皇妃妾，这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使他的恋情无比炽烈。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晚春三月，太宗忽然龙体欠安，4 月 1 日迁入终南山翠微宫避暑养病。太子李治日夜侍候在病床边，能更加频繁地和武才人见面。终于，他们在设备豪华如寝宫的厕所里发生了第一次亲密的肉体关系。李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梦寐已求的名花。

这次偶合，很可能是武才人预感到天子驾崩后自己将依例被送去当尼姑，主动采取的一场攻势。事后，她依在太子怀中，双眼闪着神秘妖冶的光辉，请求太子以天下之主的身份发誓不会抛弃她。一向性格懦弱，处处依附于父皇的李治，面对着楚楚依人的心上人，第一次由衷地感到自己即将成为天子的喜悦。他如同昏迷一般向武则天说道："我发誓，以天子的身份……"

永徽五年（公元 654 年）正月，武昭仪生下一位小公主，但是这位深受皇上喜爱的小公主在刚满月不久时竟莫名奇妙地死去了。皇上盛怒追查之下，知道皇后王氏曾一个人来看过小公主。高宗愤怒地大叫："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武昭仪对公主的死不置一词，只是哀哀地哭泣。王皇后百口莫辩，此事终于成为废后的导火线。其实，正如传言所说

的，是武则天亲手杀死女儿，嫁祸皇后。

小公主死后仅 11 个月，武则天在随高宗和姐姐武氏参拜昭陵的途中又生了一位皇子。在武昭仪怀孕时，高宗曾宠幸过她的姐姐，在一年中连生两胎，似乎也太密了些，所以宫中盛传六皇子李贤的生母不是武昭仪。这个传言造成了日后武则天与李贤母子不和的悲剧。

一心想登上皇后宝座的武昭仪，先是拉拢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甚至高宗也和她一起像夫妻一样双双到长孙家去送礼致意。但礼物被退回，出身高贵的长孙心中暗骂武昭仪是个乱伦的女狐狸精，丝毫不为所动。

武昭仪便另外团结了一批出身寒门的官员向皇上请命，废王后立武后。凡是这样上书的都受到皇上的奖赏，而持反对态度的长孙无忌等重臣却日受冷淡，加上又查出王后在宫中搞巫术活动，王皇后和萧淑妃终于双双被废为庶人。

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11 月 1 日，王皇后被废后的半个多月，在太极殿举行了册后大典。打扮得活仙女一般的武则天，身着皇后大礼服在肃仪门的城楼上接受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节的朝拜。这个史无前例的皇后受朝拜的命令使闻者无不为之震惊。

出身低微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登龙升天的第一步，成为令天下俯首、威仪逼人的大唐皇后，时年 28 岁。

武后又怀孕了。

而皇后的怀孕等于使高宗徒有虚名地过上了清心寡欲的生活。就在这时，皇后的姐姐韩国夫人又一次进宫来了。与皇上分别了 8 年的韩国夫人不愧是武后的姐姐，虽已年过四旬依然楚楚动人。武后立刻知道皇帝和韩国夫人又恢复了关系。不久后，韩国夫人却神秘地死了。武后则果断地改变了后宫全部妃嫔的名称，等于把这些有名无实的妃嫔全部取消改为侍奉帝后

做事的女官。

高宗对此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连反驳的勇气也没有。从此，他深厌武后，并开始对韩国夫人的女儿、武后年轻貌美的甥女魏国夫人感兴趣。魏国夫人相信是姨母害死自己的母亲，存心报复，故意挑逗高宗，博取其欢心。

高宗因失去权力而倍感寂寞，终于和年轻美艳的魏国夫人发生了关系。魏国夫人迫切地要求高宗正式封她为贵妃，武后表面上不加阻止，但很快魏国夫人就在武后亲自参加的一次武氏家宴上中毒死去。

武后诬陷说这是武惟良等亲属投毒欲杀害自己，却错杀了魏国夫人。于是，武惟良等人被立刻处死。这些过去曾恶待过武则天母女的武氏亲族连同武后的小情敌一起全部死去了。

对于母后专权，欺压父皇，太子李弘深为不满。

武后对反对自己的人绝不手软。萧淑妃留下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自母亲死后被幽禁在宫中已长达 19 年，太子李弘得知此事后亲自向母亲以强烈的口吻上奏，要求立刻释放两位同父异母姐姐。武后不愿和李弘为此争执，竟破例依允。两位公主得配良人，不能不感谢太子李弘。

但周王李哲的王妃赵氏却没有这种好运。说起来她是武后的亲儿媳，母亲长乐公主是高宗的姑母。由于她常和母亲安慰高宗，难免说出不满武后的话来，被武后下令废妃，活活饿死。这时，武后已在咸亨五年（公元 674 年）八月十五日下圣旨，称高宗为天皇，称皇后为天后了。

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四月十三日，太子李弘与父皇母后共进午餐时，身体不适。饭后不久，便强烈地抽搐，暴死于合璧宫倚云殿。时人皆传为天后所毒杀。李弘死后第二天，高宗提出要退位，因宰相们强烈反对乃罢，天后则废朝三日。死去了第一个儿子李弘，她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武则天下令，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京城面见皇帝，告发机密；凡是告密之事，任何人不得盘查、阻拦；外地来京告密者，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到京后可住官家客馆；告密属实，破格提拔，授给官职，对不实者，也不予追究。于是各地告密者蜂拥而至，告密者日益增多，积案如山。武则天从告密者中选拔一批新官，专门负责告密案件的处理。这些人多出身无赖，狡诈残忍、惯于陷害无辜，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使用异常残酷的手段，帮助武则天镇压异己。

武则天借助于告密，利用酷吏扫荡了宗室诸势力，宗室子弟几乎被斩尽杀绝，道路已经扫平，人心已经归向。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自立号为圣神皇帝。

告密和酷吏的横行肆虐，造成了小人钻营，世风败坏，人心惶恐，冤狱遍地，怨声载道。这说明告密和酷吏的作用已经十分不得人心。武则天由此意识到，这个权宜之计使命既已完成，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为了安定民心，稳定政局，下令限制告密，并向酷吏开刀。找机会杀掉了以善于制造“谋反”罪而著称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

武则天借酷吏之手，为她扫荡了政敌，而今又借用酷吏的头颅，清洗自身，缓和危机。由此可见，武则天权谋之高明、心肠之黝黑。

武则天践位称帝后，锐意图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政略。她的第一项政略是广招贤才。她把此项政略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第二项政略是广开言路，兼听博采。武则天在太宗身边生活了十几年，深受太宗纳谏之风的影响，亲眼看到太宗的兼听博采对治世所起的重大作用，因而她也能以政治家的气魄广开言路，兼听博采。第三项政略是继续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第四项政略是抵御外患，保卫疆土。

以上各项政略的实施，使女皇执政时期的中国，上承“贞观之治”，一直保持较为兴旺发达的局面，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倍增，边疆稳固，国家统一，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

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则天女皇病逝，享年 82 岁。终前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武则天与高宗合葬在乾陵。人们看到在乾陵旁耸立着两座高大的石碑。一座是“述圣记碑”，记述着高宗的文治武功，碑文是武则天写成。另一座就是武则天女皇的纪念碑，碑上只字没有。据说立无字碑也是女皇的遗嘱，让她的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在武则天柔媚的外表下，掩盖着的是果敢、狠毒、强硬的性格。她把刚烈和妩媚、大略雄才与阴险狠毒的手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 刑九赏一，乱世重典

韩非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轻罪重罚使人们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没有人敢于犯罪，重刑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样必然是“以刑去刑”；如果重罪轻判，人们对于法律置若罔闻，刑法就没有存在的作用，最终结果是为了防止祸乱四溢，就只有加大、加宽刑罚，刑罚的泛滥却是因为重罪轻判的结果带来的，这就是“以刑致刑”的道理。

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必然现象，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必须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不除贪官，政权就不能稳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惩治贪官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十分突出的皇帝。为了缓

和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朱元璋对地方官贪污害民的，用极严厉的手段惩处，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朱元璋以一个山野小和尚，凭借十几年的战争夺得天下江山，深知大明王朝来之不易，在初建明王朝时，力主乱世用重典，以恐怖政治、严刑峻法整吏治，肃纲纪。

朱元璋有鉴唐、宋官僚党争之弊政，以极其残酷的刑罚惩治奸党，明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立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同时还规定，为罪官巧言谏免者，斩；朝臣与宦官、近侍勾结交通者，斩；大臣专擅选用，垄断晋选私自除授亲戚官职者，斩；官吏上言奉承宰执者，斩。胡惟庸、蓝玉两案，穷治者达五六万人，与明太祖朱元璋重治奸党不无关联。

朱元璋以酷刑惩治贪官污吏，前无古人。在明朝的“宪法”（大明律）中，对官吏贪赃受贿、额外多征、冒支钱粮、监守自盗等，均以酷刑惩处，并不惜重新使用前朝已废止的族诛、凌迟、挑筋等残酷刑罚，更发明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的严厉刑罚。

朱元璋规定，凡是犯赃满六十两的官吏，都要被捕至“皮场庙”剥皮。贪官污吏被剥皮后，皮革制成皮革袋，内充稻草，置于下任官吏“正大光明”后或官府公案旁，使后任官员“居职揣揣，惟恐不能奉法恤民”。

在明朝初期，此种酷法得到了严厉的执行。比如，郑州知州康伯泰等12人贪污救灾钱粮，处死11人；进士秦升等141人视察灾情受贿，被杀140人；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巨额粮食案，诛连广泛，被杀被惩办的达数十万人，天下吏治为之一清。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及北平官吏李彧、

赵全德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怒之下，下令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得赃七百万，攀染诛连，牵涉到直隶等省官员，处死者不下数万人，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并不许其他人进行辩护，论者格杀勿论。朱元璋下诏说："我下令有关部门惩治贪官污吏，是考虑到奸佞扰民。今后如还有如此者，遇赦不免。"

朱元璋是鉴于元朝吏治之乱而提出这些严厉手段的，元朝灭亡，吏治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时人称：元朝是"以豺狼牧羊而以犬豕救之"。

明朝建国之后不久，官吏贪赃枉法的事到处发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想出了一个惩治贪官污吏的办法。他让各府、州、县和卫所在衙门的左边，修一座小庙，里面供土地神；在官衙大堂公座的左边，悬着一个人皮装满草的袋子，叫"皮革囊"，据说全国都是如此。土地庙到处都有，为什么这座小庙必须在官府衙门的左面呢？原来这庙是扒贪官皮的场所，因此人们叫它"皮场庙"。

用这种手段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看起来的确有点残酷，但是也说明了明太祖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心情。他年轻过流浪生活的时候，亲眼看到各地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元朝朝廷放任不管，弄得民怨沸腾，到处揭竿而起。明太祖深深懂得"官逼民反"的道理，他从元朝的灭亡中总结出一条经验，他说："元朝因为宽容放纵贪官污吏，把江山丢掉了，如今我得了天下，若不用严刑峻法便不足以矫正积弊。"因而他建国以后，多次严申惩治贪官之令，法禁十分森严。规定官吏贪赃八十贯钱的便绞死示众，然后剥皮实草，做成人形袋子，挂在当地衙门的大堂上，以做效尤。明太祖还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乡亭老人有参议政事的权利。如果当地官吏有害民之处，可以到衙门去当面规劝，三劝不听，就到京城来告，以便朝廷捉拿

审讯。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派人对所有官吏进行考查，杀了一大批贪婪的官僚，尤其杀了那些污吏。因为这些人把持了府州县的衙门，直接欺压百姓。其中收钱粮的“师爷”，更是营私舞弊，勒索乡民。可是杀了这些官吏，谁替国家征收赋税呢？明太祖想了个新办法。他叫主管赋税的户部查勘百姓的土地，以赋税一石为一个单位，选其中地多的当粮长，由粮长负责征收所管范围的赋税，上纳国库。他以为这些大户对小民有仁爱之心，不至暴虐行事。

但是没过多久，明太祖察觉到这些粮长并非良善。他们为了躲避赋役，把自己的田产假托在亲戚、邻居、佃户和仆人的名下，和官吏勾结，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使国家税收受损失。他们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甚至吊打百姓替他们缴纳税粮。在编册的时候，又从中捣鬼，多派加征，以至谎报灾情，贪污中饱。他们和贪吏相比，也好不了多少。明太祖发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一次就杀了不法粮长一百六十名。

明太祖觉得这个办法也不行，怎么办？就只好靠严刑峻法了。他对大臣们说：“只要官吏贪污害民，一定要严办，罪恶虽小也决不饶恕。”有一次，他听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用鞭子打死了一个贪吏，非常高兴，亲自写了一道诏书夸奖他们。信中说：“自古治理乱世，就在于君臣能否驾驭。君能驾驭下属胥吏，天下就能大治。不然，天下大乱也就从这儿开始。我所以制定法令，就是想让官员约束胥吏，用法令严格管束他们。你们能用极刑惩治奸吏，我非常高兴，你们始终如一，就能做个好官。”

可是，好官实在太少了。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的大多见钱眼开，像魏鉴、瞿庄这样的人，在封建官僚中凤毛麟角。相反，贪官和奸吏相勾结合伙贪污的事，

真是多如牛毛。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郭桓案”。

郭桓在洪武十七年五月当户部尚书，第二年一月降为户部侍郎。在头一年收缴浙西秋粮的时候，他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相互勾结作弊，大搞贪污活动。

郭桓利用自己是征收赋税最高主管官员的有利条件，胆子越来大，手也越伸越长，竟然把军用粮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郭桓贪污的粮食总共达二千四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和当时全国的秋粮实征总数几乎相等。

这个案子使明太祖大为震惊，几天都没睡好。他不是不知道官吏有贪污行为，此案发生之前，他就反复琢磨，官吏刚提拔的时候，还忠诚廉洁，可是在任一久，便都奸诈贪污，很少善始善终，多是贪赃枉法被杀，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想，六部和府州县官多是儒生，不懂这一套，多是奸吏捣鬼，拉官员下水，所以他让当时的刑部（主管法律、刑罚的机构）尚书开济把记载钱粮数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作壹贰参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防止奸吏涂改账目，从中贪污。这次郭桓贪污案数目这么大，审案中又发现这个案子和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工部侍郎等以及整个六部上下大小官员几乎都有关系，这就无法用奸吏捣鬼来解释了。他像从睡梦中惊醒，突然发现朝廷大小官员都是些贪婪之徒，便狠了狠心，吐出一个“杀”字，下令把主犯郭桓以及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都杀了，江南不少富户也牵连被杀，总共杀了几万人。

这下子引起了地主和官僚的不满。可是他们不敢说监卖官粮合法，也不敢说杀那些贪官污吏不对，就把矛头对准具体处理这个案子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纷纷，咄咄逼人。

明太祖心里明白这是对着他来的，觉得这个矛盾再发展下

去对自己非常不利。他就在公布郭桓等人的罪行的同时，把审判此案的法官吴庸等人也杀了，还下了一道诏书，名为“大赦天下”，对此案不再追究，实际上是多少承认了自己在处理这一案件中有扩大的错误，对地主官僚进行安抚，从而结束了这个案子的蔓延。

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少多了，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后来明世宗的时候，有个人叫何良俊，说他小时候曾经看见一个八十多岁的和尚，参加过编修《永乐典曲》。这位和尚感慨地说：“洪武时，秀才做官，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费了多少心力，办成了多少事。结果小有过错，轻的充军，重的杀头。如今倒好，秀才做官，尽情受用，皇恩是宽大的，可干得了几多事呢？”从这个和尚的感叹里，能够反映出明太祖惩治贪吏，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

明朝后期，当贪污之风盛行而不可止的时候，著名的清官海瑞又重新提及太祖惩贪的措施。他在晚年上疏万历皇帝，说：“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其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二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可惜这一切都已不可能，海瑞成为浊流中孤立的清廉者。明末的贪污与明初的廉政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就更看出了明太祖惩贪的功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李宗吾为人之道厚心奇学
作者=
页数=422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